

# 魯迅全集

第十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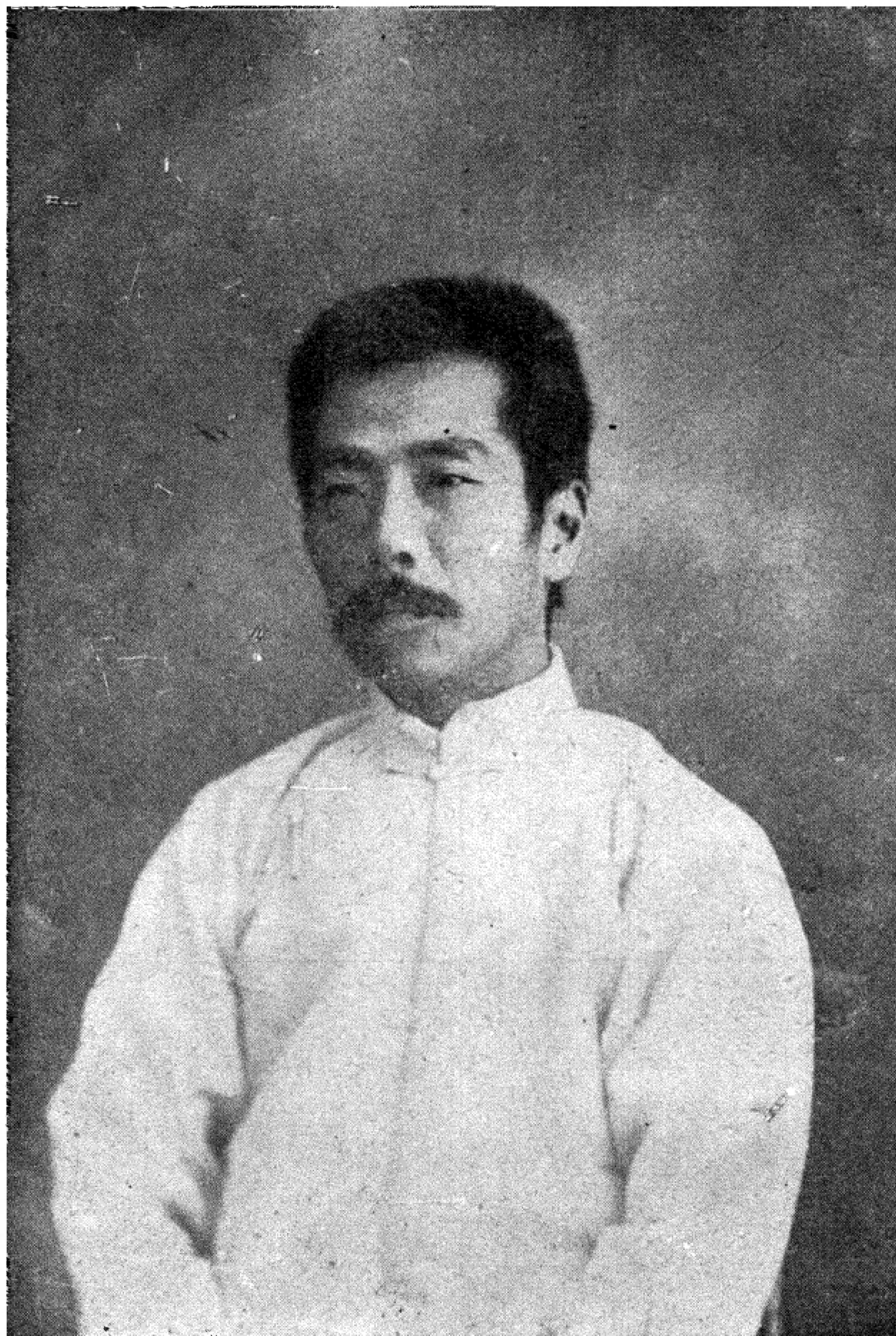
# 魯迅全集

第十四



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印

1948



一九二六年攝

# 第十四卷

小 錶 小  
約 翰  
小 彼 得  
俄羅斯的童話

魯迅全集 第十四卷 目次

小約翰

引言……………五

原序……………一七

小約翰……………二七

——附錄——

拂來特力克·望·藹覃……………三五

動植物譯名小記……………三五

小彼得

序言·····	二二七
煤的故事·····	二四二
火柴盒子的故事·····	二四九
水瓶的故事·····	二五五
毯子的故事·····	二六五
鐵壺的故事·····	二七七
破雪草的故事·····	二六七

錶

譯者的話·····	二九五
錶·····	三〇一

俄羅斯的童話

小引·····	四二五
俄羅斯的童話·····	四一九

附：藥用植物

小約翰

荷蘭 F·荃·葛單 作



望·葛覃



## 引 言

在我那馬上支日記裏，有這樣的一段：

『到中央公園，徑向約定的一個僻靜處所，壽山已先到，略一休息，便開手對譯小約翰。這是一本好書，然而得來卻是偶然的事。大約二十年前罷，我在日本東京的舊書店頭買到幾十本舊的德文文學雜誌，內中有着這書的介紹和作者的評傳，因為那時剛譯成德文。覺得有趣，便託丸善書店去買來了；想譯，沒有這力。後來也常常想到，但是總被別的事情岔開。直到去年，纔決計在暑假中將牠譯好，並且登出廣告去，而不料那一暑假過得比別的時候還艱難。今年又記

得起來，翻檢一過，疑難之處很不少，還是沒有這力。問壽山可肯同譯，他答應了，于是就開手，並且約定，必須在這暑假期中譯完。」

這是去年，即一九二六年七月六日的事。那麼，二十年前自然是一九〇六年。所謂文學雜誌，介紹着小約翰的，是一八九九年八月一日出版的文學的反響（Das literarische Echo），現在是大概早成了舊派文學的機關了，但那一本卻還是第一卷的第二十一期。原作的發表在一八八七年，作者只二十八歲；後十三年，德文譯本纔印出，譯成還在其前，而翻作中文是在發表的四十整年之後，他已經六十八歲了。

日記上的話寫得很單簡，但包含的瑣事卻多。留學時候，除了聽講教科書，及抄寫和教科書同種的講義之外，也自有些樂趣，在我，其一是看看神田區一帶的舊書坊。日本大地震後，想必很是兩樣了罷，那時是這一帶書店頗不少，每當夏晚，常常蝟集着一羣破衣舊帽的學生。店的左右兩壁和中央的大牀上都是書，裏面深處大抵跪坐着一個精明的掌櫃，雙目炯炯，從我看去很像一個靜踞網上的大蜘蛛，在等候自投羅網者的有限的學

費。但我總不免也如別人一樣，不覺逡巡而入，去看一通，到底是買幾本，弄得很覺得懷裏有些空虛。但那破舊的半月刊文學的反響，卻也從這樣的處所得到的。

我還記得那時買牠的目標是很可笑的，不過想看看他們每半月所出版的書名和各國文壇的消息，總算過屠門而大嚼，比不過屠門而空嚙者好一些，至于進而購讀羣書的野心，卻連夢中也未嘗有。但偶然看見其中所載小約翰譯本的標本，即本書的第五章，卻使我非常神往了。幾天以後，便跑到南江堂去買，沒有這書，又跑到丸善書店，也沒有，只好就託他向德國去定購。大約三個月之後，這書居然在我手裏了，是菲壘斯 (Anna Fles) 女士的譯筆，卷頭有賚赫博士 (Dr. Paul Rache) 的序文，內外國文學叢書 (Bibliothek die Gesamt-Litteratur des In-und Auslandes. Verlag von Otto Hendel, Halle a. d. S.) 之一，價只七十五芬涅，即我們的四角，而且還是布面的！

這誠如序文所說，是一篇『象徵寫實底童話詩。』無韻的詩，成人的童話。因為作者的博識和敏感，或者竟已超過了一般成人的童話了。其中如金蟲的生平，菌類的言行，火螢的理想，螞蟻的平和論，都是實際和幻想的混合。我有些怕，倘不甚留心于生物界現象

的，會因此減少若干興趣。但我豫覺也有人愛，只要不失赤子之心，而感到什麼地方有着『人性和他們的悲痛之所在的大都市』的人們。

這也誠然是人性的矛盾，而禍福糾纏的悲歡。人在稗齒，追隨『旋兒』與造化爲友。福乎禍乎，稍長而竟求知：怎麼樣，是什麼，爲什麼？於是招來了智識慾之具象化：小鬼頭『將知』；『逐漸還遇到科學研究的冷酷的精靈：『穿鑿』。童年的夢幻撕成粉碎了；科學的研究呢，『所學的一切的開端，是很好的，——只是他鑽研得越深，那一切也就越淒涼，越黯澹。』——惟有『號碼博士』是幸福者，只要一切的結果，在紙張上變成數目字，他便滿足，算是見了光明了。誰想更進，便得苦痛。爲什麼呢？原因就在他知道若干，卻未曾知道一切，遂終於是『人類』之一，不能和自然合體，以天地之心爲心。約翰正是尋求着這樣一本一看便知一切的書，然而因此反得『將知』，反遇『穿鑿』，終不過以『號碼博士』爲師，增加更多的苦痛。直到他在自身中看見神，將徑向『人性和他們的悲痛之所在的大都市』時，纔明白這書不在人間，惟從兩處可以覓得：一是『旋兒』已失的原與自然合體的混沌；一是『永終』——死，未到的復與自然合體的混沌。而且分明看見他

們倆本是同舟……。

假如我們在異鄉講演，因為言語不同，有人口譯，那是沒有法子的，至多，不過怕他遺漏，錯誤，失了精神。但若譯者另外加些解釋，申明，摘要，甚而至于闡發，我想，大概是講者和聽者都要討厭的罷。因此，我也不想再說關於內容的話。

我也不願意別人勸我去喫他所愛喫的東西，然而我所愛喫的，卻往往不自覺地勸人喫。看的東西也一樣，小約翰卽是其一，是自己愛看，又願意別人也看的書，于是不知不覺，遂有了翻成中文的意思。這意思的發生，大約是很早的，因為我久已覺得彷彿對於作者和讀者，負着一宗很大的債了。

然而爲什麼早不開手的呢？『忙』者，飾辭；大原因仍在很有不懂的處所。看去似乎已經懂，一到拔出筆來要譯的時候，卻又疑惑起來了，總而言之，就是外國語的實力不充足。前年我確曾決心，要利用暑假中的光陰，仗着一本辭典來走通這條路，而不料並無光陰，我的至少兩三個月的生命，都死在『正人君子』和『學者』們的圍攻裏了。到去年夏，將離北京，先又記得了這書，便和我多年共事的朋友，曾經幫我譯過工人綏惠略夫的

齊宗頤君，躲在中央公園的一間紅牆的小屋裏，先譯成一部草稿。

我們的翻譯是每日下午，一定不缺的是身邊一壺好茶葉的茶和身上一大片汗。有時進行得很快，有時爭執得很凶，有時誰也想不出適當的譯法。譯得頭昏眼花時，便看看小窗外的日光和綠蔭，心緒漸靜，慢慢地聽到高樹上的蟬鳴，這樣地約有一個月。不久我便帶着草稿到廈門大學，想在那里抽空整理，然而沒有工夫；也就住不下去了，那里也有『學者。』于是又帶到廣州的中山大學，想在那里抽空整理，然而又沒有工夫；而且也就住不下去了，那里又來了『學者。』結果是帶着逃進自己的寓所——剛剛租定不到一月的，很闊，然而很熱的房子——白雲樓。

荷蘭海邊的沙岡風景，單就本書所描寫，已足令人神往了。我這樓外卻不同：滿天炎熱的陽光，時而如繩的暴雨；前面的小港中是十幾隻蟹戶的船，一船一家，一家一世界，談笑哭罵，具有大都市中的悲歡。也彷彿覺得不知那里有青春的生命淪亡，或者正被殺戮，或者正在呻吟，或者正在『經營腐爛事業』和作這事業的材料。然而我卻漸漸知道這雖然沈默的都市中，還有我的生命存在，縱已節節敗退，我實未嘗淪亡。只是不見『火雲』

時窘陰雨，若明若昧，又像整理這譯稿的時候了。于是以五月二日開手，稍加修正，並且騰清，月底纔完，費時又一個月。

可惜我的老同事齊君現不知漫游何方，自去年分別以來，迄今未通消息，雖有疑難，也無從商酌或爭論了。倘有誤譯，負責自然由我。加以雖然沈默的都市，而時有偵察的眼光，或扮演的函件，或京式的流言，來擾耳目，因此執筆又時時流于草率。務欲直譯，文句也反成蹇澀；歐文清晰，我的力量實不足以達之。小約翰雖如波勒兌蒙德說，所用的是『近于兒童的簡單的語言，』但翻譯起來，卻已够感困難，而仍得不如意的結果。例如末尾的緊要而有力的一句：‘Und mit seinem Begleiter ging er den frostigen Nachtwinde entgegen, den schweren Weg nach der grossen, finstern Stadt, wo die Menschheit war und ihr Whe.’那下半，被我譯成這樣拙劣的『上了走向那大而黑暗的都市即人性和他們的悲痛之所在的艱難的路』了，冗長而且費解，但我別無更好的譯法，因為倘一解散，精神和力量就很不同。然而原譯是極清楚的：上了艱難的路，這路是走向大而黑暗的都市去的，而這都市是人性和他們的悲痛之所在。

動植物的名字也使我感到不少的困難。我的身邊只有一本新獨和辭書，從中查出日本名，再從一本辭林裏去查中國字。然而查不出的還有二十餘，這些的譯成，我要感謝周建人君在上海給我查考較詳的辭典。但是，我們和自然一向太疏遠了，即使查出了見于書上的名，也不知道實物是怎樣。菊呀松呀，我們是明白的，紫花地丁便有些模胡，蓮馨花 (Pinol) 則連譯者也不知道究竟是怎樣的形色，雖然已經依着字典寫下來。有許多是生息在荷蘭沙地上的東西，難怪我們不熟悉，但是，例如蟲類中的鼠婦 (Kollerasse) 和馬陸 (Lauferkäfer)，我記得在我的故鄉是只要翻開一塊溼地上的斷磚或碎石來就會遇見的。我們稱後一種爲『臭婆娘』，因爲牠渾身發着惡臭；前一種我未曾聽到有人叫過牠，似乎在我鄉的民間還沒有給牠定出名字；廣州卻有『地豬』。

和文字的務欲近于直譯相反，人物名卻意譯，因爲牠是象徵。小鬼頭 Wistik 去年商定的是『蓋然』，現因『蓋』者疑詞，稍有不妥，索性擅改作『將知』了。科學研究的冷酷的精靈 Pleuzer 卽德譯的 Klauber，本來最好是譯作『挑剔者』，挑謂挑選，剔謂吹求。但自從陳源教授造出『挑剔風潮』這一句妙語以來，我卽敬避不用，因爲恐怕『閒



話」的教導力十分偉大，這譯名也將驀地被解爲「挑撥。」以此爲學者的別名，則行同刀筆，于是又有重罪了，不如簡直譯作「穿鑿。」況且中國之所謂「日鑿一竅而混沌死」也很像他的將約翰從自然中拉開。小姑娘 *Robinetta* 我久久不解其意，想譯音；本月中旬託江紹原先生設法作最末的查考，幾天後就有回信——

*ROBINETTA* 一名，韋氏大字典人名錄未收入。我因爲疑心她與

*ROBIN* 是一陰一陽，所以又查 *ROBIN*，看見下面的解釋：——

*ROBIN* 是 *ROBERT* 的親熱的稱呼，

而 *ROBERT* 的本訓是「令名赫赫」（！）

那麼，好了，就譯作「榮兒。」

英國的民間傳說裏，有叫作 *Robin good fellow* 的，是一種喜歡惡作劇的妖怪。如果荷蘭也有此說，則小姑娘之所以稱爲 *Robinetta* 者，大概就和這相關。因爲她實在和

小約翰開了一個可怕的大玩笑。

約翰跋安爾一名愛之書，是小約翰的續編，也是結束。我不知道別國可有譯本；但據他同國的波勒兌蒙德說，則『這是一篇象徵底散文詩，其中並非敘述或描寫，而是號哭和歡呼；』而且便是他，也『不大懂得。』

原譯本上賚赫博士的序文，雖然所說的關於本書並不多，但可以略見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荷蘭文學的大概，所以就譯出了。此外我還將兩篇文字作為附錄。一即本書作者拂來特力克望藹覃的評傳，載在文學的反響一卷二十一期上的。評傳的作者波勒兌蒙德，是那時荷蘭著名的詩人，賚赫的序文上就說及他，但于他的詩頗致不滿。他的文字也奇特，使我譯得很有些害怕，想中止了，但因為究竟可以知道一點望藹覃的那時為止的經歷和作品，便索性將牠譯完，算是一種徒勞的工作。末一篇是我的關於翻譯動植物名的小記，沒有多大關係的。

評傳所講以外及以後的作者的事情，我一點不知道。僅隱約還記得歐洲大戰的時候，精神底勞動者們有一篇反對戰爭的宣言，中國也曾譯載在新青年上，其中確有一個

他的署名。

一九二七年五月三十日，魯迅于廣州東堤寓樓之西窗下記。



## 原 序

在我所譯的科貝路斯的運命 (Cooperus' Noodlot) 出版後不數月，能給現代荷蘭文學的第二種作品以一篇導言，公之于世，這是我所歡喜的。在德國迄今對於荷蘭的少年文學的漠視，似乎逐漸消滅，且以正當的尊重和深的同情的地位，給與這較之其他民族的文學，所獲並不更少的荷蘭文學了。

人們于荷蘭的著作，只給以僅少的注重，而一面于凡有從法國、俄國、北歐來的一切，則熱烈地嚮往，最先的原因，大概是由于久已習慣了的成見。自從十七世紀前葉，那偉大的詩人英雄約思忒望覃蓬兌勒 (Joost van den Bondel, 1587-1679) 以他的圓滿的表現，獲得荷蘭文學的花期之後，荷蘭的文學底發達便入于靜止狀態，這在時光的流

駛裏，其意義即與長久的退化相同了。凡荷蘭人的可駭的保守的精神，舊習的拘泥，得意的自滿，因而對於進步的完全的漠視，永不願有所動搖——這些都忠實地在文學上反映出來，也便將她做成了一個無聊的文學。他們的講道德和教導的苦吟的橫溢，不可忍受的寬泛，溫暖和深入的心聲的全缺，荷蘭文學是久為站在 *Mynheer* 和 *Mevrouw*（譯者注：荷蘭語，先生和夫人）的狹隘細小的感覺範圍之外的人們所不能消受的。

在幾個成功的嘗試之後，至八十年代的開頭，荷蘭文學上纔發生了新鮮活潑的潮流，將她從古老的舊弊中撕出了。我在這裡應該簡略地記起幾個人，在荷蘭著作界上，他們是取得舊和新傾向之間的中間位置的，並且也可以看作現代理想的智力的提倡者，在最後的幾年，他們都在荷蘭讀者的文學底見解上，喚起了一種很大的轉變來。

這裡首先應該稱道的是天才的台凱爾 (*Eduard Douwes Dekker. 1820-87*)，他用了謨勒泰都黎 (*Multatuli*) 這一個名號作文，而他一八六〇年所發表的傳奇小說 *‘Max Havelaar’*，在文學上也造成了分明的變動。這書是將嶄新的材料輸入于文學的，此外還因為描寫的特殊體格，那荷蘭散文的溫暖生動的心聲，便突然付與了迄今

所不識的圓熟和轉移，所以這也算作荷蘭的文學底發達上的一塊界石。謨勒泰都黎之次，在此所當列舉的是兩個批評家兼美學家蒲司堪海忒（C. Busken-Huet. 1826-86）和孚斯美爾（Karl Vosmaer. 1826-88）。雖然孚斯美爾晚年時，當新傾向發展起來的時候，對之頗為漠視，遂在青年中造成許多敵人，然而他確有不可紛爭的勞績，曾給新傾向開路，直到一個一定之點，於是他們能夠從此前進了。新理想的更勇敢的先鋒是蒲司堪海忒，他在文學底幻想和批評這標題之中，所集成的論著，是在凡有荷蘭底精神所表出的一切中，最為圓滿的了。

人也可以舉出波士本圖珊夫人（Gertrude Bosboom-Toussaint. 1812-86）作為一個新傾向的前驅，她的最初的傳奇小說和人情小說，是還站在盤旋于自滿的寬泛中的範圍裏和應用普通材料的舊荷蘭史詩上的，但後來卻轉向社會底和心理學底問題，以甚大的熟練，運用于幾種傳奇小說上，如“Major Frans”及“Raymond de schrijnwerker”。

繼八十年代初的新傾向之後，首先的努力，是表面的，對於形式。人們為韻文和散文

尋求新的表現法，這就給荷蘭語的拙笨弄到了流動和生命。于是先行試驗，將那已經全沒在近兩世紀由冷的回想所成的詩的塵芥之中的，直到那時很被忽略了的抒情詩，再給以榮譽。直到那時候，幾乎沒有一篇荷蘭的抒情詩可言，現在則這些不憚于和別民族的相比較的抒情詩，已佔得強有力的地位了。

在這里，那青年天死的沛克 (Jacques Perk. 1860-81) 首先值得聲敘，他那一八八三年出版的詩，始將一切的優秀聯合起來，以極短的時期，助荷蘭的抒情詩在世界文學上得了光榮的位置。

少年荷蘭的抒情詩人中，安忒衛普 (Antwerp) 人波勒兌蒙德 (Pol de Mont. geb. 1859) 實最著名于德國。他那在許多結集上所發表的詩，因為思想的新穎和勇敢，還因為異常的形式的圓滿，遂以顯見。他對於無可非議的外形的努力，過于一切，往往大不利于他的詩。加以他的偏愛最煩重最複雜的韻律，致使他的詩頗失掉些表現的簡單和自然，而這些是抒情底詩類的第一等的必要。

一切的形式圓滿，而有表現的自然者，從一八五九年生于亞摩斯達登 (Amster-



dam) 的斯華司 (Helene Swarth) 可以覓得。她受教育于勃呂舍勒 (Brüssel) 較之故鄉的語言，卻是法蘭西語 差堪自信，因此她最初發表的兩本詩集，“Fleurs du Rêve” (1879) 和 “Les Printannières” (1881) 也用法蘭西語的。後來她纔和荷蘭文學 做了親近的相識，但她于此卻覺得熟悉不如德文。這特在她的精神生活上，加了深而持久的效力。她怎樣地在極短時期中，闖入了幼時本會熟習，而現在這纔較為深信了的荷蘭語 的精神裏，是她用這種語言的第一種著作 “Fenzame Bloemen” (1883) 就顯示着的，在次年的續集 “Blauwe Bloemen” 裏便更甚了。後來她還發表了許多小本子的詩，其中以 “Sneeuwvlokken” (1888) 和 “Passiebloemen” (1892) 為最有凡新荷蘭 的抒情詩所能表見的圓滿。

繁盛地開着花的荷蘭抒情詩 的別的代表者，還可稱道的是普林思 (J. Winkler Prins) 科貝路斯 (Louis Couperus) 跋爾衛 (Albert Verwey) 望藹覃 (Fraderik van Eeden) 戈爾台爾 (Simon Gorter) 珂斯台爾 (F. B. Koster) 及其他等等。

固有的現代的印記，即在最近時代通過一切文學而賦給以新的理想和見解的大

變動，一到荷蘭文學上，其效力在抒情詩卻較在起于八十年代後半的小說爲少。外來的影響，是無可否認的。顯著的是法蘭西，荷蘭和牠向來就有活潑的精神的往還，這便在少年文學上收了效果。弗羅培爾 (Flaubert)、左拉 (Zola)、恭果爾們 (Goncourts)，一部分也有蒲爾治 (Bourget) 和舒士曼 (Huysmans)，聯合了屢被翻譯的俄國和北歐的詩人，在現代荷蘭小說的發達上加了一個廣遠的影響。

現代荷蘭散文作家的圓舞烈契爾 (Frans Retzcher)，以他的兩部小說集裸體模特兒之研究和我們周圍的人們揭曉。這些小說，因爲牠們的苦悶的實況的寫，往往至于無聊。其餘則不壞，除了第一本結集使人猜作以廣告爲務的名目。

實況的描寫較爲質實的是蒂謨 (Alberdingk Thym)，以望兌舍勒 (L. van Deyssel) 的假名寫作，那兩本小說愛和小共和國，都立了強有力的才士的證明，雖然他的小說得到一般的趣味時，他也還很站在模仿的區域裏。

在新近的荷蘭的詩家世代之中，最年青而同時又最顯著的，是那已經說過的科貝路斯 (Louis Couperus)，生于一八六三年。當他已以詩人出名之後，在一八九〇年公表

了一種傳奇小說“*Eline Vere*”。在那里，他給我們從荷蘭首都的社會世界裏，提出巧妙的典型來。落於心理學底小說的領域內較甚者，是他兩種後來的公布，一八九一年的“*Nooddlot*”（運命）和一八九二年的“*Extazo*”。在凡有現代荷蘭文學迄今所能做到的切中，*Nooddlot* 確是最獨立和最藝術的優秀的創作。

已經稱道的之外，還有一大列現代的敘事詩人在勞作，我要從他們中略敘其最顯著者。

一個特殊的有望的才士是兌斯丕（*Vosmeer de Spie*），他那往年發表的心理學底小說“*Fen Passie*”（傷感），激起了相當的注視。藹曼茲（*Marcellus Enants*）以蒲爾治的模仿者出名，曾公布了不少的可取的小說。同時，什普干斯（*Emilo Seipgens*）也以人情小說家顯達。作為傳奇小說作家，還可稱道的是望格羅寧干（*van Groeningen*）和亞萊德里諾（*A. Altrino*），他們的小說“*Martha de Bruin*”和“*Zuster Bertha*”，可算作現代荷蘭文學中的最好的作品。倘我臨末還說及兌美斯台爾（*Johan de Meester*）他的小說“*Fen Huwelijk*”（嫁娶）正如他的巴黎的影畫

“*Parijische Schimmen*”，證明着優秀的觀察才能，則我以爲已將現代文學，憑其卓越的代表者們而敬斂了。

在一八八五年，新傾向也創立了一種機關，“*de Nieuwe Gids*”，（新前導），這樣立名，是因爲對待舊的荷蘭的月刊“*de Gids*”。這新的期刊是一種戰鬥和革命的機關，對於文學上的瑣屑和陳腐，鋒利而且毫無顧慮地布成戰線，還給新理想勇敢地開出道路來。現今是新傾向在荷蘭也闖通了，最高貴的期刊也爲他們開了欄，而那舊的前導，那後來一如既往，止爲荷蘭的最著名的文學機關的，是成了那樣的期刊，即將科貝路斯的小說，首先提出于荷蘭的讀者了。

可以看作羣集于新前導周圍的青年著作家的精神的領袖的，是拂來特力克望藹覃（*Frederik van Eeden*），象徵寫實底童話詩小約翰的作者，那新的期刊即和牠一同出世，並且由德文的翻譯，使讀者得以接近了。我在下面，將應用了譯者給我的樣樣的說明，爲這全體世界文學中不見其比的，如此完全奇特的，純詩的故事的作者交出一二切近的報告。

一八六〇年生于哈來謨 (Haarlem)，望藹覃從事于醫學的研究，以一八八六年畢業。他爲富裕的父母的兒子，他遂可以和他的本業，在課餘時一同研習他向來愛好的文學。

當大學生時，他已以幾篇趣劇的作者出名，其中的兩篇，曾開演于亞摩斯達登和洛泰登 (Rotterdam) 的劇場，得了大的功效。小約翰的發表，在一八八五年，只一下，便將他置身于荷蘭詩人的最前列了。他的智識的廣博，在他的各種小篇文字中，明白地表示着。那他所共同建立的機關，也逐年一律揭出論著來，論荷蘭的，法蘭西的或英吉利的文學，論社會問題，論科學的對象，無不異常分明，因了他所發表出的分明的論證。他也以抒情詩人顯，在荷蘭迄今所到達的抒情詩裏，他的詩也可以算是最好的。一八九〇年他發表了一篇較大的詩，愛倫，苦痛之歌，(德譯：'Ellen, ein Lied des Schmerzes') 遠勝于他先前的著作，並且在近數十年的一切同類作品中佔了光榮的地位。一八八六年受了學位之後，藹覃便到南希 (Nancy)，在有名的力波爾 (Liebault) 的學校裏研究催眠醫術 (Hypnotische Heilmethode)。此後不久，他在亞摩斯達登設立了一所現在很是繁

忙的心理治療法 (Psychotherapie) 的施醫院。在接近亞摩斯達登的一處小地方蒲松 (Fussum)，他造起一所幽靜的藝術家住所來，他在他的眷屬中間，可以休息他的努力的職務，並且不攪亂地生活于他的藝術。在那里，在鄉村的寂寞的沈靜中，新近他完成了一種較大的作品，約翰跋妥爾，愛之書 (德譯：'Johannes Viator, das Buch von der Liebe')。在這密接下文的詩的作品中，那成熟的藝術家，將凡有小約翰的作者使人期待的事都圓滿了。

願這譯本也在德國增加新朋友，並且幫助了我們對於荷蘭文學的漸漸蘇醒的興趣，至于穩固和進步。

一八九二年七月，在美因河邊之法蘭克福 (Frankfurt am Main)。

保羅·賚赫。

## 小約翰

一

我要對你們講一點小約翰。我的故事，那韻調好像一篇童話，然而一切全是曾經實現的。設使你們不再相信了，你們就無須看下去，因為那就是我並非為你們而作。倘或你們遇見小約翰了，你們對他也不可提起那件事，因為這使他痛苦，而且我便要後悔，向你們講說這一切了。

約翰住在有大花園的一所老房子裏。那裏面是很不容易明白的，因為那房子裏是許多黑暗的路，扶梯，小屋子，還有一個很大的倉庫，花園裏又到處是保護牆和溫室。這在約翰就是全世界。他在那裏面能夠作長遠的散步，凡他所發見的，他就給與一個名字。為

了房間，他所發明的名字是出于動物界的：毛蟲庫，因為他在那里養過蟲；雞小房，因為他在那里尋着過一隻母雞。但這母雞卻並非自己跑去的，倒是約翰的母親關在那里使牠孵卵的。爲了園，他從植物界裏選出名字來，特別着重的，是于他緊要的出產。他就區別爲一個覆盆子山，一個梨樹林，一個地莓谷。園的最後面是一塊小地方，就是他所稱爲天堂的，那自然是美觀的囉。那里有一片浩大的水，是一個池，其中浮生着白色的睡蓮，蘆葦和風也常在那里絮語。那一邊站着幾個沙岡。這天堂原是一塊小草地，在岸的這一邊，由叢莽環繞，野凱白勒茂盛地生在那中間。約翰在那里，常常躺在高大的草中，從波動的蘆葦葉間，向着水那邊的岡上眺望。當炎熱的夏天的晚上，他是總在那里的，並且凝視許多時光，自己並不覺得厭倦。他想着又靜又清的水的深處，在那奇特的夕照中的水草之間，有多麼太平，他于是又想着遠的，浮在岡上的，光怪陸離地著了色的雲彩，——那後面是怎樣的呢，那地方是否好看的呢，倘能夠飛到那里去。太陽一落，這些雲彩就堆積到這麼高，至于像一所洞府的進口，在洞府的深處還照出一種淡紅的光來。這正是約翰所期望的。

『我能夠飛到那里去麼！』他想。『那後面是怎樣的呢？我將來真，真能夠到那里去麼？』



他雖然時常這樣地想望，但這洞府總是散作濃濃淡淡的小雲片，他倒底也沒有能夠靠近牠一點。於是池邊就寒冷起來，潮溼起來了，他又得去訪問老屋子裏的他的昏暗的小屋子。

他在那里住得並不十分寂寞；他有一個父親，是好好地撫養他的，一隻狗，名叫普列斯多，一隻貓，叫西蒙。他自然最愛他的父親，然而普列斯多和西蒙在他的估量上卻並不這麼很低下，像在成人的那樣。他還相信普列斯多比他的父親更有很多的祕密，對於西蒙，他是懷着極深的敬畏的，但這也不足為奇！西蒙是一匹大的貓，有着光亮烏黑的皮毛，還有粗尾巴。人們可以看出，牠頗自負牠自己的偉大和聰明。在牠的景況中，牠總能保持牠的成算和尊嚴，即使牠自己屈尊，和一個打滾的木塞子游嬉，或者在樹面後吞下一個遺棄的沙定魚頭去。當普列斯多不馴良的胡鬧的時候，牠使用碧綠的眼睛輕蔑地瞋視牠，並且想哈哈，這獸畜生此外不再懂得什麼了。

約翰對牠懷着敬畏的事，你們現在懂得了麼？和這小小的櫻色的普列斯多，他卻實際得極其情投意合。牠並非美麗或高貴的，然而是一匹出格的誠懇而明白的動物，人總

不能使牠和約翰離開兩步，而且牠于牠主人的講話是耐心地謹聽的。我很難于告訴你們，約翰怎樣地摯愛這普列斯多。但在他的心裏，卻還剩着許多空間，爲別的物事。他的帶着小玻璃窗的昏暗的小房間，在那里也佔着一個重要的位置，你們覺得奇怪罷？他愛那地毯，那帶着大的花紋的，在那裏面他認得臉面，還有牠的形式，他也察看過許多回，如果他生了病，或者早晨醒了躺在牀上的時候；——他愛那惟一的掛在那里的小畫，上面是做出不動的游人，在尤其不動的園中散步，順着平滑的池邊，那裏面噴出齊天的噴泉，還有媚人的天鷲正在游泳。然而他最愛的是時鐘。他總以極大的謹慎去開牠；倘若牠敲起來了，就看牠，以爲這算是隆重的責任。但這自然只限于約翰還未睡去的時候。假使這鐘因爲他的疏忽而停住了，約翰就覺得很抱歉，他于是千百次的請他寬容。你們大概是要笑的，倘你們聽到了他和他的鐘或他的房間在談話。然而留心罷，你們和你們自己怎樣地時常談話呵。這在你們全不以爲可笑。此外約翰還相信，他的對手是完全懂得的，而且並不要求回答。雖然如此，他暗地裏也還偶爾等候着鐘或地毯的回音。

約翰在學校裏雖然還有夥伴，但這卻並非朋友。在校內他和他們玩耍和合夥，在外

面還結成強盜團（註一），——然而只有單和普烈斯多在一起，他纔覺得實在的舒服。于  
是他不願意孩子們走近，自己覺得完全的自在和平安。

他的父親是一個智慧的，懇切的人，時常帶着約翰向遠處游行，經過樹林和岡阜。他  
們就不很交談，約翰跟在他的父親的十步之後，遇見花朵，他便問安，並且友愛地用了小  
手，撫摩那永遠不移的老樹，在粗糙的皮質上。于是這好意的巨物們便在瑟瑟作響中向  
他表示牠們的感謝。

在塗中，父親時常在沙土上寫字母，一個又一個，約翰就拼出牠們所造成的字  
來，——父親也時常站定，並且教給約翰一個植物或動物的名字。

約翰也時常發問，因為他看見和聽到許多謎。獸問題是常有的；他問，何以世界是這  
樣，像現在似的，何以動物和植物都得死，還有奇蹟是否也能出現。然而約翰的父親是智  
慧的人，他並不都說出他所知道的一切。這于約翰是好的。

晚上，當他躺下睡覺之前，約翰總要說一篇長長的禱告。這是管理孩子的姑娘這樣

（註一） Ränbarbande，一種遊戲的名目。

教他的。他爲他父親和普烈斯多禱告。西蒙用不着這樣，他想。他也爲他自己禱告得很長，臨末，幾乎永是發生那個希望，將來總會有奇蹟出現的。他說過『亞門』之後，便滿懷期望地在半暗的屋子中環視，到那在輕微的黃昏裏，比平時顯得更其奇特的地毯上的花紋，到門的把手，到時鐘，從那里是很可以出現奇蹟的。但那鐘總是這麼鏘鏘地走，把手是不動的；天全暗了，約翰也酣睡了，沒有到奇蹟的出現。然而總有一次得出現的，這他知道。

二

池邊是悶熱和死靜。太陽因爲白天的工作，顯得通紅而疲倦了，當未落以前，暫時在遠處的岡頭休息。光滑的水面，幾乎全映出牠熾烈的面貌來。垂在池上的山毛櫸樹的葉子，趁着平靜，在鏡中留神地端相着自己。孤寂的蒼鷺，那用一足站在睡蓮的闊葉之間的，也忘卻了牠曾經出去捉過蝦蟆，只沈在遐想中凝視着前面。

這時約翰來到草地上，爲的是看看雲彩的洞府。撲通，撲通！蝦蟆從岸上跳下去了。

水鏡起了波紋，太陽的像裂成寬闊的縱帶，山毛櫸樹的葉子也不高興地顫動，因為他自己觀察還沒有完。

山毛櫸樹的露出的根上繫着一隻舊的，小小的船。約翰自己上去坐，是被嚴厲地禁止的。唉！今晚的誘惑是多麼強呵！雲彩已經造成一個很大的門；太陽一定是要到那後面去安息。輝煌的小雲排列成行，像一隊全甲的衛士。水面也發出光閃，紅的火星在蘆葦間飛射，箭也似的。

約翰慢慢地從山毛櫸樹的根上解開船纜來。浮到那里去，那光怪陸離的中間！普里斯多當牠的主人還未準備之先，已經跳上船去了，蘆葦的幹子便分頭彎曲，將牠們倆徐徐趕出，到那用了牠最末的光照射着他們的夕陽那里去。

約翰倚在前艙，觀覽那光的洞府的深處。——『翅子！』他想，『現在，翅子，往那邊去！』——太陽消失了。雲彩還在發光。東方的天作深藍色。柳樹沿着岸站立成行。牠們不動地將那狹的，白色的葉子伸在空氣裏。這垂着，由暗色的後面的襯託，如同華美的淺綠的花邊。

靜着！這是什麼呢？水面上像是起了一個吹動——像是將水劈成一道深溝的微風的一觸。這是來自沙岡，來自雲的洞府的。

當約翰四顧的時候，船沿上坐着一個大的藍色的水蜻蜓，這麼大的一個是他向來沒有見過的。牠安靜地坐着，但牠的翅子抖成一個大的圈。這在約翰，似乎牠的翅子的尖端形成了一枚發光的戒指。

『這是一個蛾兒罷，』他想，『這是很少見的。』

指環只是增大起來，牠的翅子又抖得這樣快，至使約翰只能看見一片霧。而且慢慢地覺得牠，彷彿從霧中亮出兩個漆黑的眼睛來，並且一個嬌小的，苗條的身軀，穿着淺藍的衣裳，坐在大蜻蜓的處所。白的旋花的冠戴在金黃的頭髮上，肩旁還垂着透明的翅子，肥皂泡似的千色地發光。約翰戰慄了。這是一個奇蹟！

『你要做我的朋友麼？』他低聲說。

對生客講話，這雖是一種異樣的儀節，但此地一切是全不尋常的。他又覺得，似乎這陌生的藍東西在他是早就熟識的了。

『是的，約翰！』他這樣地聽到，那聲音如蘆葦在晚風中作響，或是浙瀝地灑在樹林的葉上的雨聲。

『我怎樣稱呼你呢？』約翰問道。

『我生在一朵旋花的花托裏，叫我旋兒罷！』

旋兒微笑着，並且很相信地看着約翰的眼睛，致使他心情覺得異樣地安樂。

『今天是我的生日，』旋兒說，『我就生在這處所，從月亮的最初的光線和太陽的最末的人說，太陽是女性的，但他並不是，他是我的父親！』

約翰便慨諾，明天在學校裏去說太陽是男性的。

『看哪！母親的圓圓的白的臉已經出來了。——謝天，母親！不，她怎麼又晦暗了呢！』旋兒指着東方。在灰色的天際，在柳樹的暗黑地垂在晴明的空中的尖葉之後，月亮大而燦爛地上升，並且裝着一副很不高興的臉。

『唉，唉，母親！——這不要緊。我能够相信他！』

那美麗的東西高興地顫動着翅子，還用他捏在手裏的燕子花來打約翰，輕輕地在

面龐上。

『我到你這裡來，在她是不以為然的。你是第一個。但我相信你，約翰。你永不可在誰的面前提起我的名字，或者講說我。你允許麼？』

『可以，旋兒，』約翰說。這一切于他還很生疏。他感到莫可言的幸福，然而怕，他的幸福是笑話。他做夢麼？靠近他在船沿上躺着普列斯多，安靜地睡着。他的小狗的溫暖的呼吸使他寧帖。蚊虻們盤旋水面上，並且在菩提樹空氣中跳舞，也如平日一般。周圍的一切都這樣清楚而且分明；這應該是真實的。他又總覺得旋兒的深信的眼光，怎樣地停留在他這裡。于是那腴潤的聲音又發響了：

『我時常在這裡看見你，約翰。你知道我在什麼地方麼？——我大抵坐在池的沙地上，繁密的水草之間，而且仰視你，當你爲了喝水或者來看水甲蟲和鯢魚，在水上彎腰的時候。然而你永是看不見我。我也往往從茂密的蘆葦中窺看你。我是常在那里的。天一熱，我總在那里睡覺，在一個空的鳥巢中。是呵，這是很柔軟的。』

旋兒高興地在船沿上搖幌，還用他的花去撲飛蚊。



「現在我要和你作一個小聚會。你平常的生活是這麼簡單。我們要做好朋友，我還要講給你許多事。比學校教師給你細上去的好得多。他們什麼都不知道。我有好得遠遠的來源，比書本子好得遠。你倘若不信我，我就教你自己去看，去聽去。我要攜帶你。」

「阿，旋兒，愛的旋兒！你能帶我往那里去麼？」約翰嚷着，一面指着那邊，是落日的紫光正在黃金的雲門裏放光的處所。——這華美的巨象已經怕要散作蒼黃的煙霧了。但從最深處，總還是衝出淡紅的光來。

旋兒凝視着那光，那將他美麗的臉和他的金黃的頭髮渡上金色的，並且慢慢地搖頭。

「現在不現在不，約翰。你不可立刻要求得太多。我自己就從來沒有到過父親那里哩。」

「我是總在我的父親那里的，」約翰說。

「不！那不是你的父親。我們是弟兄，我的父親也是你的。但你的母親是地，我們因此就很各別了。你又生在一個家庭裏，在人類中，而我是在一朵旋花的花托上。這自然是好

得多。然而我們仍然能够很諒解。』

于是旋兒輕輕一跳，到了在輕裝之下，毫不搖動的船的那邊，一吻約翰的額。

但這于約翰是一種奇特的感覺。這是，似乎周圍一切完全改變了。他覺得，這時他看得一切都更好，更分明。他看見，月亮現在怎樣更加友愛地向他看，他又看見，睡蓮怎樣地有着面目，這都在詫異地沉思地觀察他。現在他頓然懂得，蚊虻們爲什麼這樣歡樂地上下跳舞，總是互相環繞，高高低低，直到牠們用牠們的長腿觸着水面。他于此早就仔細地思量過，但這時卻自然懂得了。

他又聽得，蘆葦絮語些什麼，岸邊的樹木如何低聲歎息，說是太陽下去了。

『阿，旋兒！我感謝你，這確是可觀。是的，我們將要很瞭解了。』

『將你的手交給我，』旋兒說，一面展開彩色的翅子來。他于是拉着船裏的約翰，經過了在月光下發亮的水薔薇的葉子，走到水上去。

處處有一匹蝦蟆坐在葉子上。但這時牠已不像約翰來的時候似的跳下水去了。牠只向他略略鞠躬，並且說：『閣閣！』約翰也用了同等的鞠躬，回報這敬禮。他毫不願意顯

出一點傲慢來。

于是他們到了蘆葦旁，——這很廣闊，他們還未到岸的時候，全船就隱沒在那裏面了。但約翰卻緊牽着他的同伴，他們就從高大的幹子之間爬到陸地上。

約翰很明白，他變爲很小而輕了，然而這大概不過是想像。他能够在一枝蘆葦幹上爬上去，他卻是未曾想到的。

『留神罷，』旋兒說，『你就要看見好看的事了。』

他們在偶然透過幾條明亮的月光的，昏暗的叢莽之下，穿着豐草前行。

『你晚上曾在岡子上聽到過蟋蟀麼，約翰？是不是呢，牠們像是在合奏，而你總不能聽出，那聲音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唔，牠們唱，並非爲了快樂，你所聽到的那聲音，是來自蟋蟀學校的，成百的蟋蟀們就在那里練習牠們的功課。靜靜的罷，我們就要到了。』

嘶爾爾！嘶爾爾！

叢莽露出光來了，當旋兒用花推開草莖的時候，約翰看見一片明亮的，開闊的地面，小蟋蟀們就在那里做着那些事，在薄的，狹的岡草上練習牠們的功課。

嘶爾爾！嘶爾爾！

一個大的，肥胖的蟋蟀是教員，監視着學課。學生們一個跟着一個的，向牠跳過去，總是一跳就到，又一跳回到原地方。有誰跳錯了，便該站在地茵上受罰。

「好好地聽着罷，約翰！你也許誤在這裡學一點，」旋兒說。

蟋蟀怎樣地回答，約翰很懂得。但那和教員在學校裏的講說，是全不相同的。最先是地理。牠們不知道世界的各部分。牠們只要熟悉二十六個沙岡和兩個池。凡有較遠的，就沒有人能夠知道一點點。那教師說，凡講起這些的，不過是一種幻想罷了。

這回輪到植物學了。牠們于此都學得不錯，並且分給了許多獎賞：各樣長的，特別嫩的，脆的草幹子。但約翰最爲驚奇的是動物學。動物被區分爲跳的，飛的和爬的。蟋蟀能夠跳和飛，就站在最高位；其次是蝦蟆。鳥類被牠們用了種種憤激的表示，說成最大的禍害和危險。最末也講到人類。那是一種大的，無用而有害的動物，是站在進化的很低的階級上的，因爲這既不能跳，也不能飛，但幸而還少見。一個小蟋蟀，還沒有見過一個人，誤將人類數在無害的動物裏面了，就得了草幹子的三下責打。

約翰從來沒有聽到過這等事！

教師忽然高呼道：『靜着！練跳！』

一切蟋蟀們便立刻停了學習，很敏捷很勤快地翻起筋斗來。胖教員帶領着。

這是很滑稽的美觀，致使約翰愉快得拍手。牠們一聽到，全校便驟然在岡上迸散，草地上也即成了死靜了。

『唉，這是你呀，約翰！你舉動不要這麼粗蠻！大家會看出，你是生在人類中的。』

『我很難過，下回我要好好地留心，但那也實在太滑稽了。』

『滑稽的還多哩，』旋兒說。

他們經過草地，就從那一邊走到岡上。吓！這是厚的沙土裏面的工作；——但待到約翰抓住旋兒的透明的藍衣，他便輕易地，迅速地飛上去了。岡頭的中塗是一匹野兔的窠。在那里住家的兔子，用頭和爪躺在洞口，以享受這佳美的夜氣。岡薔薇還在蓓蕾，而牠那細膩的，嬌柔的香氣，是混和着生在岡上的麝香草的花香。

約翰常看見野兔躲進牠的洞裏去，一面就自己問：『那裏面是什麼情形呢？能有多

少聚在那里呢？牠們不擔心麼？」

待到他聽見他的同伴在問野兔，是否可以參觀一回洞穴，他就非常高興了。

『在我是可以的，』那兔說。『但適值不湊巧，我今晚正把我的洞穴交出，去開一個慈善事業的典禮了，因此在自己的家裏便並不是主人。』

『哦，哦，是出了不幸的事麼？』

『唉，是呵！』野兔傷感地說。『一個大大的打擊，我們要幾年痛不完。從這里一千跳之外，造起一所人類的住所來了。這麼大，這麼大！——人們便搬到那里去了，帶着狗。我家的七個分子，就在那里被禍，而無家可歸的還有三倍之多。于老鼠這一夥和土撥鼠的家屬尤為不利，癩蝦蟆也大受侵害了。于是我們便為着遺族們開一個會，各人能什麼，他就做什麼；我是交出我的洞來。大家總該給牠們的同類留下一點什麼的。』

富于同情的野兔歎息着，並且用牠的右前爪將長耳朵從頭上拉過來，來拭乾一滴淚。這樣的是牠的手巾。

岡草裏索索地響起來，一個肥胖的，笨重的身軀來到洞穴。

『看哪！』旋兒大聲說，『碩鼠伯伯來了。』

那碩鼠並不留心旋兒的話，將一枝用乾葉包好的整穀穗，安詳地放在洞口，就靈敏地跳過野兔的脊梁，進洞去了。

『我們可以進去麼？』實在好奇的約翰問。『我也願意捐一點東西。』

他記得衣袋裏還有一個餅乾。當他拿了出來時，這纔確實覺到，他變得怎樣地小了。他用了兩隻手纔能將這捧起來，還詫異在他的衣袋裏怎麼會容得下。

『這是很少見，很寶貴的！』野兔嚷着……『好闊綽的禮物！』

牠十分恭敬地允許兩個進門。洞裏很黑暗；約翰願意使旋兒在前面走。但即刻他們看見一點淡綠的小光，向他們近來了。這是一個火螢，爲要使他們滿意，來照他們的。

『今天晚上看來是要極其漂亮的，』火螢前導着說。『這裏早有許多來客了。我覺得你們是妖精，對不對？』那火螢一面看定了約翰，有些懷疑。

『你將我們當作妖精去稟報就是了，』旋兒回答說。

『你們可知道，你們的王也在赴會麼？』火螢接着道。

『上首在這里麼？這使我非常喜歡！』旋兒大聲說，『我本身和他認識的。』

『呵呀！』火螢說，——『我不知道我有光榮，』因為驚訝，牠的小光幾乎消滅了。『是呵，陛下平時最愛的是自由空氣，但爲了慈善的目的，他倒是什麼都可以的。這要成爲一個很有光彩的會罷。』

那也的確。兔子建築裏的大堂，是輝煌地裝飾了。地面踏得很堅實，還撒上含香的麝香草；進口的前面用後腳斜掛着一隻蝙蝠；牠稟報來客，同時又當着簾幙的差。這是一種節省的辦法。大堂的牆上都用了枯葉，蛛網，以及小小的，掛着的小蝙蝠極有趣致地裝璜着。無數的火螢往來其間，還在頂上盤旋，造成一個動心的活動的照耀。大堂上面是朽爛的樹幹所做的寶座，放着光，弄出金剛石一般的結果來。這是一個輝煌的情景！

早有了許多來客了。約翰在這生疏的環境中，覺得只像在家裏的一半，惟有緊緊地靠着旋兒。他看見稀奇的東西。一匹土撥鼠極有興會地和野鼠議論着美觀的燈和裝飾。一個角落裏坐着兩個肥胖的癩蝦蟆，還搖着頭訴說長久的旱天。一個蝦蟆想挽着手引一個蝟虎穿過大堂去，這于牠很爲難，因爲牠是略有些神經興奮和躁急的，所以牠每一



回總將牆上的裝飾弄得非常凌亂了。

寶座上坐着上首，妖的王，圍繞着一小羣妖精的侍從，有幾個輕蔑地俯視着周圍。王本身是照着王模樣，出格地和藹，並且和各種來客親睦地交談。他是從東方旅行來的，穿一件奇特的衣服，用美觀的，各色的花葉製成。這里並不生長這樣的花，約翰想。他頭上戴一個深藍的花托，散出新鮮的香氣，像新折一般。在手裏他拿着蓮花的一條花鬚，當作御杖。

一切與會的都受着他的恩澤。他稱讚這里的月光，還說，本地的火螢也美麗，幾乎和東方的飛螢相同。他又很合意地看了牆上的裝飾，一個土撥鼠還看出陛下曾經休憩，愜意地點着頭。

『同我走，』旋兒對約翰說，『我要引見你。』於是他們直衝到王的座前。

上首一認出旋兒，便高興地伸開兩臂，並且和他接吻。這在賓客之間攪起了私語，妖精的侍從中是嫉妬的眼光。那在角落裏的兩個肥胖的癩蝦蟆，絮說些『諂媚者』『乞憐者』和『不會長久的』而且別有用意地點頭。旋兒和上首談得很久，用了異樣的話，

于是就將約翰招過去。

『給我手，約翰！』那王說。『旋兒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凡我能夠的，我都願意幫助你。我要給你我們這一黨的表記。』

王首從他的項鍊上解下一個小小的金的鎖匙來，遞給約翰。他十分恭敬地接受了，緊緊地捏在手裏。

『這匙兒能是你的幸福，』王接着說，『這能開一個金的小箱，藏些高貴的至寶的。然而誰有這箱，我卻不能告訴你。你只要熱心地尋求。倘使你和我和旋兒長做好朋友而且忠實，那于你就要成功了。』

妖王于是和藹地點着他美麗的頭，約翰喜出望外地向他致謝。

坐在溼的莓苔的略高處的三個蝦蟆，聯成慢圓舞的領導，對偶也配搭起來了。有誰不跳舞，便被一個綠色的蜥蜴，這是充當司儀，並且奔忙于職務的，推到旁邊去，那兩個癩蝦蟆就大煩惱，一齊訴苦，說牠們不能看見了。這時跳舞已經開頭。

但這確是可笑！各個都用了牠的本相跳舞，並且自然地擺出那一種態度，以為牠所

做的比別個好得多。老鼠和蝦蟆站起後腳高高地跳着，一個年老的碩鼠旋得如此粗野，使所有跳舞者都從牠的前面躲向旁邊，還有一匹惟一的肥胖的樹蝸牛，敢于和土撥鼠來轉一圈，但不久便被拋棄了，在前牆之下，以致她（譯者按：蝸牛）因此得了腰脅痛，那實在的原因，倒是因為她不很懂得那些事。

然而一切都做得很誠實而莊嚴。大家很有幾分將這些看作榮耀，並且惴惴地窺伺王，想在他的臉上看出一點讚賞的表示。王卻怕惹起不滿，只是凝視着前方。他的侍從人等，那看重牠們的技藝的品格，來參與跳舞的，是高傲地旁觀着。

約翰熬得很久了。待到他看見，一匹大的蜥蜴怎樣地掄着一個小小的癩蝦蟆，時常將這可憐的癩蝦蟆從地面高高舉起，並且在空中掄一個半圓，便在響亮的哄笑裏，發洩出他的興致來了。

這惹起了一個激動。音樂暗啞了。王嚴厲地四顧。司儀員向笑者飛奔過去，並且嚴重地申斥他，舉動須要合禮。

『跳舞是一件最莊重的事，』牠說，『毫沒有什麼可笑的。這里是一個高尚的集會，』

大家在這里跳舞並非單爲了遊戲。各顯各的特長，沒有一個會希望被笑的，這是大不敬。除此之外，大家在這里是一個悲哀的儀節，爲了重大的原因。在這里舉動務須合禮，也不要做在人類裏面似的事！

這使約翰害怕起來了。他到處看見讐視的眼光。他和王的親密給他招了許多的讐敵。旋兒將他拉在旁邊：

『我們還是走的好罷，約翰！』他低聲說，『你將這又鬧壞了。是呵，是呵，如果從人類中教育出來的，就那樣！』

他們慌忙從蝙蝠門房的翅子下潛行，走到黑暗的路上。恭敬的火螢等着他們。『你們好好地行樂了麼？』牠問。『你們和上首大王扳談了麼？』

『唉，是的！那是一個有趣的會，』約翰說，『你必須永站在這暗路上麼？』

『這是本身的自由的選擇，』火螢用了悲苦的聲音說。『我再不能參與這樣無聊的集會了。』

『去罷！』旋兒說，『你並不這樣想。』

『然而這是實情。早先——早先有一時，我也曾參與過各種的會，跳舞，徘徊。但現在我是被憂愁埽蕩了，現在……』牠還這樣的激動，至于消失了牠的光。

幸而他們已近洞口，野兔聽得他們臨近，略向旁邊一躲，放進月光來。

他們一到外面野兔的旁邊，約翰說：『那麼，就給我講你的故事罷，火螢！』

『唉！』火螢歎息，『這事是簡單而且悲傷。這不使你們高興。』

『講罷，講牠就是！』大家都嚷起來。

『那麼，你們都知道，我們火螢是極其異乎尋常的東西。是呵，我覺得，誰也不能否認，

我們火螢是一切生物中最有天稟的。』

『何以呢？這我卻願意知道，』野兔說。

火螢渺視地回答道：『你們能發光麼？』

『不，這正不然，』野兔只得贊成。

『那麼，我們發光，我們大家！我們還能夠隨意發光或者熄滅。光是最高的天賦，而一個生物能發最高的光。還有誰要和我們競爭前列麼？我們男的此外還有翅子，並且能夠

飛到幾里遠。」

「這我也不能。」野兔謙遜地自白。

「就因為我們有發光的天賦。」火螢接着說，「別的動物也哀矜我們，沒有鳥來攻擊我們。只有一種動物，是一切中最低級的那個，搜尋我們，還捉了我們去。那就是人，是造物的最蠻橫的出產。」

說到這里，約翰注視着旋兒，似乎不懂牠。旋兒只微笑，並且示意他，教他不開口。

「有一回，我也往來飛翔，一個明亮的迷光，高興地在黑暗的叢莽裏。在寂寞的潮溼的草上，在溝的岸邊。這里生活着她，她的存在，和我的幸福是分不開的。她華美地在藍的碧玉光中燦爛着，當她順着草爬行的時候，很強烈地蠱惑了我的少年的心。我繞着她飛翔，還竭力用了顏色的變換來牽引她的注意。幸而我看出，她已經怎樣地接受了我的敬禮，靦腆地將她的光兒韜晦了。因為感動而發着抖，我知道收斂起我的翅子，降到我的愛者那里去，其時正有一種強大的聲響瀰滿着空中。暗黑的形體近來了。那是人類。我駭怕得奔逃。他們追趕我，還用一種沈重的，烏黑的東西照着我打。但我的翅子擔着我是比他

們的笨重的腿要快一點的。待到我回來的時候……」

講故事的至此停止說話了。先是寂靜的刺激一刹那，——這時三個聽的都惴惴地沈默着，——牠纔接着說：

「你們早經料到了。我的嬌嫩的未婚妻，——一切中最燦爛和最光明的，——她是消失了，給惡意的人們捉去了。閒靜的，潮溼的小草地是踏壞了，而她那在溝沿的心愛的住所是慘淡和荒涼。我在世界上是孤獨了。」

多感的野兔仍舊拉過耳朵來，從眼裏拭去一滴淚。

「從此以後我就改變了。一切輕浮的娛樂我都反對。我只記得我所失掉的她，還想着我和她再會的時候。」

「這樣麼？你還有這樣的希望麼？」野兔高興地問。

「比希望還要切實，我有把握的。在那上面我將再會我的愛者。」

「然而……」野兔想反駁。

「兔兒，」火螢嚴肅地說，「我知道，只有應該在昏暗裏彷徨的，纔會懷疑。然而如果

是看得見的，如果是用自己的眼來看的，那就凡有不確的事于我是一個疑案。那邊！』光蟲說，並且敬畏地仰看着種滿星星的天空，『我在那邊看見她！一切我的祖先，一切我的朋友，以及她，』我看見較之在這地上，更其分明地發着威嚴的光輝。唉，什麼時候我纔能驀地離開這空虛的生活，飛到那誘引着招致我的她那里去呢？唉，什麼時候，什麼時候？候……』

光蟲歎息着，離開牠的聽者，又爬進黑暗的洞裏去了。

『可憐的東西！』野兔說，『我盼望，牠不錯。』

『我也盼望，』約翰贊同着。

『我以為未必，』旋兒說，『然而那倒很動人。』

『愛的旋兒，』約翰說，『我很疲倦，也要睡了。』

『那麼來罷，你躺在這裏我的旁邊，我要用我的氅衣蓋着你。』

旋兒取了他的藍色的小氅衣，蓋了約翰和自己。他們就這樣躺在岡坡的發香的上，彼此緊緊地擁抱着。



「你們將頭放得這麼平，」野兔大聲說，「你們願意枕着我麼？」  
這一個貢獻他們不能拒絕。

「好晚上，母親，」旋兒對月亮說。

於是約翰將金的小鎖匙緊握在手中，將頭靠在好心的野兔的蒙茸的毛上，靜靜地酣睡了。

三

他在那里呢，普烈斯多？——你的小主人在那里呢？——在船上，在蘆葦間醒來的時候，怎樣地喫驚呵！——只剩了自己，——主人是無蹤無影地消失了。這可教人擔心和害怕。——你現在已經奔波得很久，並且不住地奮亢的嗚嗚着尋覓他罷？——可憐的普烈斯多。你怎麼也能睡得這樣熟，且不留心你的主人離了船呢？平常是只要他一動，你就醒了的。你平常這樣靈敏的鼻子，今天不爲你所用了。你幾乎辨不出主人從那里上岸，在這沙岡上也完全失掉了蹤跡。你的熱心的鼻也不幫助你。唉，這絕望！主人去了！無蹤無影地

去了！——那麼，普烈斯多，尋他罷！且住，正在你前面，在岡坡上，——那邊不是躺着一點小小的，暗黑的東西麼？你好好地看一看罷！

那小狗屹立着傾聽了一些時，並且凝視着遠處。於是牠忽然擡起頭來，用了牠四條細腿的全力，跑向岡坡上的暗黑的小點那里去了。

一尋到，卻確是那苦痛的失蹤的小主人，於是牠盡力設法，表出牠的一切高興和感謝來，似乎還不夠。牠搖尾，跳躍，嗚嗚，吠叫，並且向多時尋覓的人嗅着，舔着，將冷鼻子擱在臉上。

『靜靜的罷，普烈斯多，到你的窠裏去！』約翰在半睡中大聲說。

主人有多麼胡塗呵！凡是望得見的地方，沒有一個窠在近處。

小小的睡眠者的精神逐漸清楚起來了。普烈斯多的鼾——這是他每早晨習慣了的。但在他的靈魂之前，還掛着妖精和月光的輕微的夢影，正如丘岡景色上的曉霧一般。他生怕清晨的涼快的呼吸會將這些驅走。『合上眼睛，』他想，『要不然，我又將看見時鐘和地毯，像平日似的。』

但他也躺得很異樣。他覺得他沒有被。慢慢地他小心着將眼睛睜開了一線。  
明亮的光藍的天雲！

于是約翰睜大了眼睛，並且說：『那是真的麼？』是呀！他躺在岡的中間。清朗的日光溫暖他；他吸進新鮮的朝氣去，在他的眼前還有一層薄霧環繞着遠處的山林。他只看見池邊的高高的山毛櫸樹和自家的屋頂伸出在叢碧的上面。蜜蜂和甲蟲繞着他飛鳴；頭上唱着高飛的雲雀，遠處傳來犬吠和遠隔的城市的喧囂。這些都是純粹的事實。

然而他曾經夢見了什麼還是沒有什麼呢？旋兒在那里呢？還有那野兔？  
兩個他都不見。只有普烈斯多坐在他身邊，久候了似的搖着尾巴向他看。

『我真成了夢游者了麼？』約翰自己問。

他的近旁是一個兔窟。這在岡上倒是常有的。他站起來，要去看牠個仔細。在他緊握的手裏他覺得什麼呢？

他攤開手，他從脊骨到腳跟都震悚了。是燦爛着一個小小的，黃金的鎖匙。  
他默默地坐了許多時。

『普烈斯多！』他於是說，幾乎要哭出來，普烈斯多，這也還是實在的！』

普烈斯多一躍而起，試用吠叫來指示牠的主人，牠飢餓了，牠要回家去。

回家麼？是的，約翰沒有想到這一層，他于此也很少掛念。但他即刻聽到幾種聲音叫着他的名字了。他便明白，他的舉動，大家是全不能當作馴良和規矩的，他還須等候那很

不和氣的話。

只一剎時，高興的眼淚化爲恐怖和後悔的眼淚了。但他就想着現是他的朋友和心腹的旋兒，想着妖王的贈品，還想着過去一切的華美的不能否認的真實，他靜靜地，被諸事羈絆着，向回家的路上走。

那遭際是比他所豫料的還不利。他想不到他的家屬有這樣地恐怖和不安。他應該鄭重地認可，永不再是這麼頑皮和大意了。這又給他一個羈絆。『這我不能，』他堅決地說。人們很詫異。他被訊問，懇求，恫嚇。但他卻只想着旋兒，堅持着。只要能保住旋兒的友情，他怕什麼責罰呢——爲了旋兒，他有什麼不能忍受呢。他將小鎖匙緊緊地按在胸前，並且緊閉了嘴唇，每一問，都只用聳肩來作回答。『我不能一定，』他永是說。

但他的父親卻道：『那就不管他罷，這于他太嚴緊了。他必是遇到了什麼出奇的事情。將來總會有講給我們的時候的。』

約翰微笑，沈默着喫了他的奶油麪包，就潛進自己的小屋去。他剪下一段窗幔的繩子，繫了那寶貴的鎖匙，帖身掛在胸前。于是他放心去上學校了。

這一天他在學校裏確是很不行。他做不出他的學課，而且也全不經意。他的思想總是飛向池邊和昨夜的奇異的事件去。他幾乎想不明白，怎麼一個妖王的朋友現在須負做算術和變化動詞的義務了。然而這一切都是真實，周圍的人們于此誰也不知道，誰也不能夠相信或相疑，連那教員都不，雖然他也深刻地瞥着眼，並且也輕蔑地將約翰叫作懶東西。他欣然承受了這不好的品評，還做着懲罰的工作，這是他的疏忽拉給他的。

『他們誰都猜不到。他們要怎樣訶斥我，都隨意罷。旋兒總是我的朋友，而且旋兒于我，勝過所有他們的全羣，連先生都算上。』

約翰的這是不大恭敬的。對於他的同胞的敬意，自從他前晚聽到議論他們的一切劣點之後，卻是沒有加增。

當教員講述着，怎樣只有人類是由上帝給與了理性，並且置于一切動物之上，作為主人的時候，他笑起來了。這又給他博得一個不好的品評和嚴厲的指摘。待到他的鄰座者在課本上讀着下面的話：『我的任性的叔母的年齡是大的，然而較之太陽，沒有伊的那麼大，』——約翰便趕快大聲地叫道：『他的！』（註二）

大家都笑他，連那教員，對於他所說那樣的自負的胡塗，覺得詫異，教約翰留下，並且寫一百回：『我的任性的叔母的年齡是大的，然而較之太陽，沒有伊的那麼大，——較之兩個更大的，然而我的胡塗。』

學生們都去了，約翰孤獨地坐在廣大的校區裏面寫。太陽光愉快地映射進來，在牠的經過的路上使無數白色的塵埃發閃，還在白塗的牆上形成明亮的點，和時間的代謝慢慢地遷移。教員走了，高聲地關了門。當約翰寫到第二十五任性的叔母的時候，一匹小小的，敏捷的小鼠，有着烏黑的珠子眼和綢緞似的小耳朵，無聲地從班級的最遠的角上沿着壁偷偷走來了。約翰一聲不響，怕趕走了那有趣的小動物。但這並不膽怯，徑到約翰

（註二）在和蘭文，太陽是女性的，所以須用『伊』稱『他』便錯。

的座前。牠用細小的明亮的眼睛暫時鋒利地四顧，便敏捷地一跳，到了椅子上，再一跳就上了約翰在寫着字的書桌。

『阿，阿，』他半是自言自語地說，『你倒是一匹勇敢的鼠子。』

『我卻也不知道，我須怕誰，』一種微細的聲音說，那小鼠還微笑似的露出雪白的小牙。

約翰曾經閱歷過許多奇異的事，——但這時卻還是圓睜了眼睛。這樣地在白天而且在學校裏，——這是不可信的。

『在我這里你無須恐怖，』他低聲說，仍然是怕驚嚇了那小鼠，——『你是從旋兒那里來的麼？』

『我正從那里來，來告訴你，那教員完全有理，你的懲罰是恰恰相當的。』

『但是旋兒說的呵，太歸蓋是男性，太陽是我們的父親。』

『是的，然而此外用不着誰知道。這和人類有什麼相干呢。你永不必將這麼精微的事去對人類講。他們太粗。人是一種可駭的惡劣和蠻野的東西，只要什麼到了他的範圍

之內，他最喜歡將一切擒拿和蹂躪。這是我們鼠族從經驗上識得的。」

「但是，小鼠，你爲什麼停在他們的四近的呢，你爲什麼不遠遠地躲到山林裏去呢？」

「唉，我們現在不再能夠了。我們太慣于都市風味了。如果小心着，並且時時注意，避開他們的捕機和他們的沈重的腳，在人類裏也就可以支撐。幸而我們也還算敏捷的。最壞的是人類和貓結了一個聯盟，借此來補救他們自己的蠢笨——這是大不幸。但山林裏卻有梟和鷹，我們會一時都死完。好，約翰，記着我的忠告罷，教員來了！」

「小鼠，小鼠，不要走。問問旋兒，我將我的匙兒怎麼辦呢。我將這帖胸掛在頸子上。土曜日我要換乾淨的小衫，我很怕有誰會看見。告訴我罷，我藏在那里最是穩當呢，愛的小鼠。」

「在地裏，永久在地裏，這是最爲穩當的。要我給你收藏起來麼？」

「不，不要在這里學校裏！」

「那就埋在那邊岡子上。我要通知我的表姊，那野鼠去，教她必須留神些。」



『多謝，小鼠。』

蓬，蓬！教員到來了。這時候，約翰正將他的筆尖浸在墨水裏，那小鼠是消失了。自己想回家的教員，就赦免了約翰四十八行字。

兩日之久，約翰在不斷的憂懼中過活。他受了嚴重的監視，凡有溜到岡上去的機會，都被剝奪了。已經是金曜日，他還在帶着那寶貴的匙兒往來。明天晚上他便須換穿乾淨的小衫，人會發見這匙兒，而且拿了去，——他爲了這思想而戰慄。家裏或園裏他都不敢藏：他覺得沒有一處是够安穩的。

金曜日的晚上了，黃昏已經闖進來。約翰坐在他臥室的窗前，出神地從園子的碧綠的叢草中，眺望着遠處的岡阜。

『旋兒！旋兒！幫助我，』他憂悶地絮叨着。

近旁響着一種輕輕的拍翅聲，他聞到鈴蘭的香味，還忽然聽得熟識的，甜美的聲音。

旋兒靠近他坐在窗沿上，搖動着一枝長梗的鈴蘭。

『你到底來了！——我是這麼渴想你！』約翰說。

『同我走，約翰，我們要埋起你的匙兒。』

『我不能，』約翰慘澹地歎息說。

然而旋兒握了他的手，他便覺得他輕得正如一粒蒲公英的帶着羽毛的種子，在靜穆的晚天裏，飄浮而去了。

『旋兒，』約翰飄浮着說，『我這樣地愛你。我相信，我能爲你放下一切的人們，連普烈斯多！』

旋兒吻他，問道：『連西蒙？』

『阿，我喜歡西蒙與否，這于牠不算什麼。我想，牠以爲這是孩子氣的。西蒙就只喜歡那賣魚的女人，而且這也只在牠肚餓的時候。從你看來，西蒙是一匹平常的貓麼，旋兒？』

『不，牠先前是一個人。』

呼——蓬——一個金蟲（註三）向約翰撞來了。

（註三）舊稱金牛兒，或金龜子，是一種金綠色的甲蟲，食植物的花葉爲害。幼蟲

躲在地裏，白色，食植物的根，俗名地蠶；即舊書上的所謂蠨螋。

『你們不能看清楚一點麼？』金蟲不平地說，『妖精族紛飛着，好像他們將全部的空氣都租去了！會無用到這樣，總是單爲了自己的快樂飄來飄去——而我輩，盡着自己的義務，永是追求着食物，只要能喫多少，便儘量喫多少的，卻被他們趕到路旁去了。』

牠叭叭着飛了開去。

『我們不喫，牠以爲不好麼？』約翰問。

『是呵，金蟲類是這樣的。金蟲以爲這是牠們的最高的義務，大嚼得多。要我給你講一個幼小的金蟲的故事麼？』

『好，講罷，旋兒！』

『曾經有一個好看的幼小的金蟲，是剛從地裏鑽出來的。唔，這是大奇事。牠坐在黑暗的地下一整年，等候着第一個溫暖的夜晚。待到牠從地皮裏伸出頭來的時候，所有的綠葉和鳴禽，都使牠非常慌張了。牠不知道牠究竟應該怎樣開手。牠用了牠的觸角，去摸近地的小草莖，並且扇子似的將這伸開去。於是牠覺得，牠是雄的。牠是牠種族中的一個美麗的模範，有着燦爛的烏黑的前足，厚積塵埃的後腹，和一個胸甲，鏡子似的放光。幸而

不久牠在近處看見了一個別的金蟲，那雖然沒有這樣美，然而前一天已經飛出，因此確是有了年紀的。因為牠這樣地年青，牠便極其謙恭地去叫那一個。

「什麼事，朋友？」那一個從上面問，因為牠看出這一個是新傢伙了，「你要問我道路麼？」

「不，請你原諒，」幼小的謙恭地說，「我先不知道，這里我必須怎樣開頭。做金蟲是應該怎麼辦的？」

「哦，原來，」那一個說，「那你不知道麼？我明白你，我也曾經這樣的。好好地聽罷，我就要告訴你了。金蟲生活的最要義是大嚼。離此不遠有一片貴重的菩提樹林，那是為我們而種的，將牠竭力地勤勉地大嚼，是我們所有的義務。」

「誰將這菩提樹林安置在那里的呢？」年幼的甲蟲問。

「阿，一個大東西，是給我們辦得很好的。每早晨這就走過樹林，有誰大嚼得最多的，這就帶牠去，到一所華美的屋子裏。那屋子是放着清朗的光，一切金蟲都在那里幸福地團聚着的。但要是誰不大嚼，反而整夜向各處紛飛的，他就要被蝙蝠捉住了。」

「那是誰呢？」新傢伙問。

「這是一種可怕的怪物，有着鋒利的牙，牠從我們的後面突然飛來，用殘酷的一嘎咕便喫盡了。」

「甲蟲正在這麼說，牠們聽得上面有清亮的霍的一聲，透了牠們的心髓。」呵，那就是！」長輩大聲說。「你要小心牠，青年朋友。感謝罷，恰巧我通知你了。你的前面有一個整夜，不要耽誤罷。你喫得越少，禍事就越多，會被蝙蝠吞掉的。只有能夠挑選那正經的生活的本分的，纔到有着清朗的光的屋子去。記着罷！正經的生活的本分！」

「年紀大了一整天的那甲蟲，于是在草梗之間爬開去了，並且將這一個惘然地留下。——你知道麼，什麼是生活的本分，約翰？不罷？那幼小的甲蟲也正不知道。這事和大嚼相連，牠是懂得的。然而牠須怎樣，纔可以到那菩提樹林呢？」

「牠近旁豎着一枝瘦長的，有力的草梗，輕輕地在晚風中搖擺。牠就用牠六條彎曲的腿，很堅牢地抓住牠。從下面望去，牠覺得彷彿一個高大的巨靈而且很險峻。但那金蟲還要往上走。這是生活的本分，牠想，並且怯怯地開始了升進。這是緩慢的，牠屢次滑回去，

然而牠向前；當牠終於爬到最高的梢頭，在那上面動盪和搖擺的時候，牠覺得滿足和幸福。牠在那里望見什麼呢？這在牠，似乎看見了全世界。各方面都由空氣環繞着，這是多麼極樂呵！牠儘量鼓起後腹來。牠興致很稀奇！牠總想要升上去！牠在大歡喜中掀起了翅鞘，暫時抖動着網翅。——牠要升上去，永是升上去，——又抖動着牠的翅子，爪子放掉了草梗，而且——阿，高興呀……呼——呼——呼——呼——牠飛起來了——自由而且快樂——到那靜穆的，溫暖的晚空中。——

『以後呢？』約翰問。

『後文並不有趣，我下回再給你講罷。』

他們飛過池子了，兩隻遷延的白胡蝶和他們一同翩躚着。

『這一程往那里去呀，妖精們？』牠們問。

『往大的岡薔薇那里去，那在那邊坡上開着花的。』

『我們和你們一路去！』

從遠處早就分明看見，她有着她的許多嫩黃的，絲軟的花。小蓓蕾已經染得通紅，開

了的花還顯着紅色的條紋，作爲那一時的記號，那時她們是還是蓓蕾的。在寂寞的寧靜中開着野生的岡薔薇，並且將四近滿注了她們的奇甜的香味。這是有如此華美，至使岡妖們的食養，就只靠着她們。胡蝶是在她們上面盤旋，還一朵一朵地去接吻。

『我們這來，是有一件寶貝要託付你們，』旋兒大聲說，『你們肯給我們看管這個麼？』

『爲什麼不呢？爲什麼不呢？』岡薔薇細聲說，『我是不以守候爲苦的——如果不將我移去，我並不要走動。我又有鋒利的刺。』

于是野鼠到了，學校裏的小鼠的表姊，在薔薇的根下掘了一條路。牠就運進鎖匙去。

『如果你要取回去，就應該再叫我。那麼，你就用不着使薔薇爲難。』

薔薇將她的帶刺的枝條交織在進口上，並且鄭重允許，忠實地看管着。胡蝶是見證。第二天的早晨，約翰在自己的牀上醒來了，在普烈斯多的旁邊，在鐘和地毯的旁邊。那繫着鎖匙的掛在他頸上的繩子是消失了。

四

「煞派門！(註四)夏天是多麼討厭的無聊呵！」在老屋子的倉庫裏，很懊惱地一同站着的三個火爐中的一個歎息說——「許多星期以來，我見不到活的東西，也聽不到合理的話。而且這久遠的內部的空虛實在可怕！」

「我這里滿是蜘蛛網，」第二個說，「這在冬天也不會有的。」

「我並且到處是灰塵，如果那黑的人再來的時候，一定要使我羞死。」

幾個燈和火鈎，那些，是因為豫防生鏽，用紙包着，散躺在地上各處的，對於這樣輕率的語氣，都毫無疑義地宣布抗爭。

但談論突然沈默了，因為弓窗已被拉起，衝進一條光線來，直到最暗的角上，而且將全社會都顯出在牠們的塵封的混亂裏面了。

那是約翰，他來了，而且攪擾了牠們的談話。這倉庫常給約翰以強烈的刺激。現在，自

(註四) Saperment, 詈語，表厭惡之意。現在大概僅見于童話中，為非人類所用。



從出了最近的奇事以來，他屢屢逃到那里去。他于此發見安靜和寂寞。那地方也有一個窗，是用抽替關起來的，也望見岡阜的一面。忽然拉開窗抽替，並且在滿是祕密的倉庫之後，驀地看見眼前有遙遠的，明亮的景色，直到那白色的，軟軟地起伏着的連岡，是一種很大的享用。

從那天金曜日的晚上起，早過了三星期了，約翰全沒有見到他的朋友。小鎖匙也去了，他更缺少了並非做夢的證據。他常怕一切不過是幻想。他就沈靜起來，他的父親憂悶地想，約翰從在岡上的那晚以來，一定是得了病。然而約翰是神往于旋兒。

「他的愛我，不及我的愛他麼？」當他站在屋頂窗的旁邊，眺望着綠葉繁花的園中時，他瑣屑地猜想着，「他爲什麼不常到我這里來，而且已經很久了？倘使我能夠……但他也許有許多朋友罷。比起我來，他該是更愛那些罷……我沒有別的朋友，——一個也沒有。我只愛他。愛得很！唉，愛得很！」

他看見，一羣雪白的鴿子的飛翔，怎樣地由蔚藍的天空中降下，這原是以可聞的鼓翼聲，在房屋上面盤旋的。那彷彿有一種思想驅遣着牠們，每一瞬息便變換方向，宛如要

在牠們所浮游着的夏光和夏氣的大海裏，成了排豪飲似的。

牠們忽然飛向約翰的屋頂窗前來，用了各種的鼓翼和抖翅，停在房簷上，在那里牠們便忙碌地格磔着，細步往來。其中一匹的翅上有一枝紅色的小翎。牠拔而又拔，拔得很長久，待到牠拔到嘴裏的時候，牠便飛向約翰，將這交給他。

約翰一接取，便覺得他這樣地輕而且快了，正如一個鴿子。他伸開四肢，鴿子飛式的飛起來，約翰並且漂浮在牠們的中央，在自由的空氣中和清朗的日光裏。環繞着他的更無別物，除了純淨的藍碧和潔白的鴿翅的閃閃的光輝。

他們飛過了林中的大花園，那茂密的樹梢在遠處波動，像是碧海裏的波濤。約翰向下看，看見他父親坐在住房的暢開的窗邊；西蒙是拳着前爪坐在窗臺上，並且曬太陽取暖。

『他們看見我沒有？』他想，然而叫呢他卻不敢。

普列斯多在園子裏奔波，遍嗅着各處的草叢，各坐的牆後，還抓着各個溫室的門戶，想尋出小主人來。

『普烈斯多！普烈斯多！』約翰叫着。小狗仰視，便搖尾，而且訴苦地呻吟。

『我回來，普烈斯多！等着就是！』約翰大聲說，然而他已經離得太遠了。

他們飄過樹林去，烏鴉在有着牠們的窠的高的枝梢上，啞啞地叫着飛翔。這正是盛夏，滿開的菩提樹花的香氣，雲一般從碧林中升騰起來。在一枝高的菩提樹梢的一個空巢裏，坐着旋兒，額上的他的冠是旋花的花托，向約翰點點頭。

『你到這裏了？這很好，』他說。『我教迎取你去了。我們就可以長在一處，——如果你願意。』

『我早願意，』約翰說。

他于是謝了給他引導的友愛的鴿子，和旋兒一同降到樹林中。

那地方是涼爽而且多蔭。鶻鷄幾乎永是唿哨着這一套，但也微有一些分別。

『可憐的鳥兒，』旋兒說，『先前牠是天堂鳥。這你還可以從牠那特別的黃色的翅子上認出來，——但牠改變了，而且被逐出天堂了。有一句話，這句話能夠還給牠原先的華美的衣衫，並且使牠再回天堂去。然而牠忘卻了這句話。現在牠天天在試驗，想再覓得

牠。雖然有一兩句的類似，但都不是正對的。」

無數飛蠅在穿過濃陰的日光中，飛揚的品粒似的營營着。人如果留神傾聽，便可以聽出，牠們的營營，宛如一場大的，單調的合奏，充滿了全樹林，彷彿是日光的歌唱。

繁密的深綠的莓苔蓋着地面，而約翰又變得這麼小了，他見得這像是大森林區域裏的一座新林。幹子是多麼精美，叢生是多麼茂密。要走通是不容易的，而且苔林也顯得非常之大。

于是他們到了一座螞蟻的橋梁。成百的螞蟻忙忙碌碌地在四處走，——有幾個在顎間啣着小樹枝，小葉片或小草梗。這是有如此雜沓，至使約翰幾乎頭暈了。

許多工夫之後，他們纔遇到一個螞蟻，願意和他們來談天。牠們全體都忙于工作。他們終于遇見一個年老的螞蟻，那差使是爲着看守細小的蚜蟲的，螞蟻們由此得到牠們的甘露。因爲牠的畜羣很安靜，牠已經可以顧及外人了，還將那大的窠指示給他們。窠是在一株大樹的根上蓋造起來的，很寬廣，而且包含着百數的道路和房間。蚜蟲牧者加以說明，還引了訪問者往各處，直到那有着孱弱的幼蟲，從白色的襁褓中匍匐而出的兒童

室。約翰是驚訝而且狂喜了。

年老的螞蟻講起，爲了就要發生的軍事，大家正在強大的激動裏。對於離此不遠的別一蟻羣，要用大的強力去襲擊，掃蕩窠巢，劫奪幼蟲或者殺戮；這是要盡全力的，大家就必須豫先準備那最爲切要的工作。

「爲什麼要有軍事呢？」約翰說，「這我覺得不美。」

「不然，不然！」看守者說，「這是很美的可以讚訟的軍事。想罷，我們要去攻取的是戰鬥螞蟻呵；我們去，只爲殲滅牠們這一族，這是很好的事業。」

「你們不是戰鬥螞蟻麼？」

「自然不是！你在怎樣想呢？我們是平和螞蟻。」

「這是什麼意思呢？」

「你不知道這事麼？我要告訴你。有那麼一個時候，因爲一切螞蟻常常戰爭，免于大戰的日子是沒有的。于是出了一位好的有智慧的螞蟻，牠發見，如果螞蟻們彼此約定，從此不再戰爭，便將省去許多的勞力。待到牠一說，大家覺得這特別，並且就因爲這原因，大

家開始將牠咬成小塊了。後來又有別的螞蟻們，也像牠一樣的意思。這些也都被咬成了小塊。然而終於，這樣的是這麼多，至使這咬斷的事，在別個也成了太忙的工作。從此牠們便自稱平和螞蟻，而且都主張，那第一個平和螞蟻是不錯的；有誰來爭辯，牠們這邊便將牠撕成小塊子。這模樣，所有螞蟻就幾乎都成了平和螞蟻了，那第一個平和螞蟻的殘體，還被慎重而敬畏地保存起來。我們有着頭顱，是真正的。我們已經將別的十二個自以為有真頭的部落毀壞，並且屠戮了。牠們自稱平和螞蟻，然而自然倒是戰鬪螞蟻，因為真的頭為我們所有，而平和螞蟻是只有一個頭的。現在我們就要動手，去殲除那第十三個。這確是一件好事業。」

『是呵，是呵，』約翰說，『這很值得注意！』

他本有些怕起來了，但當他們謝了懇切的牧者並且作過別，遠離了螞蟻民族，在羊齒草叢的陰涼之下，休息在一枝美麗的彎曲的草梗上的時候，他便覺得安靜得許多了。

『阿！』約翰歎息，『那是一個渴血的胡塗的社會！』

旋兒笑着，一上一下地低昂着他所坐的草梗。

『阿！』他說，『你不必責備牠們胡塗。人們若要聰明起來，還須到螞蟻那里去。』

于是旋兒指示約翰以樹林的所有的神奇，——他們倆飛向樹梢的禽鳥們，又進茂密的叢莽，下到土撥鼠的美術的住所，還看老樹腔裏的蜂房。

末後，牠們到了一個圍着樹叢的處所。成堆成阜地生着忍冬藤。繁茂的枝條到處蔓延在灌木之上，羣綠裏盛裝着馥郁的花冠。一隻吵鬧的白頰鳥，高聲地唧唧足足着，在嫩枝間跳躍而且鼓翼。

『給我們在這裡過一會罷，』約翰請託，『這裡是美觀的。』

『好，』旋兒說，『你也就要看見一點可笑的。』

地上的草裏，站着藍色的鈴蘭。約翰坐在其中的一株的近旁，並且開始議論那蜜蜂和胡蝶。這些是鈴蘭的好朋友，因此這談天就像河流一般。

但是，那是什麼呢？一個大影子來到草上，還有彷彿白雲似的東西在鈴蘭上面飄下來。約翰幾乎來不及免于粉身碎骨，——他飛向那坐在盛開的忍冬花裏的旋兒。他這纔看出，那白雲是一塊手巾，——並且，蓬！——在手巾上，也在底下的可憐的鈴蘭上，坐下了

一個肥胖的太太。

他無暇憐惜牠，因為聲音的喧譁和樹枝的騷擾充滿了林中的隙地，而且，來了一大堆人們。

『那就，我們要笑了，』旋兒說。

於是他們來了，那人類，——女人們手裏拿着籃子和傘，男人們頭上戴着高而硬的黑帽子。他們幾乎統是黑的，漆黑的。他們在晴明的碧綠的樹林裏，很顯得特殊，正如一個大而且醜的墨汗，在一幅華美的圖畫上。

灌木被四散衝開，花朵踏壞了。又攤開了許多白手巾，柔順的草莖和忍耐的莓苔是歎息着在底下擔負，還恐怕遭了這樣的打擊，從此不能復元。

雪茄的煙氣在忍冬叢上蜿蜒着，凶惡地趕走牠們的花的柔香。粗大的聲音嚇退了歡樂的白頰鳥的鳴噪，這在恐怖和忿怒中唧唧地叫着，逃向近旁的樹上去了。

一個男人從那堆中站起來，並且安在岡尖上。他有着長的，金色的頭髮和蒼白的臉。他說了幾句，大家便都大張着嘴，唱起歌來，有這麼高聲，致使烏鴉們都嘎嘎地從牠們的



窠巢飛到高處，還有好奇的野兔，本是從岡邊上過來看一看的，也喫驚地跑走，並且直跑至整一刻鐘之久，纔又安全地到了沙岡。

旋兒笑了，用一片羊齒葉抵禦着雪茄的煙氣；約翰的眼裏含了淚，卻並不是因爲煙。

『旋兒，』他說，『我要走開，有這麼討厭和喧鬧。』

『不，我們還該停留。你就要笑，還有許多好玩的。』

唱歌停止了，那蒼白男人便起來說話。他大聲嚷，要使大家都懂得，但他所說的，卻過于親愛。他稱人們爲兄弟和姊妹，並且議論那華美的天然，還議論造化的奇蹟，論上帝的日光，論花和禽鳥。

『這叫什麼？』約翰問。『他怎麼說起這個來呢？他認識你麼？他是你的朋友麼？』

旋兒輕蔑地搖那戴冠的頭。

『他不認識我，——太陽，禽鳥，花，也一樣地很少。凡他所說的，都是謊。』

人們十分虔敬地聽着，那坐在藍的鈴蘭上面的胖太太，還哭出來了好幾回，用她的衣角來拭淚，因爲她沒有可使的手巾。

蒼白的男人說，上帝爲了他們的聚會，使太陽這樣快活地照臨。旋兒便訕笑他，並且從密葉中將一顆榲樹子擲在他的鼻子上。

『他要換一個別的意見，』他說，『我的父親須爲他們照臨，——他究竟妄想着什麼！』

但那蒼白的男人，卻因爲要防這彷彿從空中落下來似的榲樹子，正在冒火了。他說得很長久，越久，聲音就越高。末後，他臉上是青一陣紅一陣，他捏起拳頭，而且嚷得這樣響，至于樹葉都發抖，野草也嚇得往來動搖。待到他終於再平靜下去的時候，大家卻又歌唱起來了。

『呸，』一隻白頭鳥，是從高樹上下來看看熱鬧的，說，『這是可驚的胡鬧！倘是一羣牛們來到樹林裏，我倒還要喜歡些。聽一下子罷，呸！』

唔，那白頭鳥是懂事的，也有精微的鑒別。

歌唱之後，大家便從籃子，盒子和紙兜裏拉出各種食物來。許多紙張攤開了，小麪包和香橙分散了。也看見瓶子。

于是旋兒便召集他的同志們，並且開手，進攻這醜惡的團體。

一匹大膽的蝦蟆跳到一個年老的小姐的大腿上，緊靠着她正要咀嚼的小麪包，並且停在那里，似乎在驚異牠自己的冒險。這小姐發一聲大叫，驚愕地凝視着攻擊者，自己卻不敢去觸牠。這勇敢的例子得了倣倣。碧綠的青蟲們大無畏地爬上了帽子，手巾和小麪包，到處散佈着愁悶和驚疑，大而胖的十字蜘蛛將燦爛的絲放在麥酒杯上，頭上以及頸子上，而且在牠們的襲擊之後，總接着一聲尖銳的叫喊；無數的蠅直衝到人們的臉上來，還爲着好東西犧牲了牠們的生命，牠們倒栽在食品和飲料裏，因爲牠們的身體連東西也弄得不能享用了。臨末，是來了看不分明的成堆的螞蟻，隨處成百地攻擊那敵人，不放一個人在這裏做夢。這卻匿起了混亂和驚惶！男人們和女人們都慌忙從壓得那麼久了的莓苔和小草上跳起來；——那可憐的小藍鈴兒也被解放了，靠着兩匹螞蟻在胖太太的大腿上的成功的襲擊。絕望更加厲害了。人們旋轉着，跳躍着，想在很奇特的態度中，來避開他們的追擊者。蒼白的男人抵抗了許多時，還用一枝黑色的小棍，憤憤地向各處打；然而兩匹勇敢的螞蟻，那是什麼兵器都會用的，和一個胡蜂，鑽進他的黑褲子，在腿肚

上一刺，使他失了戰鬥的能力。

這快活的太陽也就不能久駐，將他的臉藏在一片雲後面了。大雨淋着這戰鬥的兩黨。彷彿是因爲雨，地面上突然生出大的黑的地菌的森林來似的。這是張開的雨傘。幾個女人將衣裳蓋在頭上，於是分明看見白的小衫，白鞵的腿和不帶高跟的鞋子。不，旋兒覺得多麼好玩呵！他笑得必須緊抓着花梗了。

雨越下越密了，牠開始將樹林罩在一個灰色的發光的網裏。紛紛的水露，從傘上，從高帽子上，以及水甲蟲的甲殼一般發着閃的黑衣服上直流下來，鞋在濕透的地上劈劈拍拍地響。人們於是交卸了，並且成了小羣默默地退走。只留下一堆紙，空瓶子和橙子皮，當作他們訪問的無味的遺蹤。樹林中的空曠的小草地上，便又寂寂與安靜起來，即刻只聽得獨有雨的單調的淅瀝。

『唔，約翰，我們也見過人類了，你爲什麼不也譏笑他們呢？』

『唉，旋兒，所有人們都這樣的麼？』

『阿！有些個還要惡得多，壞得多呢。他們常常狂躁和胡鬧，凡有美麗和華貴的，便毀

滅牠。他們砍倒樹木，在他們的地方造起笨重的四角的房子來。他們任性踏壞花朵們，還爲了他們的高興，殺戮那凡有在他們的範圍之內的各動物。他們一同盤據着的城市裏，是全都汙穢和烏黑，空氣是渾濁的，且被塵埃和煙氣毒掉了。他們是太疏遠了天然和他們的同類，所以一回到天然這里，他們便做出這樣的瘋顛和悽慘的模樣來。」

「唉，旋兒，旋兒！」

「你爲什麼哭呢，約翰？你不必因爲你是生在人類中的，便哭。我愛你，我是從一切別的裏面，將你選出來的。我已經教你懂得禽鳥和胡蝶和花的觀察了。月亮認識你，而這好的柔和的大地，也愛你如牠的最愛的孩子一般。我是你的朋友，你爲什麼不高興的呢？」

「阿，旋兒！我高興，我高興的！但我仍要哭，爲着一切的這人類！」

「爲什麼呢？——如果這使你憂愁，你用不着和他們在一處。你可以住在這里，並且永久追隨着我。我們要在最密的樹林裏盤桓，在寂寞的，明朗的沙岡上，或者在池邊的蘆葦裏。我要帶你到各處去，到水底裏，在水草之間，到妖精的宮闕裏，到小鬼頭（註五）的住

（註五）Heinzelmännchen，身軀矮小的精怪。

所裏。我要同你飄泛，在曠野和森林上，在遠方的陸地和海面上。我要使蜘蛛給你織一件衣裳，並且給你翅子，像我所生着的似的。我們要靠花香爲生，還在月光中和妖精們跳舞。秋天一近，我們便和夏天一同遷徙，到那繁生着高大的椰樹的地方，彩色的花繖掛在峯頭，還有深藍的海面在日光中燦爛，而且我要永久講給你童話。你願意麼，約翰？」

「那我就可以永不住在人類裏面了麼？」

「在人類裏忍受着你的無窮的悲哀，煩惱，艱窘和憂愁。每天每天，你將使你苦辛，而且生活的重擔底下歎息，他們會用了他們的粗獷，來損傷或窘迫你柔弱的靈魂，他們將使你無聊和苦惱到死。你愛人類過于愛我麼？」

「不，不！旋兒，我要留在你這裏！」

他就可以對旋兒表示，他怎樣地很愛他。他願意將一切和所有自己這一面的拋棄和遺忘：他的小房子，他的父親和普烈斯多。高興而堅決地他重述他的願望。

雨停止了，在灰色的雲底下，閃出一片歡喜的微笑的太陽光，經過樹林，照着濕而發光的樹葉，還照着在所有枝梗上閃爍，並且裝飾着張在槲樹枝間的蛛網的水珠。從叢草

中的濕地上，騰起一道淡淡的霧氣來，夾帶着千數甘美的夢幻的香味。白頭鳥這時飛上了最高的枝梢，用着簡短的，親密的音節，爲落日歌唱，——彷彿牠要試一試，怎樣的歌，纔適宜于這嚴肅的晚靜，和爲下墮的水珠作溫柔的同伴。

『這不比人聲還美麼，約翰？是的，白頭鳥早知道敲出恰當的音韻了。這里一切都是諧和，一個如此完全的，你在人類中永遠得不到。』

『什麼是諧和，旋兒？』

『這和幸福是一件事。一切都向着牠努力。人類也這樣。但他們總是弄得像那想捉胡蝶的兒童。正因爲他們的拙笨的努力，卻將牠驚走了。』

『我會在你這里得到諧和麼？』

『是的，約翰！——那你就應該將人類忘卻。生在人類裏，是一個惡劣的開端，然而你還幼小，——你必須將在你記憶上的先前的人間生活，一一除去；這些都會使你迷惑和錯亂，紛爭，零落；那你就好像我所講的幼小的金蟲一樣了。』

『牠後來怎樣了呢？』

「牠看見明亮的光，那老甲蟲說起過的；牠想，除了即刻飛往那里之外，牠不能做什麼較好的事了。牠直線地飛到一間屋，並且落在人手裏。牠在那里受苦至三日之久；牠坐在紙匣裏，——人用一條線繫在牠腿上，還使牠這樣地飛，——于是牠掙脫了，並且失去了一個翅子和一條腿，而且終於——其間牠無助地在地毯上四處爬，也徒勞地試着往那園裏去——被一隻沈重的腳踏碎了。一切動物，約翰，凡是在夜裏到處彷徨的，正如我們一樣，是太陽的孩子。牠們雖然從來沒有見過牠們的晃耀的父親，卻仍然永是引起一種不知不覺的記憶，向往着發光的一切。千數可憐的幽暗的生物，就從這對於久已遷移和疏遠了的太陽的愛，得到極悲慘的死亡。一個不可解的，不能抗的衝動，就引着人類向那毀壞，向那警起他們而他們所不識的大光的幻像那里去。」

約翰想要發問似的仰視旋兒的眼。但那眼卻幽深而神祕，一如衆星之間的黑暗的天。

「你想上帝麼？」他終於戰戰兢兢地問。

「上帝？」——這幽深的眼睛溫和地微笑。——「只要你說出話來，約翰，我便知道



你所想的是什麼。你想那牀前的椅子，你每晚上在牠前面說那長的禱告的，——想那教堂窗上的綠絨的幃幔，你每日曙日的早晨看得牠這麼長久的，——想那你的讚美歌書的花紋字母，——想那帶着長柄的鈴包，（註六）——想那壞的歌唱和薰蒸的人氣。你用了那一個名稱所表示的，約翰，是一個可笑的幻像，——不是太陽而是一盞大的煤油燈，成千成百的飛蟲兒在那上面無助地緊黏着。」

「但這大光是怎麼稱呼呢，旋兒？我應該向誰禱告呢？」

「約翰，這就像一個黴菌問我，這帶着牠旋轉着的大地，應當怎樣稱呼。如果對於你的詢問有回答，那你就將懂得牠，有如蚯蚓之于羣星的音樂了。禱告呢，倒是願意教給你的。」

旋兒和那在沈靜的驚愕中，深思着他的話的小約翰，飛出樹林，這樣高，至于沿着岡邊，分明見得是長的金閃閃的一線。他們再飛遠去，變幻的成影的丘岡景色都在他們的眼下飛逝，而光的線是逐漸寬廣起來。沙岡的綠色消失了，岸邊的蘆葦見得黯淡，也如特

（註六）Klingelbeutel，教堂所用，募捐的器具。

別的淺藍的植物，生長其間。又是一排連岡，一條伸長的，狹窄的沙線，于是就是那廣遠的雄偉的海。——藍的是寬大的水面，直到遠處的地平線，在太陽下，卻有一條狹的線發着光，閃出通紅的晃耀。

一條長的，白的飛沫的邊鑲着海面，宛如黃鼬皮上，鑲了藍色的天鵝絨。

地平線上分出一條柔和的，天和水的奇異的界線。這像是一個奇蹟：直的，且是彎的，截然的，且是游移的，分明的，且是不可捉摸的。這有如曼長而夢幻地響着的琴聲，似乎繞繞着，然而且是消歇的。

于是小約翰坐在沙阜邊上眺望——長久地不動地沈默着眺望，——一直到他彷彿應該死，彷彿這宇宙的大的黃金的門莊嚴地開開了，而且彷彿他的小小的靈魂，徑飄向無窮的最初的光線去。

一直到從他那圓睜的眼裏涌出的人世的淚，幕住了美麗的太陽，並且使那天和地的豪華，回向那暗淡的，顫動的黃昏裏……

『你須這樣地禱告！』其時旋兒說。

五

你當晴明的秋日，在樹林裏徘徊沒有當太陽如此沈靜和明朗，在染色的葉子上發光，當樹枝蕭騷着，枯葉在你的腳下顫抖着的時候。

于是樹林顯得很疲倦，——牠只是還能夠沈思，並且生活在古老的記憶裏。一片藍色的霧圍住牠，有如一個夢挾着滿是神祕的絢爛。還有那明晃晃的秋絲，飄泛在空氣裏懶懶地迴旋，像是美麗的，沈靜的夢。

單在莓苔和枯葉之間的濕地上，這時就驟然而且曖昧地射出菌類的奇異的形像來。許多胖的，不成樣子而且多肉，此外是長的，還是瘦長，帶着有箍的柄和染得亮晶晶的帽子。這是樹林的奇特的夢。

于是在朽爛的樹身上，也看見無數小小的白色的小幹，都有黑的小尖子，像燒過似的。有幾個聰明人以爲這是一種香菌。約翰卻學得一個更好的：

那是燭。牠們在沈靜的秋夜燃燒着，小鬼頭們便坐在旁邊，讀着細小的書。

這是在一個極其沈靜的秋日，旋兒教給他的，而且約翰還飲着夢興，其中含有從林地中升騰起來的熏蒸的氣息。

『爲什麼這槲樹的葉子帶着這樣的黑斑的呢？』

『是呵，這也是小鬼頭們弄的，』旋兒說。『倘若他們夜裏寫了字，就將他們小墨水瓶裏的剩餘灑在葉子上。他們不能容忍這樹。人從槲樹的木材做出十字架和鈴包的柄來。』

對於這細小的精勤的小鬼頭們，約翰覺得新奇了，他還請旋兒允許，領他去見他們之中的一個去。

他已經和旋兒久在一處了，在他的新生活中，非常幸福，使他對於忘卻一切舊事物的誓約，很少什麼後悔。他沒有寂寞的一剎那，一寂寞是常會後悔的。旋兒永不離開他，跟着他就到處都是鄉里。他安靜地在掛在碧綠的蘆幹之間的，葦雀的搖動的窠巢裏睡眠，雖然葦雀也大叫，或者烏鴉報凶似的啞啞着。他在瀟瀟的大雨或怒吼的狂風中，並不覺得恐怖，他就躲進空樹或野兔的洞裏去，或者他鑽在旋兒的小氅衣下，如果他講童話，

他還傾聽他的聲音。

于是他就要看見小鬼頭了。

這是適宜的日子。太沈靜，太沈靜。約翰似乎已經聽到他們的細語和足音了，然而還是正午。禽鳥們是走了，都走了，只有啞雀還饑着深紅的莓果。一匹是落在圈套裏被捕了，牠張了翅子掛在那里，而且掙扎着，直到那緊緊夾住的爪子幾乎撕開。約翰即刻去放了牠，高興地啾唧着，牠迅速地飛去了。

菌類是彼此都陷在熱烈的交談中。

『看看我罷，』一個肥胖的鬼菌說。『你們見過這樣的麼？看罷，我的柄是多麼肥，多麼白呀，我的帽子是多麼亮呀。我是一切中最大的。而且在一夜裏。』

『哼！』紅色的捕蠅菌說，『你真蠢。這樣穠色和粗糙。而我卻在蘆幹一般的我的苗條的柄上搖擺。我華美地紅得像烏莓，還美麗地加了點。我比一切都美。』

『住口！』早就認識牠們的約翰說，『你們倆都是毒的。』

『這是操守，』捕蠅菌說。

『你大概是人罷？』肥胖者譏笑地嘮叨着，『那我早就願意了，你喫掉我！』約翰果然不喫。他拿起一條枯枝來，插進那多肉的帽裏去。這見得很滑稽，其餘的一切都笑了。還有一羣微弱的小菌，有着櫻色的小頭，是大約兩小時內一同鑽出來的，並且往外直衝，爲要觀察這世界。那鬼菌因爲憤怒變成藍色了。這也正表白了牠是有毒的種類。

在四尖的腳凳上，伸起牠們的圓而腫起的小頭。有時就用那圓的小頭上的嘴裏的極細的塵土，噴成一朶櫻色的小雲彩。那塵土落在溼地上，就有黑土組成的線，而且第二年便生出成百的新的地星來。

『怎樣的一個美的生存呵！』牠們彼此說。『揚塵是最高生活目的。生活幾多時，就揚塵幾多時，是怎樣的幸福呵！』

于是牠們用了深信的嚮往，將小小的塵雲驅到空氣中。

『他們對麼，旋兒？』

『爲什麼不呢？牠們那里還能夠更高一點呢？牠們並不多要求幸福，因爲此外牠們

再不能够了。』

夜已深，樹影都飛進了一律的黑暗裏的時候，充滿祕密的樹林的震動沒有停。在草和叢莽中間，處處有小枝們瑟瑟着，格格着，枯的小葉子們簌簌着。約翰感覺着不可聞的鼓翼的風動，且知道不可辨的東西來到近旁了。現在他卻聽得有分明的聲音在細語，還有腳在細步地跳躍了。看哪，叢莽的黑暗的深處，正有一粒小小的藍的火星在發光，而且消失了。那邊又一粒，而且又一粒！靜着……倘若他留神傾聽，便聽得樹葉裏有一種簌簌聲，就在他極近旁，——靠近那黑暗的樹幹的所在。這藍的小光就從牠後面起來，並且停在尖上了。

現在約翰看見到處閃着火光；牠們在黑暗的枝柯間飄浮，小跳着吹到地面，還有大的閃爍的一堆，如一個愉快的火，在衆星間發亮。

『這是什麼火呢？』約翰問。『這燒得輝煌。』

『這是一個朽爛的樹幹，』旋兒說。

他們走向一粒沈靜的，明亮的小光去。

『那我就給你介紹將知（註七）了。他是小鬼頭們中最年老，且最伶俐的。』

約翰臨近的時候，他看見他坐在他的小光旁邊。在藍色的照映中，可以分明地辨別打皺的臉帶着灰色的鬚鬚；他蹙着眉頭，高聲地誦讀着。小頭上戴一頂槲斗的小帽還插一枝小翎，——前面坐着一個十字蜘蛛，並且對他傾聽。

待到他們倆接近時，小鬼頭便揚起眉毛來看，卻不從他的小書上擡頭。十字蜘蛛爬去了。

『好晚上，』小鬼頭說；『我是將知。你們倆是誰呢？』

『我叫約翰。我很願意和你相識，你在那里讀什麼呢？』

『這不合于你的耳朵，』將知說，『這僅只是爲那十字蜘蛛的。』

『也給我看一看罷，愛的將知，』約翰懇求說。

『這我不可以。這是蜘蛛的聖書，我替牠們保存着的，並且永不得交在別一個的手裏。我有神聖的文件，那甲蟲的和胡蝶的，刺猬的，土撥鼠的，以及凡有生活那這里的一切

（註七）Wistik, 德譯 Wüstich, 『我將知道』之意。



的。牠們不能都讀，倘牠們想要知道一些，我便讀給牠們聽。這于我是一個大大的光榮，一個信任的職位，你懂麼？」

那小男人屢次十分誠懇地點頭，且向高處伸上一個示指去。

『你剛纔做了什麼了呢？』

『講那塗鴉潑刺的故事。那是十字蜘蛛中的大英雄，很久以前活着的，而且有一個網，張在三顆大樹上，牠還在那里一日裏捉獲過一千二百匹飛蠅們。在塗鴉潑刺時代以前，蜘蛛們是都不結網，單靠着草和死動物營生的；塗鴉潑刺卻是一個明晰的頭腦，並且指出，活的動物也都爲着蜘蛛的食料而創造。其時塗鴉潑刺又靠着繁難的計算，發明了十分精美的網，因爲牠是一位偉大的數學家。于是十字蜘蛛纔結牠的網，線交線，正如牠所傳授的一樣，只是小得多。因爲蜘蛛的族類也很變種了。塗鴉潑刺曾在牠的網上捉獲過大禽鳥，還殺害過成千的牠自己的孩子們，——這曾是一個大的蜘蛛呵！末後，來了一陣大風，便拖着塗鴉潑刺和牠的網帶着緊結着網的三顆樹，都穿過空中，到了遠方的樹林裏，在那里牠便永被崇拜了，因了牠的大凶心和牠的機巧。』

『這都是真實麼？』約翰問。

『那是載在這書兒上的，』將知說。

『你相信這些麼？』

小鬼頭細着一隻眼，且將示指放在鼻子上。

『在別種動物的聖書裏，也曾講過塗鴉潑刺的，牠被稱爲一個剽悍的和卑劣的怪物。我于此不加可否。』

『可也有一本地祇的書兒呢，將知？』

將知微微懷疑地看定了約翰。

『你究竟是一個什麼東西呢，約翰？你有點——有點是人似的，我可以說。』

『不是，不是！放心罷，將知，』旋兒說，『我們是妖。約翰雖然先前常在人類裏往來，但你可以相信他。這于他無損的。』

『是呵，是呵！那很好，然而我倒是最賢明的，我並且長久而勤勉地研究過，直到知道了我現今所知道的一切。因了我的智慧，我就必須謹慎。如果我講得太多，就毀

損我的名聲。」

「你以為在什麼書兒上，是記着正確的事的呢？」

「我曾經讀得很不少，但我卻不信我讀過這些書。那須不是妖精書，也不是地祇書。然而那樣的書兒是應該存在的。」

「那是人類書麼？」

「那我不知道，但我不大相信，因為真的書兒是應該能致大幸福和大太平的——在那上面，應該詳細地記載着，為什麼一切是這樣的，像現狀這樣。那就誰也不能再多問或多希望了。人類還沒有到這地步，我相信。」

「阿，實在的，」旋兒笑着說。

「然而也真有這樣的一本書兒麼？」約翰切望地問。

「有，有！」小鬼頭低聲說，「那我知道，——從古老的，古老的傳說。靜着呀！我又知道，牠在那里，誰能夠覓得牠。」

「阿，將知！將知！」

「爲什麼你還沒有呢？」旋兒問。

「只要耐心，——這就要來了。幾個條件我還沒有知道。但不久我就要覓得了。我會畢生爲此工作而且向此尋求。因爲一覓得，則生活將如晴明的秋日，上是藍色的天而周圍是藍色的霧；但沒有落葉簌簌着，沒有小枝格格着，也沒有水珠點滴着；陰影將永不變化，樹梢的金光將永不慘淡。誰會讀過這書，則凡是于我們顯得明的，將是黑暗，凡是于我們顯得幸福的，將是憂愁。是的，我都知道，而且我也總有一回要覓得牠。」

那山鬼很高地揚起眉毛，并且將手指擱在嘴上。

「將知，你許能教給我罷。」約翰提議道，但他還未說完，便覺得有猛烈的風的一突，還看見一個又大又黑的形像，在自己前面迅速而無聲地射過去了。

他回顧將知時，他還及見一隻細小的腳怎樣地消沒在樹幹裏，撲哧！小鬼頭連那書兒都跳進他的洞裏去了。小光燒得漸漸地微弱了，而且忽然消滅了。那是非常奇特的燭。

「那是什麼？」在暗中緊握着旋兒的約翰問。

「一個貓頭鷹，」旋兒說。

兩個都沈默了好些時。約翰于是問道：『將知所說的，你相信麼？』

『將知卻並不如他所自負似的伶俐。那樣的書他永遠覓不到，你也覓不到的。』

『然而有是有的罷？』

『那書兒的存在，就如你的影子的存在，約翰。你怎樣地飛跑，你怎樣地四顧着想攫取，也總不能抓住或拿回。而且你終于覺着，你是在尋覓自己呢。不要做馱子，並且忘掉了那山鬼的胡說罷！我願意給你講一百個更好的故事呢。同我來，我們不如到林邊去，看我們的好父親怎樣地從睡覺的草上，揭起那潔白的，絲軟的露被來罷。同來呵！』

約翰走着，然而他不懂旋兒的話，也不從他的忠告。他看見燦爛的秋晨一到黎明，便想那書兒，在那上面，是寫着爲什麼一切是這樣，像現狀這樣的，——他並且低聲自己反覆着說道：『將知！將知！』

## 六

從此以後，他在樹林中和沙阜上，旋兒的旁邊，似乎不再那麼高興和自得了。凡有旋

兒所講述和指示的，都不能滿足他的思想。他每次必想那小書，但議論卻不敢。他所看見的，也不再先前似的美麗和神奇了。雲是這樣地黑而重，使他恐怖，彷彿就要從頭上壓下來。倘秋風不歇地搖撼和鞭扑這可憐的疲倦的林木，致使淺綠的葉腹，翻向上邊，以及黃色的柯葉和枯枝在空氣中飄搖時，也使他覺得悲痛。

旋兒所說的，于他不滿足。許多是他不懂，即使提出一個，他所日夜操心的問題來，他也永是得不到圓滿分明的答案。他于是又想那一切全都這樣清楚和簡單地寫着的小書，想那將來的永是清明而沈靜的秋日。

『將知！將知！』

『約翰，我怕你終于還是一個人，你的友情也正如人類的一樣，——在我之後和你說話的第一個，將你的信任全都奪去了。唉，我的母親一點也不錯。』

『不，旋兒！你卻聰明過于將知，你也聰明如同小書。你爲什麼不告訴我一切的呢？就看罷！爲什麼風吹樹木，至使牠們必須彎而又彎呢？牠們不能再，——最美的枝條折斷，成百的葉兒紛墜，縱然牠們也還碧綠和新鮮。牠們都這樣地疲乏，也不再能夠支撐了，但仍』

然從這粗野的惡意的風，永是從新的搖動和打擊。爲什麼這樣的呢？風要怎樣呢？

『可憐的約翰！這是人的議論呵！』

『使牠靜着罷，旋兒。我要安靜和日光。』

『你的質問和願望都很像一個人，因此既沒有回答，更沒有滿足。如果你不去學學質問和希望些較好的事，那秋日便將永不爲你黎明，而你也將如說起將知的成千的人們一樣了。』

『有這麼多的人們麼？』

『是的，成千的！將知做得很祕密，但他仍然是一個永不能沈默他的祕密的胡塗的饒舌者。他希望在人間覓得那小書，且向每個或者能够幫助他的人，宣傳他的智慧。他並且已經將許多人們因此弄得不幸了。人們相信他，想自己覓得那書，正如幾個試驗煉金的一樣地熱烈。他們犧牲一切，——忘卻了所有他們的工作和他們的幸福，而自己監禁在厚的書籍，奇特的工具和裝置之間。他們將生活和健康拋在一旁，他們忘卻了蔚藍的天和這溫和的慈惠的天然——以及他們的同類。有時他們也覓得緊要和有用的東西，

有如從他們的洞穴裏，擲上明朗的地面來的金塊似的；他們自己和這不相干，讓別人去享用，而自己卻奮發地無休無息地在黑暗裏更向遠處掘和挖。他們並非尋金，倒是尋小書，他們沈淪得越深，離花和光就越遠，由此他們希望得越多，而他們的期待也越滋長。有幾個卻因這工作而昏聩了，忘其所以，一直搗亂到苦惱的兒戲。是那山鬼使將他們變得稚氣。人看見，他們怎樣地用沙來造小塔，並且計算，到牠落成為止，要用多少粒沙；他們做小瀑布，並且細算那水所形成的各個渦和各個浪；他們掘小溝，還應用所有他們的堅忍和才智，爲的是將這掘得光滑，而且沒有小石頭。倘有誰來攪擾了在他們工作上的這昏迷，並且問，他們做着什麼事；他們便正經地重要地看定你，還喃喃道：「將知！將知！」

『是的，一切都是那幺麼的可惡的山鬼的罪！你要小心他，約翰！』

但約翰卻凝視着對面的搖動和呼哨的樹木；在他明澈的孩童眼上，嫩皮膚都打起皺來了。他從來沒有這樣嚴正地凝視過。

『而仍然，——你自己說過，——那書兒是存在的阿，我確實知道，那上面也載着你所不願意說出名字來的那大光。』



『可憐的，可憐的約翰！』旋兒說，他的聲音如超出于暴風雨聲之上的平和的歌頌。『愛我，以你的全存在愛我罷。在我這里，你所覓得的會比你所希望的還要多。凡你所不能想像的，你將了然，凡你所希望知道的，你將是自己。天和地將是你的親信，羣星將是你的同胞，無窮將是你的住所。』

『愛我，愛我，——霍布草蔓之于樹似的圍抱我，海之于地似的忠于我，——只有在我這里是安寧，約翰！』

旋兒的話銷歇了，然而頌歌似的裊裊着。牠從遠處飄蕩而來，勻整而且莊嚴，透過了風的吹拂和呼嘯，——平和如月色，那從相逐的雲間穿射出來的。

旋兒伸開臂膊，約翰睡在他的胸前，用藍的小氅衣保護着。

他夜裏卻醒來了。沈靜是驀地不知不覺地籠罩了地面，月亮已經沈沒在地平線下。不動地垂着疲倦的枝葉，沈默的黑暗掩蓋着樹林。

于是問題來了，迅速而陰森地接續着，回到約翰的頭裏來，並且將還很稚弱的信任驅逐了。爲什麼人類是這樣子的？爲什麼他應該拋掉他們而且失了他們的愛？爲什麼要

有冬天？爲什麼葉應該落而花應該死？爲什麼？爲什麼？

於是深深地在叢莽裏，又跳着那藍色的小光。牠們來來去去。約翰嚴密地注視着牠們。他看見較大的明亮的小光在黑暗的樹幹上發亮。旋兒酣睡得很安靜。

「還有一個問，」約翰想，並且溜出了藍的小氅衣，去了。

「你又來了？」將知說，還誠意地點頭。「這我很喜歡。你的朋友在那里呢？」

「那邊！我只還想問一下。你肯回答我麼？」

「你曾在人類裏，實在的麼？你去辦我的祕密麼？」

「誰會覓得那書兒呢，將知？」

「是呵，是呵！這正是那個，這正是！——你願意幫助我麼，倘我告訴了你？」

「如果我能夠，當然！」

「那就聽着，約翰！」將知將眼睛張得可怕地大，還將他的眉毛揚得比平常更其高。于是他伸手向前，小聲說：「人類存着金箱子，妖精存着金鎖匙，妖敵覓不得，妖友獨開之。春夜正其時，紅藤鳥深知。」

「這是真的麼，這是真的麼？」約翰嚷着，並且想着他的小鎖匙。

「真的！」將知說。

「爲什麼還沒有人得到呢？有這麼多的人們尋覓牠。」

「凡我所託付你的，我沒有告訴過一個人，一個也不。」

「我有着，將知！我能夠幫助你！」約翰歡呼起來，並且拍着手。「我去問問旋兒。」

他從莓苔和枯葉上飛回去。但他顛躓了許多回，他的腳步是沈重了。粗枝在他的腳下索索地響，往常是連小草梗也不彎曲的。

這裡是茂盛的羊齒草叢，他曾在底下睡過覺。這于他顯得多麼矮小了啊。

「旋兒！」他呼喚。他就害怕了他自己的聲音。

「旋兒！」這就如一個人類的聲音似的發響，一匹膽怯的夜鶯叫喊着飛去了。

羊齒叢下是空的，——約翰看見一無所有。

藍色的小光消失了，圍繞着他的是寒冷和無底的幽暗。他向前看，只見樹梢的黑影，散布在星夜的空中。

他再叫了一回。于是他不再敢了。他的聲音，響出來像是對於安靜的天然的褻瀆，對於旋兒的名字的譏嘲。

可憐的小約翰于是仆倒，在絕望的後悔裏嗚咽起來了。

七

早晨是寒冷而黯淡。黑色的光亮的光亮的樹枝，被暴風雨脫了葉，在霧中哭泣。下垂的溼草上面，慌忙地跑着小約翰，凝視着前面，是樹林發亮的地方，似乎那邊就擺着他的目的。他的眼睛哭紅了，並且因為恐懼和苦惱而僵硬了。他是這樣地跑了一整夜，像尋覓着光明似的，——和旋兒在一處，他是安穩地如在故鄉的感覺。每一暗處，都坐着拋棄的游魂，他也不敢回顧自己的身後。

他終於到了一個樹林的邊際。他望見一片牧場，那上面徐徐下着細微的塵雨。牧場中央的一株禿柳樹旁站着一匹馬。牠不動地彎着頸子，雨水從牠發亮的背脊和黏成一片的髮毛上懶散地滴瀝下來。

約翰還是跑遠去，沿着樹林。他用了疲乏的恐懼的眼光，看着那孤寂的馬和晦暗的雨煙，微微呻吟着。

『現在是都完了，』他想，『太陽就永不回來了。于我就要永是這樣，像這里似的。』在他的絕望中，他卻不敢靜靜地站定——驚人的事就要出現了，他想。

他在那里看見一株帶着淡黃葉子的菩提樹下，有一個村舍的大的柵欄門和一間小屋子。

他穿進門去，走過寬廣的樹間路，櫻色的和黃的菩提葉，厚鋪在地面上。草壇旁邊生着紫色的翠菊，還隨便錯雜着幾朵彩色的秋花。

他走近一個池。池旁站着一所全有門戶和窗的大屋。薔薇叢和常春藤生在牆根。半已禿葉的栗樹圍繞着牠，在地上和將落的枝葉之間，約翰還看見閃着光亮的櫻色的栗子。

冰冷的死的感覺，從他這里退避了。他想到他自己的住所——那地方也有栗樹，當這時候他總是去覓光滑的栗子的。墓地有一個願望網住他了，他似乎聽得有熟識的聲

音在呼喚。他就在大屋旁邊的板凳上坐下，並且靜靜地啜泣起來。

一種特別的氣味又引得他擡了頭。他近旁站着一個人，繫着白色的圍裙，還有煙管啣在嘴裏。環着腰帶有一條菩提樹皮，他用牠繫些花朵。約翰也熟識這氣味，他就記起了他在自己的園子裏，並且想到那送他美麗的青蟲和爲他選取鷓鴣蛋的園丁。

他並不怕，——雖然站在他身邊的也是一個人。他對那人說，他是被拋棄，而且迷路了，他還感謝地跟着他，進那黃葉的菩提樹下的小屋去。

那裏面坐着園丁的妻，織着黑色的襪子。竈頭的煤火上掛一個大的水罐，且煮着火旁的席子上坐着一匹貓，拳了前爪，正如約翰離家時候坐在那里的西蒙。

約翰要烘乾他的腳，便坐在火旁邊。『鏹！——鏹！——鏹！——鏹！——』——那大的時鐘說。約翰看看呼哨着從水罐裏紛飛出來的蒸汽，看看活潑而遊戲地超過瓦器，跳着的小小的火苗。

『我就在人類裏了，』他想。

然而于他並無不舒服。他覺得完全安寧了。他們都好心而且友愛，還問他怎樣是他

最心愛的。

「我最愛留在這里，」他回答說。

這里給他安全，倘一回家，將就有憂愁和眼淚。他必須不開口，人也將說他做了錯事了。一切他就須再看見，一切又須想一回。

他實在渴慕着他的小房子，他的父親，普列斯多，——但比起困苦的愁煩的再見來，他寧可在這里忍受着平靜的渴慕。他又覺得，彷彿這里是可以毫無攪擾地懷想着旋兒，在家裏便不行了。

旋兒一定是走掉了。遠遠地到了椰樹高出于碧海之上的晴朗的地方去了。他情願在這里懺悔，並且堅候他。

他因此請求這兩個好心的人們，許他留在他那里。他願意幫助養園和花卉。只在一冬。因為他私自盼望，旋兒是將和春天一同回來的。

園丁和他的妻以為約翰是在家裏受了嚴刻的待遇，所以逃出來的。他們對他懷着同情，並且許他留下了。

他的願望實現了。他留下來，幫助那花卉和園子的養護。他們給他一間小房，有一個藍板的牀位。在那里，他早晨看那潮溼的黃色的菩提樹葉子怎樣地在窗前輕拂，夜間看那黑暗的樹幹，後面有星星們玩着捉迷藏的遊戲，怎樣地往來動搖。他就給星星們名字，而那最亮的一顆，他稱之為旋兒。

給花卉們呢，那是他在故鄉時幾乎全都熟識的，他敘述自己的故事。給嚴正的大的翠菊，給彩色的莘尼亞，給潔白的菊花，那開得很長久，直到凜烈的秋天的。當別的花們全都死去時，菊花還挺立着，待到初雪纔下的清晨，約翰一早走來看牠們的時候，——牠們也還伸着愉快的臉，並且說：『是的，我們還在這裡呢！這是你沒有想到的罷！』牠們自以為勇敢，但三天之後，牠們卻都死了。

溫室中這時還盛裝着木本羊齒和椰樹，在潤溼的悶熱裏，並且掛着蘭類的奇特的花鬚。約翰驚異地凝視在這些華美的花托上，一面想着旋兒。但他一到野外，一切是怎樣地寒冷而無色呵，帶着黑色的足印的雪，索索作響的滴水的禿樹。

倘若雪團沈默着下得很久，樹枝因着增長的茸毛而彎曲了，約翰便喜歡走到雪林



的紫色的昏黃中去。那是沈靜，卻不是死。如果那伸開的小枝條的皎潔的白，分布在明藍的天空中，或者過于負重的叢莽，搖去積雪，使牠紛飛成一陣燦爛的雲煙的時候，卻幾乎更美于夏綠。

有一次，就在這樣的游行中，他走得很遠，周圍只看見戴雪的枝條，——半黑，半白，——而且各個聲響，各個生命，彷彿都在燦爛的蒙茸裏消融了，于是使他似乎見有一匹小小的白色的動物在他前面走。他追隨牠，——這不像是他所認識的動物，——但當他想要捉，這卻慌忙消失在一株樹幹裏了。約翰窺探着黑色的穴口，那小動物所伏匿的，並且自問道：『這許是旋兒罷？』

他不甚想念他。他以他爲不好，他也不肯輕減他的懺悔。而在兩個好人身邊的生活，也使他很少疑問了。他雖然每晚必須讀一點大而且黑的書，其中許多是關於上帝的議論，但他卻認識那書，也讀得很輕率。然而在他游行雪地以後的那一夜，他醒着躺在牀上，眺望那地上的寒冷的月光。他驀地看見一雙小手，怎樣地伸上牀架來試探，並且緊緊地扳住了牀沿。于是在兩手之間顯出一個白的小皮帽的尖來，末後，他看見揚起的眉毛之

下，一對嚴正的小眼。

『好晚上，約翰！』將知說，『我到你這里來一下，爲的是使你記念我們的前約。你不能覓得那書兒，是因爲還不是春天。但你卻想着那個麼？那是怎樣地一本厚書呀，那我看見你所讀的？那不能是那正當的呵。不要信牠罷！』

『我不信牠，將知，』約翰說。他翻一個身，且要睡去了。然而那小鎖匙卻不肯離開他的心念。從此他每讀那本厚書的時候，也就想到那匙兒，于是他看得很清楚，那不是那正當的。

八

『他就要來罷！』當積雪初融，松雪草到處成羣出現時，約翰想。『他來不來呢？』他問松雪草。然而牠們不知道，只將那下垂的小頭，儘向地面注視，彷彿牠們羞慚着自己的忽遽，也彷彿想要再回地裏似的。

只要牠們能！冰冷的東風怒吼起來了，雪積得比那可憐的太早的東西還要高。

許多星期以後，紫花地丁來到了；牠們的甜香突過了叢莽，而當太陽悠長地溫暖地照着生苔的地面的時候，那斑斕的蓮馨花們也就成千成百地開起來。

怯弱的紫花地丁和牠們的強烈的芳香是將要到來的豪華的祕密的前驅，快活的蓮馨花卻就是這愉快的現實。醒了的她，將最初的日光緊緊地握住了，還藉此給自己做了一種金的裝飾。

『然而現在！他現在卻一定來了！』約翰想，他緊張地看着枝上的芽，牠們怎樣地逐日徐徐湧現，並且掙脫厚皮，直到那最初的淡綠的小尖，在櫻色的鱗片之間向外窺探。約翰費了許多時光，看那綠色的小葉：他永是看不出牠們如何轉動，但倘或他略一轉瞬，牠們又彷彿就大了一點了。他想：『倘若我看着牠們，牠們是不敢的。』

枝柯已經織出陰來。旋兒還沒有到，沒有鴿子在他這裡降下，沒有小鼠和他談天。倘或他對花講話，牠們只是點頭，並不回答。『我的罰還沒有完罷，』他想。

在一個晴朗的春日裏，他來到池旁和屋子前。幾個窗戶都暢開了。是人們搬進那里去了罷？

站在池邊的鳥莓的宿叢，已經都用嫩的小葉子遮蓋了，所有枝條，都得到精神的小翅子了。在草地上，靠近鳥莓的宿叢，躺着一個女孩子。約翰只看見她淺藍的衣裳和她金黃的頭髮。一匹小小的紅膝鳥停在她肩上，從她的手裏啄東西。她忽而轉過臉來向約翰注視着。

『好天，小孩兒，』她說，並且友愛地點點頭。

約翰從頭到腳都震悚了。這是旋兒的眼睛，這是旋兒的聲音。

『你是誰呀？』他問，因為感動，他的嘴唇發着抖。

『我是榮兒，這裏的這個是我的鳥。當你面前牠是不害怕的。你可喜歡禽鳥麼？』

那紅膝鳥在約翰面前並不怯。牠飛到他的臂膊上。這正如先前一樣。她應該一定是旋兒了，這藍東西。

『告訴我，你叫什麼，小孩兒，』旋兒的聲音說。

『你不認識我麼？你不知道我叫約翰麼？』

『我怎樣會知道呢？』

這是什麼意思呢？那也還是熟識的甜美的聲音，那也還是黑暗的天一般深的眼睛。

「你怎麼這樣對我看呢，約翰？你見過我麼？」

「我以為是的。」

「你卻一定是做夢了。」

「做夢了？」約翰想。「我是否一切都是做的夢呢？還是此時正在做夢呢？」

「你是在那里生的？」他問。

「離這里很遠，在一個大都會裏。」

「在人類裏麼？」

榮兒笑了，那是旋兒的笑。「我想，一定。你不是麼？」

「唉，是的，我也是！」

「這于你難受麼——你不喜歡人們麼？」

「不！誰能喜歡人們呢？」

「誰不，約翰。你卻是怎樣的一個稀奇的小傢伙呵！你更愛動物麼？」

「阿，愛得多！和那花兒們！」

「我早先原也這樣的。只有一次。然而這些都不正當。我們應該愛人類，父親說。」

「這爲什麼不正當？我要愛誰，我就愛誰，有什麼正當不正當。」

「呸，約翰！你沒有父母，或別的照顧你的誰麼？你不愛他們麼？」

「是呵，」約翰沈思地說。「我愛我的父親。但不是因爲正當。也不因爲他是一個人。」

「爲什麼呢？」

「這我不知道：因爲他不像別的人們那樣，因爲他也愛花們和鳥們。」

「我也曾這樣，約翰！你看見了罷。」榮兒還將紅膝鳥叫回她的手上來，並且友愛地

和牠說話。

「這我知道，」約翰說，「我也喜歡你。」

「現在已經這卻快呀！」女孩笑着。「但你最愛誰呢？」

「誰……？」約翰遲疑起來了。他須提出旋兒的名字麼？對着人們可否提這名字的

畏懼，在他的思想上是分不清楚的。然而那藍衣服的金髮東西，卻總該就是那個名目了。

此外誰還能給他這樣的一個安寧而且幸福的感覺呢？

『你！』他突然說，且將全副眼光看着那深邃的眼睛。他大膽地敢于完全給與了；然而他還擔心，緊張地看着對於他的貴重的贈品的接受。

榮兒又發一陣響亮的笑，但她便拉了他的手，而且她的眼光並不更冷漠，她的聲音也沒有減少些親密。

『阿，約翰，』她說，『我怎麼忽然掙得了這個呢？』

約翰並不回答，還是用了滋長的信任，對着她的眼睛看。榮兒站了起來，將臂膊圍了約翰的肩頭。她比他年紀大一點。

他們在樹林裏走，一面採擷些大簇的蓮馨花，直至能够全然爬出，到了玲瓏的花卉的山下。紅隼鳥和他們一起，從這枝飛到那枝，還用了閃閃的漆黑的小眼睛，向他們窺伺。他們談得並不多，卻屢次向旁邊互視。兩個都驚訝于這相遇，且不知道彼此應該如何。然而榮兒就須回家了，——這使他難受。

『我該去了，約翰。但你還願意和我同走一回麼？你真是一個好孩子，』她在分離的

時候說。

『唯唯！』紅隼鳥說，並且在她後面飛。

當她已去，只留下她的影像時，他不再疑惑她是誰了。她和他是一個，對於那他，他是送給了一切自己的友愛的；旋兒這名字，在他這里逐漸響得微弱下去了，而且和榮兒混雜了。

他的周圍也又如先前一樣。花卉們高興地點頭，牠們的芳香，則將他對於感動和養育他至今的家鄉的愁思，全都驅逐了。在嫩綠中間，在微溫的柔軟的春氣裏，他覺得忽然如在故鄉，正如一隻覓得了牠的窠巢的禽鳥。他應該伸開臂膊來，並且深深地呼吸。他太幸福了。在歸塗中，是嫩藍衣的金髮，飄泛在他眼前，總在他眼前，無論他向那一方面看。那是，彷彿他看了太陽，又彷彿日輪總是和他的眼光一同遷徙似的。

從那一起，每一清晨，約翰便到池邊去。他去得早，只要是垂在窗外的常春藤間的麻雀的爭鬧，或者在屋簷上鼓翼和初日光中喧嚷着的白頭翁的咕啾或曼聲的啾啾來叫醒他，他便慌忙走過溼草，來到房屋的近旁，還在紫丁香叢後等候，直到他聽得玻璃門



怎樣地被推開了，並且看見一個明朗的風姿的臨近。

他們於是經過樹林和爲樹林作界的沙岡。他們閒談着凡有他們所見的一切，談樹木和花草，談沙岡。倘和她一同走，約翰就有一種奇特的昏迷的感覺：他每又來得這樣地輕，似乎能夠飛向空中了。但這卻沒有實現。他敘述花卉和動物的故事，就是從旋兒那里知道的。然而他已經忘卻了如何學得那故事，而且旋兒也不再爲他存在了，只有榮兒。倘或她對他微笑，或在她眼裏看出友情，或和她談心，縱意所如，毫無遲疑和畏怯，一如先前對着普列斯多說話的時候，在他是一種享用。倘不相見，他便想她，每作一事，也必自問道，榮兒是否以爲好或美呢。

她也顯得很高興；一相見，她便微笑，並且走得更快了。她也曾對他說，她的喜歡和他散步，是和誰也比地上的。

『然而約翰，』有一回，她問，『你從何知道，金蟲想什麼，啞雀唱什麼，兔洞裏和水底裏是怎樣的呢？』

『牠們對我說過，』約翰答道，『而且我自己曾到過兔洞和水底的。』

榮兒蹙了精美的雙眉，半是嘲弄地向他看。但她在他那里尋不出虛偽來。

他們坐在丁香叢下，滿叢垂着紫色的花。橫在他們腳下的是池子帶着睡蓮和蘆葦。他們看見黑色的小甲蟲怎樣地打着圈子滑過水面，紅色的小蜘蛛怎樣忙碌地上下泅水。這是擾動着旋風般的生活。約翰沈在回憶中，看着深處，並且說：

『我曾經沒入那里去過的，我順着一枝荻梗滑下去，到了水底。地面全鋪着枯葉子，走起來很軟，也很輕。在那里永遠是黃昏，綠色的黃昏，因為光線的透入是經過了綠的浮萍的。並且在我頭上，看見垂着長而白的浮萍的小根。鯢魚近來，而且繞着我游泳，牠是很好奇的。這是奇特的，假如一個這麼大的動物，從上面游來。——我也不能遠望前面，那里是黑暗的，卻也綠。就從那幽暗裏，動物們都像黑色的影子一般走過來。生着槳爪的水甲蟲和光滑的水蜘蛛，——往往也有一條小小的魚兒。我走得很遠。我覺得有幾小時之遠，在那中央，是一坐水草的大森林，其間有蝸牛向上爬着，水蜘蛛們做些光亮的小窠。刺魚們飛射過去，並且時時張着嘴抖着鬚向我注視，牠們是這樣地驚疑。我在那里，和我幾乎踏着牠的尾巴了的一條鰻魚，成了相識。牠給我敘述牠的旅行；牠是一直過海裏的，牠

說。因此大家便將牠當作池子的王了，因為誰也不及牠游行得這麼遠。牠卻永是躺在泥潭裏而且睡覺，除了牠得到別個給牠弄來的什麼喫的東西的時候。牠喫得非常之多。這就因為牠是王；大家喜歡一個胖王，這是格外的體面。唉，在池子裏是太好看了！

『爲什麼你現在不能再到那里去了呢？』

『現在？』約翰問，並且用了睜大的沈思的眼睛對她看。『現在？我不再能夠了，我會在那里淹死。然而現在也無須了。我願意在這里，傍着丁香和你。』

榮兒駭異地搖着金髮的頭，並且撫摩約翰的頭髮。她于是去看那在池邊像是尋覓種種食餌的紅隰鳥。牠忽然擡起頭，用了牠的明亮的小眼睛，向兩人凝眺了一瞬息。

『你可有些懂得麼，小鳥兒？』

那小鳥兒很狡猾地向裏一看，就又去尋覓和玩耍了。

『給我講下去，約翰，講那凡你所看見的。』

這是約翰極願照辦的，榮兒聽着他，相信而且凝神地。

『然而爲什麼全都停止了？爲什麼你現在不能同我——到那邊的各處去走呢？』

那我也很喜歡。」

約翰督促起他的記憶來，然而一幅他曾在那上面走過的晴朗的輕紗，卻掩覆着深處。他已經不很知道，他怎樣地失掉了那先前的幸福了。

『那我不很明白，你不必再問這些罷。一個可惡的小小的東西，將一切都毀掉了。但現在是一切都已回來。比先前還要好。』

紫丁香花香從叢裏在他們上面飄泛下來，飛蠅在水面上營營地叫，還有平靜的日光，用了甘美的迷醉，將他們沁透了。直到家裏的一口鐘開始敲打，發出響亮的震動來，纔和榮兒迅速地慌忙走去。

這一晚約翰到了他的小屋子裏，看着溜過窗玻璃去的常春藤葉的月影的時候，似乎聽得叩窗聲。約翰以為這許是在風中顫動的一片常春葉。然而叩得很分明，總是一叩三下，使約翰只能輕輕地開了窗，而且謹慎地四顧。小屋邊的藤葉子在藍色的照映裏發光，這之下，是一個滿是祕密的世界。在那里有窠和洞，月光只投下一點小小的藍色的星火來，這卻使幽暗更加深邃。

許多時光，約翰凝視着那奇異的陰影世界的時候，他終于極清楚地，在高高地挨着窗，一片大的常春藤葉下面，看見藏着一個小小的小男人的輪廓。他從那軒起的眉毛下的睜大的駭詫的眼，即刻認出是將知了。在將知的長的鼻子的尖端，月亮畫上了一點細小的星火。

『你忘掉我了麼，約翰？爲什麼你不想想那個呢？這正是正當的時候了。你還沒有向紅隼鳥問路麼？』

『唉，將知，我須問什麼呢？凡我能希望的，我都有了。我有榮兒。』

『但這卻不會經久的。你還能更幸福，——榮兒一定也如此。那匙兒就須放在那里麼？想一想罷，多麼出色呵，如果你們倆覓得那書兒。問問紅隼鳥去；我願意幫助你，倘若我能够。』

『我可以問一問，』約翰說。

將知點點頭，火速地爬下去了。

約翰在睡倒以前，還向着黑暗的陰影和發亮的常春藤葉看了許多時。第二天，他問

紅隼鳥，是否知道向那小箱的路徑。榮兒驚異地聽着。約翰看見，那紅隼鳥怎樣地點頭，並且從旁向榮兒窺視。

『不是這里！不是這里！』小鳥啾唧着。

『你想着什麼，約翰？』榮兒問。

『你不知道什麼緣故麼，榮兒？你不知道在那里尋覓這個麼？你不等候着金匙兒麼？』

『不！不！告訴我，這是怎的？』

約翰敘述出他所知道的關於小書的事來。

『而且我存着匙兒；我想，你有着金篋。不是這樣的麼，小鳥兒？』

但那小鳥卻裝作似乎沒有聽到，只在嫩的碧綠的山毛櫸樹的枝柯裏翩躚。

他們坐在一個岡坡上，這地方生長着幼小的山毛櫸和樅樹。一條綠色的道路斜引上去，他們便坐在這些的邊緣，在沙岡上，在繁密的濃綠的莓苔上。他們可以從最小的樹木的梢頭，望見綠色的海帶着明明暗暗的著色的波浪。

「我已經相信了，約翰，」榮兒深思地說，「你在尋覓的，我能夠給你覓得。但你怎麼對付那匙兒呢？你怎麼想到這裏的呢？」

「是呵，這是怎的，這是怎麼一回事呢？」約翰喃喃着，從樹海上望着遠方。

他們剛走出晴明的蔚藍裏，在他們的望中忽然浮起了兩隻白胡蝶。牠們攪亂着，顫動着，而且在日光下閃爍着，無定地輕浮地飛舞。但牠們卻近來了。

「旋兒，旋兒，」約翰輕輕地說，驀地沈在憶念裏了。

「旋兒是誰？」榮兒問。

紅隼鳥啾啾着飛了起來，約翰還覺得那就在她面前草裏的雛菊們，突然用了牠們的大睜的白的小眼睛，非常可怕地對他看。

「他給你那匙兒麼？」女孩往下問，——約翰點點頭，沈默着，然而她還要知道得多一點，——「這是誰呢？一切都是他教給你的麼？他在那里呢？」

「現在是不再有他了。現在是榮兒，單是榮兒，只還有榮兒。」他捏住她的臂膊，靠上自己的頭去。

『胡塗孩子！』她說，且笑着。『我要使你覓得那書兒，——我知道，這在那里。』

『那我就得走，去取匙兒，那是很遠呢。』

『不，不，這不必。我不用匙兒覓得牠，——明早，明早呵，我准許你。』

當他們回家時，胡蝶們在他們前面翩躚着。

約翰在那夜，夢見他的父親，夢見榮兒，還夢見許多另外的。那一切都是好朋友，站在他周圍，而且親密地信任地對他看。但忽然面目都改變了，他們的眼光是寒冷而且譏嘲，——他恐怖地四顧，——到處是慘淡的讐視的面目。他感到一種無名的恐怖，並且哭着醒來了。

## 九

約翰坐得很長久，而且等候着。空氣是冷冷的，大的雲接近了地面，不斷的無窮的連續着飄浮。牠們展開了暗灰色的，波紋無際的氅衣，還在清朗的光中捲起牠們的傲慢的峯頭，即在那光中發亮。樹上的日光和陰影變換得出奇地迅疾，如永有烈燄飛騰的火。約



翰于是覺得恐懼了；他思索着那書兒，難于相信，而還希望着，他今天將要覓得。雲的中間，很高，奇怪的高，他看見清朗的凝固的蔚藍，那上面是和平地擴張在不動的寧靜中的，柔嫩的潔白的小雲，精妙地蒙茸着。

『這得是這樣，』他想，『這樣高，這樣明，這樣靜。』

于是榮兒來到了。然而紅隼鳥卻不同來。『正好，約翰，』她大聲叫，『你可以來，並且看那書去。』

『紅隼鳥在那里呢？』約翰遲疑着問。

『沒有帶來，我們並不是散步呵。』

他一同走，不住地暗想着：那是不能，——那不能是這樣的，——一切都應該是另外的樣子。

然而他跟隨着在他前面放光的燦爛的金髮。

唉！從此以後，小約翰就悲哀了。我希望他的故事在這裡就完結。你可曾討厭地夢見過一個魔幻的園，其中有着愛你而且和你談天的花卉們和動物們的沒有？于是你在夢

裏就有了那知覺，知道你就要醒來，並且將一切的華美都失掉了？于是你徒然費力于堅留牠，而且你也不願看那冰冷的曉色。

當他一同進去的時候，約翰就潛藏着這樣的感覺。

他走到一所住房，那邊一條進路，反響着他的腳步。他躲到衣服和食物的氣味，他想到他該在家裏時的悠長的日子——想到學校的功課，想到一切，凡是在他生活上幽暗而且冰冷的。

他到了一間有人的房間。人有幾多，他沒有看。他們在閒談，但他一進去，便寂靜了。他注視地毯，有着很大的不能有的花紋帶些刺目的色彩。色彩都很特別和異樣，正如家鄉的在他小屋子裏的一般。

『這是園丁孩子麼？』一個正對着他的聲音說。『進來就是，小朋友，你用不着害怕的。』

一個別的聲音在他近旁突然發響：『唔，小榮，你有一個好寶貝兒哩。』  
這都是什麼意義呢？在約翰的烏黑的孩子眼上，又疊起深深的皺來，他並且惑亂地

驚駭地四顧。

那邊坐着一個穿黑的男人，用了冷冷的嚴厲的眼睛看着他。

『你要學習書中之書麼？我很詫異，你的父親，那園丁，那我以為是一個虔誠人的，竟還沒有將這給了你。』

『他不是我的父親，——他遠得很。』

『唔，那也一樣。——看罷，我的孩子！常常讀着這一本，那就要到你的生活道上了。……』

約翰卻已認得了這書。他也不能這樣地得到那一本，那應該是全然各別的。他搖頭。

『不對，不對！這不是我所想的那一本。我知道，這不是那一本！』

他聽到了驚訝的聲音，他也覺得了從四面刺他的眼光。

『什麼？你想着什麼呢，小男人？』

『我知道那本書兒，那是人類的書。這本卻是還不夠，否則人類就安寧和太平了。這』

並不是。我想着的是一些各別的人，一看，誰也不能懷疑。那裏面記着，爲什麼一切是這樣的，像現狀的這樣，又清楚，又分明。」

「這能麼？這孩子的話是那里來的？」

「誰教你的，小朋友？」

「我相信，你看了邪書了，孩子，照牠胡說出來罷。」

幾個聲音這樣地發響，約翰覺得他面龐熾熱起來——他快要暈眩了——房屋旋轉着，地毯上的大花朵一上一下地飄浮。前些日子在學校裏這樣忠誠地勸戒他的小鼠在那里呢？他現在用得着牠了。

「我沒有照書胡說，那教給我的，也比你們全班的價值要高些。我知道花卉們和動物們的話，我是牠們的親信。我明白人類是什麼，以及他們怎樣地生活着。我知道妖精們和小鬼頭們的一切祕密，因爲牠們比人類更愛我。」

約翰聽得自己的周圍和後面，有竊笑和喧笑。在他的耳朵裏，吟唱並且騷鳴起來了。  
「他像是讀過安兌生（註八）了。」

『他是不很了了的。』

正對着他的男人說：

『如果你知道安兌生，孩子，你就得多有些他對於上帝的敬畏和他的話。』

『上帝！』這個字他識得的，而且他想到旋兒的所說。

『我對於上帝沒有敬畏。上帝是一盞大煤油燈，由此成千的迷誤了，毀滅了。』

沒有喧笑，卻是可怕的沈靜，其中混雜着嫌惡和驚怖。約翰在背上覺得鑽刺的眼光。那是，就如在昨夜的他的夢裏。

那黑衣男人立起身來，抓住了他的臂膊。他痛楚，而且幾乎挫折了勇氣。

『聽着罷，我的孩子，我不知道，你是否不甚了了，還是全毀了，——這樣的毀謗上帝在我這裡卻不能容忍。——滾出去，也不要再到我的眼前來，我說。懂麼？』

一切的眼光是寒冷和讐視，就如在那一夜。

約翰恐怖地四顧。

(註八) H. Ch. Andersen (1805-1875)，有名的童話作家，丹麥人。

『榮兒！——榮兒在那里？』

『是了，我的孩子要毀了！——你當心着，你永不准和她說話！』

『不，讓我到她那里！我不願意離開她。榮兒，榮兒！』約翰哭着。

她卻恐怖地坐在屋角裏，並不擡起眼來。

『滾開，你這壞種！你不聽！你不配再來！』

而且那痛楚的緊握，帶着他走過反響的路，玻璃門砰然闔上了。——約翰站在外面的黑暗的低垂的雲物下。

他不再哭了，當他徐徐地前行的時候，沈靜地凝視着前面。在他眼睛上面的陰鬱的皺紋也更其深，而且永不失卻了。

紅隼鳥坐在一座菩提樹林中，並且向他窺看。他靜靜地站住，沈默地報答以眼光。但在牠膽怯的偵察的小眼睛裏，已不再見信任，當他更近一步的時候，那敏捷的小動物便鼓翼而去了。

『走罷！走罷！一個人！』同坐在園路上的麻雀們啾唧着，並且四散地飛開。

盛開的花們也不再微笑，牠們卻嚴正而淡漠地凝視，就如對於一切的生人。

但約翰並不注意這些事，他只想着那人們給他的侮辱；在他是，彷彿有冰冷的堅硬的手，汗了他的最深處了。『他們得相信我，』他想，『我要取我的匙兒，並且指示給他們。』

『約翰！約翰！』一個脆的小聲音叫道。那地方有一個小窠在一株冬青樹裏，將知的大眼睛正從窠邊上望出來。『你往那里去？』

『一切都是你的罪，將知！』約翰說。『讓我安靜着罷。』

『你怎麼也同人類去說呢，人類是不懂你的呵。你爲什麼將這樣的事情去講給人類的？這真是獸氣！』

『他們笑罵我，又給我痛楚。那都是下賤東西；我憎惡他們。』

『不然，約翰，你愛他們。』

『不然！不然！』

『他們不像你這樣，于你就少一些痛苦了，——他們的話，于你也就算不得什麼了。對於人類，你須少介意一點。』

『我要我的匙兒。我要將這示給他們。』

『這你不必做，他們還是不信你的，這有什麼用呢？』

『我要薔薇叢下的我的匙兒。你知道怎麼尋覓牠麼？』

『是呀！——在池邊，是麼？是的，我知道牠。』

『那就帶領我去罷，將知！』

將知騰上了約翰的肩頭，告訴他道路。他們奔走了一整天，——發風，有時下狂雨，但到晚上，雲卻平靜了，並且伸成金色和灰色的長條。

他們來到約翰所認識的沙岡時，他的心情柔軟了，他每次細語着：『旋兒，旋兒。』

這裡是兔窟——以及沙岡，在這上面他曾經睡過一回的。灰色的鹿苔軟而且溼，並不在他的腳下挫折作響。薔薇開完了，黃色的月下香帶着牠們的迷醉的微香，成百地伸出花萼來。那長的傲兀的王燭花伸得更高，和牠們的厚實的毛葉。

約翰細看那岡薔薇的精細的淡褐色的枝柯。

『牠在那里呢，將知？我看不見牠。』



「那我不知道，」將知說，「是你藏了匙兒的，不是我。」

薔薇曾經開過的地方，已是滿是淡漠地向上望着的黃色的月下香的田野了。約翰詢問牠們，也問王燭；然而牠們太傲慢，因為牠們的長花是高過他，——約翰還去問沙地上的三色地丁花。

卻沒有一個知道一點薔薇的事。牠們一切都是這一夏天的。不但那這麼高的自負的王燭。

「唉，牠在那里呢？牠在那里呢？」

「那麼，你也騙了我了？」將知說，「這我早想到，人類總是這樣的。」

他從約翰的肩頭溜下，在岡草間跑掉了。

約翰在絕望中四顧，——那里站着一窠小小的岡薔薇叢。

「那大薔薇在那里呢？」約翰問，「那大的，那先前站在這裏的？」

「我們不和人類說話，」那小叢說。這是他所聽到的末一回，——四圍的一切生物都沈靜地緘默了，只有蘆葉在輕微的晚風中瑟瑟地作響。

『我是一個人麼，』約翰想。『不，這不能是，不能是。我不願意是人，我憎惡人類。』他疲乏，他的精神也遲鈍了。他坐在小草地邊的，散布着溼而強烈的氣息的，柔軟的蒼苔上。

『我不能回去了，我也不能再見榮兒了。我的匙兒在那里呢？旋兒在那里呢？爲什麼我也須離開榮兒呢？我不能缺掉她，如果少了她，我不會死麼？我總須生活着，且是一個人，——像其他的，而笑罵我的一個人麼？』

于是他忽又看見那兩個白胡蝶；那是從陽光方面向他飛來的。他緊張着跟在牠們的飛舞之後，看牠們是否指給他道路。牠們在他的頭上飛，彼此接近了，于是又分開了，在愉快的遊戲中盤旋着。牠們慢慢地離開陽光，終於飄過岡沿，到了樹林裏。那樹林是只還有最高的尖，在從長的雲列下面通紅而鮮豔地閃射出來的夕照中發亮。

約翰跟定牠們。但當牠們飛過最前排的樹木的時候，他便覺察出，怎樣地有一個黑影追躡着有聲的鼓翼，並且將牠們擒拿。一轉瞬間，牠們便消失了。那黑影卻迅速地向他射過來，他恐怖地用手掩了臉。

『唉，小孩子！你爲什麼坐在這裏哭？』帖近他響着一個鋒利的嘲笑的声音。約翰先會看見，像是一隻大的黑蝙蝠奔向他，待到他擡頭去看的時候，卻站着一個黑的小男人，比他自己大得很有有限。他有一個大頭帶着大耳朵，黑暗地翹在明朗的暮天中，瘦的身軀和細細的腿。從他臉上，約翰只看見細小的閃爍的眼睛。

『你失掉了一點什麼，小孩子？那我願意幫你尋。』他說。  
但約翰沈默着搖搖頭。

『看罷，你要我的這個麼？』他又開始了，並且攤開手。約翰在那上面看見一點白東西，時時動彈着。那便是白色的胡蝶兒，快要死了，顫動着撕破的和拗斷的小翅子。約翰覺到一個寒慄，似乎有人從後面在吹他，並且恐懼地仰看那奇特的傢伙。『你是誰？』他問。  
『你要知道我的名字麼，小孩子？那麼，你就只稱我穿鑿，（註九）簡直穿鑿。我雖然還有較美的名字，然而你是不懂的。』

『你是一個人麼，』

（註九）Plenzer，德譯Klauber，也可以譯作挑選者，吹求者，挑剔者等。

「聽罷！我有着臂膊和腿和一個頭，——看看是怎樣的一個頭罷！——那孩子卻問我，我是否一個人哩！但是，約翰，約翰！」那小男人還用咿咿啞啞的聲音笑起來。

「你怎麼知道我是誰呢？」約翰問。

「唉，這在我是容易的。我知道的還多得很。我也知道你從那里來以及你在這里做什麼。我知道得怪氣的多，幾乎一切。」

「唉，穿鑿先生……」

「穿鑿，穿鑿，不要客氣。」

「你可也知道……？」但約翰驟然沈默了。「他是一個人，」他想。

「你想你的匙兒罷？一定是！」

「我卻自己想，人類是不能知道那個的。」

「胡塗孩子！將知已經洩漏了很多了。」

「那麼你也和將知認識的？」

「呵，是的！他是我的最好的朋友之一，——這樣的我還很多。但這卻不用將知我早

知道了。我所知道的比將知還要廣。一個好小子，然而胡塗，出格地胡塗。我不然！全不然。」  
穿鑿並且用了瘦小的手，自慰地敲他的大頭。

「你知道麼，約翰，」他說下去，「什麼是將知的大缺點？但你千萬永不可告訴他，否則他要大大地惱怒的。」

「那麼，是什麼呢？」約翰問。

「他完全不存在。這是一個大缺點，他卻不肯贊成，而且他還說過我，我是不存在的。然而那是他說誑。我是否在這裡！還有一千回！」

穿鑿將胡蝶塞在衣袋裏，並且突然在約翰面前倒立起來。于是他可厭地裝着怪相笑，還吐出一條長長的舌頭。約翰是時當傍晚，和這樣的一個奇特東西在沙岡上，心情本已愁慘了的，現在卻因恐怖而發抖了。

「觀察世界，這是一個很適宜的方法，」穿鑿說，還總是倒立着。「如果你願意，我也肯教給你。看一切都更清楚，更自然。」

他還將那細腿在空中開闔着，並且用手向四面旋轉。當紅色的夕光落在顛倒的臉

上時，約翰覺得這很可厭——小眼睛在光中瞟着，還露出尋常看不見的眼白來。

『你看，這樣是雲彩如地面，而這地有如世界的屋頂。相反也一樣地很可以站得住的。既沒有上，也沒有下。雲那里許是一片更美的游步場。』

約翰仰視那連綿的雲。他想，這頗像有着湧血的紅畦的生翼的田野。在海上，燦爛着雲的洞府的高門。

『人能夠到那里去，並且進去麼？』他問。

『無意識！』穿鑿說，而使約翰很安心的，是忽然又用兩腳來站立了。『無意識！倘你在那里，那完全同這里一模一樣，——那就許是彷彿那華美再遠一點兒。在那美麗的雲裏，是冥濛的，灰色而且寒冷的。』

『我不信你，』約翰說，『我這纔看清楚，你是一個人。』

『去罷！你不信我，可愛的孩子，因為我是一個人麼？而你——你或者是別的什麼麼？』

『唉，穿鑿，我也是一個人麼？』

『你怎麼想，一個妖精麼？妖精們是不被愛的。』穿鑿便交叉着腿坐在約翰的面前，而且含着怪笑目不轉睛地對他看。約翰在這眼光之下，覺得不可名言地失措和不安，想要潛藏或隱去。然而他不復能夠轉眼了。『只有人類被愛，約翰，你聽着！而且這是完全正當的，否則他們也許早已不存在了。你雖然還太年青，卻一直被愛到耳朵之上。你正想着誰呢？』

『想榮兒，』約翰小聲說，幾乎聽不見地。

『你對誰最仰慕呢？』

『對榮兒。』

『你以為沒有誰便不能生活呢？』

約翰的嘴唇輕輕地說，『榮兒。』

『唉，哪，小子，』穿鑿忍着笑，『你怎麼自己想像，是一個妖精呢？妖們是並不癡愛人類的孩子的。』

『然而她是旋兒……』約翰在慌張中含胡地說。

于是穿鑿便嫌忌地做作地注視，並且用他骨立的手捏住了約翰的耳朵。『這是怎樣的無意識呢？你要用那蠢物來嚇我麼？他比將知還胡塗得遠——胡塗得遠。他一點不懂。那最壞的是，他其實就沒有存在着，而且也沒有存在過。只有我存在着，你懂麼？——如果你不信我，我就要使你覺得，我就在這里。』

他還用力搖撼那可憐的約翰的耳朵。約翰叫道：『我卻認識他很長久，還和他巡游得很遠的！』

『你做了夢，我說。你的薔薇叢和你的匙兒在那里呢，說——但你現在不要做夢了，你明白麼？』

『噢！』約翰叫喊，因為穿鑿在搯他。

天已經昏黑了，蝙蝠在他們的頭邊紛飛，還叫得刺耳。天空是黑而且重，——沒有一片葉在樹林裏作聲。

『我可以回家去麼？』約翰懇求着。『向我的父親？』

『你的父親？你要在那里做什麼？』穿鑿問。『在你這樣久遠地出外之後，人將親愛



地對你叫歡迎。」

『我念家，』約翰說，他一面想着那明亮地照耀着的住室，他在那里常常接近他父親坐，並且傾聽着他的筆鋒聲的。那里是平和而且舒暢。

『是呵，因為愛那並不存在的蠢才，你就無須走開和出外了。現在已經太遲。而這也不算什麼，我早就要照管你了。我來做呢，或是你的父親來做呢，本來總歸是一件事。這樣的一個父親卻不過是想像。你大概是爲自己選定了他的罷？你以爲再沒有一個別的，會一樣好，一樣明白的麼？我就一樣好，而且明白得多，明白得多。』

約翰沒有勇氣回答了；他合了眼，疲乏地點頭。

『而且對於這榮兒，你也不必尋覓了，』穿鑿接下去。他將手放在約翰的肩頭，緊接着他的耳朵說：『那孩子也如別個一樣，領你去上癡子索。當人們笑罵你的時候，你沒有見她怎樣地坐在屋角裏，而且一句話也不說麼？她並不比別人好。她看得你好，同你游嬉，就正如她和一個金蟲玩耍。你的走開與否，她不在意，她也毫不知道那書兒。然而我卻是——我知道那書在那里，還要幫你去尋覓。我幾乎知道一切。』

約翰相信他起來了。

『你同我去麼？你願意同我尋覓麼？』

『我很困倦，』約翰說，『給我在無論什麼地方睡覺罷。』

『我向來不喜歡這睡覺，』穿鑿說，『這一層我是太活潑了。一個人應該永遠醒着，並且思想着。但我要給你安靜一會兒。——明晨見！』

于是他做出友愛的姿態，這是他剛纔懂得做法的。約翰凝視着閃爍的小眼睛，直至他此外一無所見。他的頭沈重了，他倚在生苔的岡坡上。似乎那小眼睛越閃越遠，後來就像星星在黑暗的天空。他彷彿聽到遠處的聲音發響，地面也從他底下遠遠地離開……于是他的思想停止了。

十

當他有些微知覺，覺得在他的睡眠中起了一點特別事情的時候，他還沒有完全醒過來。但他不希望知道，也不願意四顧。他要再回到宛如懶散的煙霧，正在徐徐消失着的

那夢中，——其中是榮兒又來訪他了，而且一如從前，撫摩他的頭髮，——其中他又曾在有池的園子裏，看見了他的父親和普列斯多。

『噢！這好痛！是誰幹的？』約翰睜開眼，在黎明中，他就在左近看見一個小小的形體，還覺出一隻正在拉他頭髮的手來。他躺在牀上，晨光是微薄而平均，如在一間屋子裏。

然而那俯向着他的臉，卻將他昨日的一切困苦和一切憂鬱都叫醒了。這是穿鑿的臉，鬼樣較少，人樣較多，但還如昨晚一樣的可憎和可怕。

『唉，不！讓我做夢，』他懇求道。

然而穿鑿搖撼他：『你瘋了麼，懶貨？夢是癡獸，你在那里走不通的。人須工作，思想，尋覓，——因此，他纔是一個人！』

『我情願不是人，我要做夢！』

『那你就無法可救。你應該。現在你在我的守護之下了，你須和我一同工作並且思想。只有和我，你能够覓得你所希望的東西。而且直到覓得了那個爲止，我也不願意離開你。』

約翰從這外觀上，感到了無限的憂懼。然而他卻彷彿被一種不能抵禦的威力，壓制和強迫了。他不知不覺地降伏了。

岡阜，樹木和花卉是過去了。他在一間狹窄的微明的小屋裏，——他望見外面，凡目力所及，是房屋又房屋，作成長長的一式的排列，黯淡而且模糊。

煙氣到處升作沈重的環，並且淡櫻色霧似的，降到街道上。街上是人們忙亂地往來，正如大的黑色的螞蟻。騷亂的轟鬧，混沌而不絕地從那人堆裏升騰起來。

『看呀，約翰！』穿鑿說，『這豈不有點好看麼？這就是一切人們和一切房子們，一如你所望見的那樣遠，——比那藍的塔還遠些，——也滿是人們，從底下塞到上面。這不值得注意麼？』

約翰懷着恐怖的好奇心傾聽，似乎人示給了他一條偉大的可怕的大怪物。他彷彿就站在這大怪物的背上，又彷彿看見黑血在厚的血管中流過，以及昏暗的呼吸從百數鼻孔裏升騰。當那駭人的聲音將要兆凶的怒吼之前，就使他恐怖。

『看哪，人們都怎樣地跑着呵，約翰，』穿鑿往下說。『你可以看出，他們有所奔忙，並

且有所尋覓，對不對？那卻好玩，他自己正在尋覓什麼，卻誰都不大知道。倘若他們尋覓了一會兒，他們便遇見一個誰，那名叫永終的……」

「那是什麼人呢？」約翰問。

「我的好相識之一，我早要給他紹介你了。那永終便說：『你在尋覓我麼？』大多數大概回答道：『阿，不，我沒有想到你！』但永終卻又反駁道：『除了我，你卻不能覓得別的。』于是他們就只得和永終滿足了。」

約翰懂得，他是說着死。

「而且這永是，永是這麼下去麼？」

「一定，永是。然而每日又來一堆新的人，即刻又尋覓起來，不知道爲什麼，而尋覓又尋覓，直到他們終於覓得永終，——這已經這樣地經過了好一會兒了，也還要這樣地經過好一會兒的。」

「我也覓不到別的東西麼，穿鑿，除了……」

「是呵，永終是你一定會覓得一回的，然而這不算什麼；只是尋覓罷！不斷地尋覓！」

『但是那書兒，穿鑿，你會要使我覓得的那書兒。』

『唔，誰知道呢！我沒有說謊。我們應該尋覓，尋覓。我們尋覓什麼，我們還知道得很少。這是將知教給我們的。也有這樣的人，他們一生中尋覓着，只爲要知道他們正在尋覓着什麼。這是哲學家，約翰。然而倘若永終一到，那也就和他們的尋覓都去了。』

『這可怕，穿鑿！』

『阿，不然，全不然，永終是一個實在忠厚的人。他被看錯了。』

有人在門前的梯子上躑着腳。橐橐！橐橐！在木梯上面響。于是有人叩門了，彷彿是鐵敲着木似的。

一個長的，瘦的男人進來了。他有深陷的眼睛和長而瘦的手。一陣冷風透過了那小屋。

『哦，這樣！』穿鑿說，『你來了，坐下罷！我們正談到你。你好麼？』

『工作！許多工作！』那長人說，一面拭着自己的骨出的灰白的額上的冷汗。

不動而膽怯地約翰看着那僵視着他的深陷的眼睛。眼睛是嚴正而且黑暗，然而並

不殘忍，也無敵意。幾瞬息之後，他又呼吸得較爲自由，他的心也跳得不大劇烈了。

『這是約翰，』穿鑿說；『他曾經聽說有那麼一本書兒，裏面記着，爲什麼一切是這樣，像這似的，而且我們還要一同去尋覓，是麼？』穿鑿一面別有許多用意地微笑着。

『唉，這樣——唔，這是正當的！』死親愛地說，且向約翰點頭。

『他怕覓不到那個呢，——但我告訴他，他首先須要實在勤懇地尋覓。』

『誠然，』死說，『勤懇地尋覓那是正當的。』

『他以爲你許是很殘忍；但你看罷，約翰，你錯了，對不對？』

『唉，是呵！』死親愛地說，『人說我許多壞處。我沒有勝人的外觀，——但我以爲這也還好。』

他疲乏地微笑，如一個忙碌于一件正在議論的嚴重事情的人。于是他的黑暗的眼光從約翰彎到遠方，並且在大都市上沉思地恍惚着。

約翰長久不敢說話，終于他低聲說：

『你現在要帶着我麼？』

『你想什麼，我的孩子？』死說，從他的夢幻中仰視着。『不，現在還不。你應該長大，且成一個好人。』

『我不願意是一個人，如同其他那樣的。』

『去罷，去罷！』死說，『這無從辦起。』

人可以聽出他來，這是他的一種常用的語氣。他接續着：

『人怎地能成一個好人，我的朋友穿鑿可以教你的。這也有各樣的方法；但穿鑿教得最出色。成一個好人，實在是很好看，很值得期望的事。你不可以低廉地估計牠，年青小子！』

『尋覓，思想，觀察，』穿鑿說。

『誠然，誠然，』死說；——於是對着穿鑿道：『你想領他到誰那里去呢？』

『到號碼博士那里，我的老學生。』

『唉，是呀，那是一個好學生，人的模範。在他這一類裏，幾乎完備了。』

『我會再見榮兒麼？』約翰抖着問。



「那孩子想誰呀？」死問。

「唉，他曾經被愛了，至今還在幻想，成一個妖精，嘻嘻嘻嘻。」穿鑿陰險地微笑着。

「不然，我的孩子，這不相干。」死說，「這樣的事情，你在號碼博士那里便沒有了。誰要尋覓你所尋覓的，他應該將所有別的都忘掉。一切或全無。（註一〇）」

「我要以一鑄將他造成一個人，我要指示他什麼是戀愛，他就早要想穿了。」

穿鑿又復高興地笑起來，——死又將他的黑眼睛放在可憐的約翰上，那竭力忍住他的嗚咽的。因為他在死面前羞愧。

死驟然起立。「我應該去了。」他說，「我談過了我的時間。這裡還有許多事情做。好天，約翰，我們要再見了。你只不可在我面前有害怕。」

「我在你面前沒有害怕，——我情願你帶着我。請帶我去罷！」

死卻溫和地拒絕了他，這一類的請求，他是聽慣了的。

「不，約翰，你現在去工作，尋覓和觀察罷。不要再請求我。我只招呼一次，而且夠是時

（註一〇）Alles oder Nichts, 伊亨生的話，出于他所作的劇曲 Bland。

候的。」

他一消失，穿鑿又完全恣肆了。他跳過椅子，順着地面滑走，爬上櫃子和煙突去，還在開着的窗間，耍出許多可以折斷頸子的技藝。

『這就是那永終呵，我的好朋友永終！』他大聲說，——『你看不出他好來麼？』他也見得有點兒可憎，而且很陰慘。但倘在他的工作上有了他的歡喜，他也能很高興的，然而這工作常常使他無聊。這事也單調一點。』

『他該到那里去，是誰告訴他的呢，穿鑿？』

穿鑿猜疑地，偵察地用一目斜睨着約翰。

『你爲什麼問這個？他走他自己的路。他一得來，他就帶着。』

後來，約翰別有見地了。但現在他卻沒有知道得更分明，且相信穿鑿所說的總該是真實的。

他們在街道上走，輾轉着穿過蠕動的人堆。黑色的人們交錯奔波着，笑着，喋喋着，顯得這樣地高興而且無愁，不免使約翰詫異。他看見穿鑿向許多人們點頭，卻沒有一個人

回禮，大家都看着自己的前面，彷彿他們一無所見似的。

『現在他們走着，笑着，似乎他們之中沒有一個認識我。但這不過是景象。倘或我單獨和他們在一處，他們就不再能夠否認我，而且他們也就失卻了興趣了。』

在路上，約翰覺得有人跟在他後面走。他一回顧，他看出是那用了不可聞的大踏步，在人們中間往來的，長的蒼白的人。他向約翰點頭。

『人們也看見他麼？』約翰問穿鑿。

『一定，他們個個，然而他們連他也不願意認識。唔，我喜歡讓他們高傲。』

那混亂和喧鬧使約翰昏曠了，這即刻又使他忘卻了他的憂愁。狹窄的街道和將天的蔚藍分成長條的高的房屋，沿屋走着的人們，腳步的囊囊和車子的隆隆，擾亂了那夜的舊的幻覺和夢境，正如暴風之于水鏡上的影象一般。這在他，彷彿是人們之外更無別物存在，——彷彿他應該在無休無歇的絕息的擾亂裏，一同做，一同跑。

于是他們到了沈靜的都市的一部分，那地方站着一所大房屋，有着大而素樸的窗門。這顯得無情而且嚴厲。裏面是靜靜的，約翰還覺到一種不熟悉的刺鼻的氣味夾着鈍

濁的地窖氣作爲底子的混合。一間小屋，裏面是奇異的家具，還坐着一個孤寂的人，他被許多書籍，玻璃杯和銅的器具圍繞着，那些也都是約翰所不熟悉的。一道寂寞的日光從他頭上照入屋中，並且在盛着美色液體的玻璃杯間閃爍。那人努力地在一個黃銅管裏注視，也並不擡頭。

當約翰走得較近時，他聽到他怎樣地喃喃着：

『將知！將知！』

那人旁邊，在一個長的黑架子上，躺着一點他所不很能夠辨別的白東西。

『好早晨，博士先生，』穿鑿說，然而那博士還是不擡頭。

於是約翰喫驚了，因爲他在竭力探視的那白東西，突然起了痙攣的顫抖的運動。他所見的是一隻兔身上的白茸皮。有那動着的鼻子的小頭，向下縛在鐵架上，四條腿是在身上緊緊地綁起來。那想要擺脫的絕望的試驗，只經過了一瞬息，這小動物便又靜靜地躺着了，只是那流血的頸子的急速的顫動，還在顯示牠沒有死。

約翰還看見那圓圓的仁厚的眼睛，圓睜在牠的無力的恐怖中，並且他彷彿有些熟

識。唉，當那最初的有幸的妖夜裏，在這柔軟的，而現在是帶着急速的恐怖的喘息而顫動着的小身體上，他曾經枕過自己的頭。他的過去生活的一切記念，用了威力逼起他來了。他並不想，他卻直闖到那小動物面前去：

『等一等！等一等！可憐的小兔，我要幫助你。』他並且急急地想解開那緊縛着嫩腳的繩子來。

但他的手同時也被緊緊地捏住了，耳邊還響着尖利的笑聲。

『這是什麼意思，約翰？你還是這樣孩子氣麼？那博士對你得怎樣想呢？』

『那孩子要怎樣？他在這里幹什麼？』那博士驚訝地問。

『他要成一個人，因此我帶他到你這里來的。然而他還太小，也太孩子氣。要尋覓你所尋覓的，這樣可不是那條路呵，約翰！』

『是的，那樣的路不是那正當的，』博士說。

『博士先生，放掉那小兔罷！』——

穿鑿掐住了他的兩手，至使他發起抖來。

『我們怎樣約定的，小孩子？』他向他附耳說。『我們須尋覓，是不是？我們在這里並非在沙岡上旋兒身邊和無理性的畜類裏面。我們要是人類——人類！你懂得麼？倘或你願意止于一個小孩子，倘或你不够強，來幫助我，我就使你走，那就獨自去尋覓！』

約翰默然，並且相信了，他願意強。他閉了眼睛，想看不見那小兔。

『可愛的孩子！』博士說，『你在開初似乎還有一點仁厚。那是的確，第一回是看去很有些不舒服的。我本身就永不願意看，我只要能避開就避開。然而這是不能免的，你還應該懂得：我們正是人類而非動物，而且人類的和科學的尊榮，是遠出于幾匹小兔的尊榮之上的。』

『你聽到麼？』穿鑿說，『科學和人類！』

『科學的人，』博士接着說，『高于一切此外的人們。然而他也應該將平常人的小感觸，爲了那大事業，科學，作爲犧牲。你願意做一個這樣的人麼？你覺得這是你的本分麼，我的小孩子？』

約翰遲疑着，他不大懂得『本分』這一個字，正如那金蟲一樣。

『我要覓得那書兒，』他說，『那將知說過的。』——

博士驚訝了，並且問：『將知？』

但穿鑿卻迅速地說道：『他要這個，博士，我很明白的。他要尋覓那最高的智慧，他要給萬有立一個根基。』

約翰點頭。——『是的！』他對於這話所懂得的那些，即是他的目的。

『唉，那你就應該強，約翰，不要小氣以及軟心。那麼我就要幫助你了。然而你打算打算罷：一切或全無。』——

于是約翰用着發抖的手，又將那解開的繩幫同網在小兔的四爪上。

## 十一

『我們要試一試，』穿鑿說，『我可能旋兒似的示給你許多美。』

他們向博士告了別，且約定當即回來之後，他便領着約翰到大城的一切角落巡行，他指示牠，這大怪物怎樣地生活，呼吸和滋養，牠怎樣地吸收自己並且從自己重行生長

起來。

但他偏愛這人們緊擠着，一切灰色而乾枯，空氣沈重而潮濕的，陰鬱的困苦區域。

他領他走進大建築中之一，煙氣從那裏面升騰，這是約翰第一天就見過的那地方。主宰着一個震聾耳朵的喧鬧——到處嗚吼着，格磔着，撞擊着，隆隆着——大的輪子嗡嗡有聲，長帶蜿蜒着拖過去，黑的是牆和地面，窗玻璃破碎或則塵昏。雄偉的烟突高高地伸起，超過黑的建築物，還噴出濃厚的旋轉的煙柱來。在這輪子和機器的雜沓中，約翰看見無數人們帶着蒼白的臉，黑的手和衣服，默默地不住地工作着。

『這是什麼？』他問。

『輪子，也是輪子，』穿鑿笑着，『如果你願意，也可以說是人。他們經營着什麼，他們便終年的經營，一天又一天。在這種樣子上，人也能是一個人。』

他們走到污穢的巷中，天的蔚藍的條，見得狹如一指，還被懸掛出來的衣服遮暗了。人們在那裏蠢動着，他們互相挨擠，叫喊，喧笑，有時也還唱歌。房屋裏是小屋子，這樣小，這樣黑暗而且昏沈，至使約翰不大敢呼吸。他看見在赤地上爬着的相打的孩子，蓬着頭髮



給消瘦的乳兒哼着小曲的年青姑娘。他聽到爭鬧和訶斥，凡在他周圍的一切面目，也顯得疲乏，魯鈍，或漠不相關。

無名的苦痛侵入約翰了。這和他現以為愧的先前的苦痛，是不一樣的。

『穿鑿，』他問，『在這裡活着的人們，永是這麼苦惱和艱難麼？』他不敢接下去了。

『固然，——而他們稱這為幸福。他們活得全不艱難，他們已經習慣，也不知道別的了。那是一匹胡塗的不識好歹的畜生。看那兩個坐在她門口的女人罷。她們滿足地眺望着污穢的巷，正如你先前眺望你的沙岡。為這人們你無須顰蹙。否則你也須為那永不看見日光的土撥鼠顰蹙了。』

約翰不知道回答，也不知道為什麼他卻還要哭。

而且在喧擾的操作和旋轉中間，他總看見那蒼白的空眼的人，怎樣地用了無聲的腳步走動。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是一個好人，對不對，他從這裡將人們帶走。但這裡他們也一

樣地怕他。』

已經是深夜，小光的百數在風中動搖，並且將長的波動的影象投到黑暗的水上的時候，這兩個順着寂靜的街道趲行。古舊的高的房屋似乎因為疲勞，互相倚靠起來，並且睡着了。大部分已經合了眼。有幾處卻還有一個窗戶透出黯淡的黃光。

穿鑿給約翰講那住在後面的許多故事，講到在那里受着的苦楚，講到在那里爭鬪着的困苦和生趣之間的爭鬪。他不給它省去最陰鬱的；還偏愛選取最下賤和最難堪的事，倘若約翰因為他的慘酷的敘述而失色，沈默了，他便愉快得歪着嘴笑。

『穿鑿，』約翰忽然問，『你知道一點那大光麼？』

他以為這問題可以將他從沈重而可怕地壓迫着他的幽暗裏解放出來。

『空話！旋兒的空話！』穿鑿說，『幻想和夢境。人們和我自己之外，沒有東西。你以為有一個上帝或相類的東西，樂于在這裡似的地，來主宰這樣的廢物們麼？而且這樣的大光，也決不在這黑暗裏放出這許多來的。』

『還有星星們呢，星星們？』約翰問，似乎他希望這分明的偉大，能夠來擡高他面前

的卑賤。

『那星星們麼？你可知道你說了什麼了，小孩子？那上面並不是小光，像你在這里四面看見的燈燭似的。那一切都是世界們。比起這帶着千數的城鎮的世界來，都大得多，我們就如一粒微塵，在牠們之間飄浮着，而且那是既無所謂上，也無所謂下，到處都有世界們，永是世界們，而且這是永沒，永沒有窮盡。』

『不然！不然！』約翰恐懼他叫喊，『不要說這個，不要說這個罷！在廣大的黑暗的田野上，我看見小光們在我上面。』

『是呀，你看去不過是小光們。你也向上面默望一輩子，只能看見黑暗的田野裏在你上面的小光們。然而你能，你應該知道，那是世界們，既無上，也無下，在那里，那球兒是帶着那些什麼都不算，並且不算什麼地消失了去的，可憐的蠕動着的人堆兒。那麼，就不要向我再說『星星們』了，彷彿那是二三十個似的，這是無意識。』

約翰沈默着。這會將卑賤提高的偉大，將卑賤壓碎了。

『來罷，』穿鑿說，『我們要看一點有趣的。』對他們傳來了可愛的響亮的音樂。在

黑暗的街道之一角，立着一所高大的房屋，從許多高窗內，明朗地透出些光輝。前面停着一大排車。馬匹的頓足，空洞地在夜靜中發響，牠們的頭還點着。哦！哦！閃光在車件的銀釘上和車子的漆光上閃爍。

裏面是明亮的光。約翰半被迷眩地看着百數抖着的火燄的，奪目的，顏色的鏡子和花的光彩。鮮明的姿態溜過窗前，他們都用了微笑的儀容和友愛的態度互相親近着。直到大廳的最後面，都轉動着盛裝的人們，或是舒徐的步伐，或是迅速的旋風一般的回旋。那大聲的喧囂和歡喜的聲音，磨擦的腳步和綵綵的長衣，都夾在約翰曾在遠處聽到過的柔媚的音樂的悠揚中，成爲一個交錯，傳到街道上。在外面，接近窗邊，是兩個黑暗的形體，只有那面目，被他們正在貪看的光輝，照得不一律而且鮮明。

「這美呵！這堂皇呵！」約翰叫喊。他耽溺于這麼多的色采，光輝和花朵的觀覽了。  
「出了什麼事？我們可以進去麼？」

「哦，這你卻稱爲美呀？或者你也許先選一個兔洞罷？但是看罷？人們怎樣地微笑，輝煌，並且鞠躬呵。看哪，男人們怎麼這樣地體面和漂亮，女人們怎麼這樣地豔麗和打扮呵。」

跳舞起來又多麼鄭重，像是世界上最重要事件似的！』

約翰回想到兔洞裏的跳舞，也看出了幾樣使他記憶起來的事。然而這卻一切盛大得遠，燦爛得遠了。那些盛裝的年青女子們，倘若伸高了她們的長的潔白的臂膊，當活潑的跳舞中側着臉，他看來也美得正如妖精一般。侍役們是整肅地往來，並且用了恭敬的鞠躬，獻上那貴重的飲料。

『多麼華美！多麼華美！』約翰大聲說。

『很美觀，你不這樣想麼？』穿鑿說。『但你也須比在你鼻子跟前的看得遠一點。你現在只看見可愛的微笑的臉，是不是？這微笑，大部分卻是誑騙和作偽呵。那坐在廳壁下的和藹的老太太們就如圍着池子的漁人；年青的女人們是釣餌，先生們是那魚。他們雖然這麼親愛地一同閒談，——他們卻嫉妬地不樂意于各人的釣得。倘若其中的一個年青女人高興了，那是因為她穿得比別人美，或者招致的先生們比別人多，而先生們的特別的享樂是精光的頸子和臂膊。在一切微笑的眼睛和親愛的嘴唇之後，藏着的全是另外一件事。而且那恭敬的侍役們，思想得全不恭敬。倘將他們正在想着的事驟然洩露

出來，那就即刻和這美觀的盛會都完了。」

當穿鑿將一切指給他的時候，約翰便分明地看見儀容和態度中的作偽，以及于微笑的假面裏，怎樣地露出虛浮，嫉妬和無聊，或則倘將這假面暫置一旁，便忽然見了分曉。

「唉，」穿鑿說，「應該讓他們隨意。人們也應該高興高興。用別樣的方法，他們是全不懂得的。」

約翰覺得，彷彿有人站在他後面似的。他向後看：那是熟識的，長的形體。蒼白的臉被奪目的光彩所照耀，至使眼睛形成了兩個大黑點。他低聲自己喃喃着，還用手指直向華美的廳中。

「看呵！」穿鑿說，「他又在尋出來了。」

約翰向那手指所指的處所看。他看見一個年老的太太怎樣地在交談中驟然合了眼，以及美麗的年青的姑娘怎樣地打一個寒噤，因此站住並且凝視着前方。

「到什麼時候呢？」穿鑿問死。

「這是我的事，」死說。

『我還要將這一樣的社會給約翰看一回，』穿鑿說。他于是歪着嘴笑而且映起眼睛來。『可以麼？』

『今天晚上麼？』死問。

『爲什麼不呢？』穿鑿說，『那地方既無時間，又無時候。現在是，凡有永是如此的，以及凡有將要如此的，已經永在那里了。』

『我不能同去，』死說，『我有太多的工作。然而用了那名字，叫我們倆所認識的那個罷，而且沒有我，你們也可以覓得道路的。』

于是他們穿過寂寞的街，走了一段路，煤氣燈燄在夜風中閃爍，黑暗的寒冷的水拍着河堤。柔媚的音樂逐漸低微，终于在橫亙大都市上的大安靜裏絕響了。

忽然從高處發出一種全是金屬的聲音，一片清朗而嚴肅的歌曲。

這都從高的塔裏驀地落到沈睡的都市上——到小約翰的沈鬱昏暗的魂靈上。他驚異着向上看。那鐘聲挾了歡呼着升騰起來，而強有力地撕裂了死寂的，響亮的調子悠然而去了。這在沈靜的睡眠和黑暗的悲戚中間的高興的聲音，典禮的歌唱，他聽得很

生疏。

『這是時鐘，』穿鑿說，『這永是這樣地高興，一年去，一年來。每一小時，他總用了同等的氣力和興致唱那同一的歌曲。在夜裏，就比白天響得更有趣——似乎是鐘在歡呼牠的無須睡覺，牠下面是千數的憂愁和啼哭，而牠卻能够接續着一樣地幸福地歌吟。然而倘若有誰死掉了，牠便更其有趣地發響。』

又升騰了一次歡呼的聲音。

『有一天，約翰，』穿鑿接續着，『在一間寂靜的屋子中的窗後面，將照着一顆微弱的小光。是一顆沈思着發抖，且使牆上的影子跳舞的，沈鬱的小光。除了低微的梗塞的嗚咽之外，屋子裏更無聲音作響。其中站着一張白幔的牀，還有打皺的陰影。牀上躺着一點東西，也是白而且靜。這將是小約翰了。——阿，於是這歌便高聲地高興地響進屋裏來，而且在歌聲中，在他死後的最初時間中行禮。』——

十二下沈重的敲打，遲延着在空中吼動了。當末一擊時，約翰彷彿便如入夢，他不再走動了，在街道上飄浮了一段，憑着穿鑿的手的提攜。在火速的飛行中，房屋和街燈都從



旁溜過去了，死消失了。現在是房屋較爲稀疏，牠們排成簡單的行列，其間是黑暗的。滿是祕密的洞穴，有溝，有水窪，有廢址和木料，偶然照着煤氣的燈光。終於來了一個大的門帶着沈重的柱子和高的柵欄。一剎那間他們便飄浮過去，並且落在大沙堆旁的溼草上了。約翰以爲在一個園子裏了，因爲他聽得周圍有樹木瑟瑟地響。

『那麼，留神罷，約翰！還要以爲我知道得比旋兒不更多。』

于是穿鑿用了大聲喊出一個短而黑暗的，使約翰戰慄的名字來。幽暗從各方面反應這聲響，風以呼嘯的旋轉舉起牠，——直到牠在高天中絕響。

約翰看見，野草怎樣地高到他的頭，而剛纔還在他腳下的小石子，怎樣地已將他的眺望遮住了。穿鑿，在他旁邊，也同他一樣小，用兩手抓住那小石，使出全身的力量在轉牠。細而高的聲音的一種紛亂的叫喚，從荒蕪了的地面騰起。

『喂，誰在這里？這是什麼意思？野東西！』這即刻發作了。

約翰看見黑色的形相忙亂着穿插奔跑。他認識那敏捷的黑色的馬陸蟲，發光的櫻色的蠅螋帶着牠的細巧的鉗子，鼠婦蟲有着圓背脊，以及蛇一流的蜈蚣。其中有一條長

的蚯蚓，電一般快縮回牠的洞裏去了。

穿鑿斜穿過這活動的吵鬧的羣，走向蚯蚓的洞口。

「喂，你這長的裸體的壞種！——出來，帶着你的紅的尖鼻子！」穿鑿大聲說。

「得怎樣呢？」那蟲從深處問。

「你得出來，因為我要進去，你懂麼，精光的囁沙者！」

蚯蚓四顧着從洞口伸出牠的尖頭來，又向各處觸探幾回，這纔慢慢地將那長的裸露的身子稍稍拖近地面去。

穿鑿遍看那些因為好奇而奔集的別的動物。

「你們裏面的一個得同去，並且在我們前面照着亮。不，黑馬陸，你太胖，而且你帶着你的千數條爪子會使我頭昏眼花。喂，你，蠅虻！你的外觀中我的意。同走，並且在你的缺子上帶着光馬陸，跑去尋一個迷光，或者給我拿一個爛木頭的小燈來！」

他的出令的聲音揮動了動物們，牠們奉行了。

他們走下蟲路去。他們前面是蠅虻帶着發光的木頭，於是穿鑿，於是約翰，那下面是

狹窄而黑暗。約翰看見沙粒微弱地照在淡薄的藍色的微光中。沙粒都顯得石一般大，半透明，由蚯蚓的身子磨成緊密的光滑的牆了。蚯蚓是好奇地跟隨着。約翰向後看，只見牠的尖頭有時前伸，有時卻等待着牠的身子的拖近。

他們沈默着往下，——長而且深。在約翰過于峻峭的路，穿鑿便攙扶他。那似乎沒有窮盡！永是新的沙粒，永是那蠅虻接着向下爬，隨着道路的轉彎，轉着繞着。終於道路寬一點了，牆壁也彼此離遠了。沙粒是黑而且潮，在上面成爲一個軒洞，洞面有水點引成光亮的條痕，樹根穿入軒洞中，像僵了的蛇一樣。

于是在約翰的眼前忽然豎着一道挺直的牆，黑而高，將他們之前的全空間都遮斷了。蠅虻轉了過來。

『好！那就同到了後面了。蚯蚓已經知道。這是牠的家。』

『來，指給我們路！』穿鑿說。

蚯蚓慢慢地將那環節的身子拖到黑牆根，並且觸探着。約翰看出，牆是木頭。到處散落成淡櫻色的塵土了。那蟲便往裏鑽，將長的柔軟的身子滑過孔穴去。

『那麼，你，』穿鑿說，便將約翰推進那小的潮溼的孔裏。一剎那間，他在軟而溼的塵芥裏嚇得要氣絕了，于是他覺得他的頭已經自由，並且竭全力將自己從那小孔中弄出。周圍似乎一片大空間。地面硬且潮，空氣濃厚而且不可忍受地鬱悶。約翰幾乎不敢呼吸，只在無名的恐怖中等待着。

他聽到穿鑿的聲音空洞地發響，如在一個地窖裏似的。

『這裡，約翰，跟着我！——』

他覺得，他前面的地，怎樣地隆起成山，——由穿鑿引導着，他在濃密的幽暗中踏着這地面。他似乎走在一件衣服上，這隨着腳步而高低。他在溝窪和丘岡上磕碰着，其時他追隨着穿鑿，直到一處平地上，緊緊地抓住了一枝長的梗，像是柔軟的管子。

『我們站在這裡好！燈來！』穿鑿叫喊。

于是從遠處顯出微弱的小光，和那拿着的蟲一同低昂着。光移得越近，慘淡的光亮照得空間越滿，約翰的窘迫便也越大了。

他踏過的那山，是長而且白，捏在他手裏的管子，是櫻色的，還向下引成燦爛的波線。

他辨出一個人的頤長僵直的身體，以及他所立的冰冷的地方，是前額。

他面前就現出兩個深的黑洞，是陷下的眼睛，那淡藍的光還照出瘦削的鼻子和那灰色的，因了怖人的僵硬的死笑而張開的唇吻。

從穿鑿的嘴裏發一聲尖利的笑，這又即刻在潮溼的木壁間斷氣了。

『這是一個驚奇，約翰！』

那長的蟲從屍衣的摺疊間爬出；牠四顧着，將自己拖到下顎上，經過僵直的嘴唇，滑進那烏黑的嘴洞裏去了。

『這就是跳舞會中的最美的，——你以為比妖精還美的。那時候，她的衣服和捲髮噴溢着甜香，那時候，眼睛是流盼而口唇是微笑，——現在固然是變了一點了。』

在他所有的震懼中，約翰的眼裏卻藏着不信。這樣快麼？——方纔是那麼華美，而現在卻已經……！

『你不信我麼？』穿鑿歪了嘴笑着說。『那時和現在之間，已經是半世紀了。那里是既無時候，也無時間。凡已經過去的，將要是永久，凡將要來的，已經是過去了。這你不能想，

然而應該信。這里一切都是真實，凡我所指示你的一切，是真的，真的！這是旋兒所不能主張的！

穿鑿嘻笑着跳到死屍的臉上往來，還開了一個極可惡的玩笑。他坐在眉毛上，牽着那長的睫毛拉開眼瞼來。那眼睛，那約翰會見牠高興地閃耀的，是疲乏地凝固了，而且在昏黃的小光中，皺蹙地白。

『那麼，再下去！』穿鑿大呼，『還有別的可看哩！』

蚯蚓慢慢地從右嘴角間爬出，而這可怕的游行便接下去了。

不是回轉，——卻是向一條新的，也這麼長而且幽暗的道路。

『一個老的來了，』當又有一道黑牆阻住去路的時候，蚯蚓說。『他在這里已經很久了！』

這比起前一回來，稍不討厭。除了一個不成形的堆，從中露着白骨之外，約翰什麼也看不見。成百的蟲豸們和昆蟲們正在默默地忙着做工。那光惹起了驚動。

『你們從那里來？誰拿光到這里來？我們用不着這個！』

牠們並且趕快向溝裏洞裏鑽進去了。但牠們認出了一個同種。

『你曾在這裏過麼？』蟲們問。『木頭還硬哩。』

首先的蟲否認了。

他們再往遠走，穿鑿當作解釋者，將他所知道的指給小約翰。來了一個不成樣子的臉帶着睜視的圓眼，膨脹的黑的嘴唇和面龐。

『這曾是一位優雅的先生，』他于是高興地說，『你也許曾經見過他，這樣地富，這樣地闊，而且這樣地高傲。他保住了他的尊大了。』

這樣地進行。也有瘦損的，消蝕了的形體，在映着微光而淡藍地發亮的白髮之間，也有小孩子帶着大頭顱，也有中年的沈思的面目。

『看哪，這是在他們死後纔變老的，』穿鑿說。

他們走近了一個絡腮鬍子的男人，高吊着嘴唇，白色的牙齒在發亮。當前額中間，有一個圓的，烏黑的小洞。

『這人被永終用手藝草草完事了。爲什麼不耐耐一點呢？無論如何他大概總得到

「這裏來的。」

而且又是道路，而且是新的道路，而且又是伸開的身體帶着僵硬的醜怪的臉，和不斷的，交叉着疊起來的手。

「我不往下走了，」蠅虻說，「這裏我不大熟悉了。」

「我們回轉罷，」蚯蚓說。

「前去，只要前去！」穿鑿大叫起來。

這一行又前進。

「一切，凡你所見的，存在着，」穿鑿進行着說，「這一切都是真的。只有一件東西不真。那便是你自己，約翰。你沒有在這里，而且你也不能在這里。」

他看見約翰因了他的話，露出恐怖的僵直的眼光，便發了一通響亮的譁笑。

「這是一條絕路，我不前進了，」蠅虻煩躁着說。

「我卻偏要前進，」穿鑿說，而且一到道路的盡頭，他使用兩手挖掘起來了。「幫我，

約翰！」



約翰在困苦中，不由自主地服從了，挖去那潮溼的微細的泥土。

他們浴着汗水默默地繼續着工作，直到他們撞在黑色的木頭上。

蚯蚓縮回了環節的頭，並且向後面消失了。蠅虻也放下牠的光，走了回去。

『你們進不去的，這木頭太新，』牠臨走時說。

『我要！』穿鑿說，並且用爪甲從那木頭上撕下長而白的木屑來。

一種可怕的窘迫侵襲了約翰。然而他必得，他不能別的。

黑暗的空隙終於開開了。穿鑿取了光，慌忙爬進去。

『這裡，這裡！』他叫着，一面跑往頭那邊。

但當約翰到了那靜靜地交叉着疊在胸脯上面的手那里的時候。他必須休息了。他見有瘦的，蒼白的，在耳朵旁邊半明半暗的手指，正在他前面。他忽然認得了，他認識手指的切痕和皺襞，長的，現在是染成深藍了的指甲的形狀。他在示指上看出一個櫻色的小點來。這是他自己的手。

『這裡，這裡！』穿鑿的聲音從頭那邊叫喊過來。『看一下子罷，你可認識他麼？』

可憐的約翰還想重行起來，走向那向他閃爍着的光去。然而他不再能夠了。那小光消滅成完全的幽暗，他也失神地跌倒了。

十二

他落在一個深的睡眠裏，直到那麼深，在那里沒有夢。

當他又從這幽暗中起來，——慢慢地——到了清晨的蒼茫涼爽的光中，他拂去了斑斕的，溫柔的舊夢。他醒了，有如露珠之從一朵花似的，夢從他的靈魂上滑掉了。

還在可愛的景象的錯雜中，半做着夢的他的眼睛的表情，是平靜而且和藹。

但因了當着黯淡的白晝之前的苦痛，他如一個羞明者，將眼睛合上了。凡有在過去的早晨所會見的，他都看見。這似乎已經很久，很遠了。然而還是時時刻刻重到他的靈魂之前，從哀愁的早晨起，直到寒慄的夜裏。他不能相信，那一切恐怖，是會在一日之中出現的。他的窘迫的開初，彷彿已經是這樣遠，像失卻在蒼茫的霧裏一般。

柔和的夢，無影無蹤地從他的靈魂上滑去了——穿鑿搖撼他——而沈鬱的時光

于是開始，懶散而且無色，是許多許多別的一切的前驅。

但是凡有在前夜的可怕的游行中所見的，卻停留在他那里。這單是一個駭人的夢象麼？

當他躊躇着將這去問穿鑿的時候，那一個卻嘲笑而詫異地看着他。

『你想什麼？』他問。

然而約翰卻看不出他眼裏的嘲笑，還問，他看得如此清楚而且分明，如在面前的一切，是否真是這樣地出現了？

『不，約翰，你卻怎樣地胡塗呵！這樣的事情是決不能發生的。』

約翰不知道他須想什麼了。

『我們就要給你工作了。那麼，你便不再這樣癡獃地問了。』

他們便到那要幫助約翰，來覓得他所尋覓的號碼博士那里去。

在活潑的街道上，穿鑿忽然沈靜地站住了，並且從大眾中指出一個人來給約翰看。『你還認識他麼？』他問，當約翰大驚失色，凝視着那人的時候，他便在街上發出一

聲響亮的譁笑來。

約翰在昨夜見過他，深深地在地。——

博士親切地接待他們，並且將他的智慧頒給約翰。他聽至數小時之久，在這一天，而且以後的許多天。

約翰所尋覓的，博士也還未曾覓得。他卻幾乎了，他說。他要使約翰上達，有如他自己一般。於是他們倆就要達了目的。

約翰傾聽着，學習着，勤勉而且忍耐，——許多日之久，——許多月之久。他僅懷着些少的希望，然而他懂得，他現在應該進行，——進行到他所做得到。他覺得很奇特。他尋覓光明，越長久，而他的周圍卻越昏暗。凡他所學的一切的開端，是很好的，——只是他鑽研得越深，那一切也就越淒涼，越黯澹。他用動物和植物，以及周圍的一切來開手，如果觀察得一長久，那便成爲號碼了。一切分散爲號碼，紙張充滿着號碼。博士以爲號碼是出色的，他並且說，號碼一到，于他是光明，——但在約翰卻是昏暗。

穿鑿伴住他，倘或他厭倦和疲乏了，便戟刺他。享用或歎賞的每一瞬息，他便埋怨他。

約翰每當學到，以及看見花朵怎樣微妙地湊合，果實怎樣地結成，昆蟲怎樣不自覺地助了牠們的天職的時候，是驚奇而且高興。

『這卻是出色。』他說，『這一切是算得多麼詳盡，而且造得多麼精妙和合式呵！』  
『是的，格外合式，』穿鑿說，『可惜，那合式和精妙的大部分，是沒有用處的。有多少花結果，有多少種子成樹呢？』

『然而那一切彷彿是照着一個宏大的規劃而作的，』約翰回答。『看罷！蜜蜂們自尋牠們的蜜而不知道幫助了花，而花的招致蜜蜂是用了牠們的顏色。這是一個規劃，兩者都在這上面工作，不識不知地。』

『這見得真好，但欠缺的也還多假使那蜜蜂覺得可能，牠們便在花下咬進一個洞去，損壞了那十分複雜的安排。伶俐的工師，被一個蜜蜂當作獸子！』

在人類和動物之間的神奇的湊合，那就顯得更壞了。他從約翰以為美的和藝術的一切之中，指出不完備和缺點。他指示他能夠侵略人和動物的，苦惱和憂愁的全軍，  
(註一一) 他還偏喜歡選取那最可厭的和最可惡的。

『這工師，約翰，對於他所做的一切，確是狡獪的，然而他忘卻了一點東西。人們做得不歇手，只我要弭補一切損失。但看你的周圍罷！一柄雨傘，一個眼鏡，還有衣服和住所，都是人類的補工。這和那大規劃毫無關係。那工師卻毫不盤算，人們會受寒，要讀書，爲了這些事，他的規劃是全不中用的。他將衣服交給他的孩子們，並沒有盤算他們的生長。於是——一切人們，便幾乎都從他們的天然衣服裏長大了。他們便自己拿一切到手裏去，全不再管那工師和他的規劃。沒有交給他們的，他們也無恥地放肆地拿來，——還有分明擺着的，是使他們死，於是他們便往往藉了各種的詭計，在許多時光中，來迴避這死。』

『然而這是人們之罪，』約翰大聲說，『他們爲什麼任性遠離那天然的呢？』

『呵，你這胡塗的約翰！倘或一個保姆使一個單純的孩子玩耍火，並且燒起來了，——誰擔負這罪呢？那不識得火的孩子，還是知道那要焚燒的保姆呢？如果人們在困苦中或不自然中走錯了，誰有罪，他們自己呢，還是他們和他相比，就如無知無識的孩子們一般的，無所不知的工師呢？』

（註一一）大概是指病原菌。

「他們卻並非不知，他們曾經知道……」

「約翰，假如你告訴一個孩子，「不要弄那火，那是會痛的！」假使那孩子仍然弄，因為他不知道什麼叫作痛，你就能給你脫去罪名，並且說：「看呀！這孩子是並非不知道的麼？」你深知道，那是不來聽你的話的。人們就如孩子一般耳聾和昏憤。但玻璃是脆的，黏土是軟的。誰造了人類而不計算他們的昏憤，便如那等人一樣，他用玻璃造兵器而不顧及牠會破碎，用黏土做箭而不顧及牠一定要彎曲。」

這些話像是紛飛的火滴一般，落在約翰的靈魂上。他的胸中萌生了大悲痛，將他那先前的，在夜間寂靜和無眠的時候，常常因此而哭的苦痛驅除了。

唉！睡覺呵！睡覺呵！——曾有一時——多日之後，——睡覺在他是最好的時候了。其中沒有思想，也沒有悲痛，他的夢還是永永引導他重到他的先前的生活去。當他夢着的時候，他彷彿覺得很華美，但在白晝，卻不再能夠想像那是怎樣了。他僅知道他的神往和苦痛，較勝于他現今所知道的空虛和僵死的感覺。有一回。他曾苦痛地神往于旋兒，有一回，他曾時時等候着榮兒。那是多麼華美呵！

榮兒！——他還在神往麼？——他學得越多，他的神往便越消失。因為這也散成片段了，而且穿鑿又使他了然，什麼是愛。他于是自愧，號碼博士說，他還不能從中做出號碼來，然而快要出現了。小約翰的周圍，是這樣的黑暗而又黑暗。

他微微覺得感謝，是在他和穿鑿的可怕的游行裏，沒有看見榮兒。

當他和穿鑿提及時，那人不說，卻只狡獪地微笑。然而約翰懂得，這是並不憐恤他。

約翰一有並不學習和工作的時間，穿鑿便利用着領他到人間去。他知道帶他到各處，到病院中，病人們躺在大廳裏，——蒼白消瘦的臉帶着衰弱或苦痛的表情的一長列——那地方是憂鬱的沈靜，僅被喘息和叫喚打斷了。穿鑿還指示他，其中的幾個將永不能出這大廳去。倘在一定的時間，人們的奔流進向這廳，來訪問他患病的親戚的時候，穿鑿便說：『看哪，大家都知道，便是他們也將進這屋子和昏暗的大廳裏面來，為的是畢竟在一個黑箱子裏擡出去。』

——『他們怎麼能這樣高興呢？』約翰想。

穿鑿領他到樓上的一間小廳中，其中充滿着傷情的半暗，從鄰室裏，有風琴的遙響，



不住地夢幻地傳來。於是穿鑿從衆中指一個病人給他看，是頑鈍地向前凝視着沿了牆懶懶地爬來的一線日光的。

『他在這裏躺了七年了，』穿鑿說。——『他是一個海員，他曾見印度的椰樹，日本的藍海，巴西的森林。現在他在七個長年的那些長日子，消受着一線日光和風琴遊戲。他不再能走出這裏了，然而還可以經過這樣的一倍之久。』

從這一日起，約翰是極可怕的夢，他忽然醒來了，在小廳中，在如夢的聲響中的傷情的半暗裏，——至于直到他的結末，只看見將起將滅的黃昏。

穿鑿也領他到大教堂，使他聽在那里說什麼。他引他到宴會，到盛大的典禮，到幾家的閨房。

約翰學着和人們認識，而且他屢次覺得，他應該想想他先前的生活，旋兒講給他的童話和他自己的經歷，有一些人，是使他記起那想在星星中看見牠亡故的伙伴的火螢的，——或者那金蟲，那比別個老一天，而且談論了許多生活本分的，——他聽到故事，則使他記起塗雅潑刺，那十字蜘蛛中的英雄，或者記起鰻魚，那只是躺着喫，因為一個肥胖

的年青的王，就顯得特別體面的。對於自己，他卻比爲不懂得什麼叫作生活本分，而飛向光中去的那幼小的金蟲。他似乎無助地殘廢地在地毯上各處爬，用一條線繫着身子，一條鋒利的線，而穿鑿則牽着，掣着牠。

唉，他將永不能再覓得那園子了，——沈重的腳何時到來，並且將他踏碎呢？

他說起旋兒，穿鑿便嘲弄他。而且他漸漸相信起來了，旋兒是從來沒有的。

『然而，穿鑿，那麼，匙兒也就不成立了，那就全沒有什麼成立了。』

『全無！全無！只有人們和號碼，這都是真的，存在的，無窮之多的號碼。』

『然而，穿鑿，那麼，你就騙了我了。使我停止，使我不再尋覓罷，——使我獨自一個罷！』

『死怎麼對你說，你不知道了麼？你須成一個人，一個完全的人。』

『我不願意。這太可怕！』

『你必須——你曾經願意了的。看看號碼博士罷，他以爲這太可怕麼？你要同他一樣。』

這是真實。號碼博士彷彿長是平靜而且幸福。不倦地不搖地他走他的路，學着而且教着，知足而且和平。

『看他罷，』穿鑿說，『他看見一切，而仍然一無所見。他觀察人類，似乎他自己是別的東西，和他們全不一樣。他闖過疾病和困苦之間，似乎不會受傷，而且他還與死往還，如不死者。他只希望懂得他之所見，而凡有于他顯然的，在他是一樣地正當。只要一懂得，他便立即滿足了。你也須這樣。』

『我卻永不能。』

『好，那我就不能幫助你了。』

這永是他們的交談的無希望的結束。約翰是疲乏而且隨便了，尋覓又尋覓，是什麼和爲什麼，他不復知道了。他已如旋兒所說的許多人們一般。

冬天來了，他幾乎不知道。

當一個天寒霧重的早晨，潮濕的污穢的雪躺在街道上，並且從樹木和屋頂上點滴着的時候，他和穿鑿走着平日的路。

在一處，他遇見一列年青的姑娘，手上拿着教科書。她們用雪互擲着，笑着，而且彼此捉弄着，他們的聲音在雪地上清徹地發響。聽不到腳步和車輪的聲響，只有馬的，或者一所店門的關閉，像似一個鈴鐺的聲音。高興的笑聲，清徹地穿過這寂靜。

約翰看見，一個姑娘怎樣地看他而且向他凝望着，她穿一件小皮衣，戴着黑色的帽子。他熟識她的外貌，卻仍不知道她是誰。她點頭，而且又點一回頭。

「這是誰呢？我認識她。」

「是的，這是可能的。她叫馬理，有幾個人稱她榮兒。」

「不，這不能是。她不像旋兒。她是一個平常的姑娘。」

「哈哈！哈哈！她不能像一個並不存在的或人的。然而她是，她是。你曾經這樣地很仰慕她，我現在要將你弄到她那里去了。」

「不，我不願意見她。我寧可見她死，像別人一樣。」

約翰不再向各處觀看了，卻是忙忙地前奔，並且喃喃着：

「這是結局。全不成立！全無！」

最初的春晨的清朗溫暖的日光，瀰漫了大都市。明淨的光進到約翰住着的小屋子中；低的頂篷上有一條大的光條，是波動着的運河的水的映象，顫抖而且閃動。

約翰坐在日照下的窗前，向大都市眺望，現在是全然另一景象了。灰色的霧，換成燦爛的藍色的陽光，籠罩了長街的盡頭和遠處的塔。石片屋頂的光線閃作銀白顏色；一切房屋以清朗的線和明亮的面穿過日光中，——這是淺藍天中的一個溫暖的渲染。水也彷彿有了生氣了。榆樹的褐色的嫩芽肥而有光，喧嚷的麻雀們在樹枝間鼓翼。

當他在眺望時，約翰的心情就很奇特。日光將他置身于甜的昏迷中了。其中是忘卻和難傳的歡樂。他在夢裏凝視着波浪的光閃，飽滿的榆芽，還傾聽着麻雀的啾唧。在這音響裏是大歡娛。

他久沒有這樣地柔和了；他久沒有覺得這樣地幸福了。

這是他重行認識的往日的日照。這是往日叫他去到自由的太陽，到園子裏，他于是

在暖地上的一道舊牆蔭中，——許多工夫，可以享用那溫暖和光輝，一面凝視着面前的負暄的草梗。

在沈靜中，于他是好極了，沈靜給他以明確的家鄉之感，——有如他所記得，多年以前在他母親的腕中。他並不飲泣或神馳，而必須思想一切的過去。他沈靜地坐着，夢着，除了太陽的照臨之外，他什麼也不希望了。

『你怎麼這樣沈思地坐着呢，約翰？』穿鑿叫喊，『你知道，我是不容許做夢的。』  
約翰懇求地擡起了出神的眼睛。

『再給我這樣地停一會罷，』他祈求說，『太陽是這樣好。』

『你在太陽裏會尋出什麼來呢，喂？』穿鑿說。『牠並非什麼，不過是一枝大蠟燭，你坐在燭光下或是在日光下，完全一樣的。看罷！街上的那陰影和亮處，——也即等於一個安靜地燃燒着而不閃動的燈火的照映。而那光，也不過是照着世界上的極渺小的一點的一個極渺小的小火燄罷了，那邊！那邊！在那蔚藍旁邊，在我們上面和底下，是暗，冷而且暗！那邊是夜，現在以及永久！』

但他的話于約翰沒有效。沈靜的溫暖的日光貫澈了他，並且充滿了他的全靈魂了，——在他是平和而且明晰。

穿鑿帶着他到號碼博士的冰冷的住所去。日像還在他的精神上飄泛了一些時，于是逐漸黯澹了，當正午時分，在他是十足的幽暗。

但到晚間，他又在都市的街道上趨行的時候，空氣悶熱，且被潮溼的春氣充塞了。一切的發香都強烈了十倍，而在這狹窄的街中，使他窘迫。惟在空曠處，他嗅出草和樹林的新芽。在都市上，他看見春，在西方天際嫩紅中的平靜的小雲裏。

黃昏在都市上展開了嫩色的柔軟的銀灰的面紗。街上是寂靜了，只在遠處有一個手拉風琴弄出悲哀的節奏，——房屋向着紅色的暮天，都揚起一律的黑影，還如無數的臂膊一般，在高處伸出牠們的尖端和煙突來。

這在約翰，有如太陽末後照在大都市上時的和藹的微笑，——和藹地如同寬恕了一件傻事的微笑似的。那微微的溫暖，還來撫摩約翰的雙頰。

于是悲哀潛入了約翰的心，有這樣沈重，至使他不能再走，且必須將他的臉伸向遠

天中深深地呼吸了。春天在叫他，他也聽到。他要回答，他要去。這一切在他是後悔，愛，寬恕。

他極其神往地向上凝視。從他模胡的眼裏湧出淚來。

『去罷！約翰！你不要發獸罷，人們看着你哩，』穿鑿說。

蒙朧而昏暗地向兩旁展開着長的單調的房屋排列。是溫和的空氣中的一個苦惱，是春聲裏面的一聲哀呼。

人們坐在門內和階沿上，以消受這春天。這于約翰像是一種嘲侮。污穢的門暢開着，渾濁的空間等候着那些人。在遠處還響着手拉風琴的悲哀的音調。『呵，我能夠飛開這里，遠去，岡上，海上！』

然而他仍須伴着高的小屋子，而且他醒着躺了這一夜。

他總要想念他父親，以及和他同行的遠道的散步，——如果他走在他的十步之後，那父親就給他在沙土上寫字母。他總要想念那地丁花生在灌木之間的處所，以及和父親同去搜訪的那一天。他整夜看見他的父親的臉一如先前，他在夜間安靜的燈光中顧盼他，還傾聽他筆鋒寫字的聲響。



于是他每晨祈求穿鑿，還給他回鄉一回，往他的家和他的父親，再看一遍沙岡和園子。現在他覺出他先前的愛父親，過于普烈斯多和他的小屋子了，因為他現在只爲他而祈求。

『那就只告訴我，他怎樣了，我出外這麼久，他還在惱我麼？』

穿鑿聳一聳肩。——『即使你知道了，于你有什么益呢？』

春天卻過去了，呼喚他，越呼越響。他每夜夢見岡坡上的暗綠的苔蘚，透了嫩的新葉而下的陽光。

『這是不能久長如此的，』約翰想，『我就要支持不住了。』

每當他不能入睡的時候，他往往輕輕地起來，走到窗前，向着暗夜凝視。他看見蒸騰的蒙茸的小雲，怎麼慢慢地溜過月輪旁邊，平和地飄浮在柔和的光海裏。他便想，在那遠方，岡阜是怎樣地微睡在悶熱的深夜中！在深的小樹林間，絕無新葉作響，潮濕的莓苔和鮮嫩的樺條也將發香，那該是怎樣地神奇呵。他彷彿聽得遠處有蝦蟆的抑揚的合唱，滿是祕密地浮過田野來，還有唯一的鳥的歌曲，是足以伴那嚴肅的寂靜的，牠將歌曲唱得

如此低聲地哀怨地開頭，而且陡然中斷，以致那寂靜顯得更其寂靜了。鳥在呼喚他，一切都在呼喚他。他將頭靠着窗沿，並且在他的臂膊上嗚咽起來了。

『我不能！——我受不住。倘我不能就去，我一定會就死了。』

第二天穿鑿叫他醒來的時候，他還坐在窗前，他就在那里睡着了，頭靠在臂膊上。

日子過去了，又長又熱，——而且無變化。然而約翰沒有死，他還應該擔着他的苦痛。有一日的早晨，號碼博士對他說：

『我要去看一個病人，約翰，你願意同我去麼？』

號碼博士有博學的名聲，而且對於病和死，有許多人來邀請他的幫助。約翰是屢次伴過他的。

穿鑿在這早晨異常地高興。他總是倒立，跳舞，翻筋斗，並且玩出各種瘋狂似的說笑來。他不住地非常祕密地竊笑着，像一個準備着給人一嚇的人。

但號碼博士卻只是平常一樣嚴正。

這一日他們走了遠的路。用鐵路，也用步行。約翰是還沒有一同到過外邊的。

這是一個溫暖的，快樂的日子。約翰從車中向外望，那廣大的碧綠的牧場，帶着牠欲飛的草和喫食的家畜，都在他身邊奔過去了。他看見白胡蝶在種滿花卉的地上翩跹，空氣爲了日熱發着抖。

但他忽而悚然了：那地方展佈着長的，起伏的連岡。

『唉，約翰，』穿鑿竊笑着，『那就要中你的意了，你看罷！』

半信半疑地約翰注視着沙岡。沙岡越來越近。彷彿是兩旁的長溝，正在繞着牠們的軸子旋轉，還有幾所人家，都在牠們旁邊撲過去了。

於是來了樹木；茂密的栗樹，盛開着，帶着千數大的或紅或白的花房，暗藍綠色的樅樹，高大而堂皇的菩提樹。

這就是真實：他須再見他的沙岡。列車停止了，——三人于是在成蔭的枝柯下面行走。

這是深綠的莓苔，這是日光在林地上的圓點，這是樺條和松針的幽香。

『這是真實麼？——這是實際麼？』約翰想，『幸福要來了罷？』

他的眼睛發光了，他的心大聲地跳着。他快要相信他的幸福了。這些樹木，這地面，他很熟識，——他曾經屢次在這樹林道中往來。

只有他們在道路上，此外沒有人。然而約翰要回顧，彷彿有誰跟着他們似的。他又似乎從櫛樹枝間，望見一個黑暗的人影，每當那路的最末的轉角。便看不分明了。

穿鑿陰險地曖昧地注視他。號碼博士大踏步走，看着目前的地面。

道路于他更熟識，更相信了，他認得每一叢草，每一塊石。約翰忽然劇烈地喫了驚，因為他站在他自己的住所前面了。

屋前的栗樹，展開着牠那大的手一般的葉子。直到上面的最高枝梢上，在繁密的圓圓的叢葉裏，煊赫着華美的白色的繁花。

他聽到開門的熟識的聲響，——他又嗅到他自己的住所的氣味。于是他認出了各進路，各門戶，每一點，——都帶着一種離鄉的苦痛的感覺。凡有一切，都是他的生活的，他的寂寞而可念的兒童生活的一部分。對於這些一切物事，他曾經和牠們談天，和牠們在

自己的理想生活中過活，這里是他決不放進一個他人的。然而現在他卻覺得從這全部老屋分離，推出了，連着牠們的各房間，各進路和各屋角。他覺得這分離極難挽回，他的心緒止如他在探訪一個墳莊，這樣地淒涼和哀痛。

只要有普烈斯多迎面跳來，那也許就減少一點非家的況味，然而普烈斯多卻一定已經跑掉，或者死掉了。

然而父親在那里呢？

他回顧開着的門和外面的日光下的園子，他看見那人，那似乎在路上追隨着他們的，現在已經走向房屋來了。他越來越近，那走近彷彿只見加增。他一近門，門口便充滿了一個大的，寒冷的影子。於是約翰就認出了這人。

屋裏是死靜，他們沈默着走上樓梯去。有一級是一踏常要作響的，——這約翰知道。現在他也聽到，怎樣地發了三回響，——這發響像是苦痛的呻吟。但到第四回的足踏，卻如隱約的呃逆了。

而且約翰在上面還聽到一種喘息，低微而一律，有如緩慢的時鐘的走動，是一種苦

痛而可怕的聲音。

他的小屋子的門暢開着。約翰趕緊投以膽怯的一瞥。那地毯上的奇異的花紋是詫異而無情地凝視他，時鐘站得靜靜地。

他們走進那發出聲音來的房裏去。這是父親的臥室。太陽高興地照着放下的綠色的牀幃。西蒙，那貓，坐在窗臺上的日照裏。全房充滿着葡萄酒和樟腦的鬱悶的氣味。一種低微的抽噎，現在就從近處傳來了。

約翰聽到柔軟的聲音的細語和小心的脚步的微聲。於是綠幃便被掣起了。

他看見了父親的臉，這是他近來常在目前看見的。然而完全兩樣了。親愛的嚴正的外貌已經杳然，但在可怕的僵視。蒼白了，還帶着灰色的陰影。看見眼白在半閉的眼瞼下，牙齒在半開的口中。頭是陷枕中間，每一呻吟便隨着一擡起，於是又疲乏地落在旁邊了。約翰屹立在牀面前，大張了僵直的眼睛，瞳視着熟識的臉。他想什麼，他不知道，——他不敢用手指去一觸，他不敢去握那疲乏地放在白麻布上的，衰老的乾枯的雙手。

環繞他的一切都黑了，那太陽，那明朗的房子，那外面的叢綠，以及歷來如此蔚藍的

天空——一切，凡有在他後面的，黑了，黑，昏昧地，而且不可透徹地。在這一夜，他也別無所見，只在前面看見蒼白的頭。他還應該接着只想這可憐的頭，這顯得如此疲乏，而一定永是從新和苦痛的聲息一同擡起的。

定規的動作在一轉瞬間變化了。呻吟停歇，眼臉慢慢地張開，眼睛探索似的向各處凝視，嘴唇也想表出一點什麼來。

『好天，父親！』約翰低聲說，並且恐怖地發着抖，看着那探索的眼睛。那困倦的眼光于是看了他一剎時，一種疲乏的微笑，便出現在陷下的雙頰上。細瘦的皺縮的手從麻布上舉起，還向約翰作了一種不分明的動作，就又無力地落下了。

『唉，什麼！』穿鑿說，『只莫是愁歎場面！』

『給我閃開，約翰？』號碼博士說，『我們應該看一看，我們得怎麼辦。』

博士開手檢查了，約翰卻離開臥牀，站在窗口。他凝視那日照的草和清朗的天空，以及寬闊的栗樹葉，葉上坐着肥藍大的蠅，在日光中瑩瑩地發閃。那呻吟又以那樣的定規發作了。

一匹黑色的白頭鳥在園裏的高草間跳躍，——大的，紅黑的胡蝶在花壇上盤旋，從高樹的枝柯中，衝出了野鴿的柔媚的鉤翰，來到約翰的耳朵裏。

裏面還是那呻吟，永是如此，永是如此。他必須聽，——而且這來得一律，沒有變換，就如下墜的水滴，會使人發狂。他緊張着等候那每一間歇，而這永是又發作了，——可怕如死的臨近的脚步。

而外面是溫暖的，適意的日和。一切在負暄，在享受。因了甘美的歡樂，草顫抖着，樹葉簌簌着，——高在樹梢上，深在蠢動的蔚藍中，飄浮着一隻平靜地鼓翼的蒼鷺。

約翰不懂這些，這一切于他都是疑團。他的靈魂是這樣地錯亂和幽暗。——

『怎麼這一切竟同時到我這里呢？』他自己問。

『我真是他麼？這是我的父親，我本身的父親麼？——我的，我約翰的？』

在他，似乎是他在說起一個別的人。一切是他所聽到的故事。他聽得有一個人講，講約翰，講他所住的房屋，講他捨去而垂死的他的父親。他自己並非那他，他是聽到了談講。這確是一般悲慘的故事，很悲慘。但他和這是不相干的。



是的！——是的！偏是他自己就是那他，他！約翰！

「我不懂得這事情，」號碼博士站起身來的時候，說，「這是一個疑難的症候」  
穿鑿站在約翰的近旁。

「你不要來看一看麼，約翰？這是一件有趣味的事情。博士不懂牠。」

「放下我，」約翰說，也不回頭，「我不能想。」

但穿鑿卻立在約翰的後面，對他絮語，照例尖利地傳入他的耳朵來。

「不想？——你相信，你不能想麼？那是你錯了。你應該想。你即使看着叢綠和藍色的天，那是于你無益的。旋兒總是不來的。而且在那邊的生病的人，無論如何就要死的。這你看得很明白，同我們一樣。他的苦惱是怎樣呢，你可想想麼？」

「我不知道那些，我不要再知道那些。」

約翰沈默了，並且傾聽着呻吟，這響得如低微的苛責的哀訴。號碼博士在一本小書上寫了一點略記。牀頭坐着那曾經追隨他們的黑暗的形象。——低着頭，向病人伸開了長臂膊，深陷的眼睛看定了時鐘。

尖利的絮語又在他的耳邊發作了。

『你爲什麼這樣淒涼地注視呢，約翰？你確有你的意志的。那邊橫着沙岡，那邊有日光拂着叢綠，那邊有禽鳥在歌唱和胡蝶在翩躚。你還希望什麼呢，等候旋兒麼？如果他在一個什麼地方，那他就一定在那地方的，而他爲什麼不來呢？——他可是太怕那在頭邊的幽暗朋友麼？但他是永在那里的。』

『你可看出，一切事情都是想像麼，約翰？』

『你可聽清那呻吟麼？這比剛纔已經微弱一點了，你能聽出牠不久就要停止。那麼，怎麼辦呢？當你在外面岡薔薇之間跑來跑去的時候，也曾有過那麼多的呻吟了。你爲什麼站在這裏，悲傷着，而不像你先前一般，到沙岡去呢？看哪！那邊是一切爛熳着，馥郁着，而且歌唱着，像毫無變故似的。你爲什麼不參與一切興趣和一切生活的呢？』

『你方纔哀訴着，神往着，——那麼，我就帶領你去，到你要去的地方，我也不再和你游覽了，我讓你自由，通過高草，躺在涼蔭中，並且任飛蠅繞着你營營，並且吸取那嫩草的香味，我讓你自由，就去罷！再尋旋兒去罷！』

『你不願意，那你就還是獨獨相信我。凡我所說給你的，是真實不是？說謊的是旋兒，還是我呢？』

『聽那呻吟！——這麼短，這麼弱，這快要平靜了。』

『你不要這樣恐怖地四顧罷，約翰。那平靜得越早，就越好。那麼，就不再有遠道的游行，你也永不再和他去搜訪地丁花了。因為你走開了，這二年他曾經和誰游行了呢？——是的，你現在已經不能探問他。你將永不會知道了。你就只得和我便滿足。假使你略早些認識我，你現在便不這樣苦惱地注視了。你從來不這樣，像現在似的。從你看來，你以為號碼博士像是假惺惺麼？這是會使他憂悶的，正如在日照中打呼盧的那貓一樣。而且這是正當的。這樣的絕望有什麼用呢？這是花卉們教給你的麼？如果一朵被折去了，他們也不悲哀。這不是幸福麼？牠們無所知，所以牠們是這樣。你曾經開始，知道一點東西了，那麼，爲幸福計，你也就應該知道一切。這惟我能夠教授你。一切，或簡直全無。』

『聽我。他是否你的父親，于你有什么相干呢？他是一個垂死的人。——這是一件平常事。』

「你還聽到那呻吟麼？——很微弱，不是麼？——這就要到結局了。」

約翰在恐怖的窘迫中，向臥牀察看。西蒙，那貓，跳下窗臺，伸一伸四肢，並且打着呼盧在牀上垂死者的身邊躺下了。

那可憐的，疲乏的頭已經不再動彈，——擠在枕頭裏靜靜地躺着，——然而從半開的口中卻還定規地發出停得很短的疲乏的聲音。這也低下去了，難于聽到了。

于是死將黑暗的眼睛從時鐘轉到沈埋的頭上，並且擡起手來。于是寂靜了。僵直的容貌上蒙上了一層青蒼的陰影。寂靜，渺茫的空虛的寂靜！——

約翰等待着，等待着。——

然而那定規的聲息不再回來了。止于寂靜，——大的，呼哨的寂靜。

在最末的時刻，也停止了傾聽的緊張，這在約翰，彷彿是靈魂得了釋放，而且墜入了一個黑的，無底的空虛，他越墜越深。環繞他的是寂靜和幽暗。

于是響來了穿鑿的聲音，彷彿出自遠方似的。

「哦，這故事那也就到結局了。」

『好的，』號碼博士說，『那麼，你可以看一看這是什麼了。我都交付你。我應該去了。』還半在夢裏，約翰看見晃耀着閃閃的小刀。

那貓做了一個弓腰，在身體旁邊冷起來了，牠又尋得了日照。

約翰看見，穿鑿怎樣地拿起一把小刀，仔細地審視，並且走向牀邊來。

于是約翰便擺脫了昏迷，當穿鑿走到牀邊之前，他就站在他前面。

『你要怎麼？』他問。因為震悚，他大張着眼睛。

『我們來看看，這是怎麼一回事，』穿鑿說。

『不用，』約翰說。而且他的聲音響得深如一個男子的聲音。

『這是幹什麼？』穿鑿發着激烈的閃爍的眼光，問。『你能禁止我這事麼？你不知道

我有多麼強麼？』

『我不要這事！』約翰說。也咬了牙關，並且深深地呼吸。他看定穿鑿，還向他伸出手去。

然而穿鑿走近了。于是約翰抓住他的手腕，而且和他格鬪。

穿鑿強，他是知道的，他向來未曾反抗他。但是他不退縮，不氣餒。

小刀在他眼前閃爍，他瞥見紅燄和火花，然而他不弛懈，並且繼續着格鬪。

他知道他倘一失敗，將有何事發生。他認識那事，他先前曾經目覩過。然而躺在他後面的是什麼呢，他的父親，而且他不願意看見那件事。(註一二)

當他們喘息着格鬪時中，他們後面橫着已死的身體，伸開而且不動，一如躺着一般在平靜的瞬息間，眼白分明如一條線，嘴角弔起，顯着僵直的笑齒的笑容。獨有那兩人在他們的爭鬪中撞着臥牀的時候，頭便微微地往來搖動。

約翰還是支持着，——呼吸不濟，他什麼都看不見了。當他眼前張起了一層血似的通紅的面紗。但他還站得住。

于是在他掌握中的那兩腕的抵抗力，慢慢地衰退了。他兩手中的緊張減少，臂膊懶散地落下，而且捏着拳的手裏是空虛了。

他擡眼看時，穿鑿消失了。只有死還坐在牀上，並且點頭。

(註一二)——用小刀的事，指醫學上的屍體解剖。

「這是你這邊正當的，約翰，」他說。

「他會再來麼？」約翰低聲說。死搖搖頭。

「永不，誰敢對他，就不再見他了。」

「旋兒呢？那麼，我將再見旋兒麼？」

那幽暗的人看着約翰許多時。他的眼光已不復使人恐怖了——卻是溫和而加以誠懇：他吸引約翰如一個至大的深。

「獨有我能領你向旋兒去。獨由我能覓得那書兒。」

「那麼你帶着我罷，——現今，不再有人在這里了，——你也帶着我罷，像別人一樣！我不願意再下去了——……」

死又搖搖頭。

「你愛人類，約翰。你自己不知道，然而你永是愛了他們。成一個好人，那是較好的事。」

「我不願意——你帶着我罷……」

『不然，不然。你願意——你不能够別樣的……』  
于是那長的，黑暗的形體，在約翰眼前如霧了。牠散成茫昧的形狀，一道霏微的灰色的煙靄，透過內房，並且升到日光裏去了。

約翰將頭俯在牀沿上，哭那死掉的人。

#### 十四

許多時之後，他擡起頭來。日光斜照進來，且有通紅的光燄。這都如直的金杖一般。

『父親！父親！』約翰低聲說。

外面的全自然，是因了太陽，被燦爛的金黃的熾浪所充滿了。每一片葉，都絕不動彈地掛着，而且一切沈默在嚴肅的太陽崇奉中。

而且和那光，一同飄來了一種和輓的聲息，似乎是明朗的光線們唱着歌：

『太陽的孩子！太陽的孩子！』

約翰昂了頭，傾聽着。在他耳朵裏瑟瑟地響：



『太陽的孩子！太陽的孩子！』

這像是旋兒的聲音。只有他曾經這樣地稱呼過他的，——他現在是在叫他麼？——然而他看見了身邊的相貌——他不願意再聽了。

『可憐的，愛的父親！』他說。

然而他周圍又忽地作響，從各方面圍着他，這樣強，這樣逼，至使他因為這神奇的接觸而發抖了。

『太陽的孩子！太陽的孩子！』

約翰站起身來，且向外面看日。怎樣的光！那光是怎樣地華美呵！這漲滿了全樹梢，並且在草莽間發閃，還灑在黑暗的陰影裏。這又充滿了全天空，一直高到蔚藍中，最初的柔嫩的晚雲所組成的處所。

從草地上面望去，他在綠樹和灌木間看見岡頭。牠們的頂上橫着赤色的金，陰影裏懸着天的藍鬱。

牠們平靜地展伸着，躺在嫩采的衣裝裏。牠們的輪廓的輕微的波動，是禱告似的招

致和平的。約翰又覺得彷彿先前旋兒教他禱告的時候了。

在藍衣中的光輝的形相，不是他麼？看哪！在光中央閃爍，在金藍的霧裏，向他招呼的，不是旋兒麼？

約翰慌忙走出，到日光中。他在那里停了一瞬息。他覺到光的神聖的敬禮，枝柯這樣地寂靜，他幾乎不敢動彈了。

然而他前面那里又是光輝的形相。那是旋兒，一定的！那是。金髮的發光的頭轉向他了，嘴半開了，似乎他要呼喚。他用右手招致他，左手擎着一點東西。他用纖瘦的指尖高高地拿着牠，並且在他手中輝煌和閃爍。

約翰發一聲熱情洋溢的幸福的歡呼，奔向那心愛的現象去。然而那形相卻升上去了，帶着微笑的面目和招致的手，在他前面飄浮。也屢次觸着地面，慢慢地彎腰向下，但又即輕捷地升騰，向遠處飄泛，彷彿因風而去的種子似的。

約翰也願意升騰，像他先前，像在他的夢裏一般，飄向那里去。然而大地掣回他的腳，他的腳步也沈重地在草地上絆住了。他穿過灌木，儘力覓他的道路，柯葉瑟瑟地拂着他

的衣裳，枝條也鞭打他的臉。他喘息着爬上苔封的岡坡。然而他不倦地追隨着，並且目不轉睛地看着旋兒的發光的現象和在他擎起的手裏閃爍的東西。

他于是到了岡中間。炎熱的谷裏盛開着岡薔薇，用了牠們千數淺黃的花托，在日光中眺望。也開着許多別的花，明藍的，黃的和紫的，——鬱悶的熱躺在小谷上，並且抱着放香的雜草。強烈的樹脂的氣味，佈滿空氣中。約翰前行時，微微地覺得麝香草和柔軟地在他腳下的乾枯的鹿苔的香氣。這是微醺的美觀。

他又看見，在可愛的，他所追隨的形象之前，斑斕的岡胡蝶怎樣地翩躚着。小而紅的和黑色的胡蝶，還有沙眸子，是帶着淡藍色的綢似的翅子的有趣的小蝶兒。生活在岡薔薇上的金色的甲蟲，繞着他的頭飛鳴，又有肥胖的土蜂，在曬萎的岡草間嗡嗡着跳舞。

只要他能到旋兒那里，那是怎樣地華美，怎樣地幸福呵。

然而旋兒飄遠了，越飄越遠。他必須絕息地追隨。高大的淺色葉片的棘叢迎面而來，並且抓他，用了牠們的刺。他奔跑時，倘將那黯淡而蒙茸的王燭擠開了，牠們便搖起伸長的頭來。他爬上沙岡去，有刺的岡草將他的兩手都傷損了。

他衝過樺樹的矮林，那地方是草長至膝，有水禽從閃爍于叢莽之間的小池中飛起。茂密的，開着白花的山梔子，將牠的香氣夾雜着樺樹枝和繁生在溼地上的薄荷的芳香。但那樹林，那叢綠，那各色的花朵，都過去了。只有奇異的，淡黃的海薊，生長在黯淡的稀疏的岡草裏。

在最末的岡排之巔，約翰看見了旋兒的形象。那東西在高擎的手裏，耀眼地生光。那邊有一種大而不停的騰涌，十分祕密地引誘着作聲，被涼風傳到。那是海。約翰覺得，這于他相近了，一面慢慢地上了岡頭。他在那上面跪下，並且向着海凝望。

當他從岡沿上起來的時候，紅燄繞着他的周圍。晚雲爲了光的出發，已自成了羣了。牠們如一道雄偉的峯巒的大圈子，帶着紅熾的牆，圍繞着落日。海上是一條活的紫火的大路，卽是一條發燄的燦爛的光路，引向遙天的進口的。

太陽之後，眼睛還未能審視的處所，在光的洞府的深處，蠕動着藍和明紅參雜起來的嬌嫩的色采。在外面，沿着全部的遠天，晃耀着通紅的烈燄和光條，以及從垂死的火的流血的毛毳中來的明亮的小點。

約翰等待着——直到那日輪觸着了通日的紅熾的路的最外的末端。

他于是向下看。在那路的開端上，是他所追隨的光輝的形象。一種乘坐器具，清晰而晃耀如水晶，那寬廣的火路上飄浮。船的一邊，立着旋兒的苗條的丰姿，金的物件在他手中燦爛。在別一端，約翰看出那幽暗的死來。

『旋兒！旋兒！』約翰叫喊。但在這一時，當約翰將近那神奇的乘具的時候，他一瞥道路的那一端。在大火雲所圍繞的明亮的空間之中，也看見一個小小的黑色的形相。這逐漸大起來了，近來了一個人，靜靜地在洶湧的火似的水上走。

紅熾的波濤在他的腳下起伏，然而他沈靜而嚴正地近來了。

這是一個人，他的臉是蒼白的，他的眼睛深而且暗。有這樣地深，就如旋兒的眼睛，然而在他的眼光裏是無窮的溫和的悲痛，爲約翰所從來沒有在別的眼裏見過的。

『你是誰呢？』約翰問，『你是人麼？』

『我更進！』他說。

『你是耶穌，你是上帝麼？』約翰問。

『不要稱道那些名字，』那人說，『先前，牠們是純潔而神聖如教士的法衣，貴重如養人的粒食，然而牠們變作傻子的獸衣飾了。不要稱道牠們，因為牠們的意義成爲迷惑，牠的崇拜成爲嘲笑。誰希望認識我，他從自己拋掉那名字，而且聽着自己。』

『我認識你，我認識你，』約翰說。

『我是那個，那使你爲人們哭的，雖然你不能領會你的眼淚。我是那個，那將愛注入你的胸中的，當你沒有懂得你的愛的時候。我和你同在，而你不見我；我觸動你的靈魂，而你不識我。』

『爲什麼我現在纔看見你呢？』

『必須許多眼淚來弄亮了見我的眼睛。而且不但爲你自己，你卻須爲我哭，那麼，我于你就出現，你也又認識我如一個老朋友了。』

『我認識你！——我又認識你了。我要在你那里！』

約翰向他伸出手去。那人卻指向晃耀的乘具，那在火路上慢慢地漂遠的。

『看哪！』他說。『這是往凡有你所神往的一切的路。別一條是沒有的。沒有這兩條

你將永遠覓不到那個。就選擇罷。那邊是大火，在那里，凡你所渴欲認識的，將是你自己。那邊，』他指着黑暗的東方，『那地方是人性和他們的悲痛，那地方是我的路。並非你所熄滅了的迷光，倒是我將和你爲伴。看哪，那麼你就明白了。就選擇罷！』

于是約翰慢慢地將眼睛從旋兒的招着的形相上移開，並且向那嚴正的人伸出手去。並且和他的同伴，他逆着凜烈的夜風，上了走向那大而黑暗的都市，即人性和他們悲痛的所在的路。

.....  
我大概還要給你們講一回小約翰，然而那就不再像一篇童話了。





附

錄



## 拂來特力克·望·藹覃

荷蘭 波勒·兌·蒙德 作

在新傾向的詩人們——我永遠不懂爲什麼，大概十年以前，人還稱爲頹廢派的——之中，戈爾台爾，跋爾衛，克羅斯（Kloos），斯華司，望兌舍勒，科貝路斯，望羅夷（Van Looy），藹命斯（Mirens）——那拂來特力克望·藹覃，那詩醫，確是最出名的，最被讀的，最被愛的，而且還是許許多多的讀者。望兌舍勒因爲實況的描寫有時有些粗率，往往將平均讀者推開，克羅斯因了詩禮和音調上的一點艱澀，斯華司是因了過甚的細緻和在她的感覺的表現上有些單調。而他觸動，他引誘，藉着他的可愛的簡明，藉着理想的清晰，藉着兒童般的神思，還聯結着思想的許多卓拔的深。

當他在八十年代之初，發表了他的最初的大散文詩，小約翰 (De Kleine Johannes)，這迄今——在荷蘭的一件大希罕事——已經到了第四版的，這書惹起了偌大的注目，一個真的激動在北方和南方，而且竟在麻木的荷蘭人那里。

許許多多，是的，大部分，是憤怒了，對於那真的使人戰慄的墳墓場面，當那穿鑿，那科學底研究的無情的精神，『不住地否認的精神，』將可憐的幼小的約翰，領到墳墓之間，死屍之間，蛆蟲之間，那在經營腐爛事業的……

許多人以為這是『過度』 (overspannen)，荷蘭人所最喜歡的一個字，) 然而幾乎一切都進了那在故事的開端的，魅人的牧歌的可愛的幻惑裏：寂寞的夢幻的孩子在岡阜間的生活，在華美的花朵和許多動物之中，這些是作者自己也還是孩子一般永遠信任的：兔，蝦蟆，火螢和蜻蜓，這都使荷蘭的岡阜風景成爲童話的國土，一個童話的國土，就如我們的詩人愛之過于一切似的。

這故事的開演，至少是大部分，乃在幻惑之鄉，那地方是花卉和草，禽鳥和昆蟲，都作爲有思想的東西，互相談話，而且和各種神奇的生物往還，這些生物是全不屬於精神世

界，也全不屬於可死者的，並且主宰着一種現時雖是極優勝，極偉大者也難于企及的力量和學問。

但在『童話』這字的本義上，小約翰也如謨勒泰都黎的小威綏（Wouterje）的故事似的，一樣地這樣少。卻更勝于前一作品，僅有所聞和所見，在外界所能覺察的詩。這全體的表現雖是近于兒童的簡單的語言，而有這樣強制的威力，使人覺得並非夢境，卻在一個親歷的真實裏。

小約翰也如哲學底童話一般，有許多隱藏的自傳。這小小的寓言裏面的人物：旋兒、將知、榮兒、穿鑿，我們對於自然的詩，有着不自識的感覺，這些便是從這感覺中拔萃出來的被發見的人格化，而又是不可抵抗的知識慾，最初的可愛的夢，或是那真實的辛辣的反話，且以牠們的使人喪氣的回答，來對一切我們的問題：怎麼樣，是什麼，為什麼？

愛倫，苦痛之歌，作為抒情詩的全體，是一個傷感的心，真實的呼號，而且那純淨偉大的人性的高貴而正直的顯現，我們在這書的每一頁中都能看出。藹覃的這工作，是具有大的簡素和自然的性質的，凡在一首強烈的傷感和純淨的感覺的歌中，尤須特別地

從高估計。沒有無端的虛擲，沒有徒然的繁碎，而且在每一吟，在每一短歌或歌中，仍然足有很多的景象，爲給思想和語氣以圓備的表現起見，在極嚴的自己批評之際是極有用的。

將這歌的純粹棲息在語氣上的內容，加以分析，是我極須自警的。倘將這一類的詩，一如詩人在這『語氣』裏所分給我們的那樣，照字面複述，怎樣地自從愛倫出現之後，生活纔在十分燦爛裏爲他展開，怎樣地他爲了她那出自心魂的對於他的善舉的感化，在那歌中向她致謝，我以爲是一種褻黷。所有現存的讐敵，沈默着和耗費着的，『不要聲音也不要眼光的』卻只是可憐的肉體自己，將他的星兒從他的臂膊上掣去得太早，遂使這歌的大部分，除是一個止于孤寂的詩人的靈魂的無可慰安的哀訴，他的寂寞的歌的哀訴，大苦痛的卓拔的表白之外，不能會有別樣了。

從他的苦痛之歌的外面的形式看來，望藹覃可以被稱爲一個極其音樂底詩人。『愛倫』的拈來和表出，即全如一種音樂底工作，但這工作，爲那善于出驚的通常的讀者，則又作別論。

然而這音樂底，幾乎只限于字聲的諧美，一種諧美，此外只能在我們的獨創而天才的戈爾台爾那里可以覓得牠。一切的子夜小歌，雖然我在第二首裏指出了很失律的一行——最末的夾齣（Intermezzo）中的詩，尤其是可惜不能全懂的：“*All'mooie dingen verminderen*”和尾聲（Nachspiel），在這觀點上都負着賞譽。

這歌的最圓滿的部分，照我的意見是第二和第三吟。單用這短歌（Sonnet），已足舉一個詩人如望藹覃者爲大的，真的，高的藝術家了。詩句是稀罕的，幾乎是女性的嬌柔，時時觸動讀者。在有幾篇，例如這子夜小歌的第三首，是詩人用了僅足與一篇古代極簡的民歌相比的簡單來表出，在言語、形式、景象上，完全未加修飾的。例之一：『現在我願意去死，』人將讀而又讀，永不會厭倦。

約翰跋妥爾，藹覃的第三種顯著的工作，據我的意見是被荷蘭的讀者完全誤會了，連那原有文學的修養者。由我看來，這是一本書，只有我們時代的最美者足與相比的，卻絕不是因了牠的高尙的藝術的形式，也不是因了在裏面說及的哲學的純粹，這是一篇象徵底散文詩，其中並非敘述或描寫，而是號哭和歡呼，如現在已經長成了的約翰，

當他在一個滿是人類的悲痛的大都市中，擇定了他的住所之後，在那里經歷着哀愁的道路，由哀愁與愛，得了他自己的性格的清淨，這兩者是使他成爲明潔的，遐想的和純覺的人的。我不大懂得這書，這個，我樂于承諾，並非這樣地容易懂得，有如通行的抗宣斯 (Conscience) 的一個故事，或者頗受歡迎的望倫芮普 (Van Lennep)，或如珂支非勒特 (Koetsveld) 或培克斯坦因 (Bechstein) 的一篇童話。這是一本書，人可以如侃丕斯 (Thomas A. Kempis) 的一般，讀十遍，是的，讀一百遍，爲的是永遠從中發見新的和美的。

弟兄是用戲曲底形式所成就的，而詩人卻還稱牠爲悲劇……並非照着古式的悲劇，倒不如說是一篇敘事詩，那外面的服飾使人憶及悲劇，但仍然並不盡合，雖然從中也發生合唱。這是一篇戲曲底敘事詩，一如瑪達赫的人的悲劇 (Madachs 'Tragödie des Menschen')，浩司訶弗的流人 (Hauschofers 'Verbannte')，瞿提的孚司德 (Goethes 'Faust')。我不願深入這書的哲學底觀察，雖然望藹有着這樣的一個目的，也是真的。在我，那弟兄用了藝術家的眼睛便够觀察，而且我樂于承認，這工作，即使也



有些人對於全體的結構或幾部分有所責備，然而遠過于中庸了。要從牠來期待大的戲曲底效果，是不行的，但牠的最好的地方，如彼得和伊凡在墨斯科侯家的弟兄血戰，卻給我們一個大的，成形的景象。

這弟兄的大反對，除了理亞波（“*Tioba*”）便難于着想了。這戲曲，較好不如說是這戲曲底童話，所賜給我們的印象，大部分其實是風俗圖。然而較之那樣的戲曲，即倘有藝術家們，如那時在波亞（*Jugné Poë*）之下，最新的法國和德國的戲場改革者所曾經實演的許多新試驗一般，起而開演，便將收穫不少的歡迎，如那別有較勝于牠之處的默退林克的沛萊亞和美理桑（*Maeterlinck's "Pelléas et Mélisande"*）者，也已相去得如此之遠。

按材料和根本思想，理亞波徹頭徹尾是德國底。在拈得上，尤其是在結末上，多多少少，和孚可德的第二分相同。

“*Jam vitae flamma,*

*rumpe, o anima!*”

*Ignis ascendere*

*gestit, et tendere*

*ad coeli atria;*

*Haec mea patria.”*

雖然也還遠一點，這不使人憶及孚司德的奇美的結末合唱：『一切過去的不都是一樣麼？』因為敘述戀愛，這一樣的根本思想也貫徹全篇中。

這篇的開首，是那女的主要人物，將作苦行的童貞的理亞波，當她將入菴院的前一天，立在她的花卉之間；她在高興她還無須穿童貞的法服。她沈思地站着時，有游獵的事接近了。她觀看蒼鷺和鷹在空中的鬪爭，而當她打算救那可憐的受傷的鳥的時候，近來了荷蘭的諾爾王，赫拉爾特（*Harald*）王。一見她柔和地懷抱和愛護那禽鳥時，他對她說：

『呵，你溫和的柔順的小姑娘，

你要這麼柔和地懷抱這野的鳥兒，

你不肯喜歡是一個母親麼，

並且靜穩地撫育一個小兒？」

他用這話觸動了理亞波心情中的強有力之處——母愛的衝動。她隨着年老的白髮的王，忘卻了禁慾的誓願，而且成爲他的妻了。然而她沒有生產一個孩子，永不生產，雖然人們責備她，以爲她有和一個勇士私通的有罪的戀愛——和她在寂寞中愛過的丹珂勒夫（Tancolf），縱或全然無罪，因爲她的嘴唇只有一次當月夜裏在沙岡上觸着他的馬的胸脯，——卻生了一個孩子。她丈夫死後，被一切所擯棄了，負着重罪，她和他一同燒死在烈燄的船裏。

既不論那直到現在還未完成的影象和實質之歌（德譯“Liede von Schein und Wesen”），更不論那哲學底，社會底，醫學底和文學底論著的種種的結集，這固然含有許多值得注意的，而且也如凡有望藹覃所寫的一切一樣，在現今的荷蘭文學上，顯然是最高和最貴的東西，然而我爲紙幅所限。我臨末只還要揭出零星的韻言（“Enkele Verzon”）來，這是幾月以前所發表的他的最近的工作，克羅斯也在新前導上說過：『詩

人只是那個，那詩，無論爲誰，都不僅是空洞的文字遊戲，卻是他的靈魂的成了音樂的感  
覺……』

倘在這一種光中觀察牠，則拂來特力克望藹覃的這零星的韻言，在我們現今的文  
學所能提示的書籍裏，是屬於最美的。宛如看不見地呼吸着，噴出牠的幽靜的生活來的，  
幽靜而潔白的花朵者，是這韻文。牠將永遠生存。

望藹覃，先前以醫生住在亞摩斯達登，自停止了手術以來，就如許多別的北荷蘭  
的著作家一樣，住在蒲松。他不僅是最大的我們的現存的詩人之一，也是最良善，最高超  
的人。到他那里去，人說，正如往老王大關 (David)，是『負着負擔的人，以及有着信仰的  
人。』的確，雖然他從來不索報酬，而他醫治他的病者，撫養衰老者，無告者，人說，他的醫治，  
大抵是用那上帝給他多于別個詩人的，神奇的力，——磁力的崇高的電流，那祕密，他已  
經試驗而且參透了。因爲充當醫生，他也是屬於第一等……

## 動植物譯名小記

關於動植物的譯名，我已經隨文解釋過幾個了，意有未盡，再寫一點。

我現在頗記得我那賸在北京的幾本陳舊的關於動植物的書籍。當此『討赤』之秋，不知道牠們無恙否？該還不至于犯禁罷？然而雖在『革命策源地』的廣州，我也還不敢妄想從容；爲從速完結一件心願起見，就取些巧，寫信去問在上海的周建人君去。我們的函件往返是七回，還好，信封上背着各種什麼什麼檢查訖的印記，平安地遞到了，不過慢一點。但這函商的結果也並不好。因爲他可查的德文書也只有 Hertwig 的動物學和 Strassburger 的植物學，自此查得學名，然後再查中國名。他又引用了幾回中國唯一的植物學大辭典。

但那大辭典上的名目，雖然都是中國字，有許多其實乃是日本名。日本的書上確也常用中國的舊名，而大多數還是他們的話，無非寫成了漢字。倘若照樣搬來，結果即等于沒有。我以為是不大妥當的。

只是中國的舊名也太難。有許多字我就不認識，連字音也讀不清；要知道牠的形狀，去查書，又往往不得要領。經學家對於毛詩上的鳥獸草木蟲魚，小學家對於爾雅上的釋草釋木之類，醫學家對於本草上的許多動植，一向就終于注釋不明白，雖然大家也七手八腳寫下了許多書。我想，將來如果有專心的生物學家，單是對於名目，除採取可用的舊名之外，還須博訪各處的俗名，擇其較通行而合用者，定為正名，不足，又益以新製，則別的名且不說，單是譯書就便當得遠了。

以下，我將要說的照着本書的章次，來零碎說幾樣。

第一章開頭不久的一種植物 *Kerbel* 就無法可想。這是屬於繖形科的，學名 *Anthriscus*。但查不出中國的譯名，我又不解其義，只好譯音：凱白勒。幸而牠只出來了一回，

就不見了。日本叫做ジセク。

第二章也有幾種——

Burh. 是歐洲極普通的樹木，葉卵圓形而薄，下面有毛，樹皮褐色，木材可作種種之用，果實可食。日本叫作樺（Birn），他們又考定中國稱為山毛櫸。本草別錄云：『櫸樹，山中處處有之，皮似檀槐，葉如櫟榲。』很近似。而植物學大辭典又稱櫟。櫟者，柏也，今不據用。

約翰看見一個藍色的水蜻蜓（Libelle）時，想道：『這是一個蛾兒罷。』蛾兒原文是 Feuerschmetterling，意云火胡蝶。中國名無可查考，但恐非胡蝶；我初疑是紅蜻蜓，而文明明云藍色，則又不然。現在姑且譯作蛾兒，以待識者指教。

旋花（Winde）一名鼓子花，中國也到處都有的。自生原野上，葉作戟形或箭鏃形，花如牽牛花，色淡紅或白，午前開，午後萎，所以日本謂之晝顏。

旋兒手裏總愛拿一朵花。他先前拿過燕子花(His)；在第三章上，卻換了 *Maioio*，*ckchon* (五月鐘兒)了，也就是 *Maiblume* (五月花)。中國近來有兩個譯名：君影草，鈴蘭。都是日本名。現用後一名，因為比較地可解。

第四章裏有三種禽鳥，都是屬於燕雀類的：——

一、*Pirol*。日本人說中國叫『剖葦』他們叫『葦切』形似鶯，腹白，尾長，夏天居葦叢中，善鳴噪。我現在譯作鷦鷯，不知對否。

二、*Meise*。身子很小，嘴小而尖，善鳴。頭和翅子是黑的，兩頰卻白，所以中國稱為白頰鳥。我幼小居故鄉時，聽得農人叫牠『張飛鳥』。

三、*Ansel*。背蒼灰色，胸腹灰青，有黑斑；性機敏，善于飛翔。日本的辭林以為即中國的白頭鳥。

第五章上還有兩個燕雀類的鳥名：*Rohrdrossel* und *Drossel*。無從考查，只得姑



且直譯爲葦雀和隘雀。但小說用字，沒有科學上那麼縝密，也許兩者還是同一的東西。

熱心于交談的兩種毒菌，黑而胖的鬼菌（Teufelschwamm）和細長而紅，且有斑點的捕蠅菌（Fliegenschwamm），都是直譯，只是『捕』字是添上去的。捕蠅菌引以自比的烏莓（Vogelbeere），也是直譯，但我們因爲莓字，還可以推見這果實是紅質白點，好像桑葚一般的東西。植物學大辭典稱爲七度竈，是日本名 Nanakamado 的直譯，而添了一個『度』字。

將種子從孔中噴出，自以爲大幸福的小菌，我記得中國叫作酸漿菌，因爲牠的形狀，頗像酸漿草的果實。但忘了來源，不敢用了；索性直譯德語的 Erdstern，謂之地星。植物學大辭典稱爲土星菌，我想，大約是譯英語的 Earthstar 的，但這 Earth 我以為也不如譯作『地』，免得和天空中的土星相混。

第六章的霍布草（Hopfan）是譯音的，根據了化學衛生論。

紅膝鳥（Rotkehlehen）是譯意的。這鳥也屬於燕雀類，嘴闊而尖，腹白，頭和背赤褐

色，鳴聲可愛。中國叫作知更雀。

第七章的翠菊是 *Aster*，辛尼亞是 *Zinnia* 的音譯，日本稱爲百日草。

第八章開首的春天的先驅是松雪草 (*Schneeglöckchen*)，德國叫牠雪鐘兒。接着開花的是紫花地丁 (*Veilchen*)，其實並不一定是紫色的，也有人譯作堇草。最後纔開蓮馨花 (*Primel* od. *Schlüsselblume*)，日本叫櫻草，辭林云：『屬櫻草科，自生山野間。葉作卵狀心形。花莖長，頂生繖狀的花序。花紅紫色，或白色；狀似櫻花，故有此名。』

這回在窗外常春藤上吵鬧的白頭翁鳥，是 *Star* 的翻譯，不是第四章所說的白頭鳥了。但也屬於燕雀類，形似鳩而小，全體灰黑色，頂白；棲息野外，造巢樹上，成羣飛鳴。一名白頭髮。

約翰講的池中的動物，也是我們所要詳細知道的。但水甲蟲是 *Wasserkäfer* 的直譯，不知其詳。水蜘蛛 (*Wasserspinner*) 其實也並非蜘蛛，不過形狀相像，長只五六分，

全身淡黑色而有光澤，往往羣集水面。辭林云：中國名水黽。因為過于古雅，所以不用。鯢魚（Salmanber）是兩棲類的動物，狀似蜥蜴，灰黑色，居池水或溪水中，中國有些地方簡直以供食用。刺魚原譯作 Stichling，我想這是不對的，因為牠是生在深海的底裏的魚。Stachel Fisch 纔是淡水中的小魚，背部及腹部有硬刺，長約一尺，在水底的水草的莖葉或鬚根間作窠，產卵于內。日本稱前一種為硬鱗魚，俗名絲魚；後一種為棘鱗魚。

Massliebchen 不知中國何名，姑且用日本名，曰雛菊。

小約翰自從失掉了旋兒，其次榮兒之後，和花卉蟲鳥們也疏遠了。但在第九章上還記着他遇見兩種高傲的黃色的夏花：Nachtkerze und Königskerze，直譯起來，是夜燭和王燭，學名 Oenothera biennis et Verbascum thapsus。兩種都是歐洲的植物，中國沒有名目的。前一種近來輸入得頗多；許多譯籍上都沿用日本名：月見草。月見者，玩月也，因為牠是傍晚開的。但北京的花兒匠卻會另立了一個名字，就是月下香；我曾經採用在桃色的雲裏，現在還仍舊。後一種不知道底細，只得直譯德國名。

第十一章是淒慘的遊覽墳墓的場面，當然不會再看見有趣的生物了。穿鑿唸動黑暗的咒文，招來的蟲們，約翰所認識的有五種。蚯蚓和蜈蚣，我想，我們誰也都認識牠，和約翰有同等程度的。鼠婦和馬陸較爲生疏，但我已在引言裏說過了。獨有給他們打燈籠的 *Ohrwurm*，我的新獨和辭書上注道：蠛蠓。雖然明明譯成了方塊字，而且確是中國名，其實還是和 *Ohrwurm* 一樣地不能懂，因爲我終于不知道這究竟是怎樣的東西。放出『學者』的本領來查古書，有的，玉篇云：『蛛蝮，蟲名；亦名蠛蠓。』還有博雅云：『蛛蝮，蝮蛛也。』也不得要領。我也只好私淑號碼博士，看見中國式的號碼便算滿足了。還有一個最末的手段，是譯一段日本的辭林來說明牠的形狀：『屬于直翅類中蠛蠓科的昆蟲。體長一寸許；全身黑褐色而有黃色的腳。無翅；有觸角二十節。尾端有歧，以挾小蟲之類。』

第十四章以 *Sandlingstein* 爲沙眸子，是直譯的，本文就說明着是一種小胡蝶。還是一個 *munze*，我的新獨和辭書上除了貨幣之外，沒有別的解釋。喬峯來信云：

「查德文分類學上均無此名。後在一種德文字典上查得 *minze* 可作 *minzo* 解一語，而 *minzo* 則薄荷也。我想，大概不錯的。」這樣，就譯爲薄荷。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四日寫訖。

魯迅。



# 小彼得

匈牙利 II · 至爾 · 妙倫 作  
德國 喬治 · 格羅斯 繪





## 序 言

這連貫的童話六篇，原是日本林房雄的譯本，（一九二七年東京曉星閣出版，）我選給譯者，作為學習日文之用的。逐次學過，就順手譯出，結果是成了這一部中文的書。但是，凡學習外國文字的，開手不久便選讀童話，我以為不能算不對，然而開手就翻譯童話，卻很有些不相宜的地方，因為每容易拘泥原文，不敢意譯，令讀者看得費力。這譯本原先就很有這弊病，所以我當校改之際，就大加改譯了一通，比較地近于流暢了。——這也就是說，倘因此而生出不妥之處來，也已經是校改者的責任。

作者海爾密尼亞·至爾·妙倫 (Hermynia zur Muehlen)，看姓氏好像德國或奧國人，但我不知道她的事迹。據同一原譯者所譯的同作者的別一本童話真理之城

（一九二八年南宋書院出版）的序文上說，則是匈牙利的女作家，但現在似乎專在德國做事，一切戰鬪的科學底社會主義的期刊——尤其是專為青年和少年而設的頁子上，總能夠看見她的姓名。作品很不少，緻密的觀察，堅實的文章，足夠成為真正的社會主義作家之一人，而使她有世界底的名聲者，則大概由于那獨創底的童話云。

不消說，作者的本意，是寫給勞動者的孩子們看的，但輸入中國，結果卻又不如此。首先的緣故，是勞動者的孩子們輪不到受教育，不能認識這四方形的字和格子布模樣的文字，所以在他們和這是毫無關係，且不說他們的無錢買書和無暇讀書。但是，即使在受過教育的孩子們的眼中，那結果也還是和在別國不一樣。為什麼呢？第一，還是因為文章，故事第五篇中所諷刺的話法的缺點，在我們的文章中可以說是幾乎全篇都是。第二，這故事前四篇所用的背景，是煤礦、森林、玻璃廠、染色廠，讀者恐怕大多數都未曾親歷，那麼，印象也當然不能怎樣地分明。第三，作者所被認為『真正的社會主義作家』者，我想，在這里，有主張大家的生存權（第二篇），主張一切應該由戰鬪得到（第六篇之末）等處，可以看出，但披上童話的花衣，而就遮掉些斑斕的血汗了。尤其是在中國僅有幾本這

種的童話孤行，而並無基本底，堅實底的文籍相幫的時候。並且，我覺得，第四篇中銀茶壺的話，太富于纖細的，瑣屑的，女性底的色彩，在中國現在，或者更易得到共鳴罷，然而卻應當忽略的。第四，則故事中的物件，在歐、美雖然很普通，中國卻縱是中產人家，也往往未曾見過。火鑪卽是一；水瓶和杯子，則是細頸大肚的玻璃瓶和長圓的玻璃杯，在我們這裡，只在西洋菜館的桌上和汽船的二等艙中，可以見到。破雪草也並非我們常見的植物；有是有的，藥書上稱爲『獐耳細辛』（多麼煩難的名目呵！）是一種毛茛科的小草，葉上有毛，冬末就開白色或淡紅色的小花，來『報告冬天就要收場的好消息。』日本稱爲『雪割草』也爲此。破雪草又是日本名的意譯，我曾用在桃色的雲上，現在也襲用了，似乎較勝于『獐耳細辛』之古板罷。

總而言之，這作品一經搬家，效果已大不如作者的意料。倘使硬要加上一種意義，那麼，至多，也許可以供成人而不失赤子之心的，或並未勞動而不忘勤勞大眾的人們的一覽，或者給留心世界文學的人們，報告現代勞動者文學界中，有這樣的一位作家，這樣的一種作品罷了。

原譯本有六幅喬治·格羅斯(George Grosz)的插圖，現在也加上了，但因為幾從翻印，和中國製版術的拙劣，製版者的不負責任，已經幾乎全失了原作的好處——尤其是如第二圖——只能算作一個空名的紹介。格羅斯是德國人，原屬踏踏主義(Dadaismus)者之一人，後來卻轉了左翼。據匈牙利的批評家瑪載(I. Matza)說，這是因為他的藝術要有內容——思想，已不能被踏踏主義所牢籠的緣故。歐洲大戰時候，大家用毒瓦斯來打仗，他曾畫了一幅諷刺畫，給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的嘴上，也蒙上一個避毒的嘴套，于是很受了一場罰，也是有名的事，只今還頗有些人記得的。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五日，校訖記。

魯迅。

## 煤的故事

小小的彼得去溜冰，把腿跌折了。就只好從早到夜，靜靜的躺在牀上。非常之無聊。因為母親是整天的在外面工作，同隊玩耍的朋友呢，又都在外面的雪地裏，耍得出神，全不想到來看生病的人了。但是，白天的時候，亮亮的，太陽光從窗戶間射了進來，將愉快的影子映在壁上，小孩子還可以獨自有些喜歡。一到夜，狹小的房漸漸昏暗起來，小彼得便也跟着覺得膽怯，只等着在樓梯上面，聽見母親的足音。況且母親不回來，小小的火爐裏不生火，也是冷得擋不住的。

那一天，從早上起，就下雪。彼得從牀上，望着長的棉花似的白白的線，落了下來。到底周圍都烏黑了。他受了凍，不知怎地心裏有些害怕，淒涼，只靜靜地躺着。

于是，忽然，好像聽到在那里的地板上，有什麼在竊竊私語。他喫了一嚇，側着耳朵聽。聽到裝着很少的一點煤的煤箱裏，有兩個溫和的低微的聲音。小孩子很喫驚了。喫驚到幾乎透不過氣來了。然而，在寂靜的屋子裏，輕輕的私語聲卻漸漸地大了起來。那是煤塊們在談話。

「這里是多麼暗呵，」最在上面的煤說。「不是什麼也看不見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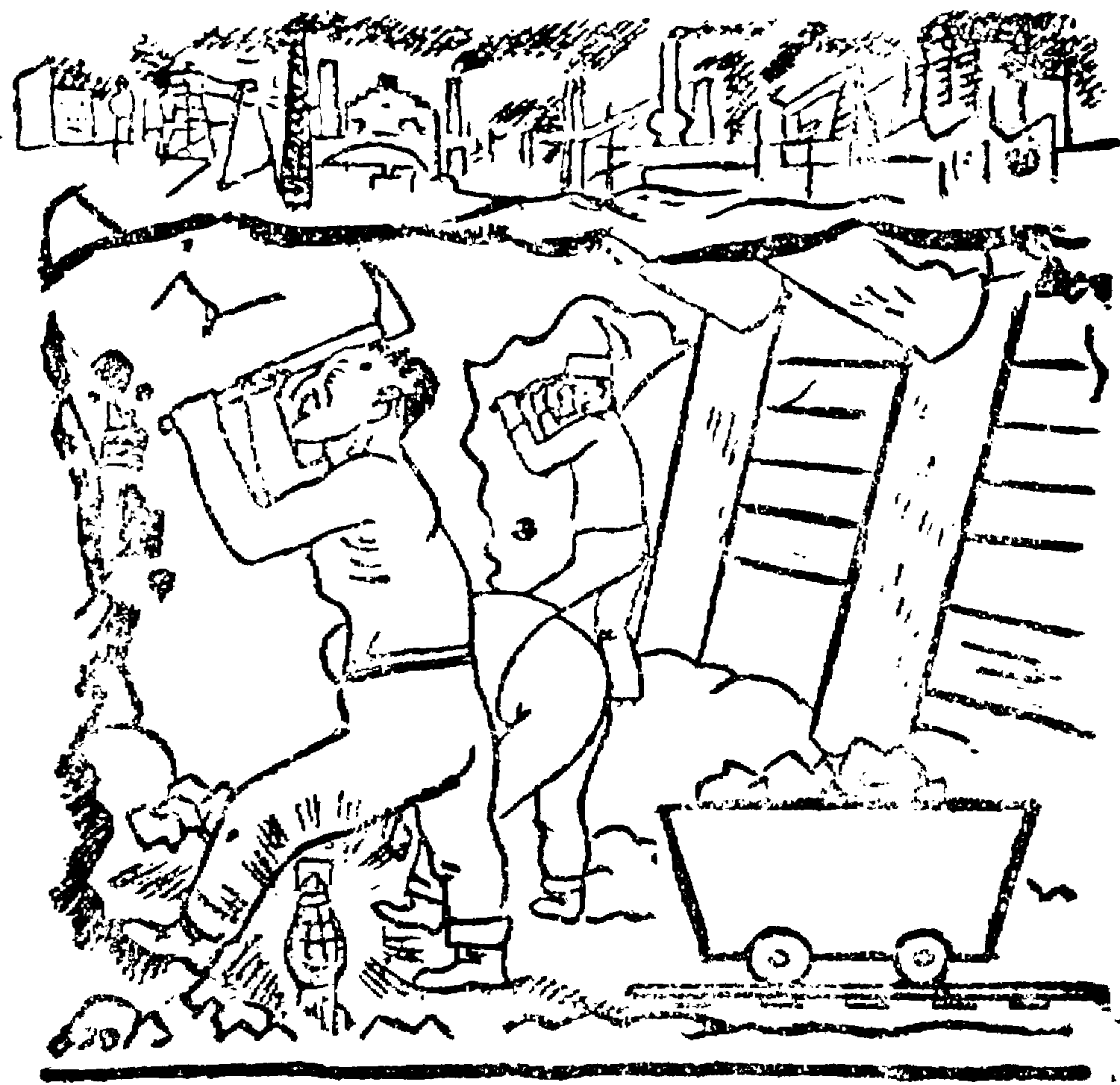
「我先前住過的地方，還要暗得多哩。」別的一塊煤道。

「你原先是住在那里的？」

「住在土裏的呀，兄弟。我是埋在土裏睡着的。那是又溫暖又舒服的地方，周圍是數也數不清的弟兄們，塞得滿滿的睡着的。可是有一天，眠牀蕩蕩的搖了起來，發一聲大響，我就醒來了。泥土開裂，我骨碌骨碌的滾了出去。這之後，就掉在一條狹窄的礦洞裏。又狹，又低，倘是人，是簡直站不直的道路。在這里，有一個人。脊梁彎得像弓一樣，正在搥破牆壁。他咯咯的咳嗽，汗從額上直流下來。但是，一刻也不息地，許多工夫，總在搥那牆壁。唉，可憐，他乏得不成樣子了！兩隻手發着抖，好幾回好幾回，哼出很響的呻吟聲，彷彿很痛似的摸

着背脊。然而，立刻又去敲起牆壁來。小小的礦洞裏，實在熱得很。我是知道人類要活下去，必須有空氣的，所以現在還在詫異，真不明白在那地底的完全沒有空氣的瀰漫着惡臭的處所，那漢子究竟是怎麼能夠活着的？那時候，我是以為在那裏喫苦，顯着悲哀的，可怕的臉的人，是壞東西，作為刑罰，被關在這狹窄的洞路裏面的呀。此後不久，我便被載在小小的車子上，運到明亮的世界上來。但是，到了現在，也還不能不時時記起那連站也站不直，苦于疼痛的脊梁的可憐的漢子來。」

『兄弟，你什麼也不知道，』從煤箱滾出，停在火鑪下面的洋鐵板上的小小的煤說。『比起苦于疼痛的脊梁的那漢子，還要厲害的事，我可是見得多哩。我是在很長很長的



礦洞裏面的，也是你現在講過了那樣的狹窄的礦洞。在那里，有十來個人們在作工。他們的前面，掛着一盞小小的燈。「不是發着不好的氣味麼？」一個老人說，「還是停了工，回去的好罷。」「說要停了工，打破飯碗麼？」另一個男人大聲說。於是大家就仍舊繼續着工作。因為如果有了打破飯碗那樣的事，妻子和孩子們便沒有東西喫，只好去餓死呀。因為如果不是主人怎麼說，便怎麼做，就要被斥退的呀。小小的燈逐漸暗下去，礦洞裏幾乎漆黑了。這時來了一個人，老礦夫便對他說，「老爺，好像要出什麼事似的。可以放我們上去麼？」那人就非常惡意地，簡直像學校裏的先生斥責學生一樣，訶斥了老人，便這樣走了出去。礦夫們一面咯咯地作咳，一面又繼續着作工。我真不懂，他們究竟爲什麼對於不過一個人，就那麼唯唯聽命的呢？那漢子，看起來，既不見得和別的礦夫們有什麼異樣之處，比起礦夫來，豈不是並不見得更加高大，也不是更有力氣麼？

「唔，忽然，我竟骨碌骨碌地滾起來了。擡起臉來向四面看了一遍，也並沒有踏着我的。剛在這樣想，這回是忽地飛上了空中。同時發生了可怕的聲音，像雷一樣。小小的燈熄掉了，大的土塊劈劈拍拍從空中落了下來。在黑暗裏，許久許久，我聽到人類的叫喊和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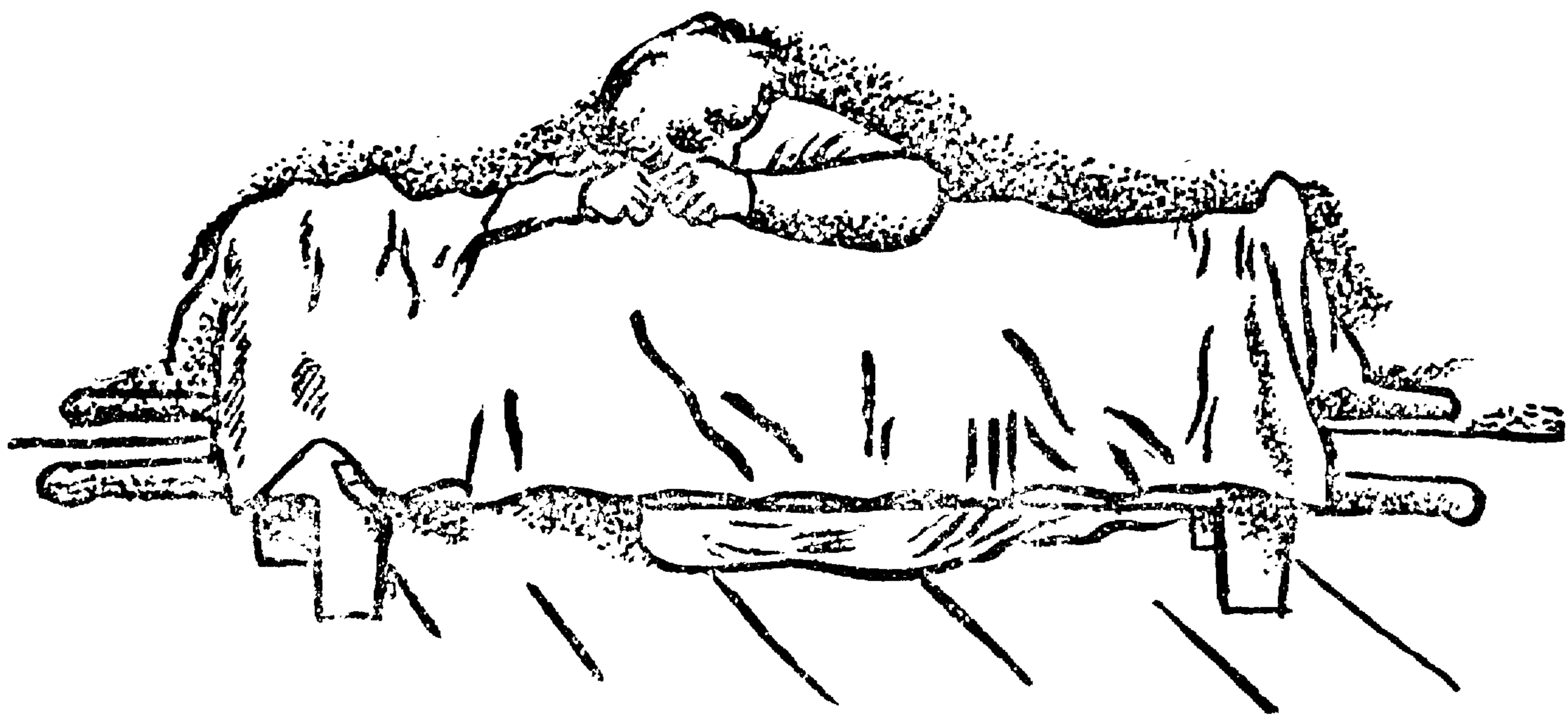
吟聲。一個礦夫倒在我上面。覺得他的身體在發抖，從那頭上淌下什麼濕漉漉的東西來。似乎很久的工夫，一切東西就那樣地躺在黑暗裏。開初的時候，人們是在叫喚，求救的，但那聲音也漸漸低下去，消掉了。也有人呻吟着說要喝水，有好幾回，可是那里會有一滴水呢。過了很久的時光之後，他們被救出去了。是別的礦夫們來搬走的。然而他們已經都死掉。不消說，連那老頭子。上面是妻和孩子們在啼哭。那地方，站着一個胖胖的，衣裝闊綽的紳士，當那老人搬到這紳士的旁邊時，老人的死屍好像向他捏了拳頭，微微地這麼說：「這礦洞的危險，你是早就知道的。但在你，錢卻比我們的性命更喜歡呀。」然而胖紳士于什麼老頭子的事，是全沒有放在心裏的。我就粘在那老礦夫的粗衣服上，被搬到日光裏面來，所以能夠完全看見了這樣的光景。」

「但是，你，」別的一塊煤大聲說。「但是，你未必知道那天傍晚，死了的礦夫們的死屍躺在小屋裏，妻和孩子們在旁邊啼哭的時候，那有錢的漢子的府上，卻開了大跳舞會的事罷。在那邊，許許多多穿着燦爛的衣裳的婦女們在跳舞，可是想到喪了父親的孩子們的，卻一個也沒有。而且那有錢的漢子，還高興地笑着哩。然而將礦夫們送進礦洞裏去，弄

死了他們的，不就是這漢子麼？我不懂。究竟，爲什麼這些的人們，大家惡意地，大家互相凌虐的呢？」

『原由是這樣的。我知道。』特別地黑，閃閃發光的另一塊煤說。

『我在地上住得很長久了，所以看見了各色各種的事。況且大家都說我在兄弟們中，總是最爲聰明的，所以什麼事也都懂。在這世界上，是有兩種的人種的。就是，富人和窮人。這世上一切所有的東西，都是富人的東西，窮人是全然什麼也沒有。這是早先的話了，看這睡在牀上的孩子罷。他在生病，但整天只好一個人躺着。既沒有玩具，也沒有柔軟的牀，又沒有可口的食物。母親非整天到工廠裏去作工不可，沒有看護孩子的工夫。他在這樣地喫苦。你們也許以爲這是因爲



他是壞孩子的緣故罷。但是，決不然的。他是居心正當的喜歡用功的少年。然而，他只是窮。一樣的例子，另外也還有。我曾經坐了船，在大的海上旅行過。有錢的人們，住在漂亮的通氣的好好的船室裏，在艙面上慢騰騰散步，喫喝着可口的東西。但在下面的船肚子裏，卻有着使船動彈的機器。那地方簡直熱得像地獄一樣，油和煤煙的氣味滿滿的。整天整夜，火夫們就在那機器旁邊，將煤拋進那燒着的火口裏面去。他們是赤膊的，然而還是熱得喘不過氣來。熱到頭裏發昏，胡裏胡塗跑上艙面來的也不少。完全不知道在那里，不知道怎樣走，只是要吸新鮮的空氣，終于一躓絆，落在海裏淹死的也有。爲了可怕的熱，生了病的也很多。然而，雖然如此，他們總還是住在船肚子裏，繼續着將煤拋進去。」

『但是，有錢人有時可跑下來，幫幫火夫的忙的呢？』小小的煤用了可愛的聲音說。閃閃發亮的烏黑的煤笑起來了。『你是多麼一個蠢東西呵！有錢人正爲了自己可以什麼也不做，而且能够過着美麗的生活，這纔使窮人老在工作的呀。窮人所做的事，就都是只給有錢人加添利益的呀。』

『那麼，比起有錢人來，窮人就那樣地不中用麼？窮人不能夠用了自己們的力量，幹

起來的麼？」

小小的煤閃着好奇底的眼睛，訊問了。

『阿阿，決沒有那樣的事。』聰明的閃閃發光的煤回答說。『在數目上，窮人比有錢人也多得差遠。倘若窮人們一同協力起來，就能夠將現在成着有錢人的東西的一切，都拿在自己的手裏的。』

『那麼，爲什麼不這麼辦呢？』

『那是，你得去問人類的。』聰明的煤回答說。『我可是真不懂。』

那時候，聽到了走上樓梯來的足音，煤們便統統不響了。

## 火柴盒子的故事

第二天的日子，在小彼得實在似乎過得長，總是等不到傍晚。不知道煤塊可還要談天，講些什麼有趣的事情不？

在一夜裏，他儘做了些深的漆黑的礦洞和漂在大海上的大汽船的夢。於是只在等候，今晚上又可以聽到什麼新的故事了罷。

然而，夜雖然偷偷地進了屋子裏，用那黑色的氅衣將四近遮得漆黑了，但這是怎麼的呢，火鑪的屋角裏卻靜悄悄，什麼話聲也聽不到。

孩子的眼裏浮出眼淚來了。一刻黃昏便可以聽故事，整天高興地等候着的，可是那可惡的煤塊們，卻不是一聲也不響麼？他立刻淒涼起來。母親每天去作工，自己生着病，

總得這樣地只有一個人躺在躺着。已經熬不住了，眼淚滴滴的落了下來。於是那孩子就放聲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

他一哭，忽然聽到了和氣的聲音——

『喂，爲什麼哭的？』

小彼得連忙向火爐的角落裏去看。聲音是並不從那邊來的，倒聽得就在眠牀的旁邊。驟然一看，只見牀邊的一張小桌上，一個火柴盒子，將狹的一頭做着腳，挺直的站着。而且大約算是招呼罷，彎了一彎腰。

『喂，爲什麼哭的？』火柴盒子這樣問。

『只有一個人躺着，傷心起來了。』彼得嗚咽着答道。

『那里那里，不止你一個人呵。』火柴盒子說着，便跳到牀裏來了。

『屋子裏面有許多東西。那就都是你的朋友呀。真的張開眼睛和耳朵來看一下罷。』小彼得完全得到安慰，又高興起來了。於是輕輕的伸出手去，去摸這懇切的火柴盒子。

『你究竟是誰呢？』他問。

『我是樹木呵。』

孩子喫了驚，看着火柴盒。他是從幼小時候以來，生長在大都會裏的，樹木之類，幾乎沒有看見過。但說這小小的火柴盒子，就是什麼大樹，卻無論如何，不會信以為真的。他笑了起來，有些以為胡說。火柴盒子好像看透了他的心似的，屹然站起，用了生氣似的調子說。『你不信我先前會是大樹哩。好，講真事情給你聽罷。疑心別個的話，實在不是好事情。但是，稱爲人類的這東西，是什麼時候都在欺騙的，所以即使別個講真話，也不能相信了。』

小彼得覺得實在不對了，在心裏認錯，火柴盒子也平了氣，和氣的點頭。於是終于開始了談話。

『你可曾見過大的森林沒有？』

小彼得搖搖頭。

『原來，沒有見過。不錯，你是總住在這罩滿可怕的煤煙的都會裏的。』

小彼得點頭。

『好。那麼，你就試來設想，恰如這街上的房屋和房屋的相連一樣，樹木和樹木相接的大的森林罷。那些樹木們，其實是一株一株，各是一家，其中住着禽鳥的家族。但這些禽鳥們，卻並不像你們窮人一樣，只在狹窄的屋子裏住得擠來擠去的，以廣大的處所爲住家，無論那里，都可以自由地搬去。牠們也決不付房租。爲什麼呢，因爲小鳥們是都知道爲生存而有住所，是當然的權利的。還有，在鳥的世界，也和你們人類的世界不同，有着許多房屋的大屋子裏，只住着一隻鳥兒呀，五六隻鳥兒，擠在骯髒的小小的一間屋子裏呀那樣的，是決沒有的。你們人類的住宅的分配，實在不高明呵。』火柴盒子彷彿完全忘卻了小彼得就在旁邊，就獨自滔滔地說下去了。『我又知道着，有些人是在街上造了體面的府第，在鄉下又有着別墅，然而有些人卻連住房也沒有，只好在橋下和公園的長椅子上過夜。這樣的事，在森林裏是決沒有的。倘有一個子而有着兩個住宅的，沒有這的便跑出來，將這東西打出。但是，在人類的世界裏，卻不過枉然的歎息呀，傷心呀，什麼辦法也不做。我沒有見過人類那樣的愚蠢的動物。』



火柴盒子的話長，小孩子有些聽厭了，輕輕地囑託道——

『阿，可以給我講講森林的事麼？』

『唔唔，可以。但是你沒有見過一回森林，不知道從那里說起纔好呵。總之，竭力來講得你容易明白罷。我是大的森林裏的最高的樹木。這森林，是一個財主的東西，他除了這森林之外，還有田地，牛，馬，豬，羊等類。我在沒有見過這財主的時候，以為他一定是故事裏所講那樣的神明。為什麼呢，因為許多人們，都替他耕田，養家畜，從早到晚，勤勤懇懇地勞動，只有他卻逍遙自在，過着豪華的生活。但是有一天，他跑到我們的森林裏來了，細細一看，嚇，這是怎麼的，他也不過是一個普通的人呵。不過是一個胖得出奇，紅臉皮的人呵。』

『時時也有老女人們走到森林裏，來拾枯枝和落葉，但她們總是好像怯怯地，有什麼憂愁似的。這是因為財主不許窮人去拾森林裏的樹木的緣故。我想，這樣不通的事，是再也沒有的了。在財主，用不着枯枝，這樣地放着，豈不是不過爛掉麼？』

『有一回，曾經有一個鄉下人，打了兔，給管林人抓住了。鄉下人連連賠罪，說但願這一回饒恕了他。妻在生病，要一點補養的東西，但是窮，沒有去買的錢。然而並不聽他的訴』

說，財主將他拋進監牢裏去了。這時候，我也非常覺得詫異。森林裏面，兔子是多到數不清。財主無論怎麼辦，獨自一個人不是總是喫不完的麼？

「到秋天，樵夫來了。他們竭力作工，但是砍倒的樹木，一株也不爲他們所有，都是財主的東西。一切都是他的。森林，樹木，田地，家畜，而且連人們，也非都給他做事不可。森林的伙伴，同情于這可憐的人們，憎惡那財主。我的旁邊，有一株年青的樅樹，他非常憤慨，心中起誓，要給那有錢的小子，明白他自己也不過是一個脆弱的渺小的人。打了兔，被關在監牢裏了的鄉下人的事，有一天，兩個老女人來拾枯枝，給捉住了，被財主打，推，喫了大苦的事，這樅樹就都在眼前目覩的。有一夜的事，起了大的暴風雨，年青的樅樹幾乎平根折斷了。然而根上遮着莓苔，從外面看起來，似乎毫沒有什麼異樣。他知道自己自己的性命已經不久，便決計要在未死之前，給那有石頭一般的心財主一個懲罰。」在我們樹木的世界裏，一株樹來支配別的一切樹木的事，是決不允許的。」他說。「在我們樹木的伙伴裏，如在人類社會一樣，有大樹，也有小樹，有強樹，也有弱樹，然而在我們的伙伴裏，肥沃的土地，澄清的空氣，溫暖的日光，雨，露，都是共有的。究竟爲什麼在稱爲萬物之靈的人類之間，

倒不能行這明明白白的事的呢？「那時候，他相信一切罪孽是在這財主，我呢，自然也這樣想的。到後來，我被運到工廠裏的時候，在那里聽了工人們在談天，纔知道一切罪孽，是在那爲了使少數者的幸福，而使大多數者陷于不幸的制度。但是，雖然說了這樣的事，你也還未必能懂罷。」

「話要說回去了，樅樹想在死掉之前，給可憐的人們效一點力。可是有一天，財主走進森林來，正到他的前面的時候，他竭盡所有的力，呻吟于自殺其身的苦痛，裂眦一倒，轟的正壓在財主上面了。他發一聲可怕的叫喊，倒在地面上。管林人飛跑而出，扶了他起來。但是，那時候，樅樹已經打壞了



他右手。「這是罰呀！」樅樹的葉子們一齊叫起來。「用了那手你打了哭着求饒的兩個老婆婆，也用了那手，你寫了只打一隻兔，便將那可憐的男人送進監牢裏去的書信的。」

「這樣，樅樹是死掉了。」

「唉唉，多麼好的勇敢的樹呵，我到現在，還是不能忘卻那年青的樅樹的事。」

火柴盒子說到這裏，暫時閉了口。而且很是憤怒似的叫出來了。「是的，制度呵！好，這回就來給你說明這制度罷。」——但是，留心一看，小孩子已經完全睡着了。他真氣惱，從牀上跳下，去進那下面去。

「人類，是多麼愚蠢呵。」他絮叨着，滑到角落裏的最暗的處所去了。大約是爲了獨自去想那快樂的森林的世界的事罷。

## 水瓶的故事

小彼得聽了火柴盒子的話之後，過了兩三天的一個傍晚，他那里一個穿着烏黑的衣裳的女人來訪了。她顯着可怕的臉，走進小屋子裏，坐在他的眠牀的旁邊。

孩子是很知道她的。她是常常跑到貧民窟，並不打打招呼，就一直闖進大家的屋子裏，分起寫着宗教的事情的本子，講起上帝的事情來的女人。

孩子們都怕她。從她臉上看見過溫和的微笑的，從她薄薄的嘴唇裏聽到過漏出來的親熱的言語的，一個也沒有。而且，她所常說的上帝，一定也和她相像。爲什麼呢，因爲她所說的上帝，是總在憤怒，命令道，窮人應該勞動，應該常是滿足，感謝那辛苦的生活的。

今天，她也裝着嚇人的眼，凝視着小彼得。彼得很想逃走，躲起來。但是，真可憐，他連動

也不能動。

『我的腿痛得很，』他悲哀地訴說。並且心裏想，這樣一說，這可怕的女人也許會和氣一點罷。

但她用粗暴的聲音說了。『那是上帝賞給你的試探呀。好好的忍耐着啊。』于是她問道，『你每天早晚，可做禱告呢？』

『不。』小彼得正直地回答。

可怕的女人顯出高興的臉相來了。

『看哪。所以你跌倒，折了腿的。』

『不對呀，』小彼得喃喃地說。『我是，去溜冰，栽倒了的呵。』

『不要回嘴！』可怕的女人惱怒起來，大聲說。『正因為上帝要責罰你，你纔跌倒的。還不只這樣哩。你不知道不做禱告的壞孩子，要到什麼地方去麼？』

『我，不知道。』

『到地獄裏去呀！』可怕的女人高興地說。『他們應該在那里永遠受苦。用火來燒，』

惡鬼們用了燒得通紅的鉗子來夾，應該苦得發出大聲，吱吱的叫。你的腿，很痛罷。但是比起你該在地獄裏去受的苦痛來，就毫不算什麼了。還有你的母親，因為不教你禱告，也應該一同到地獄去。」

可怕的女人去摸她那總是提着走路的大口袋，拿出一本小小的書來。一看，那書面上，就畫着一個男人站在大海裏，擎起兩手在哭喊，左右兩面，跑來着拿了大鉗子的可怕的小鬼們的畫。

『看看這本書，』可怕的女人說。『那麼，就會知道不信上帝，下世是要吃怎樣大苦的罷。我得去了。爲了將神聖的宗教的安慰，去給另外的人們呀。』

她走出屋子去了。這一來，雖然夜晚已經到來，但因為這可怕的女人不在了，在小彼得卻覺得愈加明亮。

然而他又總覺得有些害怕。如果應該落地獄去，無年無月，總是被火燒，受苦楚，那是多麼可怕的事呵。而且還說連那和氣的，好的母親，也非下地獄不可。爲什麼呢？母親是無論什麼時候，總是那樣地懷着好心，每天每天，勤勤懇懇地在工作的。

小彼得正在想着這些事，忽然，屋子裏面，響滿了幽微的，嘎嘎地軋轆似的嗤笑的聲音。聲音是聽來就從牀邊發出來的，小孩子擡起眼睛來一看，看見牀邊的桌子上，水瓶和杯子，正在大笑得快要栽倒了。水瓶的胖胖的肚子，一幌一幌地動搖着，其中的水湧起着小小的波。

『唉唉，擋不住，』杯子呻吟似的說。『我的身上是有條開疤的，笑起來，這就針刺般作痛。嗚嗚，身子快要炸得粉碎了。』

『爲什麼那麼笑着的呢？』小彼得問。

杯子只在哼哼地呻吟，但那胖胖的水瓶，卻一面笑得全身搖搖不定，一面叫起來道，『多麼胡塗的女人呵！』

小孩子心裏高興了。水瓶說那個可怕的女人胡塗，也許這倒是真的。倘使真那麼，自己，還有母親，也許不必往地獄裏去就可以了。

『爲什麼那個狠女人是胡塗呢？』他問。

水瓶的頸子邊的水，發出輕微的聲音來。她停住了笑，反問道，『你沒有聽她所講的



地獄的話麼？」

「聽的，」小彼得說。「所以，我很在發愁。」

「那是因爲你和那女人一樣胡塗的緣故啊。」水瓶魯莽地喃喃地說。「我知道着地獄，但創造那個的，不是上帝，卻是人們啊。而且孩子和大人的往那邊去，也並非因爲忘記了禱告，只爲了窮呀。靜靜的躺着罷，我來講地獄的故事給你聽。」

「請呀，」小孩子低聲請託着。

「你可曾遇到過很熱很熱，熱得擋不住了的事情沒有呢？」水瓶問。

「有的。一到夏天，這街的大路上，就熱得喘不過氣來的。」

「好，你試想像一下，比這熱還有一百倍的熱來看。空氣簡直像大的火燄模樣，將人們的臉和手，炙得刺痛的熱呀。——屋子裏面，有一座很大很大的鑪。在那中間，火燄炎炎地燒出五彩。這就將猛烈的熱氣，噴在屋子中。一個男人站在鑪前面。他是赤膊的。兇猛的熱，撲過來擠緊他的腦袋，從發紅的刺痛的眼裏，流出眼淚來。他拿着大的鐵管，將這伸在烈火裏。也有將鐵的車子，上面堆着通紅的粘粘的東西，推着在走的。鐵管的頭上，綴着通

紅的火的水瓶，孩子們用剪刀將這剪下來。倘有不小心的，他們就被燒得從皮一直焦到骨。有些孩子，是拿着燒得通紅的水瓶，憂愁地發着抖，不歇地在奔走。他們的臉上流着汗，身子是緊張地顫抖着。他們是整天捏在燃燒的死神的手中，不歇地在奔走的。

『有些工人，是將氣吹進鐵管裏面去。他們的臉漲成紫色，眼珠似乎就要脫出來。這悶熱的屋子裏，有着永久不息的焦躁和煩忙。男人，女人，孩子，都在無休無息地奔走。如火的熱，逼乾了他們的喉嚨，連嚥嚥的唾沫也沒有了。而恰如幾千枝鋒利的針一樣，刺着他們的身子，他們的心，他們的唏唏地喘息的肺。地獄的鑪，煌煌然整天的燒着。人們逐漸疲乏起來，連走也走不動了。此刻不會跌倒麼，拿在手裏的可惡的火，不會掉在身上麼，他們這樣地擔着心，蹣跚跟跟地在走。而且眼睛也暈眩起來。孩子們的臉，見得簡直像老人模樣，好似可哀的小小的侏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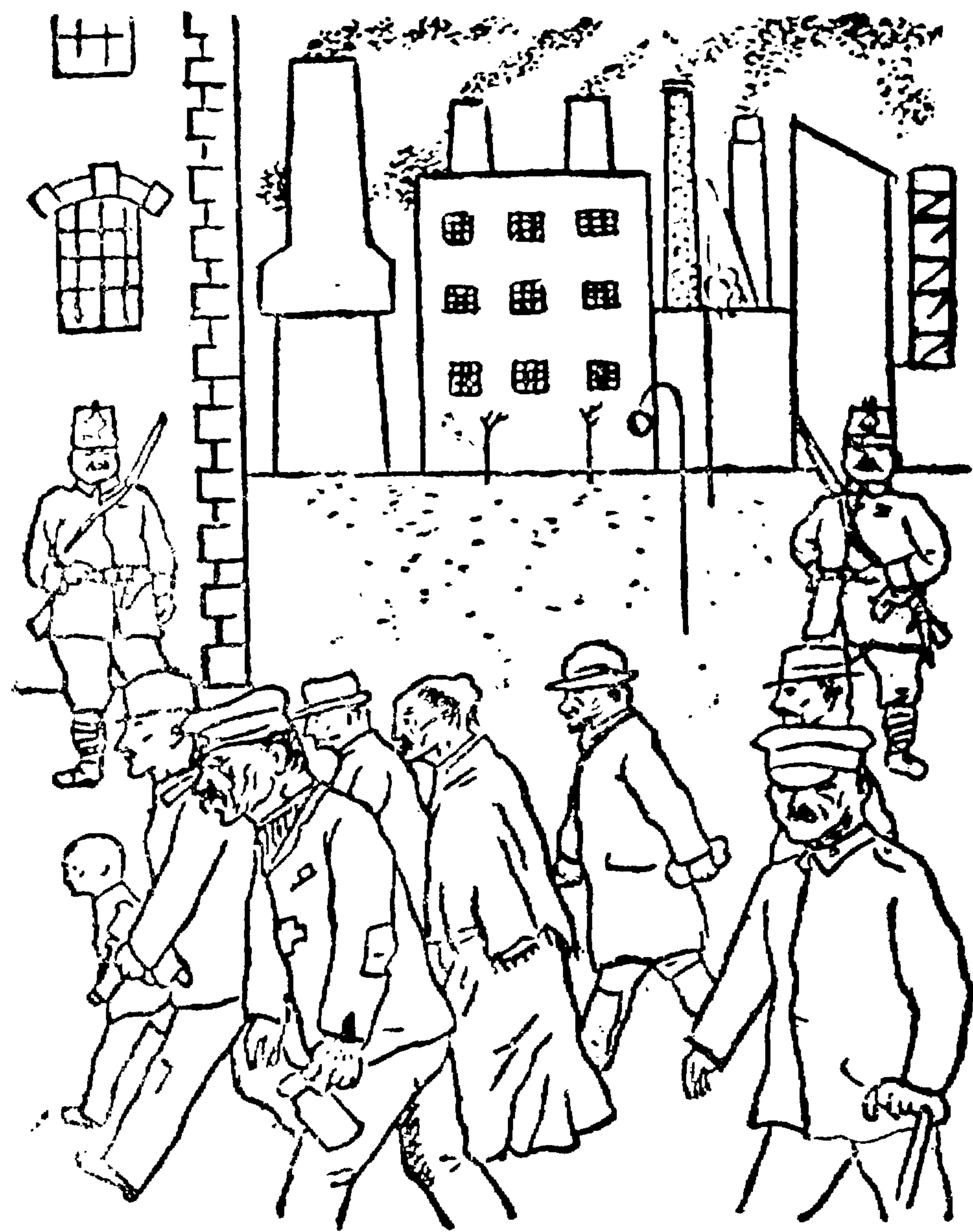
『每天每天，火在燃燒，熱在沸騰，疲乏透了，被熱氣蒸得半已發瘋的人們，在哼哼地呻吟，咳嗽。彼得呀，這是真的地獄啊。那裏面，是全世界幾千萬被詛咒的人們，正在受苦的呵。』

「慈仁的上帝，不是單將惡人送到那地獄裏去的麼？」小彼得問。水瓶又笑起了。但這回的笑聲，卻帶着很憤怒似的調子。

「說是上帝那樣的東西，什麼關係也沒有。這地獄裏，是人類將人類趕進去的。這如火的炎熱裏受苦的人們，倒高興能夠進這地獄去。因為不這樣，他們和那孩子們就只好餓死了。」

「但是，究竟是誰送窮人們進地獄去的呢？」

「財主們呀！當窮人們在炎熱中枯萎下去的時候，他們卻在好看的庭園裏挺了胸脯吸着涼爽的空氣。那蠢女人說，有惡鬼用了燒得通紅的鉗子，給可憐的鬼魂



吃苦，那是真的。不過那惡鬼並非黑色，沒有角，也沒有尾巴。是穿着漂亮的衣，絲綢的服的。他們拿着的鉗子，是叫作「貧窮」的鉗子。」

『我可不懂呀，』小彼得說。『在這世上，究竟怎麼會有那樣可惡的人們的呢？』

『火柴盒子不是要將這講給你聽的麼？』水瓶用了責備似的口氣說。『火柴盒子要給你講資本主義制度的話，而你不是呼呼地睡着了麼？』

『不要生氣罷，』孩子認錯似的說。『但是，我不懂那些煩難的說話的意思呵。』

『那意思，是這樣的。就是說，有錢的人，成爲沒有錢的人的主人。我並不要說，凡是有錢的人，全都是惡鬼。但是，總之，他們是有着惡鬼一般的行爲的。他們從孩子時候起，要什麼，就有什麼。飢呀寒呀等類，先就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只要說出一「要這樣，要那樣」來，立刻便到手。那不消說，這樣的情形，于他們是愉快的。便是你，這樣的過活，也覺得合意的罷。』

小孩子點點頭。

『他們成了大人，就知道給他們過這樣的快活的生活的，是錢。所以他們竭力要許

多錢。就爲此，別的人們便非給他們勞動不可了。這別的人們，只因爲沒有有錢的父母，所以只要有什麼能夠賺錢的事，就高興。他們爲了不挨餓，是無論怎樣的事，都只好去做的。懂得了沒有呢？」

『唔唔，懂得。』他略略遲疑着，回答說。『但是，就永遠要是這樣麼？』

『不，並不然的。』水瓶答道。『在世間，有好的聰明的人們，在和這制度戰鬥，在主張一切人們，都應該作工，取得能過舒服的生活的工錢。這好的聰明的人們，就叫作社會主義者。好好地記着這句話罷。』

『決不忘記的。』孩子約定說。『請再講點什麼罷。此刻講給我的了的地獄的事，你究竟是什麼知道了的呢？』

『因爲我自己就在那地方製造出來的呀，小獸子。但是，講的話，已經全都講過了。倘若講得太多，我的身子裏的水在動，會引起肚痛來的。還是躺一會兒罷。時候已經不早。母親大約也就要回來了罷。』

## 毯子 的 故 事

星期六的傍晚，大大的高興事，送到小彼得這里來了。很久很久，他是在磨破而露出了線底子的毯子下面，抖抖地凍着的。雖然毯子，也只是滿是補釘的滿是窟窿的東西，寒氣透過了那薄薄的損處，刺進鋒利的針，一直沁進肉裏面。幾月以前起，他就和母親兩個人商量，想要一條新毯子，便從每星期的工錢中，取出一點來，積蓄在舊的紙匣裏，那匣子一滿，孩子便可以買新毯子了。

星期六的早晨，彼得還在擦他睡眠的時候，母親就很有深意地微笑着說了。『今天晚上，可要有非常之好的事哩。』這樣說着的母親的溫和的臉，實在顯得舒暢地高興。

一整天，小孩子只想念着母親的這話，覺得總是等不到黃昏。待到母親終於挾了一

個大大的包，回家來了的時候，就喜歡的了不得，再也不能安靜，至于有病的腿，也因此有些痛起來了。

于是母親到底打開包裹來，將新的非常出色的毯子，攤在眠牀上。這時候，他有多麼喜歡呢；用嘴是幾乎說不出來的。那毯子，可實在是很體面的東西！明亮的綠的底子上，滿開着通紅的薔薇和滴藍的勿忘草，簡直像是見了廣大的夏天的花園一般的花紋。而且，多麼上等，厚實的質地啊！無論怎樣的寒氣，也一定再不能通過這毯子，刺進冰冷的針來了。孩子用手摩着出色的毯子，在愛撫她。一見那高興的臉，連母親也高興起來，至于完全忘記了那價錢的貴了。

星期日這天，母親是在家的，小彼得非常得意。一星期中，他就專等着無須獨自淒涼地挨過去的這一天。所以一到星期一的早晨，就愈加覺得很難過。從此以後，又須苦于疼痛，不能動彈地，來過長久的無聊的時光了罷。幸而各樣的物件，現在是同情于他，給聽着有趣的故事了。所以時光倒如較易于消遣。只是，他們之中，誰肯先來開口呢，卻還是一件擔心的事。究竟，今天是誰出來給講故事呢？

小彼得四顧空虛的屋子，有些憂愁起來了。會來談天似的東西，已經一件也沒有了。對面的小小的火爐上，像是擱着鐵壺。但他是裝着顰蹙臉孔，裝着未必和氣的臉孔的，所以總不像肯來開口。忽然，他將眼光落在新的毯子上。唉，如果這講出故事來，可是高興啊！因為是帶着那麼漂亮的花紋的美麗的毯子，一定知道些出色的故事的。小彼得溫和地摸着毯子，專在等黃昏的到來。

於是黑暗的夜，靜靜地偷進了屋子裏。然而誰也還是不開口。

孩子愕然了，將屋子裏面的東西，一件一件看過去。水瓶和杯子，看去像是要講什麼了似的。爲什麼呢，因為看見大的水瓶的大肚子，一蕩一蕩的在搖動。然而兩個的聲音非常低，聽不清是在講什麼。

煤們也都默默然。

小孩子心裏想，那一件東西都可以，快點開始講話就好了，便輕輕地呼吸，靜躺着。突然，就在他旁邊，似乎有誰歎了一口長氣。他向牀上看，只見那新的毯子將身子一高一低，正在動。那歎息太深，太慘，孩子覺得可憐了。



『爲什麼你在那樣地傷心的？』他說着，一面給正在傷心的毯子撫摩。『你這樣漂亮，帶着這樣出色的花，有這樣好的顏色，卻還要那麼傷心麼？』

毯子簡直像忽然要嘔吐了似的，索索地抖着身子，呻吟一般地說了。『唉唉，唉唉，請你不要提起我的顏色好看這事來了罷。這顏色的好看，就正是使我這樣地傷心的根源。我的心是軟弱的，我總是忘不掉我將怎麼多的災難，給與了人們。唉唉，唉唉！』

小孩子于是很想聽聽那原因。將毯子的心，傷得那麼深的，究竟是甚麼呢？他將這問了毯子了。

『唉唉，唉唉。』毯子歎息說。『我真是壞東西啊。使人們生病了。豈但如此呢，竟至于害死了。雖然如此，我卻什麼辦法也沒有。』

于是她又深深地，傷心地，歎了一口氣。

但是，胖胖的水瓶，卻來插嘴了。

『不要那麼歎氣了罷。』她懇切地說。『將成爲你的心的重擔的東西，講給我們罷。那麼，你的心也許會輕鬆起來的。看起來，你是這樣馴良，溫和的，所以在我，總不能相信你』

是做了那樣的惡事。」

毯子將臉轉向胖的水瓶那面，顯出更加悲哀的臉相，說了——

「你好像是很聰明的，但是簡直什麼也沒有知道。請你仔仔細細，再看一遍裝飾着我的身體的紅和藍的花，以及綠的底子罷。」

胖的水瓶踉踉跄跄前進了兩三步，便伸開了長頭子，一面說。

「阿，阿，真漂亮。但是，這非常好看的花，不知道和你的悲哀究竟有什麼關係？請你講講罷。」

毯子發了一聲大大的歎息。屋子裏要起微風那樣的歎息定了之後，便回答她說——

「這紅和藍的花，這綠的底子，是害人的。損了人類的健康，和人類的性命的。很大的屋子裏，許多男人和女人在做工。這地方，就在製造將我染出漂亮顏色的染料。我不想講那詳細的方法，即使要我講，也講不出來的。無論誰，會仔細講出他出世時候的事的，是沒有的呀。爲什麼呢，因爲在耳朵和眼睛簡直不能聞見的時候，就遇見這世上的光的。我

所知道的，不過是從我們的眠牀上，湧起了蒸汽來的事。厲害的，臭的，瓦斯似的蒸汽。」

『亞尼林的蒸汽呵。』這幾天陰沈一聲不響的煤中的一塊，這樣說。毯子點點頭。看見有知道關於本身的一些事情的在這里，高興了。

『是的。那染料的名，是叫亞尼林染料的。』她答說。『真是，我們出生到這世界上，最先看見的，你想是什麼呀。那是蒼白的人類的臉呵。簡直不像看得見東西的眼淚和壞了的通紅的眼睛呵。兩手按着刺痛的頭的姑娘們呵。在做着工作的人們之中，時時有人變了鐵青的臉色，嘴唇失了色，搖搖擺擺的踉蹌，死了似的倒在地面上。唉，我最初看見了這些的時候，是怎樣地喫驚了呵。我問左近的伙伴，這些可憐的人們，究竟是什麼地方不舒服呢？據伙伴講起來，卻是從染料發出來的不好的蒸汽的毒，損了工人，使他們生病，而且……』

『爲什麼不將新鮮空氣放進屋子裏去的呢？』在毯子的談話之間，火柴盒子從中插嘴說。新鮮空氣者，是宇宙萬物的最好的朋友。他醫好病，減輕病痛。人類想該是知道的，但究竟爲什麼不做一種佈置，將新鮮空氣放進那屋子裏去，趕掉有毒的蒸汽的呢？』

『那時我也這樣地探問的，』毯子回答說。『屋子的牆壁的一堵，來回答我了。據牆壁說，蓋造工場的時候，那廠主就一心只要造得便宜。爲要便宜，那就不消說，還是屋子上減少窗戶，不做通風設備這些東西的好。所以這屋子裏，也沒有這個。因爲廠主是不會在這氣悶的工廠裏，停一點鐘，來吸有毒的蒸汽的。所以這會傷害工人不會，在他是全不在意的。就這麼說。』

『蓋造了那工廠的是誰呀？』火柴盒子問。

『是工人呵。』毯子答道。『問了這幹什麼呢？』

『那麼，那工人們想該知道，如果造出窗戶不多，通風裝置不好的屋子來，他們的一夥的工人就要生病，要死掉的罷？』

『唔唔，大概知道的罷。』

『明明知道着，卻會肯造那樣的屋子的哪。人類這東西，是多麼愚蠢的奇特的東西呵！』煤發出高大的聲音來了。

『唉唉，你沒有明白……』毯子啞啞地一支梧，胖的水瓶使用火一般憤怒了的聲

音叫了起來——

『都是制度，是制度不好呵！』

『我不懂這話，』毯子說，『因為沒有你似的做過學問工夫。只是，每一想到那蒼白的臉和生病的眼睛，我的心就疼痛，覺得簡直我便是罪人一樣。因為我實在曾經害苦了許多人們了。』

『那並非你的錯處！』火柴盒子安慰似的大聲說。於是這時候，杯子這纔開口，用了軋轆似的聲音說了出來——

『否則，我們就都成了罪人。那就成爲一個人使別人不幸，給別人苦痛的所用一切物件，乃是罪人的意思了。』

到這里，大家就鬧嚷嚷的議論起來。但其中發出最大的聲音的，卻是最小的煤。他用笛子一般尖利的聲音說——

『我知道着一條出路。知道着一個好法子。就是捉住廠主，教他在關着工人的屋子裏，去做幾個月工。那麼一辦，就知道非開窗戶不可了罷。』

大家哄然大笑了。然而，只有火柴盒子，顯着正經的臉相說——

『只要人類更能幹一點，這也做得到的呵。』

『究竟要什麼時候，纔會這樣呢？』毯子怯怯地問。她是有着溫和的，美麗的心的，只因為不很有智慧，所以聽了大家的煩難的話，有些疑惑了。

『說是什麼時候麼？』煤裝着陰鬱的臉相，喃喃地說。『那是誰也不知道。經幾百年之久，人類總甘于壓迫和屈從，並不敢反抗。即使敢，也許還做不到的。因為主人和支配者的力，非常之強呵。』

『我來講一個故事罷。』火柴盒子說。『我想，這是有益于各樣人們的故事。那還是我在做大森林中的樹的時候的事了。我的枝上，住着小鳥的夫婦。是可愛的，活潑的，而且勤勉，親切的夫婦。夏天時候，小小的小鳥的夫人生了美麗的蛋了。她伏着那些蛋，專等孩子們的出生。孩子們到底出來了。小小的小鳥的赤條條的孩子們，張着大嘴，吱吱地要東西喫。父親和母親，爲了給孩子拿好喫的東西來，整天跑來跑去。』

『但是，在不很遠的鄰近，住着一匹鷹，硬說自己是王，小鳥們都是自己的臣僕。有一

天，這鷹就飛了來，發見了我的枝上的窠中，只有小鳥的孩子們獨自在家裏。鷹用了可怕的爪，將一個孩子抓出窠去帶走了。小鳥夫婦的傷心，可真是了不得。小鳥的夫人哭着哭着，哭得傷心，連窠也出不去了。她也說了恰如現在煤塊所說的一樣的話，「唉唉，究竟怎麼辦纔好呢？什麼法子也沒有。老鷹力氣大，況且又有可怕的嘴和鋒利的爪，但我們又小，又弱呵。」

「然而，小鳥的丈夫，卻有很好的想頭的。他從這窠飛到那窠，向一切小鳥的家族，訴說他的災難，說，只要那鷹在管事，大家也會遇見和這一樣的事的。他好幾天，在森林中的窠裏飛來飛去，終於能夠集成小鳥們的一大隊伍了。待到老鷹再來犯窠的時候，無數的小鳥們一齊向他突擊。鷹也想抵抗，然而小鳥們接連不斷的飛上去，用尖嘴去亂啄，看準了眼睛啄。那老鷹終於死掉，落在地上了。」

「從那時候起，我們的森林就沒有了所謂王的東西，別的鷹們聽到了這話，也不再這危險的處所來了。一匹的小鳥決定辦不成的事，只要幾百的小鳥們協力起來，是能夠容易地辦妥的。」

『出色的故事呵，』水瓶說。『成年的人類們，要是懂得你的話，那就好了。是非常有益的故事呀。』

火柴盒子躍然的跳了一下。這是他每逢高興時候，總必如此的老脾氣。

『我先前是大樹，用這樹做出來的火柴盒子的數目，多到數不清。那很多的盒子，向着同在一處的孩子們，都講這故事。這些孩子們長大起來，聰明起來，成了大人的時候，就會明白爲了獲得他們的權利，應該怎樣地來解釋這故事的意思纔好的罷。』

大家都愉快地點點頭。而且那正在傷心的毯子，也停止了她的歎息了。



## 鐵壺的故事

第二天的傍晚，小彼得並不須等候多大的工夫。因為夜的最初的陰影纔要落在屋子裏的時候，物件們就已經大家低聲開始在談話了。那些裏面，火柴盒子和水瓶，談得最熱烈。他們好像在什麼時候，非常要好了似的，這兩個比別的東西更聰明，更博識。所以在彼得，幾乎懂不到他們的談天是什麼事。爲什麼呢，就因爲用着各樣外國話，所談的又是彼得簡直不懂的事情。他聽了一會，無聊起來了，便悄悄地說道——

『請講得好懂一點罷。我簡直不能懂得呀。』

於是，擱在小小的火爐上的烏黑的鐵壺，幌蕩着身子，大聲笑出了。完全是輕雷一般的聲笑。水瓶向着他那邊，發怒的說——

「爲什麼你在玩着那麼怪樣的笑法的？」

接着，火柴盒子譏諷道——

「我們可是並不覺得說了什麼笑話呵。」

倔強的小小的煤，也發出笛子樣的聲音說——

「哼，自己啞子似的不開口，不來談天，卻從旁嘲笑別人的會話，那是容易的呵。」

烏黑的鐵壺低下了笨重的頭行一個禮，沈重地用了枯澀的聲音答話了——

「實在對不起，諸君。我是決不想開罪諸君的。不過，我先前以爲只有在人類的世界

裏纔有的錯誤，現在卻覺得你們似乎也陷在那裏面，所以笑起來了。」

「說是什麼？」胖胖的水瓶發了怒，回問說。

「你們不是在想使他們的小朋友——這彼得，明白起來麼？然而你們卻用了這孩

子不會懂的煩難的話在談天。說是什麼「制度」呀，「資本主義」呀，他怎麼懂得呢。我

是一個沒有學問的漢子，將這一類的事，都用「不好的事情」「不對的事情」這些話

來稱呼。總之，你的想講的事，是很好的，但那講說的方法，卻不高明。那樣的人類，我知道很

不少。他們寫些填滿着新名詞呀，臘丁文和希臘文之類的外國話的，長長的，莫名其妙的文章，看見普通的人們不懂這是怎麼一回事，就很看不起他們。」

『你的話也許是不錯的，』火柴盒子說。『但是，也該還有再平穩一些的口氣的呀。現在來講一個故事罷，算是用了那麼粗暴的說法的罰。』

『講故事，實在是不行得很。』鐵壺答道。『我是沒有學問的漢子，不知道使用妙語的方法。況且喉嚨裏積着水渣，聲音也枯啞着。但是，倘要我講，那就講罷。因為直到現在，也見聞過各色各樣的事情了呀。關於我的出生，我想什麼也不講。我的鐵，也在火似的熱度之中，成于流汗，咳嗽，辛辛苦苦，在有關性命的危險之中作工的人們的手裏的。但是，這事，是水瓶太太已經給講過了。』

『總而言之，我是成爲一個上品鐵壺了。我並不是自稱自讚，實在，是好模樣，好色澤，漂亮的青年哩。年青的鐵盤們，都神魂顛倒的注視我。所以我結婚了好幾回。總之，是那樣地中了年青姑娘們的意的。我曾經在上等人所住的又大又好的邸宅裏居住過。所謂上等入者，就是使別人勞動，他來過活，自己卻連一個手指也不動的人物。然而他們卻正以

這事爲闊氣，相信自己們比在勞動人們還威風。我是住在那家的廚房裏的。那地方，可口似的氣息，紛紛四散。烹調着闊綽的食物。於是威風的人們，就將這喫滿一肚子。便是將這彼得的家裏的十天的飯菜，合了起來，也不够供那家的一回的肴饌的。有錢的人們，究竟怎麼使肚子餓起來的呢？我簡直不能懂。爲什麼呢，第一，是因爲他們並不勞動，凡是會使肚子餓起來的工作，是一件也沒有的。他們直是精選食品，無論什麼，倘不是烹調得很出色，就不合意，而且，還尤其喜歡喫這世上所沒有的東西。『那是什麼意思呢？』胖的水瓶問。『這世上所沒有的東西，又怎麼能夠喫到呢？這可實在難懂了呀。』



『我所說的，是，例如比自然成熟的更早，硬使成熟了的莓菓和櫻桃這些水果，還有菜蔬之類。那些東西，價錢都很貴的。上等的人們，是只要價錢貴，就覺得好喫，還是太性急，至于等不及水果的自然成熟了呢——這我可簡直不懂了。』

『就如剛纔說過，我是住在廚房裏的，然而裏面的屋子裏所發生的事情，也很知道。那緣故，是因為那時候，我和長長的好看的姑娘銀茶壺，成了朋友了。她是英吉利產，原是讀過很多的聰明的書的一個老人的東西。讀書的時候，老人是定要喝茶的。茶壺在他近旁，一同讀書，便成了非常聰明的學者，明白一切事，不像別的姑娘們一樣，只在想些打扮和游玩的事了。她常常對我說，「沸滾的湯，灌進肚子裏去，是並不舒服的。但我喜歡那老人，所以忍耐着。我不在旁邊，老人就不能做工作。然而老人是並非爲了自己，在做工作的。爲要使世界和人類好起來，寫着聰明的書。因爲是要給他喝熱茶，熬着辛苦的，所以歸根結蒂，就成了我也幫助着老人的工作了。然而，這人家——我的小朋友這樣說着，往往非常憤慨，至于琥珀色的茶，從嘴裏滴了下來。——「這人家，是很不愉快的。十點半鐘，我和別的早餐的物件一同，載在銀盤上，飾着好看的花邊的布，被搬到還在牀上的這家的

太太那里去，她年紀並不大，至于要睡得那麼久，也並沒有生什麼病，而且還是年青的強壯的女人哩。但她是非常懶惰的。我不很知道她的生活。她將早膳，比別的人們的午膳還喫得多。十一點鐘左右起身，去洗澡，簡直像很小的孩子一樣，要使女給她穿衣裳。她將一整天，都用喫喝，散步，玩耍的事消遣過去了。我在這家裏，已經住了四整年，但從來沒有見過她做一件什麼像事情的事情。還有，你以為有着這許許多多體面的適意的東西的有錢的女人，至少，是心地慈祥，肯幫困苦的人們的罷？」茶壺很生氣，至于使蓋子拍拍的響起來，說，「她在街上遇見賣火柴的孩子，冷得索索地在發抖，也漠不關心，沒有買，走過了。可憐的乞兒伸出手來，也毫不理會，走過了。而且高貴的婦人，還要虐待使女，連自己的孩子，也拋開不管的。只爲了買漂亮的衣服和帽子，日日夜夜在想錢。我實在厭惡她呵。所以一有機會，我就在她的不做工作，不行布施，白白的懶惰的手上，給澆上些熱熱的茶去。」我的朋友這樣說。據她說來，這人家還到處都是絹東西，塞滿着柔軟的椅子和美麗的物件，閃閃地，住起來很適意的。而且只有太太和丈夫和兩個孩子，屋子卻有二十間！」

「怎樣，我就說過的。在人類的世界裏，就是那模樣呵！」火柴盒子大聲說。「在我們

森林的世界裏，這樣的事，即使想做，可也不許的。」

『我整兩年，住在這體面的家裏。』鐵壺接續說。『這之間，我的身上有了孔了。是那家的小子們，將久經克苦做工的我的身子，並不修理好，卻一下子就摔了出去。但是，在這討厭的人家中，算是較有好心的年青的廚子，卻將我從垃圾箱裏拾起，送給他的朋友了。』

『于是我就看見了和先前兩樣的生活。成了人口很多的家族的一員。這家族中，有十個孩子。最大的是十二歲的少年，骨頭上生着很兇的病，不能動彈的。最小的呢，是纔到一歲的女兒。母親是掃除女工，父親是道路工人。唉，諸位，我在那地方，你們猜是見了什麼呀？有錢人的家裏，有着够養十個家族那麼多的肉。但在這裏，卻一片肉也沒有。至多，在什麼節日，會有極少的一點點。有錢人呢，只四個人，就有二十間房子。然而我的新東家，家族有十二個，卻只住着兩間很小的昏暗的洞穴一般的房間。軟的眠牀不必提了，連椅子也沒有。最慘的是冬天。雖然到了冬季，這家族也沒有買煤的錢。所以孩子們都凍得吱吱地叫。父親是一到冬天，就以敲冰爲業的。他從工作回來的那可憐的模樣，可真少有呵，凍

得發白，眼裏滿是淚。身體冷得索索地發抖，牙齒格格地在相打。有錢人在冬天去散步和旅行的時候，是穿着寒氣透不進去的厚呢的，但整天非在風雪中勞動不可的窮人，卻只穿着磨得看見了線底子的衣服。由那破孔，鋒利的霜凜凜地一直沁進骨裏去。

『有一天，是天氣非常之壞的日子。父親凍得連話也說不出，回家來了。牙齒格格地打着，咳嗽得很厲害。因為小小的屋子裏，不燒煤已經兩天了，所以是徹骨般的冷。』你要生病了。』母親很憂愁，對着父親說。『倘這樣，我們怎麼好呢？』

『我想喝一點點什麼熱熱的東西。』父親格格地打着牙齒，回答說，『一個指頭痛得真厲害。恐怕是凍壞了罷。』





「母親哭了。」可是，能賣的東西，已經一樣也沒有了呀。」

「兩個人向屋子裏看了一遍。然而屋子裏是寒冷，空虛。無論什麼東西，已經都賣掉，當掉了。」

「我的心悲痛了起來。我雖然是這樣的莽漢，但從心裏喜歡這我的新家族。我知道，如果母親賣掉我，便可以買煤，煮些什麼熱熱的東西，去給父親喫的。但是，雖然這樣想，賣掉之後，究竟是落在誰的手裏呢，卻也有些擔心。母親對我是常是很好的。小心地，着重地磨擦我。留着神，不碰到補好了破孔的我的有傷的處所。我想，莫非我又該送到毫不相識的惡意的人的手裏去了麼，便傷心起來了。」

「然而，一看那哭着的母親和生病的父親，我又自愧我的這樣想。我就一跳，砰的跳落在母親的腳的正前面了。」

「鐵壺！」她叫起來。「是的，還有鐵壺哩！」

「她於是止住了哭，從眼睛上拿開手巾，就將我從地上檢起了。」

「一個孩子跑了過來，摸着我說，「鐵壺呀，好好的去罷。」聽了這，我很高興。有錢人

呢，一到我爲他們做得久了，生了病，便一下子將我拋掉了。但是，窮人一受幫助，卻永久地永久地記得，決不忘卻的。老實說，我是嚎淘大哭了呵。大的鏽的眼淚落在地上，將雪也染黑了。然而，舊貨店收買了我的時候，我卻很喜歡。因爲我想，這時候，一定是小屋子裏燒着明晃晃的火，全家聚在火爐旁邊，母親從隔壁的主婦借了鐵壺來，煮着什麼暖熱的東西，父親是真心喜歡，用了咕啞的聲音，和善地在這樣說——「一定就好，哪，媽媽。」一定是這樣說着，自己還沒有喝，卻先將熱熱的東西，在給孩子們喝了的。

『在舊貨店裏，我只住了三天。我們的現在的朋友，小彼得的母親將我買了來了。我在想，很願意在這里住到死哩。』

這麼說過，鐵壺便閉了嘴。火柴盒子跳到他那裏去，說道，『你是很出色的。給我們講了出色的美的故事，多謝多謝。』

別的東西，也全都同聲鳴謝了。

## 破雪草的故事

第二天，在小彼得是高興的日子。最先，是來了醫生，說從明天早晨起，起來也可以了，還有，中午時候，母親拿了大大的報紙的包裹回家來，一面笑笑一面說——

『拿了好東西來了哩。』

母親一張一張打開報紙來，從中現出了一個小小的暗紅色的盆子，盆子裏面，盛開着一株破雪草的花。

『阿阿，好看！』小彼得叫道。『這花，是從那里來的？』

『工廠裏同在做工的馬理姑娘，有一個做花兒匠的伯伯，那伯伯將花送給了馬理姑娘的。馬理姑娘知道你在生病，便將這轉送給你了。』

彼得喜歡得了不得，然而時光的過去，還是太長，等得有些不耐。起來也可以了的明天，好像總是等不到似的。破雪草站在牀邊的桌子上，和氣地向他看。彼得想，這花，一定知道着非常美麗的故事的罷。但是，他知道不到夜晚，物件們是不開口的，所以他對花什麼也不問。

黃昏將到未到之際，火柴盒子已經一跳跳上了花盆，一面招呼，一面愉快地叫喊起來了——

『來得好，破雪姑娘！你是報告冬天就要收場的好消息的花。你肯講自然的景致和我的樹木弟兄的事的罷。』

花搖擺着可愛的頭來招呼，于是用鈴一般爽朗的聲音說——

『唔唔，春快到哩。你的樹木弟兄們，都在長大起來了。大地的底裏，動彈着新的生命。可惡的冬，雖然還以為自己是強有力的主子，但我們破雪草，已在唱他的葬式的歌。愚蠢的冬老頭子，不知道叛逆他的正當的力，已在暗地發動，卻還相信着用了他那可怕的家臣這霜和風和雪的力量，就能夠永遠地壓迫，臣服一切的東西。倘在地上發見了一枝花，

一些葉，便將牠踐踏死。然而，一枝花被殺害了，一枝花又開起來。而且每夜每夜，春都差遣了使者來告訴我們，「勇敢地做罷，決不要屈服呵。勝利是你們的！」

「我知道冬，」鐵壺喃喃地說。「他是極強的主子。不知道你們似的小小的孱弱的花和蕾，怎麼能夠勝過他的？」

「我們數目多，非常之多，況且在我們，又有着思想的力。冬呢，不過是爲自己做事的，下劣的惡黨罷了。但我們，卻是爲衆人做事的。田裏的麥，爲了要將麩包給與人類而結子。樹木呢，就只爲要送果子給人類，所以來開花。我們草花，是爲要使人類快樂，這纔生長起來的呀。春的使者教給我們了。懷着愛他人之心而作工，生活者，決不爲何物所敗；反之，只想自己的事，以貪慾之心而做惡事者，總有一時要被打敗的。這春的話，是永遠地不變的法則呵。」

「在人類的世界裏，不能也這樣，這真可惜了。」毯子顯着悲傷的臉相，歎息說。

但破雪草卻這樣地說了：「就是人類的世界，也一樣的。」

于是水瓶添上去說道：「我們的世界裏的冬和那家臣們，在人類的世界裏就等子

有錢人。惡意的殘酷的富人們，只爲自己設想，簡直不覺得仇敵在逐漸地增加。而且恰如冬殺掉一朵花，便開了十朵花一樣，在人類的世界裏也發生這樣的事。自然界的花，在人類的世界裏，就等于正當的聰明的思想。思想是頭裏面開花的。所以，仇敵不能將這除滅。在人類的世界裏，春也就要到了罷。」

『不錯，』鐵壺點點頭。『我的朋友茶壺也在這樣說。說是在一本出色的書裏，讀到了這事的。總有一個時候，人類也聰明起來，要這樣地發問：「爲什麼我們——在辛辛苦苦作工的勞動者，過着快要餓死的生活的呢？爲什麼一點事也不做的他們，卻在闊綽地，幸福地過活的呢？爲什麼他們有着一切東西，我們卻什麼也沒有的呢？」于是勞動的辛苦着的多數的人們，協力起來，將懶懶的游惰着的少數的東西趕走。聽說在書上，是這樣地寫着的。』

『這麼一來，我的染料，也可以不必殺人罷！』毯子高興着，大聲說。

『而且孩子們也不必在通紅的玻璃工廠的地獄裏受苦了。』杯子叫道。

『而且受凍挨餓，又無住所的人，也要一個也沒有了。』火柴盒子揚起凱歌來。

『被壓死在礦洞裏的，也會沒有了罷。在船肚子裏發狂的，也會沒有了罷。』煤們互看着臉，叫喊說。

『而且，我的母親應該整天在工廠裏那樣的事，一定也要沒有了！』連小孩子也叫了起來。

然而，顯着總不愜意的臉相的鐵壺，卻用了枯嘎的聲音說道，『只要人類們聰明到這地步呢，那自然。但是，他們還差得遠。』

大家都沈默了。想到人類們的胡塗，心情成了陰鬱。

惟有破雪草，聽了春的使者的話，比別的誰都聰明了，提起那銀一般響亮的聲音說——

『我們花和樹，也並不是大家全部聰明的。但是，有一種不知道是什麼的東西，在驅策我們去和冬戰鬥。而且這一種東西，還來幫助我們。冬的因為貪慾，給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成爲我們的戰鬥的利益，我們無意中所做的一切，都使冬受傷。在人類的世界裏，也一樣。只在他們，萬事都一點一點發生得慢罷了。因為人類是比我們活得久呀。』

『是的，』火柴盒子叫道。『正如你的話。在人類的世界裏，永久之春也就會來的罷。只是他們應該由戰鬥得到！』

大家都沈默着點頭。破雪草站了起來，搖着白色的花冠，用銀一般響亮的聲音歌唱了。砰，砰，砰。

那聲音，恰如將冬送進墳墓，高興春的近來似的，高亢地，響亮地響徹了各處。



# 錶

蘇聯 L·班台萊耶夫 作

德國 勃魯諾·李克 繪



## 譯者的話

錶的作者班台萊耶夫 (L. Panteloev)，我不知道他的事迹。所看見的記載，也不過說他原是流浪兒，後來受了教育，成爲出色的作者，且是世界聞名的作者了，他的作品，德國譯出的有三種：一爲“Schkid”（俄語『陀斯妥也夫斯基學校』的略語，亦名流浪兒共和國，是和畢理克 (G. Bjelych) 合撰的，有五百餘頁之多；一爲凱普那烏黎的復讎，我沒有見過；一就是這一篇中篇童話錶。

現在所據的即是愛因斯坦 (Maria Einstein) 女士的德譯本，一九三〇年在柏林出版的。卷末原有兩頁編輯者的後記，但因爲不過是對德國孩子們說的話，在到了年紀的中國讀者，是統統知道了的，而這譯本的讀者，恐怕倒是到了年紀的人居多，所以就不

再譯在後面了。

當翻譯的時候，給了我極大的幫助的，是日本榎本楠郎的日譯本：金時計。前年十二月，由東京樂浪書院印行。在那本書上，並沒有說明他所據的是否原文；但看藤森成吉的話，（見文學評論創刊號）則似乎也就是德譯本的重譯。這對於我是更加有利的：可以免得自己多費心機，又可以免得常翻字典。但兩本也間有不同之處，這裡是全照了德譯本的。

金時計上有一篇譯者的序言，雖然說的是針對着日本，但也很可以供中國讀者參考的。譯牠在這裡：

『人說，點心和兒童書之多，有如日本的國度，世界上怕未必再有了。然而，多的是嚇人的壞點心和小本子，至于富有滋養，給人益處的，卻實在少得很。所以一般的人，一說起好點心，就想到西洋的點心，一說起好書，就想到外國的童話了。』

『然而，日本現在所讀的外國的童話，幾乎都是舊作品，如將褪的虹霓，如穿

舊的衣服，大抵既沒有新的美，也沒有新的樂趣的了。爲什麼呢？因爲大抵是長大了的阿哥阿姊的兒童時代所看過的書，甚至于還是連父母也還沒有生下來，七八十年前所作的，非常之舊的作品。

『雖是舊作品，看了就沒有益，沒有味，那當然也不能說的。但是，實實在在的留心讀起來，舊的作品中，就只有古時候的「有益」古時候的「有味。」這只要把先前的童謠和現在的童謠比較一下看，也就明白了。總之，舊的作品中，雖有古時候的感覺、感情、情緒和生活，而像現代的新的孩子那樣，以新的眼睛和新的耳朵，來觀察動物、植物和人類的世界者，卻是沒有的。』

『所以我想，爲了新的孩子們，是一定要給他新作品，使他向着變化不停的新世界，不斷的發榮滋長的。』

『由這意思，這一本書想必爲許多人所喜歡。因爲這樣的內容簇新，非常有趣，而且很有名聲的作品，是還沒有紹介一本到日本來的。然而，這原是外國的作品，所以縱使怎樣出色，也總只顯着外國的特色。我希望讀者像遊歷異國一』

樣，一面鑒賞着這特色，一面懷着涵養廣博的智識，和高尙的情操的心情，來讀這一本書。我想，你們的見聞就會更廣，更深，精神也因此磨鍊出來了。」

還有一篇秋田雨雀的跋，不關什麼緊要，不譯牠了。

譯成中文時，自然也想到中國。十來年前，葉紹鈞先生的稻草人是給中國的童話開了一條自己創作的路的。不料此後不但並無蛻變，而且也沒有人追蹤，倒是拚命的在向後轉。看現在新印出來的兒童書，依然是司馬溫公敲水缸，依然是岳武穆王脊梁上刺字；甚而至于『仙人下棋』、『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還有龍文鞭影裏的故事的白話譯。這些故事的出世的時候，豈但兒童們的父母還沒有出世呢，連高祖父母也沒有出世，那麼，那『有益』和『有味』之處，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開譯以前，自己確曾抱了不小的野心。第一，是要將這樣的嶄新的童話，紹介一點進中國來，以供孩子們的父母、師長，以及教育家、童話作家來參考；第二，想不用什麼難字，給十歲上下的孩子們也可以看。但是，一開譯，可就立刻碰到了釘子了，孩子的話，我知道得太少，不够達出原文的意思來，因此仍然譯得不三不四。現在只剩了半個野心了，然而

也不知道究竟怎麼樣。

還有，雖然不過是童話，譯下去卻常有很難下筆的地方。例如譯作『不够格的』原文是 defect，是『不完全』、『有缺點』的意思。日譯本將牠略去了。現在倘若譯作『不良』語氣未免太重，所以只得這麼的充一下，然而仍然覺得欠切帖。又這裡譯作『堂表兄弟』的是 Oho，譯作『頭兒』的是 Gannove，查了幾種字典，都找不到這兩個字。沒法想就只好頭一個據西班牙語，第二個照日譯本，暫時這麼的敷衍着，深望讀者指教，給我還有改正的大運氣。

插畫二十二小幅，是從德譯本複製下來的。作者孚克 (Bruno Fux)，並不是怎樣知名的畫家，但在二三年前，卻常常看見他爲新的作品作畫的，大約還是一個青年罷。

魯迅。





## 錢

彼蒂加·華來德做過的事情，都胡塗得很。

他在市場裏到處的走，什麼都想過了。他又懊惱，又傷心。他餓了，然而買點喫的東西的錢卻是一文也沒有。

無論那里都沒有會給他一點什麼的。餓可是越來越厲害。

彼蒂加想偷一件重東西。沒有弄好。倒在脊梁上給人敲了一下子。他逃走了。

他想偷一個小桶。又倒楣。他得把這桶立起來，拖着走。

一個胖胖的市場女人忽然給他看見了。她站在角落裏賣蛋餅。出色的蛋餅，焦黃，鬆

脆，冒着熱氣。他抖抖的蹙過去。他不做別的，就只拿了一個蛋餅，嗅了一嗅，就塞在袋子裏面了。也不對那女人說一句求乞的話。安閒地，冷靜地，回轉身就走。

那女人跟了他來。她拍的打了一下。抓住他的肩頭，叫道：

『你偷東西！還我蛋餅！』

『什麼蛋餅？』彼蒂加問着，又想走了。

這時可是已經聚集了一些人。有一個捏住了他的喉嚨。別一個從後面用膝蓋給他一磕。他立刻倒在地上了，于是一頓臭打。

不多久，一大羣人拖他去到警察局。

大家把他交給局長了。

『那是這樣的。我們給您送一個小扒手來了。他撈了一個蛋餅。』



局長很忙碌，沒有工夫。他先不和彼蒂加會面，只命令把他關在拘留所裏面。照辦了。他就在那里坐着。

拘留所裏，彼蒂加坐在一條不乾淨的，舊的長椅上。他動也不動，只對着窗門。窗是用格子攔起來的。格子外面看見天。天很清朗，很明淨，而且藍得發亮，像一個水兵的領子。

彼蒂加看定着天空，苦惱的思想在他腦袋裏打旋子。傷心的思想。

『唉唉！』他想。『人生是多麼糟糕！我簡直又要成爲流浪兒的罷？簡直不行了。袋子裏是有一個蛋餅在這裡。』

傷心的思想……如果從前天起，就沒有東西喫進肚裏去，人還會快活麼？坐在格子裏面，還會舒服麼？看着天空，還會有趣麼？如果爲了一件大事情，倒也罷了？但只爲了一個蛋餅……呸，見鬼！

錢

彼蒂加完全挫折了。他閉上眼睛，只等着臨頭的運命。

他這麼等着的時候，忽然聽到一聲敲。很響的敲。好像不在房門上，卻在牆壁上，在那

隔開別的屋子的薄的板壁上。

彼蒂加站了起來。他睜開眼睛，側着耳朵聽。

的確的。有誰在用拳頭要打破這板壁。

彼蒂加走近去，從板縫裏一望。他看見了拘留房的牆壁，一條板椅，一個攔着格子的窗戶，地上的煙蒂頭。連一個人影子也沒有。全是空的。這敲從那里來的呢，捉摸不到。

『什麼惡鬼在這里敲呢？』他想。『恐怕是用爪子在搔罷？』

他正在左思右想，卻聽到了一種聲音，是很低，很沙的男人的聲音：

『救救！媽媽子！』

彼蒂加一跳就到屋角的爐旁。爐旁邊的牆壁上有一條大裂縫。他從這縫裏看見一個鼻子。鼻子下面動着黑鬍鬚。一個斜視的黑眼珠，悲傷的在張望。

『媽媽子！』那聲音求告着。『心肝！放我出去罷，看老天爺的面子！』

那眼睛在板縫裏爬來爬去，就好像一匹蟑螂。

『這滑稽傢伙是什麼人呢？』彼蒂加想。『發了瘋，還是喝醉了？一定是喝醉了！還聞

得到燒酒味兒哩……吓……」

濃烈的酒氣湧進房來了。

「媽媽子！那醉漢嘮叨着。『媽媽子！』」

彼蒂加站在那裡，瞧着那醉漢，卻全不高興去說話。別一面是他不要給人開玩笑。現在他無法可想了。他簡短的說：

「你嚷什麼？」

「放我出去，心肝！放我出去，寶貝！」

他突然叫了起來：

「大人老爺！同志先生！請您放我出去罷！我的孩子們在等我呢！」

真是可笑得很。

「傻瓜，」彼蒂加說。「我怎麼能放你出去呢？我也是像你一樣，關在這里的。你瘋了麼？」

他忽然看見那醉漢從板縫裏伸進手來了。在滿生着泡的手裏是一隻錶。一隻金錶。

足色的金子。帶着錶鍊。帶着各樣的掛件。

醉漢睜大了他的斜視眼，低聲說道：

「局長同志，請您放我出去罷！我就送給您這個錶。你瞧！是好東西呀！你可以的！」

那錶也真的在咕咕的走。

合着這調子，彼蒂加的心也跳起來了。

他抓過錶來，一跳就到別一屋角的窗下。因爲好運道，呼吸也塞住了，所有的血也都跑到頭上來了。

那醉漢卻在板縫裏伸着臂膊，叫喊道：

「救救！」

他頓着腳，好像給鎗刺着了，的大叫起來：

「救救呀！強盜呀！強盜呀！」

彼蒂加發愁了，來回的走着。血又回到腳裏去了。他的指頭絕望的抓着錶鍊，抓着這滿是咕咕咯咯的響的掛件的該死的錶鍊。這裡有極小的象，狗兒，馬掌，梨子樣的綠玉。

他終于連掛件一起拉下那鍊子來。他把這東西塞進縫裏去。

『哪，拿去！你掛着就是！』

那醉漢已經連剩餘的一點記性也失掉了。他全想不到錢，只收回了那錢鍊：

『多謝，多謝！』他喃喃的說。『我的心肝！』

他從板縫裏伸過手來，來撫摩彼

蒂加，還尖起嘴唇，響了一聲，好像算是

和他親吻：

『媽媽子！』

彼蒂加又跑到窗下。血又升上來

了。思想在頭裏打旋子。

『哈！』他想。『好運道！』

他放開拳頭，看着錶。太陽在窗格子外面的晴天上放光，錶在他手裏發亮。他呵一口



氣，金就昏了。他用袖子一擦，就又發亮。彼蒂加也發亮了：

『聰明人是什麼都對的。一切壞事情也有牠的好處。現在我抓了這東西在這裡。這樣的東西，隨便那一個舊貨店都肯給我五十盧布的。什麼？五十還要多……』

他簡直發昏了。他做起種種的夢來：

『首先我要買一個白麵包。一個頂大的白麵包。還有豬油。豬油是刮在麵包上來喫的，以後就喝可可茶。再買一批香腸。還有香烟，頂上等的貨色。還有衣服：褲子，上衣。再一件柳條紋的小衫……還有長靴。但是我為什麼坐在這裡做夢的？第一着，是逃出去。別的事都容易得很。』

不錯，一切都很好。只有一樣可不好。是他被捉住了。他坐着，好像鼠子落在陷穽裏。窗戶是有格子的，門是鎖住的。運氣捏在他手裏，只可惜走不脫身。

『不要緊，』他自己安慰着。『怎麼都好。只要熬到晚……不會就送命的。晚上，市場一收，他們就放我了。』

彼蒂加的想法是對的。到晚上，人就要來放他了。這並不是第一回，他已經遇到過好



幾回了。但到晚上又多麼長呀！太陽簡直一點也不忙。

他再拿那錶細看了一回，於是塞在破爛的褲的袋子裏。爲要十分的牢穩，就把袋子打了一個結。牆壁後面的叫喊和敲打，一下子都停止了。鎖發着響，彼蒂加回頭去看時，卻站着一個警察，說道：

『喂，出來，你這小浪子？』

了不得！彼蒂加竟有些發愁。他跳起來，提一提褲子，走出屋子去。警察跟着他。

『快走，你這小浪子！見局長去！』

『好的！——』

彼蒂加在局長面前出現了。局長坐在綠色的桌子旁，手裏拿着一點文件。他拿着在玩弄。上衣的釦子已經解開。頸子發着紅，還在冒熱氣。嘴裏啣一枝烟捲，在把青的煙環噴向天花板。

『日安，小扒手，』他說。

『日安！』彼蒂加回答道。

他很恭敬的站着。很馴良。他微笑着，望着局長，好像連一點水也不會攪渾的一樣。局長是噴着他的烟環，看起來文件來了：

「唔，你什麼時候生的？」

「我不知道。可是我十一歲了。」

「哦。那麼，你說出來罷，你到我們

這裡來做客人，已經是第幾回了？我看是第七回罷？」

「不的。我想，是第三回。」

「你不撒謊嗎？」

「大約是這樣的。我不大清楚了。您比我還要清楚哩。」

彼蒂加是不高興辯論的。和一位局長去爭論，毫無益處。如果他想來是七回，讓他這



麼想就是了。他媽的！

「如果不和他去爭，麻煩也就少……也就放得快了。」

局長把文件放在桌子上，用手在那上面一敲，說道：

「我下這樣的判決，據面查你幼小的年齡和你的窮苦，應即移送少年教養院。你懂得麼？」

彼蒂加呻吟起來了。站不穩了。僵掉了。局長說出來的話，好像有誰用磚頭在他頭上敲了一下似的，使他發了昏。這事情，是他沒有料到的。是沒有豫計的。

但他立刻復了原，仰起頭來，說：

「可以的。我……」

「懂得了麼？」局長問着，還笑了起來，似乎彼蒂加的心情有多麼悲傷，多麼苦痛，他竟完全不覺得。彼蒂加是毫沒有什麼好笑。他倒要放聲哭出來了。

唉，彼蒂加，彼蒂加，你是怎麼的一個晦氣人物呵！

但這還不算了結。又來了更壞的事情。彼蒂加糟糕了。

局長叫來了一個警察，並且命令他，把彼蒂加從頭到腳的搜一搜。

「搜他一下，」他說，「他也許藏着兇器或是很值錢的東西的。細細的搜他一下。」警察走近彼蒂加來。彼蒂加的心停止了，他的腿像是生了熱病似的發着抖。

「從此永遠分手了，我的寶貝！」他想。

但運氣的是那警察竟是一個傻瓜。一個真正的寬兄。他注視着彼蒂加，說道：

「局長同志，一碰着這流浪人，就要叫人惡心的。請您原諒。拜託您……今天剛剛洗過蒸汽浴。穿的是洗得很乾淨的。他身上會搜出什麼來呢？袋子裏一個白蠶，補釘裏一個跳蚤……一定的……」

彼蒂加聚集了他最後的力氣，可憐的微笑着，細起眼睛，望着那兵爺。

這意思就是說：「對呀。對呀。」

他一面想：

「一個很出色的跳蚤。這樣的跳蚤，是誰都喜歡的。」

他悄悄的用一個指頭去觸一下褲子的袋子。有一點東西在那里動，有一點東西在那里跳，好像一顆活的心臟，或是活的掙着的魚兒，這就是錢。

也許是對警察表示了同情，也許是什麼都覺得無聊了，局長點點頭，說道：

「好罷，算了罷。不搜也成。這不關緊要……」

他在紙上寫上些什麼，蓋好印章，便交給了那警察：

「喂，同志，這是判決書。你到惠覃斯其街，把這小浪子交給克拉拉·札德庚少年教養院去。可是你要交付清楚的呀。」

于是他站起來，打一個呵欠，走出房去了。

連對彼蒂加說聲再見也想不到。

警察把公文塞在皮包裹裏，歎一口氣，拿手鎗掛在肚子邊。又歎一口氣，戴上帽。

「來……來，流浪兒……走罷！」

彼蒂加提一提褲子，跨開大步便走。

他們倆一徑向着市場走，通過了擁擠的人堆。一切都如往常一樣，騷擾，吵嚷……一

大羣人們在那里逛蕩，叫着，笑着，罵着，唱着曲子。什麼地方在奏音樂。鵝在嘎嘎的叫。瘋狂似的買賣。但彼蒂加卻什麼也不聽見。他只有一個想頭：

『跑掉！我得跑掉！』

像一隻狗似的，他在警察前面跑，撞着商人們和別的人，只用眼睛探察着地勢，不住的苦苦的想：

『跑掉？但往那里跑呢？』

警察釘在他後面像一條尾巴，他怎麼能跑掉呢？他一眼也不放鬆，氣喘吁吁地，不怕疲乏地在緊跟着他走。

不一會，市場已在他們後面了。彼蒂加卻到底沒有能逃走。

他完全沒了主意，茫然自失了，走路也慢起來。

這時警察才能够和他合着腳步，他呻吟道：

『你簡直是亂七八糟的飛跑，你這野孩子！你爲什麼儘是這麼跑呀？我可不能跑。我有腎臟病。』

彼蒂加不開口。他的腎臟和他有什麼相干呢，他有另外的擔心。他完全萎掉了。他又低着頭趕快的走。

警察好不容易這才喘過氣來，問道：

『說一回老實話罷，你這浮浪子。在市場上，你是想溜的罷，對不？』

彼蒂加喫了一驚，擡起頭來：

『什麼想溜爲什麼？』

『算了罷！你自己很明白……你想逃走的罷？』

彼蒂加笑着說：

『你弄錯了。我沒有這意思。就是您逼我走，我也不走的。』

警察詫異得很：

『真的你不走的？』

他忽然站住了，搔一搔眉毛，拿皮包做一個手勢：

『走罷！跑罷！我准你的！』

這就像一擊。像是直接的一擊。彷彿有誰從後面踢了他一腳似的。彼蒂加全身都發起抖來了。他已經想跑了，幸而他瞥了那警察一眼。那傢伙卻在露着牙齒笑。

「噯哈！彼蒂加想。『你不過想試試我罷咧。不成的，好朋友。我知道這玩藝。我還沒  
有這麼傻呢。』」

他微微一笑，于是很誠實的說道：

「您白費力氣的。我是不走的。即使您打死我……我也不高興走……」

「爲什麼呀？」

警察不笑了，查考似的凝視着彼蒂加。但他卻高聲叫喊道：

「爲的是！——因爲您沒有逼我逃走的權利的。您想我逃逃看。但是您又不放我逃的。您守着規則，帶我到應該去的地方去罷，要不然，真叫我爲難呀。」

這麼說着，彼蒂加自己也喫了一驚。

「我在說什麼廢話呀！」他想。『真是胡說白道……』

警察也有些擔心了。他倉皇失措，揮着兩手教他不要說下去。



「你當是什麼了？你真在這樣想麼……好了，好了，我不過開一下玩笑……」

「我知道這玩笑，」彼蒂加叫道。「我不受這玩笑。您要指使我逃走呀！不是嗎？帶領

一個正經人，您不太腐敗嗎？是不是您說這是玩笑嗎？您是沒有對我硬開玩笑的權利的！」

彼蒂加不肯完結了。

他交叉了臂膊，哭嚷起來。路人都詫異。出了什麼事呢？一個紅頭毛孩子，給人刺了一鎗似的叫罵着，旁邊是一個警察，滿臉通紅，窘得要命，映着眼，發抖的手痙攣的抓着皮包。

警察勸彼蒂加不要嚷了，靜靜的一同走。



這麼那麼的纏了一會之後，彼蒂加答應了。

他顯着生氣的臉相，目不邪視的往前走，但心裏幾乎要笑出來。

『這一下幹得好。我給了一個出色的小釘子！這是警察呀！好一個癡子！……十足的癡子！……』

這回是警察要擔心了自己的腳，好容易才能够拖着走。他要費很大的力，這才趕得上。但他不說話，單是歎氣，並且總擦着臉上的汗。彼蒂加向這可憐人來開玩笑了。

『您爲什麼走得這樣慢的？您在閒逛麼？您簡直不能快一點麼？』

『我不能。我真的不能。這是我的腎臟的不好。我的腎臟是弱的。牠當不起熱。況且我今天又洗了蒸汽浴。很熱的蒸汽浴。我有些口渴了……』

他忽然看見一家茶店。叫作『米蘭。』有着漂亮的店門，還掛一塊五彩畫成的大招牌。

他站住了，說道：

『阿，請呀，我們進去罷。我們喝點東西去。』

「不，」彼蒂加說。「進去幹什麼？」

「好好，」警察懇求道。「我和你情商。我全身都乾了。我口渴了。我們喝點汽水或者茶去。或者檸檬水。給我一個面子，小浪子，一同進去罷。」

彼蒂加想了一下。

「可以，」他說，「您進去罷。但是不要太久。」

「那麼，你呢？」

「我不去。我是不走進喫食店去的。我不高興……」

警察躊躇了起來，很惴惴的問道：

「你也不跑？」

彼蒂加勃然大怒了：

「您又來了！您在指使我！如果您在這麼想，您就該馬上送我到教養院裏去。懂了嗎？喝茶不喝，隨您的便！」

「喂，喂，」警察說，「不要這麼容易生氣呀。我不過這樣說說的。我知道您是不跑的。」

你是一個乖小子。」

『好了好了，』彼蒂加打斷他，『我沒有這麼多談的工夫。您進去罷。』

那警察真的進去了。他放彼蒂加站在門口喝茶去了。彼蒂加望着他的後影，微笑起來：

『這樣的一個癡子，是不會再有的。』

他微笑着，拔步便跑，走掉了。

他轉過街角，這才真的跑起來。他狂奔。他飛跑。像生了翅子一樣。像裝了一個推進機一樣。他的腳踏起煙塵來，他的心跳得像風暴。風在他臉旁呼呼發響。

房屋，籬垣，小路，都向他奔來。電線桿子閃過了。人們……山羊……警察……

他氣喘吁吁的飛跑着。

他跑了多久呢，他不知道。他要往那里去呢，也不知道。终于在街市的盡頭站住了，在一所教堂的附近。

他費了許多工夫，這才喘過氣來，清醒了。他向周圍看了一遍，疑惑着自問道：

「現在我真的自由了？」

怎樣的運氣！這好極！他又想跑了。只因為快活。

「自由哩！自由哩！」

運氣的感覺生長起來。于是他想到了錶：

「唉唉，我的錶！我的出色的錶！你在那里呀？」

他一摸袋子……錶不在了。

他發了瘋似的找尋。沒有錶。

怎麼好呢？

他再摸一下袋子。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連袋子也沒有了。牠是只用一條線連着的，恐怕給那錶的重量拉斷了。他向周圍一看。地上並沒有東西。他搖搖腿。沒有……

絕望抓住了他。挫折得他靠着教堂的牆壁，幾乎要哭出來。

「見鬼！見鬼！我就是碰着這種事！」

他總永遠是倒楣！

然而他沒有哭。彼蒂加知道：眼淚，是女人的。一個像樣的小浮浪兒，哭不得。錢不見了，那麼，就去尋。

他跑回去。

但跑也不中用。他把路忘掉了，他已經不記得，自己是走那條路來的。最好是找人問一問。

人家的門前站着一條大漢。他穿着兵似的褲子。在磕葵花子，把殼吐在地面上。

彼蒂加向他奔過去：

「阿伯！阿伯！」

「什麼事？那里火着了？」

「您可知道「米蘭」茶店在那里呀？」

「不，」那傢伙說，「我不知道。「米蘭」是什麼子呀？」

「是茶店。有一塊招牌的。」

「哦。有一塊招牌的……那

我知道。」

「那麼，在那里呢？」

「你問牠幹什麼？」

「您不管我罷。您告訴我就

是。」

「好罷。那麼，聽着呀。你儘是

直走。懂嗎？再往左走。懂麼？再往

右走。懂麼？再是一直走。再打橫。再斜過去。那麼，你就走到了。懂麼？」

彼蒂加不能懂。

「怎麼？」他問。「往右，往左，後來呢？」

他注視着那傢伙。他立即明白了：

「他在和我尋開心，這不要臉的！」



他氣惱得滿臉通紅。他上當得真不小。他狠命的在那傢伙的手上敲了一下，敲得葵花子都落下來。於是跑掉了。

他跑着，儘力的跑着。上那里去呢，連自己也不知道。經過了一些什麼地方的什麼大路和小巷，走過什麼地方的一座橋。

忽然，有一條小巷裏，他看見牆壁上有一個洞，而且分明的記得：他是曾經走過這地方的。那牆壁上的洞，使他牢牢的記得。

他放緩了腳步，看着地面。他在尋錢。他固執的搜查了地上的每一個窪，每一個洞。什麼也不見。沒有錢。大約是已經給誰檢去了。

地面在他腳底下搖動起來。因為痛苦，他幾乎失了神。好不容易這才挨到了『米蘭，』坐在那里的階沿上。他坐着，垂了頭。他已經不高興活下去。

他一動不動的坐在那里，好像一塊木頭。氣惱。陰鬱。用了惡狠狠的眼睛凝視着地面。忽然間——那是什麼呀。

他彎下身子去，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那是什麼呵？！

這裡，階沿前面，可就躺着裝錶的打了結子的袋子。真的！牠的確在這裡！

彼蒂加發了抖，檢起袋子來。他剛剛拿到手，那警察已經從茶店裏出來了。

『你在這裡？』

彼蒂加喫了一驚。

『好傢伙，』那警察說。『好，你竟等着！真的了不得。我倒料不到你有這麼正直的。』

他從袋子裏掏出一個烤透了的點心來，送給彼蒂加。

『哪，拿罷。因為你安靜的等着。拿呀。還特地給你十個戈貝克（註一），這是我真心真意給你的。』

彼蒂加接過點心來，嗅了一下，狼吞虎嚥的喫了，這才恢復了元氣。

『很好。謝謝你的點心。但你為什麼弄得這麼久的？我不是來等候你許多工夫的

呀！』

（註一）十戈貝克現在約值中國錢一角——譯者。

『這就行了，這就行了，』警察回答說。『不要見怪罷。我一起不過喝了六杯茶和喫了一個白麪包。現在我們能走了。來罷，請呀，小浪子。』

這時他們走得很快。很活潑。尤其是那警察。他竟開起快步來。好像他完全忘記了他的腎臟了。彼蒂加把錶悄悄的藏到褲裏去，塞在一個補釘的褶疊裏。他已經很有精神。他不喜歡垂下頭去了。

『都一樣的，』他想。『全無關係。現在我已經不能溜掉了。還是不溜。我從教養院裏再跑罷。』

他們到了寬闊的惠覃斯基街。他們走上很峭的高地去。警察指着遠處道：

『你看見上面的屋子嗎？白的……綠房頂。那就是克拉拉札德庚教養院呀。快到了。』

不多久，他們就站在那屋子的前面。是一所體面的屋子。許多窗戶帶着罩窗。一個前花園種着滿是灰塵的白楊。一個中園。一層鐵格子。一重大門……

警察去敲門。牆後面的一隻狗就叫起來。牠的鐵鍊索索的響。

彼蒂加悲哀了。可怕的悲哀。他歎一口氣。

「教養院？」他想。「出色的教養院呀。就像監獄一樣。到處都鎖着。誰說能從這裡逃走呢！」

門上開了小小的望窗。露出一個細眼睛的臉來。像是韃靼人，或者中國人。

「誰呀？有什麼事？」

「你開罷！」警察大聲說。「不要緊的……沒有大事情。我帶一個孩子來了，偷了東西的……」

小窗又拍的關上了，鑰匙在鎖上發響。大門開了，站在那里的並非韃靼人或中國人，卻是一個細眼睛的俄國人。

「日安，」他說。「請進來。」

他們走到中園。那狗向他們撲來了，嗅着，哼着。

細眼睛叫牠回去：

「回去，區匿希！（註二）」

『請到辦公室裏見院長去。』他轉臉對兩人說。『走過中園，在三樓上。』警察端正了姿勢。他扶好手鎗匣子，開起正步來：一、二，向左、向右。

彼蒂加跟着他並且向各處看。是一個很大的，鋪着石頭的中園。石頭之間是細葉蕁麻和各種別樣的野草。

開着的窗戶裏，有孩子們在張望，注視着彼蒂加。

『孩兒們，一個頭兒來了！』

『什麼？』彼蒂加想。『我是頭兒麼？』

他們上了樓梯，走到辦公室去。辦公室前面的地板上，坐着一個小小的，黑顏色的野孩子，用毛筆在一幅很大的紙上，畫着五角星。

『日安！』警察道。

『日安！』那野孩子用了誠實的低聲回答說。『你要和院長說話麼？』

『菲陀爾·伊凡諾維支！有人要和你說話呢！』那野孩子嘲笑似的，露出牙齒的笑

(註一) König 是德語，『王爺』的意思，但這是狗名——譯者。

着，把彼蒂加從頭到腳的打量了一通。

鄰屋裏走出院長菲陀爾·伊凡諾維支來。是一個小身材的，禿頭，眼鏡，淡灰色鬍子。

「哦，」他說。「日安！你帶了一個新的來了？」

「是的，」警察說。「日安！請你給判決文一個收據！」

「什麼？哦，是的！你可以去了。」

警察拿着收據，查了一下。

「再見！」他說。「好好的在着罷，孩子！」

他出去了。

菲陀爾·伊凡諾維支在桌旁坐下，檢查似的看着彼蒂加。「你叫彼得？」（註三）

「是的，」彼蒂加回答說，並且告訴了他的姓。

「哦。你偷了東西？」

（註三）彼得（Piotr）才是他的正式名字，彼蒂加（Petika）即由此化出，是親愛，

或者輕視時的稱呼——譯者。

彼蒂加臉紅了。他連自己

也不知道爲什麼。這菲陀爾·

伊凡諾維支是一個怪物。

『是的。』

『哦……這幹不得。你還

年青。還要成一個有用人物的。

現在我們得首先來整理你的

外表。是的……米羅諾夫，領這新的到魯陀爾夫·凱爾烈支那里去……』

黑孩子跳起來，放下毛筆，擦了手。

『來罷，你的造孽的。』

他們走過許多迴廊。那些地方都有點暗。電燈發着微弱的光。兩邊都看見白色的門戶。

『這是課堂，』黑孩子說明道。『這裡是授課的。』



「但你現在帶我到那裏去呢？」彼蒂加問。

「到衛生課魯陀爾夫·凱爾烈支那裏去。他會給你洗一洗的。」

「洗一洗？」

「唔，自然。在浴盆裏。」

那孩子敲了門。

「魯陀爾夫·凱爾烈支！我帶了一個新的來了！」

他們迎面來了一個穿白罩衫的胖子。他有很大的耳朵，雄壯的聲氣。這衛生課……

大概是個德國人……

「一個新的？」他問。「多謝。進浴室去罷。水恰恰熱了。」

他就拉了彼蒂加去。

「脫下來。」

「爲什麼？」

「脫下來罷。你得洗一個澡。用了肥皂和刷子。」

彼蒂加脫下他的破爛衣服來。非常之慢。

「但願這錶不要落掉了才好！」他想。

那德國人說道：

「都輕輕的放着。我們就要在爐子裏燒掉牠的。」

彼蒂加喫了一驚。他痙攣地緊緊的抓住了褲子。

「怎麼爲什麼燒掉？」

「不要擔心。我們要給你一套另外的衣服。乾淨的。一件乾淨的小衫，一件乾淨的上

衣，你還要弄到長靴哩。」

他怎麼辦才是呢？他精赤條條的坐着，那手緊抓了齷齪的破爛衣服在發抖。但並不

是因爲冷。浴室是溫暖的，還熱呢。他的發抖是爲了憂愁。

「怎麼好呢？都要沒有了。」

但他一點也不願意放棄。

他的運氣，是那德國人暫時離開了浴室。想也來不及多想，彼蒂加就解開破布來，把



金錶塞進嘴裏去。這很費力。他幾乎撐破了嘴巴。面頰鼓起來了。舌頭又非常之礙事。然而他弄好了，熬住了，並且咬緊了牙齒。

錶剛剛藏好，德國人就又走了進來。拿着一個鉗子。他用這鉗子夾着彼蒂加的衣服，搬了出去。于是他又回來，把水放在浴盆裏。

『進去。』

彼蒂加爬進浴盆去，熱水裏面。一轉眼，那水就渾濁了。這並不是變戲法：這之前的一回浴，他還是五年前洗的。後來他這里那里的在野地上固然也洗過……但這麼着，身子可也不會真乾淨……

洗浴使他很舒服。在裏面是很好的，他甚至於情願從此不走出。

但大大的晦氣是那德國人竟是一個多話的漢子。他用肥皂給他洗着頭的時候，話就沒有住。他沒有一剎時是不聲不響的。他要知道一切，對於什麼都有趣。他爲什麼名叫彼蒂加的，警察爲什麼捉他的，在那里失掉了他的父母的。連什麼屁事他都想知道。

彼蒂加不說話。彼蒂加有錶在嘴裏。

他各式各樣的用了他的頭。他看着質問，有時點點，有時搖搖。要不然，就喃喃的來一下。

他的沈默，大概很使這德國人不快活了，因為他關上了他的話匣子。

他換了水。他放掉髒水，然後捻開兩個龍頭，放進新鮮的水，冷的和熱的來。於是坐在屋角的椅子上，拿了報紙。

『就這樣的坐着

罷，骯髒就洗掉了……

如果太熱了，那就說。我

來關龍頭。』

彼蒂加點點頭。

水從龍頭裏潮水

似的湧出。漸漸的熱起來了。簡直就要沸了。



德國人卻舒舒服服的儘在看他的報紙，他的大耳朵微微的在牽動。

水還是流個不住。已經難熬了。逼得彼蒂加輾轉反側，只是移來移去，卻一聲也不響。終於，他再也打熬不住了，就鑽下水去，吐出錶來。於是飛似的鑽出，拚命的叫道。

『熱呀！』

德國人跳了起來，拋掉報紙，伸手到水裏去一摸，喝道：

『孩子！孩子！你瘋了麼？快出來！快！快！』

他抓着彼蒂加的肩頭，拉了他出來。他很氣惱他，大聲說道：

『你爲什麼不說的？這水，已經煮得一隻雞了。』

他放許多冷水進浴盆去，于是再用肥皂來洗彼蒂加的背脊。

當在這麼辦理時，彼蒂加就用兩手去摸浴盆底。他是在尋錶。他的指頭終於碰到了一個滑滑的圓東西。他就放進嘴巴去。但這一回卻非常之艱難。大約是因爲這錶受熱發了漲，或者是嘴巴洗得變小了……但錶也竟塞進嘴巴裏去了。他幾乎弄斷了牙齒。

德國人又用清水給他沖洗了一通。

『好啦。坐着。我給你取衣服去。』

他出去了。彼蒂加坐在肥皂水裏面。他忽然覺得，水在減少下去了。

當那德國人回來的時候，彼蒂加只坐在空的浴盆裏。

『爲什麼你把水放掉的光着身子坐在空盆裏，是會生病的呢。』

水怎麼會走掉的呢，彼蒂加不知道。他沒有放。他全不明白怎麼會這樣。

『那就是了，』德國人說。『快穿衣服。就要喫飯了。你來得太遲了。』

他給他一整套衣服，襯褲，一條褲子，一件上衣……還有長靴。都嶄新，都乾淨。

彼蒂加動手穿起來。在他一生中，穿襯褲是第一回。德國人注視着，而且微笑着。彼蒂

加也微笑着。

德國人突然嚴重了。

他詫異地看着彼蒂加的臉，問道：

『你嘴裏有着什麼什麼在那里發亮？』

彼蒂加嚇了一跳，閉上了嘴唇。

『我這昏蛋癡子！我就是笑不得！』

他轉過臉去，聳一聳肩膀，好像是在說：『無聊！這是不值得說的。』

但那德國人不放鬆。他來挖彼蒂加的嘴。

『張開牙齒！你嘴裏是什麼呀？你把什麼東西藏在那里了？』

彼蒂加張開了嘴唇。

『吐出來！』

彼蒂加歎一口氣，用舌尖把錶一頂，吐出來了，就在德國人的手上。

但他卻發了驚怖的一聲喊。

在德國人手裏的並不是錶，倒是一個白銅塞子，就是用在浴盆裏面的。

彼蒂加大大的喫了驚。德國人也很詫異。

他以為彼蒂加是瘋子。他疑惑的問道：

『告訴我罷，孩子，為什麼你把塞子塞在嘴裏的？這怎麼行呢？把金屬東西塞到嘴裏

去？』

彼蒂加想不出應該怎麼回答他。他撒了一個漫天大謊：

『肚子餓，』他低聲說。『我餓得很。』

這時他總在偷看着浴盆。

錢在那里呢？

他什麼也沒有看見。浴盆是空的。裏面只有一塊溼的浴布。

錢一定就在浴布的下面。如果德國人走出屋子去，他就可以拿了那錢來。然而德國人竟一動也不動！他對彼蒂加表着滿心的同情：

『我的天老爺！這麼着的！這樣的白銅東西可是不能喫的呀。馬上要喫飯了，湯呀，粥呀，麥屑飯呀。但是白銅東西，呸，見鬼，可是喫不來的！這是硬的哪，你瞧……』

他把塞子拋在浴盆裏。噹的一聲響。彼蒂加忽然看見德國人向浴布那面彎過腰去了。如果他拿起浴布來，錢就躺在那下面……阿呀!!!

他並不多思索，就直挺挺的倒在地板上，叫了起來：

『阿唷！』

德國人奔過來：

『什麼事？你怎麼了？』

彼蒂加叫個不住，全身痙攣的發着抖：

『阿唷呀！』

德國人慌張了起來。他向各處亂鑽，撞倒一把椅子，奔出門外去了。

彼蒂加就走到浴布那里去。一點不錯！錶就躺在那下面。彼蒂加拿起牠，擦乾了，狂喜的。看着。金好像太陽一般的在發光……他感動地把這太陽塞在嶄新的，公家的褲袋裏……

當那德國人手裏拿着一個小瓶，跑了進來的時候，他恰恰已經辦妥了。

『嗅呀！嗅這兒呀！』他大聲說。『這是亞摩尼亞精呀。』

彼蒂加踉蹌的走了幾步，去嗅那小瓶，打幾個噴嚏，復了原。

他很好的著好衣服，穿上長靴。長靴小了一點。但倒還不要緊。他顯得十分漂亮了。他繫上皮帶，弄光了頭髮。

『可惜，』他想，『這裡沒有鏡子！我真想照一照！』

『那麼，喫飯去罷，』德國人說。他們走到廊下的時候，適值打起鐘來，鐘聲充滿了全樓。孩子們叫喊着，頓着腳跑過廊下去。

『喫飯囉！』他們嚷着。『喫飯囉！』

彼蒂加到處被磕碰，挨擠，衝撞。他們幾乎把他撞翻了。德國人也不見了。他很倉皇失措，不知道應該怎麼辦。忽然間，他看見了那黑色的孩子，就是那在辦公室前面畫星的他微笑着，點點頭：

『這裡來！』他大聲說。『同去罷！』  
他們一起跑進教養院的食堂裏。





裏面的長桌子前面，已經坐着一大羣孩子們。桌子上面，錫盤裏噴着熱氣。這熱氣是很使人想喫東西的，彼蒂加竟覺得鼻子癢，膝髁也發了抖。

開始用膳了。

孩子們在吵鬧，搖着匙子，彼此拋着麪包屑。彼蒂加撲到湯跟前。這是不足怪的：這兩天來，除了警察給他的一小片點心之外，他什麼也沒有落過肚。他很貪，很凶的喫東西。

德國人並沒有撒謊。湯之後，粥來了。是加了奶油的蕎麥粥。彼蒂加仍舊很快很貪的喝了粥。於是來了麥屑飯。他喫的一點也不剩，還舔一舔盤子。

坐在他近旁的孩子們，都發笑了。笑得特別響的是一個獨隻眼的孩子，額上繃着一條黑綿紗。他不顧面子的嘲笑道：

『這麼一個飯桶！這麼一個饞嘴！就是一匹大象，也不喫的這麼多呀！』

這使大家更加笑起來。彼蒂加氣惱了。他熬着，但是熬不久。他把匙子舔乾淨，看定了獨隻眼的無恥的眼睛，擲了出去，那匙子就打在他的前額上。

那孩子嚇人的哭起來。出了亂子了。跑來了院長菲陀爾·伊凡諾維支。

那孩子哭着，用拳頭擦着前額，這地方腫起着一個大瘤。

「誰打得你這樣的？」菲陀爾·伊凡諾維支問。

「這人！」他指着彼蒂加。「是這個流浪兒用匙子！」

菲陀爾·伊凡諾維支嚴厲的看定了彼蒂加。

「站起來！我對你說，站起來！」

彼蒂加站起來，陰鬱地望着前面。

「您想要怎麼樣呢？」他的眼光像在說。

「唔，」菲陀爾·伊凡諾維支說。「唔，那麼，到這里來。」

要怎麼樣呢，彼蒂加不知道。他跟着院長去了。當他們走到食堂門的時候，他聽到了

一個聲音：

「菲陀爾·伊凡諾維支，這新的是沒有錯處的。」

他知道這聲音。這是黑孩子。

他們走到廊下。

「唔，」菲陀爾·伊凡諾維

支說。「聽着罷，我對你說的話……

我們這裡是不能打人的……打人，這可不行……在街上，也許會挨打的……在這裡卻不行……懂了麼？現在就罰你站在這地方，到大家喫完了中飯。」

菲陀爾·伊凡諾維支回轉

身，走掉了。

不久就喫完了中飯。孩子們都從食堂裏跑出來。他們跑過彼蒂加的身邊。彼蒂加貼在牆上。孩子們不斷的走過去。獨隻眼看見了他的時候，就向他伸一伸舌頭。黑孩子走過了：

「你同去洗澡麼？」



彼蒂加活潑起來了：

『到那里？』

『到河裏……大家都去的。走罷！』

彼蒂加已經打好了主意。

『去的！』

他和黑孩子跑過了廊下。那伙伴在路上叮囑他道：

『不要和畢塔珂夫去吵架。就是他先來了，也不要理他。只要去告訴「級議」，學

級會議去。』

『原來你是這樣的看法！』彼蒂加想。『我可沒有這工夫了。一到河邊，我就跑得永不再會了！』

他們走進一間大廳裏。壁上掛着許多像，李寧，託羅茨基。地板像水面似的在發光。已經聚着一大羣孩子們。兵一般的站成了兩列。一個有鬍子的人拿了一根小棍子，指揮着。『立正！向右看齊！』

彼蒂加也排進去，兵似的嚴正，移動着向右看齊。

這時走來了菲陀爾·伊凡諾維支。他來給孩子們點名，叫這個繫好皮帶，叫那個去洗臉。

他一看見彼蒂加，就揚起眉毛來：

『怎麼這新的也要去麼？——不行！今天你不能去！你該休息着！』

他看着獨隻眼：

『畢塔珂夫也不行。爲了他今天的舉動，他這回不許去洗澡！』

那孩子哭起來，退出隊伍去了。

彼蒂加也退出了隊伍，然而沒有哭。

他不過悲哀的站着。

排成兩列的孩子們，從他面前經過。開着正步：

『左！左！』

他們終於走完了。菲陀爾·伊凡諾維支走近彼蒂加去，拍着他的肩頭：

『要快快活活的，孩子！你在我們這里就會慣的。那些孩子們都很心滿意足。只是打架卻不行。哦。到中園裏去玩去。去罷！』

彼蒂加到中園去了。

剩下的孩子們，都在那兒玩小木頭的遊戲。彼蒂加也被邀進去，一起玩，但他就微笑着說道：

『我不玩了。這是給小孩子弄的。』

他退到籬垣旁邊，坐在一堆小石塊上。

他沈思着：

『怎麼辦呢？』

黃昏開始了。發了霧。太陽落下去了。孩子們還在玩他們的遊戲。他們的聲音響到他這里來。

『牧師！（註四）他糟了！』

『胡說！牧師在市裏呢！』

平滑的小木頭飛過空中，拍的落在地面上。

彼蒂加想着：

「逃走！這是當然的。不過總是把錶帶在身邊卻危險。這會鬧出討厭的亂子來。誰知道呢？也許這裡是每天要燒掉舊衣服的……還是暫且把錶藏起來……」

他的計劃立定了。他決計把錶埋到土裏去。並且就放在那里，一直到他逃走的時光。他也不想當夜就逃走。

他伏着，望着周圍。孩子們在玩小木頭，有一個牧師給打倒了。教員在看書。沒有人向他這邊看。

他摸出錶來。他起了好奇心了：那裏面究竟是怎樣的呢？

（註四）在俄國最喜歡「戈洛特基」（Гаротки）意云「小市」的遊戲：地面上

畫一塊四角的地方，用五塊小木頭，長七寸，厚二寸，各各刻着一定的形狀，在大約距離四丈的遠之處，用長有二尺半的短棍，將牠打出小市去，若有飛到「市邊」在這界線上站住的，那就是「牧師」——譯者。

他叮的一聲捺開蓋。但是還有一個蓋。上有兩個黑色的字母：Ω X。（註五）兩層的蓋底下是玻璃，看見指針在裏面。

小小的黑的圈子裏，秒針在走動。時針和分針卻走得令人不知不覺。如果看定牠，牠是不動的。但放一會再去，牠卻改了位置了。錶上是七點鐘差一分。

他就在籬垣腳下扒開小石頭，掘一個洞，有達到肘彎的深。他合上錶，用布片好好的包起來，放在洞底裏。

于是他又蓋上泥土去，用手按實牠，再把小石頭放在那上面。爲了



（註五）這就是醉漢綏蒙·庫兌耶爾（Semion Kudeyar）姓名的略字——譯者。



容易尋着牠，又在兩石之間插了一枝小木棒。

于是他伸一伸腰，枕着他寶貝上面的石塊，做起夢來了。

總是這些事：

『我要買一件上衣。綴着羊皮領子的……一把削筆的小刀。（註六）或者也要一枝手鎗。果子汁的糖球……蘋果……』

他完全進了他的夢境，忘掉自己的可憐的景況了。

當大家洗浴回來的時候，就都到食堂裏去喝茶。彼蒂加並沒有注意獨隻眼，雖然那人卻又來嘲弄他了。黑孩子又激昂了起來：

『還不完麼，畢塔珂夫？他給你的還不夠受？你還想添？』

從此畢塔珂夫就不來攪擾他了。

喝茶之後，所有的孩子們，大的和小的，都到中園裏去玩球。彼蒂加很快活。可惜的是他不懂得這玩藝，只好不去一起玩。但這是非常愉快的遊戲。

（註六）這只因為這種刀很快的緣故，並不是想讀書——譯者。

天全暗了，天空上裝滿了星星的時候，打起鐘來了。教員高聲叫喊道：

『睡覺哩，孩子們！』

大家都湧進寢室去。

這是一間廣大的，不大明亮的屋子。白牆壁，所有的電燈罩，都是乳白玻璃的。滿屋排列着臥牀，像在病院裏一樣。

黑孩子指着自已旁邊的一張牀：

『這是你的牀。你挨着我睡……』

彼蒂加看那牀。他幾乎駭怕了。

『我真可以睡在那上面麼？』

雪白的牀單和枕頭，一條灰色的蓋被，上頭有一塊乾淨的毛巾。

『如果我的老朋友在這裡看見我……他們一定要笑的……睡起來怕是很好的罷……』

他于是想：

『無論如何，半夜裏我一定得逃走……』

然而他並沒有逃走。他絕沒有逃走。他一躺下，馬上睡得爛熟了，而且一直到早晨沒有醒。這是不足為奇的。他正疲乏得要死……

有人拉了他的腳。他醒轉來，把腳縮進蓋被裏去了。但又有人在搖他，拉他的肩膀。他擡起頭，睜開了渴睡的眼睛。面前站着菲陀爾·伊凡諾維支。他的臉是莊重的。他的眉毛在陰鬱的動。

所有的孩子們還睡着。滿屋子響着元氣的鼾聲……天還沒有全亮。

『起來，』菲陀爾·伊凡諾維支說。『唔……起來。有點事情要找你。』

彼蒂加清醒了：

『什麼事呀？』

『警察局裏來了一個人，來要你的。』

彼蒂加的頭又落在枕頭上面了。他幾乎要叫出來。

『他來要你，我不知道爲什麼。唔……起來……穿衣服罷。』

彼蒂加穿起衣服來。他的手發着抖。他的腿發着抖。穿褲子也費力。他失了元氣了。

『警察局爲什麼來要我呢……糟糕……』

不多久。他穿好了，就跟菲陀爾·伊凡諾維支去。

辦公室裏坐着一個年青的警察，沒有鬍子，挾一個皮包。

他站起來：

『他就是麼？』

『是的，』菲陀爾·伊凡諾維支說。

『那麼，請您允許我帶了他去。來，市民。』

他們出去了。往那里去，爲了什麼，彼蒂加都不知道。那警察走得很快。他總在催促着

彼蒂加：

『快些！快些！』

彼蒂加忍不住想問他。然而他沒有敢。這警察是很莊重的。終於，他鼓起勇氣來，惴惴的問他了：

「對不起，爲什麼我得到警察局去的？」

「這是你自己明白的。」

冷冰冰地，真像一個官。

他們就到了市場。彼蒂加照例的又想混進人堆裏去了。但警察抓住了他的肩頭：

「那里去？你往那里去？我們繞着市場走。不要玩花樣。」

他們繞着市場走，到了警察局。

警察把他帶進局長的屋子裏。局長坐在桌旁，吸着煙，把小小的煙圈噴在空氣裏。他旁邊站着一個市民，是一個老頭子，帶着紅鼻子。彼蒂加看着這市民的臉，彷彿有點記得，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了這臉似的。

「這他，是我上禮拜撈了他的果醬罐子的人麼？……或者是，弄了那皮帶來的人？……也不是。」

彼蒂加注意地考察着紅鼻子。忽然間，他清清楚楚地記起來了：

「這是有錶的那個……那醉漢。說些「媽媽子，心肝，我的寶貝的！」」

不錯。是這鼻子。這斜視眼。只有鬍子卻不像那時的動來動去了，可憐相的下垂着。

「憑着名譽和良心對我說：你偷了市民庫兌耶爾的錢沒有？」

彼蒂加好像遭了霹靂。然而他又打好了主意，不給露出破綻來。

「誰呀，庫兌耶爾？」

「綏蒙·綏米諾維支·庫兌耶爾。這就是。」

彼蒂加注視了這人，搖搖頭：

「我沒有見過他。」

「不要撒謊，」局長說。「你說謊了。你是見過他的。」

「我對你們賭咒。我沒有見過

他。」

局長提高了聲音，好像他在讀

一件公文一樣：

「市民綏蒙·綏米諾維支·



庫兌耶爾訴稱失去婦女用金錶一隻，是在第三號室被劫的。對了罷？」

「什麼？怎麼叫對？」

「就是說我剛才說過的事呀。市民庫兌耶爾，您認識這流浪兒麼？」

「是的？」

他的聲音很微弱。昨天是用深的沙聲發吼的，今天卻啾啾的像一隻小鳥兒了。

「那麼，怎麼樣？」局長又轉臉對着彼蒂加說。「你拿不拿出那錶來。」

「什麼錶？」

「不要玩花樣！」局長發威了。「你早已明白了的。還不拿出來麼？」

彼蒂加也發威了。

「我拿出什麼來呀？我不知道什麼錶！我也不想知道。我沒有錶。」

局長微微一笑：

「我們就會明白的！」他用拳頭在桌子上一敲。「哈囉，忒凱兼珂同志！」

門一開，彼蒂加的舊相識，那捲頭髮的警察走進來了。

『什麼？』他說。『什麼吩咐？』

『把這傢伙從頭到腳的搜一下。他應該有一隻錶在身邊的。』

『噯哈！』警察叫了起來。『我認識這小浪子。我昨天送他到克拉拉·札德庚教養院去的……我敢說，他真是規矩得很。要好。但是您既然命令我，我就來搜他。趕快搜。』

警察要動手了。彼蒂加現在是連一點點的憂愁也沒有。他其實要發笑。他而且老臉：『不行的！你們說什麼呀？我不給你們搜。你們沒有這權利……』

他緊緊的抓住了袋子。

于是那局長吼起來了：

『哦……？』

市民庫兌耶爾也呼號起來了：

『他發急哩！我敢起誓，他發急哩！搜他呀，好人！我的錶！我的錶！』

局長跳起來，在肘彎的地方，抓住了彼蒂加的臂膊，很緊，使他一動也不能動。

『搜他，忒凱兼珂！』



警察現在來施行身體檢查了。他查過袋子，摸過上衣的裏面。沒有錢。

「沒有呀，」他說。「我剛剛說過的。他沒有這東西的。他是一個要好的小浮浪兒，我可以用我的腦袋來保他的。」

局長完全迷惘了。

「那麼，您聽我說，也許是您在對我們放煙幕罷，市民庫兌耶爾？」

「自然！」彼蒂加叫道。「自然！他就是騙人。他簡直並沒有錢，他一向就沒有錢的。」

「不不，這並不是騙人。」庫兌耶爾快要哭了，「我不撒謊。一隻帶着銀鍊子的金錶。我敢起誓，我是有過的。鍊子還在我這里。我只剩了這東西了。您看……。」

他拿出鍊子來，不錯，這是一條錶鍊子！上面還有種種的掛件。小小的象，狗兒，馬掌，和一顆梨子形的綠玉。

然而這真是莫名其妙。

「奇怪得很，」那局長說。據我看起來，這東西確是您自己落掉的。您拿這鍊子，想做什麼憑據呢？」

「我想做什麼憑據麼？錶是掛在這鍊子上面的呀。現在誰拿了錶呢？就是他……」

他指着彼蒂加。

彼蒂加笑出來了：

「這樣的一個昏蛋！我是坐在上鎖加門的獨身房裏的呀，我怎麼能拿你的錶呢？那時我只有一個人……」

「一點不錯，」局長說。「這一切事情，我也疑心起來了。市民庫兌耶爾，您得小心些，不要爲了誣衊，受到懲罰才好！這是很容易碰上的。關於這一點，您以爲怎樣？」

市民庫兌耶爾哭了起來。熱淚從他那斜視眼裏滾滾的湧出。

「我知道了。我白到這里來。我的好錶是完結了。您現在卻還要告發我。我不如走罷。」

他就把帽子合在頭上辭謝了局長，嗚咽着，走出屋子去了。

彼蒂加站在那裡，莊重，帶着惱怒的眼光。他很受了侮辱了。他一句話也不說。

「對不起，」局長說，「這是錯誤的，是一件常有的誣衊案子。忒凱兼珂同志，領他回

到教養院去罷。我們沒有把他留在這裏的權利。」

『好的，』那警察說，『這是很容易的。來罷，小浪子。』

他們走出警察局。到得市場，那警察就站住了：

『現在自己走罷。你認得路。你不會走錯的。你已經顯出你的要好來……我要回家了……今天是我的女人的生日……』

他回轉身，向着相反的方向跑掉了。

彼蒂加站住了一會，于是就向那往教養院的路走。

當他順大路走着的時候，忽然聽得後面有人叫他的名字。他轉過臉去，卻看見那市民庫兌耶爾正在跟定他跑來，還打着招呼：『少等一下！』

彼蒂加站住了。他等着。于是就鬧了一場大笑話。

庫兌耶爾倒在他的腳下，跪着叫道：

『我的好寶寶！我在懇求你還了錶罷，我的孩子們餓着哩……我的女人在生病……我一生一世不忘記你的好處……我送你三盧布……還我罷，小寶寶。』

彼蒂加大笑了起來，並不答話，又是走。庫兌耶爾發瘋似的跳起，跟着他跑。他追上他了，抓住了他的肩頭：

「還我！給我高興高興！還我！」

彼蒂加掙脫他。

「見你的鬼！不要胡鬧！錶不是你的。你不過看見過！懂麼？」

庫兌耶爾非常氣憤了：

「哦？」他大叫道。「你給我這麼一下？我控告你。我給你喫官司。還有法律的……」

「告去就是。請罷，控告我去。可是大家不相信你的。大家會對你說，「老酒鬼，」你撒謊的。」



彼蒂加又走了，頭也不回。這事情他覺得很可笑。他開心而且放肆起來。他的憂愁和苦惱，已經不算什麼一回事了。他的腳並不是在走，卻在跳。他合着愉快的調子跳：

踏——踏——踏。踏——踏——踏。

『我得逃。一有機會。最好就是今天的夜裏。我蹺到中園，掘出錶來……再爬過籬垣……這很容易……那麼……永不再見了……』

他這樣地陷在他的夢境裏面了，至于不知道怎麼會走到了惠覃斯基街。當他快到教養院的時候，有意無意的向後面望了一望。這時他看見，那市民庫兌耶爾還在跟着他走。待到第二次回顧時，就看不見了。大約庫兌耶爾躲在一個街角落裏了。

『噯哈！彼蒂加想。『你這惡鬼！你在跟蹤我。』

第三次他想要回顧的時候，耳朵邊就來了一聲喊：

『喂！當心！』

一個馬頭，幾乎已經擱在他頸子旁邊了。

很大的運氣，是他還來得及跳開。要不然，他是會給拉貨車的大馬的蹄子踏爛的。許多裝着柴木的貨車在路上拉過去。車夫用鞭子打着馬，喊叫着，咒罵着，車子轟轟的在從彼蒂加身邊走過。

『到那里去的呢？』他想。『他們把這許多木頭弄到那里去呢？』

他的好奇心非常之大，使他跑到最近的車夫那里，問道：

『阿叔，你們把木頭搬到那里去呀？』

『到教養院去。收着不夠格的孩子們的克拉拉·札德庚教養院去。』

『原來！』彼蒂加想。滿載的車子，使他覺得驕傲了。

他說道：

『那是給我們的。您留心些呀！不要給有一塊掉在路上呀！』

車夫笑着，給了馬一鞭子。

彼蒂加又往前走。他一到大門，正有幾輛空車從中園裏回出來。他詫異的想：

『這也是載木頭來的麼？』

當他走到中園的時候，卻圓睜了眼睛。

而且他的腿彎了下去了。

全個中園裏都是木材，廣大的平地上，從這一角到那一角，全堆滿了十五吋厚的白楊、松樹、樅樹的幹子。孩子們大聲的叫着哈囉，在疊起木頭來。院長菲陀爾·伊凡諾維支是跑來跑去，搓着手，叫喊着：

『趕快，孩子們！……上緊！』

他也跑向彼蒂加來，敲了他一下肩頭，大聲說道：

『唔！你看見麼？看見這些東西麼？這都是爲你們的，你們這些小鬼頭的！你看見？』

『我看見的，多謝。』

他跟踉蹌蹌的走向屋子的階沿去。但是他走得並沒有多遠。他伏在木頭上，哭起來了：

『我的錢……』

他再也說不出話來。眼淚塞住了他的喉嚨。

他就在那里坐着，而且哭着。一條眼淚的奔流，滾滾不停的奔流。

黑孩子跑來了，向他彎下身子去：

「你怎麼了？有誰欺侮了你？」

彼蒂加站起來，看定了他的臉，喝道：

「滾你的蛋！」

他沿欄干跑上樓梯去，坐在廊下的窗臺上。

唉，現在他真的是傷心了！他坐在窗臺上，從玻璃裏望出去。不多久，孩子們已經堆好木頭，在廊下跑過去了。

黑孩子一看見彼蒂加，就站下來。他走近他去，把一隻手放在他肩上。

「有什麼事？你怎麼了呢？你不高興麼？我給你一本書看，好麼？」

「不！我不要！莫管我！」

「如果看看書，那就會高興的。我給你一本罷。你讀過果戈理（註七）的鼻子沒

（註七）Nikolai Gogol（1809—1852）俄國有名的作家——譯者。



有？」

彼蒂加生起氣來：

「我沒有讀過什麼鼻子，也什麼鼻子都不要讀！走開去！」

這時跑來了別的孩子們，圍在彼蒂加坐着的窗臺旁邊了。他們聽着。黑孩子說道：

「你要是這樣子……你真是一個瘋子……」

「什麼？」

彼蒂加跳下窗臺來。他覺得正打着了心坎。

「什麼？你說什麼？我是一個瘋子？你才是瘋的哩，你這流氓！你知道你自己會遭到什

麼嗎？……你就會掉了你的牙齒的。」

彼蒂加舉起了拳頭。那黑孩子卻笑着：

「不要這麼野罷！我不來和你打架！」

「噯哈！你乏！」

「是的，我乏。乏是我的宗旨。」

彼蒂加已經準備揮拳，但他又即垂下了。他沒有敢打。他垂着拳頭，跟踉蹌蹌的走了開去。孩子們都在他後面笑，笑得最響的是獨隻眼畢塔珂夫。

他很傷心，哭起來了。他鑽在樓梯後面的一個角落裏，在那里一直坐到晚。他沒有出來喫中飯。

到晚上，他才走到食堂來，他喝了一杯茶，喫半磅麵包。于是去睡覺了。



彼蒂加做了一個夢。他坐在市場裏的老媽媽菲克拉的攤子上，喫着肉。是豬肉。他大塊的塞進嘴裏去，吞下去，儘管喫下去，豬油從下巴一直流到小衫的領頭。老菲克拉還是不住的給他搬來，說道：

「噢就是，噢呀，傻傢伙，儘你的量。」

她還擺出一盤蛋餅來。彼蒂加也喫了一個蛋餅，還喝牛乳。他于是自己想：

「這筆帳怕不小了！」

他正要算帳，但菲克拉卻已經說道：

「你喫了三盧布多了……你付這許多……」

彼蒂加站了起來：

「打我罷，菲克拉。我沒有錢。我一文也沒有。」

但菲克拉卻道：

「你的錶怎麼了？拿出錶來罷。」

彼蒂加把手伸進袋子去，拉出一個鈔票包兒來。是現貨的契爾伏內支。（註八）可有

一百塊，他把四塊給了菲克拉。

「在這裡……拿去……」

（註八）Chervonoz 是俄幣名，每一個值十盧布，現在約合中國二十元——譯者。

老菲克拉在他面前低下頭去幾乎要到地。她謝他的闊綽。這一瞬間，又來了他一幫裏的伙伴們：刺蝟密蒂加，牧師瓦西加，水手……大家都對他低頭，他就給每人一個契爾伏內支。于是他跳到桌子上，叫喊道：

『唱呀！孩子們，唱呀！你們這些小子們！高高興興的……』

忽然出現了捲頭髮的警察。他搖着皮夾，叫喊着：

『走滾！』

彼蒂加害怕起來，跑掉了。

他跑到街上，還只是跑。但長靴妨礙他。這很重……他在街角上一絆，落到陰溝裏去了。他落下去——也就醒轉來。

全身都是汗。蓋被落在地板上面了。枕頭離開頭，遠遠的躺着。好熱！擋不住！

從窗外照進月光來，靠近是黑孩子在打鼾。彼蒂加的頭上就叫着通風機：嘶嘶嘶

——嘶嘶嘶。

彼蒂加拾起了蓋被，舒舒服服的蓋好了。然而他睡不着。他非常之傷心。

他想着各式各樣的事，首先是自由。他一想到他自由的生活，就連心也發抖來了。那通風機，卻不住的在叫着：嘶嘶嘶——嘶嘶嘶。

牠追趕着各人的睡眠。

火車在外面遠遠的一聲叫。彼蒂加擡起身。

「唉唉，」他想。「車站上現在該是多麼有趣呢！墨斯科來的火車，此刻快要到了。我們這一伙一定也聚集了好許多。小子們就來掏空那些有錢的旅客的袋子……真開心……我卻獸子似的躺在乾乾淨淨的牀兒上……」

他用肘彎支起身子來，看一遍睡着的人，苦笑道：

「這些人們，怎麼竟會單在這裡打熬下去的……但他們打熬下去了。他們不想逃走……只是玩玩球兒，就够得意了。」

他還是躺着。一身汗。睡不着。而那通風機在叫着：嘶嘶嘶——嘶嘶嘶。

忽然間，什麼地方有鐘聲，

是望火臺上在打鐘了：

篷！

蒲——噯！

蒲——烏——噯！

『三點鐘！』他數着。忽然記得起錶來，因為忍耐不住，他發抖了。

『不行。我熬不下去了。去試一試罷……我也許弄出錶來……』

他悄悄的穿好衣服，想了一想，把蓋被聳起，令人以為裏面睡着一個人似的。而且把

枕頭也擺成相稱的形式……』

他用腳趾走到窗面前。拉起窗門，開了窗。

新鮮的空氣向他撲過來。彼蒂加深深的呼吸着，從窗口向外望。

跳下去是危險的。這屋子在三層樓上。鋪石在下面發着亮。

然而靠牆裝着一枝水雷管。窗戶下面，有很狹的一條凸邊。水雷管離窗戶並不遠。

彼蒂加鼓起勇氣來，爬到凸邊上，竭力的張開了兩腿，拚命的一撲，就抓住了水雷管。

于是溜下去，這是極容易的玩藝。運動幾下，他就滑到堅實的地面上了。

他走開去。終於到了埋着那錢的位置，這位置，他是記的很明白的。然而中園的一面就是籬垣，約有十丈見方的地方，都滿堆着木材……要拿出錢來，可不是一件小事情。

『哪，』他想，『不算什麼。』

他在兩手上吐了唾沫，捧起第一

枝樹幹來。牠是濕的，很重。

彼蒂加把樹幹拋在旁邊，來捧第二枝……於是第三枝……到了二十枝，他已經上氣不接下氣了。然而他不放手。他儘向木頭堆裏挖下去，毫不打算，像土撥鼠一般的瞎做……他狂暴地從堆裏一枝一枝的拉出幹子來。

後來他抓了一枝很重的木頭，這就是躺在錢上面的。乏力的手，忽然鬆開了，嚇人的一聲響，那木頭就掉了下去。別の木頭也都倒下來了。



忽然起了嗥叫。現出一隻狗來。

彼蒂加嚇得連走也不會走了。

那狗嗥着，哼着，露着牙齒，眼睛閃閃的好像狼眼睛。

彼蒂加坐在木頭中間，抖着，拚命的想：這畜生叫什麼名字呢？他終於記起來了：

『區匿希！』他大聲說。『區匿希！回去！』

那狗立刻靜下來。牠搖搖尾巴，眼睛也不再發什麼光，也就跑掉了。

彼蒂加竭盡力量，奔向屋子去。他攀上水雷管，撲到了窗門，他幾乎要從凸邊上跌下

來了。但是還算好的。他走進了寢室。

他找着自己的臥牀，坐下去，動手脫衣服。飛快地，飛快地。他抖得很厲害，他的牙齒格格格的響。

長靴從手裏滑落了。黑孩子就給這響聲驚醒。他注視着彼蒂加，打着呵欠，問道：

『你到那里去的？』

彼蒂加吃吃的答道：



「上茅廁去的。」

「卻要穿起長靴來？」

他不等回答，就又睡着了。

彼蒂加脫好衣服，鑽進蓋被裏，也立刻睡着了。

但在睡眠中，他全身還是在發抖。

一件難以相信的事情：彼蒂加生病了。

奇怪！他什麼都經歷過了！向來就連一聲咳嗽也沒有。他雖然瘦，卻沒有過胸脯痛。去年還在十月裏，已經落霜的時候，他曾在河裏洗了浴，毫無毛病。他喫過種種饕餮，西，接連餓到幾禮拜，也毫無毛病。而現在，現在他卻生病了。

彼蒂加生了很重的肺炎，躺在教養院的病房裏。

衛生課魯陀爾夫·凱爾烈支在看護他。

彼蒂加病了三禮拜。他失了知覺，在生死關頭躺了整整三禮拜。

然而他沒有死。他的生下來，並不是爲了來死的。他活出了。他又有了知覺。在陰鬱的，昏暗的一天裏，他清醒了。外面在下雨。房裏有石炭酸氣。一切靜悄悄。彼蒂加翻一個身，回憶了起來：

鐘打了。蓬——蓬——蓬……區匿希嗶叫了。

于是也記得了許多別的事，而且明白他大約病得頗久了。

這時進來了魯陀爾夫·凱爾烈支。他一看見彼蒂加又有精神又有命，高興得拍起手來：

『到底到底你又有性命了，這可憐的傢伙！我全誠的祝賀你好極！』

彼蒂加躺着，一笑也不笑。他不開口。

『靜着罷，』魯陀爾夫·凱爾烈支說。『你還不該說話。你要靜養，喫……肉湯……』  
他跑掉了。

他又立刻回轉來。但不止他自己。那黑孩子用洋鐵盤托着一盤湯。他滿臉堆着笑。

『這真厲害！賀賀你！』

他遞過肉湯來。

彼蒂加就喝起來。很小心。很慢。黑孩子坐在他旁邊。他彎向他，在耳朵邊低聲說道：

『我要和你講幾句話。要緊的。』

彼蒂加擡起頭：

『什麼呢？』

但魯陀爾夫·凱爾烈支來攔住了：

『沒有什麼。病人應該安靜。說話是不好的。出去罷。讓他靜靜的喝湯。』

黑孩子站了起來。

『也沒有什麼事。你保養着。等你一有了力氣，再談罷……我還要來看你的。再見！』  
他走了。

彼蒂加躺着，並且想：

『他和我說什麼呢？什麼要緊事？！奇怪！』

但別的思想已經在他的頭裏湧起來了。許多要緊的思想。

彼蒂加在想，他應該做什麼，先來什麼……逃走，或者……？

不，彼蒂加不是一個開了手，卻又放手的角兒。他已經計畫好，要拿回那錶來，那就留着。他得等候，有什麼損呢？他就咬緊牙關，長久的等在教養院裏，到木材用盡。

總之，他等着了。這之間，他的病也好起來了。

木材是一大堆，這簡直不但是用一兩月，倒是用一冬天，也許是兩冬天的。然而他的決心很堅固。他等着……他熬着。

他天天的好起來。他已經可以在病房裏走動了。他從這一角逛到那一角。那自然是很無聊的。

他時常跑到窗口去，望望大街。外面連雨了好多天了。已經是八月。

有一天，黑孩子又來了。他帶着一本書，和彼蒂加招呼過，就坐在牀上。

「無聊罷？我給你拿了一本書來。很有趣的。看看……」

彼蒂加搖手：

「我早就知道的，那是怎樣的書……政治的……啓蒙的……我用不着你們的政

治書……』

『然而不是的。這全不是政治的書。政治的書你要到冬天開始授課的時候才讀呢。這不過是一本有趣的閒書，如果你看完了，我再拿一本別的來。』

他把書放在牀邊的椅子上，又坐了一會，就走了。彼蒂加躺着，睡去了。到晚上，他才給送晚膳來的魯陀爾夫·凱爾烈支叫醒。

彼蒂加喫過後，又躺下了。然而他睡不着。

他躺在牀上，眼睛避開電燈，看着蓋被。他耐不下去了。電燈使他焦躁了起來。

他去看地板。這也並不見什麼有趣。

他忽然看見了椅子上的書，高興了：

『瞧一下罷。橫豎無聊得很。』

那是一本磨破了的，看爛了的舊書，運氣的是有圖畫。他首先就看圖畫。開初是看得隨隨便便的，但逐漸的給他迷住了。

在一幅圖畫上，看見一個犯人。

一條繩子縛着他的手和腳。旁邊是一個守看人，帶着一把劍。

『這強盜是怎麼捉住的呢？』他想。

他翻着頁子，看起來了……永是看下去。然而他不大懂。因為他不是從頭看起的。他就又從頭來看過。他立刻不能放手了，至于看了一整夜。

這是一本有趣的書！叫作約斐尋父記。（註九）講的是人怎樣的將一個小傢伙從藥店門口趕出。他就叫約斐。待到他長大了，就到遠地方去尋父。他怎麼的尋來尋去，做了種種冒險的事情。他怎樣的終於尋着了父親。那父親卻已是一個大財主。他看見了自己的兒子，高興極了。于是送了約斐一件燕尾服……

彼蒂加一看完，還可惜這書只有這一點點。

黑孩子再來的時候，第一句問話就是：

『你帶着書來了？』

（註九）‘Japhet auf der Suche nach seinem Vater’ 大約是真有這樣

的一部書的，但譯者不知何人所作——譯者。

那黑孩子笑了起來：

『噯哈！這中了你的意了？現在我沒有帶書來。以後我給你拿一本來罷。我是爲了別的事來的，要緊事情。我早想對你說的了，總是等着，等到你全好。現在是已經可以說話了。』

『好，說罷！』彼蒂加說，一面想道：『這倒是很願意知道的！』

『你坐！』彼蒂加坐在牀上。

黑孩子也坐下來。他看着彼蒂加的眼睛，說道：

『你還記得，那一回，在夜裏，你生起病來的前一夜裏……？你在夜裏到那里去了？』

彼蒂加喫了一驚。窘得閉了眼。臉也紅起來。

『我已經記不起了……恐怕我什麼地方也沒有去。爲什麼你問起這來的？』

『因爲這呀。我要統統告訴你。你知道畢塔珂夫的罷？』

彼蒂加記得了：

『那個獨隻眼？』

『對……你和他打過架的……總之，這畢塔珂夫是已經不在教養院裏了。懂麼？』

彼蒂加沒有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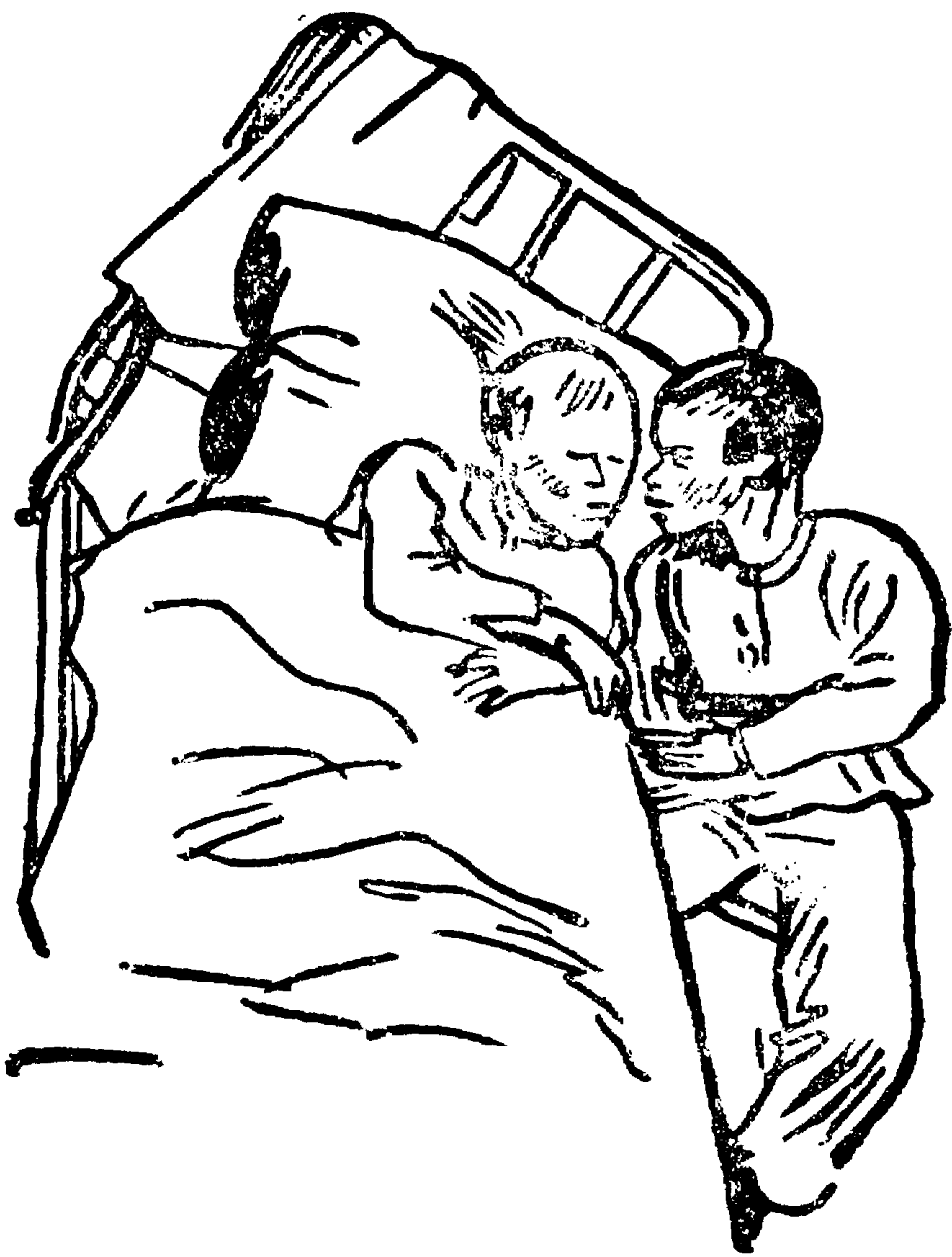
『那就怎樣？這算什麼？他出去了，我可很高興。那麼誰也不受他的麻煩了……』

『是的。但這事情，是你的錯處。他的進了感化院，進了少年監獄，是你有錯處的。』

『爲什麼呀？』

『爲了木頭，他就到這地步了。』

彼蒂加飛紅了臉，至于熱起來。





「什麼木頭？」他問，但不敢去看這伙伴的眼睛。

「這你自己知道……事情是這樣的：畢塔珂夫是早在偷那木頭的了。他把這去賣給市外的烏克蘭那的女人。人捉着他。第一回是只喫了一頓譴責完事。他起誓，決不再幹了。然而又來了這樣的一個故事。那一夜裏，把三方丈的木頭弄得亂七八糟。我是知道誰做的，但畢塔珂夫卻受了嫌疑……所以現在他關在感化院，牢監裏了……雖然並不是他，錯的倒是你……」

他不說了，只凝視着彼蒂加。彼蒂加也沒有否認的勇氣。他等着，等那伙伴說下去。是那伙伴道：

「你應該承招，說你偷了木頭，不是畢塔珂夫……」

「什麼偷了？我沒有偷滾出去……」

「是的，是的。那時你在中園低聲說話，又爲什麼呢？」

彼蒂加找不着回答。關於錢，他是不能說出來的！

「我不過單把木頭搗亂了一通。使勁的……」

伙伴微笑着：

『這沒有什麼關係。如果真的是這樣，你就更運氣了。然而你應該告訴院長去。』

『胡說！我可沒有這麼昏呢。我得去告發我自己？這麼昏我還不……』

那伙伴主張道：

『自己去告發，那自然是傻的，但如果爲了你的錯處，一個伙伴要完結了……：你可以賣掉一個伙伴麼？』

『不！』彼蒂加叫道。『不！我不是一個出賣伙伴的人。我們這幫裏都知道爲了一個伙伴，我總是走上前的！』

『那麼，總之，就到菲陀爾·伊凡諾維支那里去，直爽的說一說：這事情是如此如此的。我搗亂了一通木頭。對於你，這並不要緊。至多是得到一番譴責。但畢塔珂夫可是得救了。關在牢監裏，他就完……：總之，你這麼辦罷。』

彼蒂加點點頭。

『可以。好的。其實，這在我都是一樣的。即使我下了牢監……：我也不怕。』

彼蒂加頭眩了。當伙伴回去了之後，他還躺着，並且想：

『但如果爲了一件這樣的事，就真要下牢監呢？那就完結。那就我再不看見那錶了……』

這使他很興奮。他在猶豫。他該去見菲陀爾·伊凡諾維支，還是不去呢？

左思右想了許多工夫，他決定了：

『去罷。不該使這傢伙永不翻身。雖然他也很討厭。他究竟是我的伙伴……』

第二天早晨，他慢慢的穿好衣服，等着魯陀爾夫·凱爾烈支。

他一到，彼蒂加說道：

『請您允許我，我要去見院長。我要和他說話。』



「爲什麼？你對他有什麼話說呢？有誰欺侮了你？我有什麼對不起你？也許我給你喫得太少了？」

「不是的。你填得我像一隻肥鵝。我還該謝謝你的。並沒有人欺侮我。我要和院長去說話是爲了一件要緊的事情。」

「可以可以。如果你要去，去就是。但不要太久。你還得保養呢。」

彼蒂加歎息了。

「我什麼時候回來呢，我不知道。也許永不回來了。您保重罷。」

他又歎息了一回，於是去找菲陀爾·伊凡諾維支去了。

他走到了他的小屋子。然而他不在。他在經理課，爲了什麼經濟上的事情。

屋子裏有一個人。拿一個大皮夾。穿着美國式的長靴。這人也在等候菲陀爾·伊凡

諾維支。他坐着，咬着自己的指甲。

彼蒂加站在門口，在等候。

那拿大皮夾的人把指甲咬個不住。

「這是什麼昏蛋呀？」彼蒂加自己問。「他到這里來幹什麼的？也許是共同組合派他來收食品的錢的罷？或者也許是一個技師……」

菲陀爾·伊凡諾維支總算回來了。

彼蒂加迎上去。

「日安，菲陀爾·伊凡諾維支！」

「阿呀！」菲陀爾·伊凡諾維支叫了起來。「全好了嗎……好極好極。」

但他立刻轉向那拿着大皮夾的人去：

「日安。有什麼見教呢？」

那人緩緩的說道：

「日安。我是從少年感化院來的。爲了喬治·畢塔珂夫。這事情是……昨天夜裏，畢塔珂夫從感化院逃走了。」

彼蒂加的心翻起筋斗來。一陣思想的旋風，在他的頭裏掠過。兩個人的談話，他幾乎聽不進去了。他發熱似的想着：

『我應該告訴他，還是不呢？』

菲陀爾·伊凡諾維支已經在和咬斷指甲握手，並且說道：

『紙請到辦公室裏去拿罷。唔……再見再見……』

于是向着彼蒂加：

『哪？你怎麼了你什麼事？』

彼蒂加紅了起來。

『我來找你，』他吞吞吐吐的說……『您可有給我看看的書沒有？』

『唔……書……有的有的。我有你看的各色各樣的書……』

菲陀爾·伊凡諾維支開開了一個書櫥。

『你找罷。要的就儘拿去。』

彼蒂加從書櫥裏選出一大堆書來。小的和大的，插圖的和沒有的。他把這些書拿到病房去，看了一禮拜。這給他抵制了無聊。

總之，他沒有發表自己的錯處。這已經全沒有什麼意思了。

黑孩子問他道：

『怎樣？你見過菲陀爾·伊凡諾維支了？』

他回答道『是』滿臉通紅。

『這很好。你是一個腳色。瞧罷，你就要全好了。』

他友愛地拍拍他的肩頭。

羞恥征服了彼蒂加。他轉臉對了窗口。

他終於出了病房。授課也就開始了，他經過簡單的考試之後，編在B級裏。全是小孩子。

這自然是沒面子，不舒服的。

當那黑孩子和別人學着分數以及這一類東西的時候，他只好和小孩子混在一起  
拼字母：

『賽沙和瑪沙散步去了，而且瑪沙和賽沙散步去了。』

這是很沒面子的。

有一回，彼蒂加去找黑孩子，他叫米羅諾夫，問他道：

『我不能也到你們這級裏去麼？』

『不成。這是不行的，朋友。你程度太差了。但如果你有很大的志向，那就會趕上我們所有的學科。那你就到我們這里來了。』

『我就是差這一點呀。你

們的學科，許多是我要學的。但是辦不到。我不想了！』

他于是又和小娃娃們混在一起拼字母：

『賽沙和瑪沙散步去了，而且瑪沙和賽沙散步去了。』

有一天，可是出了一點很討厭的事情。





有家屬的孩子們，禮拜六晚是一個好日子。在克拉拉·札德庚教養院裏，禮拜六晚是歸休日，也是來訪日。許多媽媽和爸爸們，帶着紙袋子和包裹，都跑來了。紙袋子裏是各種喫的東西，大概是：餅乾，白麵包，蘋果等等。

來看彼蒂加的自然沒有人。來看米羅諾夫的，是一個姑母從諾伏契爾·凱斯克跑了兩趟。她每一趟總給他一個盧布。彼蒂加卻全沒有什麼堂表兄弟，沒有姑母。

但有一天，當值的學生進來了，叫他的名字。

『有人來看你！』

彼蒂加笑起來：

『不要開玩笑罷！不要當我傻子罷！』

『真的！』那值日生說。他是第一級的菲倫開爾。『我不騙人。有人來找你了。你自己去看去。』

彼蒂加跳起來，跑了出去。

「胡說白道！誰會來看我呢？」

他跑到客廳裏面是一大羣人，爸爸們，媽媽們和他們的孩子們。說着笑着。

彼蒂加停在門口，往客廳里望進去，找尋着。他伸長了頸子。

這時候，市民庫兌耶爾顛頭簸腦的，跟踉蹌蹌的向他走來了。

彼蒂加臉色發青了，逃出了門口。然而庫兌耶爾已經走近他。遠遠地就發着燒酒氣。

「日安，小寶寶！日安，我的心肝！我來了……我來了……我要來看你……」

他想去擁抱他。這時又跟踉了……受不住的燒酒氣……別人都皺着眉，避了開去。

彼蒂加低聲問道：

「您有什麼事？」

「我來看你的。」庫兌耶爾回答說。他的聲音又是深的沙聲了。「我來看你的。我給

你帶了東西來了。乳酪糖球……」

庫兌耶爾摸着袋子，拉出一個齷齪的紙包來。裏面是幾個乳酪糖球。都稀爛，餓餓了。

他就遞給彼蒂加：

「在這裡，拿呀！」

彼蒂加不肯收：

「我不要！請您走罷！」

他的手推了一下庫兌耶爾的前胸。那人就不要面子了：

「什麼？叫我走？你把錶還我不……你這賊胚的你！」

他又突然大叫起來：

「太太們！好人們！幫幫忙呀！這流氓搶了我的錶！偷了錶去了！太太們！」

他把糖球向彼蒂加的臉上擲過來，正中着眼睛。

彼蒂加按着眼，跑出客廳去，正撞着了菲陀爾·伊凡諾維支。

「什麼呀？出了什麼事？」

這時客廳裏的人們也很受了擾動，從各方面圍住了庫兌耶爾。

庫兌耶爾在撒野，用肚子拱開着人們，放聲大叫道：

「太太們！人搶了我了！人扒了我了！」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菲陀爾·伊凡諾維支問道。『這人在說誰呀？』  
『在說我，』彼蒂加說，順下了眼睛。『他是來看我的。是我的伯父。從瘋人院裏出來的。請您不要再放他進來了罷！』

市民庫兌耶爾被趕走了。他叫喊，咒罵，向四面亂打。但大家終於把他拖出去了……  
從此彼蒂加很消沈。他又想起了錶。自從忙于校課以來，他是幾乎已經忘卻了的。但現在可又記得起來了。

他時常到中園裏去看木頭。木頭還有一大堆，這一大堆，使他不能走到埋錶的地點去。

他悲傷。他歎息。但他自解道：

『木頭還不算最壞哩。木頭還是小事情。人也可以在這地方造起一座五層樓來的。』

這想頭，使他暫時輕鬆了一下。

這之間，一天一天的冷起來。已經是秋天了。

有一天，下雪了。很大的雪，一直積到膝彎。中園全被雪蓋滿了。不帶雪鏟，就走不過，喫飯的時候，菲陀爾·伊凡諾維支走進食堂來，並且說：

『冬天了，孩子們！』

大家都拍起手來，叫道：

『冬天哩！冬天哩！』

菲陀爾·伊凡諾維支在食堂裏走了幾轉，於是站下來：

『唔。冬天是到了，木頭堆在中園裏，空地裏。但是你們可也知道呢？木頭在空地裏，

要糟的。如果我們能够把牠搬進棚屋子裏去，那就好。你們以為怎麼呀？我們不要組織一

個勞動日麼？』

『是的，是的！很好！呼爾啦！』大家都拍起手來。

彼蒂加叫得最多，也拍得最多。

他是火和燄：

剛剛喫完飯，他就叫道：

『動手罷！做工去！』

他從桌子旁跳開來。

『做工呵！』孩子們都叫喊着。

大家趕忙的準備好，跑到中園裏。跨

過了潔白的雪，走向木材去。

他們動手來拉木材了。每三個人拉

一棵，累得吁吁的喘氣。在這里，彼蒂加也

比大家更使勁。他跑來跑去，指揮着：

『排成一串！一個挨一個！那就做得

快了。』

孩子們排了一長串，從堆着木頭的

地方直到棚屋子，于是工作順當了。樹幹子從這一隻手到那一隻手的傳遞了過去。二，二。



一、二。響動得好像一部機器。

彼蒂加只是興奮了起來：

『做呀！上緊！』

大家都詫異了：

『他怎麼了？多麼拚命呀！』

工作輕便地做下去了。棚屋子裏的木堆，一分鐘一分鐘的增大起來。

不多工夫，在棚屋子裏的人，就大聲通知那一頭的人道：

『完了！放不下了！』

彼蒂加驚怪道：

『怎麼完了呢？』

他跑到棚屋子那里去……一點不錯……滿滿的堆到門口了……連一棵樹幹子

也再也放不下了……

他一聲不響的站着，中園裏還滿堆着木材。大約還剩兩方丈的樣子。

菲陀爾·伊凡諾維支出現了：

『隨牠去罷。唔……可以了……這木頭我們够燒一冬天了……多謝得很，孩子們！』

他拍着彼蒂加的肩頭：

『我謝謝你的出力！』

彼蒂加絕望的轉過了臉去……傷心！

晚上開起『級議』學級會議來是全體學生們的集會。議事項目中，有着經濟事務負責者的選舉。米羅諾夫發言了，推舉了彼蒂加。

『就爲了這緣故，』他說。『他是一個積極的腳色，也是一個能幹的勞動者。他怎樣老練地指導了搬柴，是今天你們親自看見的。總而言之，勞動日的很順當，就因爲他把你們組織得很好的緣故。』

彼蒂加被選上了。

于是他就這樣的成了經濟事務負責者。



開初，他自己覺得很好笑。

他商人似的帶着鑰匙。上衣袋裏一本雜記簿。一枝繫着繩子的鉛筆。一件白圍身……

他這樣的走來走去，不知道該做什麼事。他究竟是做什麼的呢？

那回答，他立刻聽到了。他有很多的工作，使他幾乎忙不過來。一下子這件事，一下子那件事。一下子那邊去，一下子這邊去。在一個『不夠格的』教養院裏，工作真也多得很。

日子飛跑過去了。

總有孩子們從背後叫着他：

『彼蒂加·華來德！中飯的麪條！』

『彼蒂加·華來德！肥皂！』

『彼蒂加·華來德！小衫褲！』

『彼蒂加·華來德！白麪包！』

『我們要柴，彼蒂加同志！』

他收進東西來，付出去，分開來。他不停的用鉛筆寫在藍的雜記簿子上。

一個精明幹練的孩子！想不到的！

他很不節省木頭。他最高興付出柴木去。

一捆？可以的！許要兩捆罷？可以可以！

克拉拉·札德庚教養院裏，從來沒有這麼暖和過。到處都熱，竟好像蒸汽浴場似的。

小娃兒們在授課時，是一心一意的拼字母：

『賽沙和瑪沙散步去了，而且瑪沙和賽沙散步去了。賽沙和瑪沙。瑪沙和賽沙。』

但彼蒂加卻咬着那用短了的可憐的鉛筆頭，在看他的雜記本，流着汗：

『四分之三磅和四分之一，再是半磅和八分之五磅……一共呢？』

他現在非算不可了。這和『賽沙和瑪沙』是不同的。這是分數！分數是在G級裏教

的。米羅諾夫就在那級裏。彼蒂加拉住了米羅諾夫，對他說道：

『你聽着！我要到你們那一級裏去。別的並沒有什麼。我負責趕上你們的一切學科

就是了。但是你得幫助我。』

『好的。我很願意幫助你。』

他和米羅諾夫一同用起功來，而且進步得很快，到新年，已經趕上『G』級了。他升了級，現在是和米羅諾夫在一起了。

這回可是出了新的討厭的事情。

是三月裏，在巴黎公社的日子。

冬天的紅日，清朗的在發光，雪在腳底下索索地響。

這一天，克拉拉·札德庚的『不夠格的』孩子們，都排隊進向市公園裏  
犧牲者的墳頭去。

滿是快活的聲音。大家笑着。大家唱着：

『弟兄們呀，向光明去，向自由去……』

彼蒂加和別人一同唱着，笑着。

他們快要走到市公園的時候，對面來了一個喝醉的人。他走得踉踉跄跄，兩手在空

中亂撲，用沙聲怪叫道：

『弟兄們，向自……』

孩子們不笑了。他們拋過雪團去。彼蒂加認識他。是市民庫兌耶爾！他喫了一驚，躲在一個伙伴的背後。他彎下了身子，用手套遮起臉來。

孩子們把這醉漢推來推去，而且用雪打在他臉上。庫兌耶爾呻吟，掙扎，旋轉着紅鼻子。

彼蒂加忽然對這醉漢起了同情了。怎麼會起的呢，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從隊伍裏跳出來，叫道：

『喂！住手罷！』

孩子們不笑了，離開了那人。

但庫兌耶爾卻認識彼蒂加的，怒吼道：



「你這流氓！你偷了我的錶！」

彼蒂加前進了，垂着頭。大家都奇怪他不再一同唱。

但是，羞恥正在苦惱他。他羞恥自己偷了醉漢的錶。

他自己詫異：這是怎麼一回事呢？怎麼會羞恥的……他自己也不明白。

然而時光是不停留的。雪化去了。中園裏的木堆也和雪一同化去了。

有一天，他去看木材的時候，知道不過還剩一方丈零二尺。

他喫了一驚。

「阿，就要完了。也就是就可以掘出來了！」

就在這一天，他在廊下遇見了菲陀爾·伊凡諾維支，說道：

「就要到春天了，菲陀爾·伊凡諾維支。暖起來了。教室的火爐可以停止了罷？」

「唔……是的……恐怕這也真的是多餘了的。」

彼蒂加儉省起木材來。他很吝嗇。只還肯把木材付給廚房和浴室。

每一棵，每一片，他都計算。

學校裏都覺得希奇了。

米羅諾夫得了諾伏契爾凱斯克的姑母送給他的三盧布。這是凱爾週。(註一〇)他對

彼蒂加說：

『派崙禮拜日(註一二)，我們出去罷？慢慢的閒逛牠一回，好麼？』

到禮拜天，他們從菲陀爾·伊凡諾維支那里得到允許，出去了。往復活節市集去。

天氣很暖和。雪化了。人們在年市裏都很高興，歡笑，吵鬧，挨擠。奏着音樂。

到處都賣着甜食：小餅，蛋片，土耳其蜜……

米羅諾夫樣樣都買一點，並且分給彼蒂加。

他們這樣的在稀溼的街上逛來逛去，一直到晚上。燈光多起來了。音樂更加響起來，那環游機(註一二)也開始旋轉了。

(註一〇)Karwoche 耶穌復活節前的一禮拜——譯者。

(註一一)Palmsontag, 耶穌復活節前的禮拜日——譯者。

米羅諾夫說：

「我們坐坐環游機罷？」

「這有什麼意思呢？我們倒不如買甜豌豆。」

「那也要買，」米羅諾夫回答道。

「好罷。但不要坐船！我們騎馬！」

當環游機停了下來的時候，人們就擁過去爭坐位。只有小船裏還有四個坐位是空的。兩個女孩子坐上了。別的兩個卻空着。

「上去！剛好！」米羅諾夫說。「都一樣的！」

彼蒂加只得依從。他上去了。

音樂奏了起來，船也幌蕩起來了。愈轉愈快。愈轉愈兇。路燈，看客的白臉孔，都在打旋子……很有趣！

(註一二) Karussell 是一種旋轉裝置，備有小型的木馬、馬車、汽車、船等，可以給游

客坐上去，旋轉起來，以供娛樂——譯者。

他們除下帽子來，揮着。對面的女孩子在叫着。

一個較大，紅頭髮，總在眯眼睛。別一個是小一點的，金黃頭髮，縋住了大的一個，在叫：

『阿唷！阿呀！』

他們看得開心，就來作弄她們了：

『沒用的小囚！』米羅諾夫叫道。

『沒膽的兔子！』彼蒂加叫道。

女孩子們也回罵道：

『自己纔是沒膽的兔子哩！』

他們還笑起來，裝着鬼臉。

環游機停住了，女孩子們跳下小船去。他們也跳了下去。米羅諾夫對彼蒂加說：

『我們和她們開玩笑去。』

『怎樣開呢？』

但米羅諾夫已經追上了女孩子，彷彿一個到了年紀的人似的說道：



「請問，可以認識認識小姐們麼？」

那大的，總在眯着眼睛的那一個，說：

「請。我們很喜歡。」

彼蒂加不說話。金頭髮也不說話。

他們一同往前走。兩個一排米羅諾夫和紅頭髮；彼蒂加和金頭髮。米羅諾夫買了葵花子來，分給女孩子。他把話講個不停，還說些笑話。彼蒂加卻不知道他應該和金頭髮說些什麼話。她是安靜，正經，像一隻鳥兒似的吐出葵花子的空殼來。

他終于問道：

「您爲什麼這麼板板的？您在想什麼？」

「想各式各樣的事情。」她微笑着。「您在想什麼？」

彼蒂加回答說，他也在想各式各樣的事情。于是問她叫什麼名字。

「那泰沙。」

「我叫彼得……」

這樣子，就漸漸的談起話來了。

而且那泰沙也笑起來。而且她現在葵花子也磕得更有精神了。

彼蒂加問道：

「那泰沙，您會溜冰麼？」

「溜冰？夏天哈哈！這一冬我是常常溜冰的……這很有趣。我們的家的對面就是

市立溜冰場呀。」

「那麼，您住在那里呢？」

「那邊……」

她立刻非常之窘：

「那邊……離這里並不遠。」

她問道：

「您呢？」

「我？」



這回是輪到他窘了：

「我……在一個少年教養院……」

「那里的呢？」

「在那不夠高的（註一三）……」

「不夠高的？這是怎樣的？」

「這是有點特別的。尤其是收着平常孩子的……」

「收着孤兒？」

「對啦。收着孤兒。」

「您是——？」

「是的。我父母都沒有了。連姑母也沒有……您呢？」

「我我有一個父親……那就是……唔……」

那泰沙滿臉通紅了。

（註一三）「不够格」這句話的含糊音——譯者。

『這是怎麼的呢？』彼蒂加想。

他詫異起來。

他們再往前走。

他們這樣地逛了一整夜。喫完了足兩磅葵花子。

到了已經黎明，燈光都滅，月亮升在空中的時候。

女孩子們擔心了起來：

『我們該回家去……』

他們作了別，走散了。

在回教養院去的途中，米羅諾夫和彼蒂加儘是談着女孩子：

『溫和的娃兒呵……』

他們敲了許多工夫門。牆壁後面的什麼地方響着區匿希，響着牠的鐵鍊。好容易，細眼睛門房的伊凡總算出來了，開了門。他打着呵欠，罵着。

當他們走過中園時，米羅諾夫注意道：

「瞧罷！木頭都完了……好極！現在又可以玩球了。」

彼蒂加望了一望。真的！木頭搬空了！從中園的這一角到那一角，都空了。

「不錯！」他說。「現在又可以玩球了！」

他一整夜沒有睡覺。他在左思右想。清晨一早，他就穿好衣服，跑到中園去。

天還冷，有霧。發着新鮮的泥土氣。牆壁外面，喜鵲在白楊樹上吵嚷。

他打着寒噤，他悄悄的走近籬垣去，望一望樓窗。玻璃顯出淡紅色，微微的發閃，好像

小河裏的水。窗門後面是一點響動也沒有。

他沿着籬垣，找尋那木棒。木棒已經沒有了。到處散着木片和樹皮。

木棒不見了。但錶的位置，他是很容易找出來的。

他站在籬垣旁邊，推測道：

「這裡是教員坐着看書的。那里是孩子們在玩的。這裡是我……」

他向周圍一看，蹲了下去，用一枝木棒掘起泥土來。他掘成一個深到肘彎的洞，就伸進手去。不錯：他的指頭觸着了一個滑滑的小包。

他連忙把牠掏出，捏在手裏，站了起來。用木片填好了洞，跑進屋子裏去了。

他坐在迴廊裏的一個窗臺上。定了神，打開那布片。

經過了很久的時光，金子卻依然沒有鏽。恰如那時一樣，太陽一般地在他的手裏發光。然而他覺得這錶變小了。變輕了……很輕……奇怪。

他在思索，驚奇。

他把錶放在耳朵邊。沒有聲響。他開開了錶蓋。不走了。

指針停在八點二十分前的地方。

這更奇怪了。

『這怎麼能呢？』他想。『經過這麼多的時光。過了一整年了，這錶卻還走不到一個鐘頭麼？』

太陽忽然射進玻璃來。他喫了一驚，把錶塞在袋子裏。

牠卻一下子變得重了。牠墜下袋子去，還貼着他的腿。

彼蒂加走過迴廊去。和他迎面來了魯陀爾夫·凱爾烈支。他微笑着。太陽照在他的

白的罩衫上。他手裏拿着一個火鉗。

『噯！』他說。『晨安！同去罷，生火爐去！你可以麼？』

『不成！我得到經濟處去——稱麪包。』

他走進了經濟處。

彼蒂加然而沒有逃。不逃了……去年的夏天，他也曾夢想過。但現在……現在是完全兩樣了。

在他頭裏的，現在已經是別樣的東西。這至多不過使他覺得奇特：逃走麼？爲什麼呀？那里去呢？

然而錶是在的。他到底真的得到該死的寶貝了。

這總得定一個結局。

他天天把錶裝在袋子裏，不住的在思索：怎麼辦呢？

他想索性拋掉牠。但這太糟塌了。還給庫兌耶爾罷？但他住在那里呢？再也看不見他

了。好像消在土裏了。

各種的思想在苦惱他，而袋子裏是裝着這討厭的傢伙。

在盛夏中，屋頂要油漆一下。

菲陀爾·伊凡諾維支叫了彼蒂加去，說道：

『請你上李寧大街去，到市立顏料店裏買了綠的顏料來。』

他交給他錢，彼蒂加出去了。

他走過市場旁邊。想到了先前的時候。想到了各種的事迹：扒來的重要物件，蛋餅，青魚。

他忽然聽到一聲哨子，人們在奔跑。

他們跑向市場的中間，一面猛烈的叫道：

『捉賊！抓住他！』

彼蒂加也夾着跑過去。在追誰呢，他現在能夠看見了。是一個萬分醜陋的少年。當這少年拚命飛跑，突然轉變的時候，彼蒂加看到了蒙着的一隻眼。



「畢塔珂夫！」畢塔珂夫跑得更快了。

他是一個出色的飛腳。所有的人們立刻落在後面了，只有彼蒂加還是跟住他。

彼蒂加叫道：

「畢——塔——珂夫！」終於追着了。

他抓住了他的肩頭：

「站住！對我，你不跑罷！」

畢塔珂夫回轉來，一拳頭打在他的胸膛上。

「昏蛋！」彼蒂加叫道。「昏蛋！不要打！」

畢塔珂夫跳後一步，注視着彼蒂加。他全身在發抖。

彼蒂加說道：

「哪？你不認識我？」

「不，」畢塔珂夫喘着氣。

「在教養院裏。你不記得？」

「哦！現在我知道了。是那飯桶！」

他又走了。他爲了疲乏，顫抖着。

彼蒂加堅韌的跟着他。

「你還記得木頭的事情麼？」

「木頭……哦哦，我知道……怎麼樣呢？」

他又走了。總是繞彎，走着很狹的小街……他想跑到市外去。

彼蒂加不倦的跟着他。

「畢塔珂夫！」

「什麼事？」

「畢塔珂夫，停下來！不要這麼跑。」

畢塔珂夫站住了。他屏住了呼吸。

「吓……鬼！什麼事？」

「你記得木頭麼？」

「記得的。怎麼樣呢？」

「你在怪我不好麼？」

「爲什麼呀？」

「原諒我罷。這全是我的罪過。我都

裝在你身上了……」

于是他講述了木頭的事情。畢塔珂

夫大笑起來了。他笑得至于繃帶從眼睛

上滑下來。

「昏蛋！」他說。「孱頭！什麼叫作你的罪過？我確是的……那一回，我在夜裏是弄了

十七棵木頭給市外的娘兒們的……」

「你撒謊！」彼蒂加喝道。「你騙人！你真的幹了的？」

「自然。十七棵樹幹子！你在怎麼想呀？你以爲我是無緣無故，進了感化院的罷？爲什

麼呢？不過看起來好像是這樣……」



彼蒂加驚奇得幾乎莫名其妙了。

『你全不怨恨這事罷？你願意回到教養院去麼？』

畢塔珂夫微笑了一下。他于是鄭重其事的說道：

『不行的，我的乖乖。我坐過監牢了。有誰坐過一回監，就永遠不能進小孩子們的教養院去的。你懂了沒有？』

他敲幾下彼蒂加的前額，又踉踉跄跄的走了。

他突然回轉身。臉色發了青，兇猛地向彼蒂加奔過來。他的眼睛在發閃。

彼蒂加平靜的站着。他的想頭是潔白的。

『什麼事呀？』他問。

『那個東西！』畢塔珂夫說着，向他逼近了。『拿出錶來！』他在他的胸膛上給了很重的一下。

『什麼？！』彼蒂加幾乎要倒下去。他跟跄了。他的眼前，所有的東西都打起旋子來，籬垣呀，路燈呀，房屋和畢塔珂夫呀。他的舌頭也不靈了。

「哪？」畢塔珂夫重複說。「不懂麼？拿出錶來！」

「什麼錶？」彼蒂加吃着嘴。「錶？」

「你明白的！」畢塔珂夫更加逼近了他，很快的說道：「你以為我不知道？哼，我的乖，我都知道。庫兌耶爾都對我講過了……我們在監牢裏，同住了半年。是的，是的。他至今還坐在那里，因為鬧酒。我都知道。拿出錶來！懂麼？」

他立刻用一隻手抓住了他的前胸，別一隻手捏他的咽喉，低聲說道：

「聽不聽？拿出錶來！不要玩花樣……要不然……拿出來……」

他緊緊的捏住了彼蒂加的咽喉，污穢的拳頭擱在鼻子上。

彼蒂加捏住着袋子。他摸着。他想拿出錶來了。他很着急。竟不能立刻取出那錶來。

忽然一陣叫喊，吹哨，呼喚，腳步聲。街角上來了一個警察，跟着市場女人和一大羣的人。

「嚶哈！」他們叫道。「他在這裏！抓住他！」

大家都奔向畢塔珂夫來。抓住了他的領頭。他被捕了。

「他在這里！這賊！」

彼蒂加走掉了。

于是走向市立顏料店去。他又得經過那市場。他又穿過那些賣着蛋餅和青魚，發着麩粉和蔬菜氣味的成排的攤子。他悲哀地走過去。袋子裏的錢，逼得他很兇。

「我的天！我把這東西怎麼辦呢？爲什麼我該把這晦氣東西裝在袋子裏，帶來帶去的呢？」

周圍是喧囂和嘈雜。太陽照在市場的熱鬧光景上。人們湧向攤子去。鳥兒在籠子裏釀成怕人的喧囂。叫化子嚷着歌曲。一切都很快活！

然而彼蒂加不快活。太陽和唱歌的叫化子，都不能使他高興了起來。他悲哀地走過市場去。

他忽然看見了一個女孩子。她站在兩個攤子的中間，有一點東西拿在她手裏。她在請求一個高身材的，帶着眼鏡的人。

那泰沙！這那泰沙，是在派崙禮

拜日和他一同逛過的！這金黃頭髮的娃兒，正在請求那人買她的什麼。

那人嘮叨着，走掉了。

「那泰沙，日安！」彼蒂加叫道。

「你在這里賣什麼呀？」

她擡起眼睛來，嗅了一嚇，把東

西藏在袋裏了。

「爲什麼這樣的？你爲什麼發急？你怕麼？恐怕你賣的是什麼偷來的東西罷？」

「不的。這不是偷來的。」

「那麼，爲什麼藏起來呢？給我看看！」

「不的。這和你不相干。」

「拿出來。我要看看呢。」



『不！』

『噯哈！那就是偷來的了！你在浴場裏偷了一個刷子，或是什麼地方的一打別針了！不是麼？』

那泰沙不答話。

『或者是你那死了的祖母扒來的襪子……是不是？或者是你的老爸爸搶來的罷？』

那泰沙臉紅了。她快要哭出來，說道：

『這全不是偷來的。他寄給我一封信，叫我賣掉的。我就得來賣。看就是了。我沒有偷。』

她向他伸出手來。一條銀鍊子！鍊子上掛着掛件。小小的象和狗兒，在瑟瑟索索的作響。中間拖着一個梨子形的綠玉。

彼蒂加覺得，在他腳下的地面好像搖動了起來。他快要跌倒了。他跑了許多工夫，原已疲倦了的。畢塔珂夫又在胸膛上給了他沉重的一擊。而現在鍊子又在這裡了，一個人怎麼能受得這許多呢！他拿過鍊子來，定睛的看着。五分或是六分鐘。



于是他去掏袋子，拉出那錶來。用了忙亂的手指，把錶掛在鍊子上，遞給那秦沙。

「喂！拿罷！」

那秦沙喫驚得叫起來，連忙接了錶。彼蒂加就回轉身，跑過了喧嚷的市場。過了橋。過了廣場。到了街上。

他跑着，頭也不回。

到市立顏料店了。買了綠顏料。



# 俄羅斯的童話

蘇聯 高爾基 作



高爾基畫像

巴弗爾，科林繪

## 小引

這是我從去年秋天起，陸續譯出，用了『鄧當世』的筆名，向譯文投稿的。

第一回有這樣的幾句後記：

『高爾基這人和作品，在中國已爲大家所知道，不必多說了。』

『這俄羅斯的童話，共有十六篇，每篇獨立；雖說「童話」其實是從各方面描寫俄羅斯國民性的種種相，並非寫給孩子們看的。發表年代未詳，恐怕還是十月革命前之作；今從日本高橋晚成譯本重譯，原在改造社版高爾基全集第十四本中。』

第二回，對於第三篇，又有這樣的後記兩段：

『俄羅斯的童話裏面，這回的是最長的一篇，主人公們之中，這位詩人也是較好的一個，因為他終于不肯靠裝活死人喫飯，仍到葬儀館爲真死人出力去了，雖然大半也許爲了他的孩子們竟和幫閒「批評家」一樣，個個是紅頭毛。我看作者對於他，是有點寬恕的，——而他真也值得寬恕。

『現在的有些學者說：文言白話是有歷史的。這並不錯，我們能在書本子上看到；但方言土語也有歷史——只不過沒有人寫下來。帝王卿相有家譜，的確證明着他有祖宗；然而窮人以至奴隸沒有家譜，卻不能成爲他並無祖宗的證據。筆只拿在或一類人的手裏，寫出來的東西總不免于蹊蹺，先前的文人哲士，在記載上就高雅得古怪。高爾基出身下等，弄到會看書，會寫字，會作文，而且作得好，遇見的上等人又不少，又並不站在上等人的高臺上看，于是許多西洋鏡就被拆穿了。如果上等詩人自己寫起來，是決不會這模樣的。我們看看這，算是一種參考罷。』

從此到第九篇，一直沒有寫後記。

然而第九篇以後，也一直不見登出來了。記得有時也又寫有後記，但並未留稿，自己也不再記得說了些什麼。寫信去問譯文社，那回答總是含含糊糊，莫名其妙。不過我的譯稿卻有底子，所以本文是完全的。

我很不滿意自己這回的重譯，只因別無譯本，所以姑且在空地裏稱雄。倘有人從原文譯起來，一定會好得遠遠，那時我就欣然消滅。

這並非客氣話，是真心希望着的。

一九三五年八月八日之夜，魯迅。





## 俄羅斯的童話

### 一

一個青年，明知道這是壞事情，卻對自己說——

『我聰明。會變博學家的罷。這樣的事，在我們，容易得很。』

他于是動手來讀大部的書籍，他實在也不蠢，悟出了所謂知識，就是從許多書本子裏，輕便地引出證據來。

他讀透了許多艱深的哲學書，至于成爲近視眼，並且得意地擺着被眼鏡壓紅了的鼻子，對大家宣言道——

「哼！就是想騙我，也騙不成了！據我看來，所謂人生，不過是自然爲我而設的羅網！」  
「那麼，戀愛呢？」生命之靈問。  
「阿，多謝！但是，幸而我不是詩人！不會爲了一切乾酪，鑽進那逃不掉的義務的鐵柵裏去的！」

然而，他到底也不是有什麼特別才幹的人，就只好決計去做哲學教授。

他去拜訪了學部大臣，說——

「大人，我能够講述人生其實是沒有意思的，而且對於自然的暗示，也沒有服從的必要。」

大臣想了一想，看這話可對。

于是問道——

「那麼，對於上司的命令，可有服從的必要呢？」

「不消說，當然應該服從的！」哲學家恭恭敬敬的低了給書本磨滅了的頭，說。「這就叫作「人類之欲求」……」

「唔，就是了，那麼，上講臺去罷，月薪是十六盧布。但是，如果我命令用自然法來做教授資料的時候，聽見麼——可也得拋掉自由思想，遵照的呵！這是決不假借的！」

「我們，生當現在的時勢，為國家全體的利益起見，或者不但應該將自然的法則也看作實在的東西，而還得認為有用的東西也說不定的——部份的地！」

「哼，什麼！誰知道呢！」哲學家在心裏叫。

但嘴裏卻沒有吐出一點聲音來。

他這樣的得了位置。每星期一點鐘，站在講臺上，向許多青年講述。

「諸君！人是從外面，從內部，都受着束縛的。自然，是人類的讎敵，女人，是自然的盲目的器械。從這些事實看起來，我們的生活，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他有了思索的習慣，而且時常講得出神，真也像很漂亮，很誠懇。年青的學生們很高興，給他喝采。他恭敬的點着禿頭。他那小小的紅鼻子，感激得發亮。就這樣地，什麼都非常合適。

喫食店裏的飯菜，于他是有害的——像一切厭世家一樣，他苦于消化不良。于是娶

了妻，二十九年都在家庭裏用膳。在用功的餘閒中，在自己的不知不覺中，生下了四個兒女，但後來，他死掉了。

帶着年青的丈夫的三位女兒，和愛慕全世界一切女性的詩人的他的兒子，都恭敬地，並且悲哀地，跟在他靈柩後面走。學生們唱着『永遠的紀念。』很響亮，很快活，然而很不行。墳地上是故人的同事的教授們，舉行了出色的演說，說故人的純正哲學是有系統的。諸事都堂皇，盛大，一時幾乎成了動人的局面。

『老頭子到底也死掉了。』大家從墳地上走散的時候，一個學生對朋友說。

『他是厭世家呀。』那一個回答道。

『喂，真的嗎？』第三個問。

『厭世家，老頑固呵。』

『哦！那禿頭麼，我倒沒有覺得！』

第四個學生是窮人，着急的問道——

『開弔的時候，會來請我們嗎？』

來的，他們被請去了。

這故教授，生前做過許多出色的書，熱烈地，美麗地，證明了人生的無價值。銷路很旺，人們看得很滿意。無論如何——人是總愛美的物事的！

遺族很好，過得平穩——就是厭世主義，也有幫助平穩的力量。

開弔非常熱鬧。那窮學生，見所未見似的大嚼了一通。

回家之後，和善的微笑着，想道——

『唔！厭世主義也是有用的東西……』

還有一樁這樣的故事。

有一個人，自以為是詩人，在做詩，但不知怎的，首首是惡作。因為做不好，他總是在生氣。

有一回，他在市上走着的時候，看見路上躺着一枝鞭——大約是馬車夫掉下的罷。詩人可是得到『烟士披里純』了，趕緊來做詩——

路邊的塵埃裏，黑的鞭子一樣

蛇的屍身被壓碎而臥着。

在其上，蠅的嗡嗡淒厲的叫着，  
在其周圍，甲蟲和螞蟻成羣着。

從撕開的鱗間，

看見白的細的肋骨圈子。

蛇喲！你使我記得了，

死了的我的戀愛……

這時候，鞭子用牠那尖頭站起來了，左右搖動着，說道——

『喂，爲什麼說謊的，你不是現有老婆嗎，該懂得道理罷，你在說謊呀！喂，你不是一向沒有失戀嗎，你倒是喜歡老婆，怕老婆的……』

詩人生氣了。

『你那里懂得這些！』

『況且詩也不像樣……』

『你們不是連這一點也做不出來嗎！你除了呼呼的叫之外，什麼本領也沒有，而且連這也不是你自己的力量呀。』

『但是，總之，爲什麼說謊的！並沒有失過戀罷？』

『並不是說過去，是說將來……』

『哼，那你要挨老婆的打了！你帶我到你的老婆那里去……』

『什麼，還是自己等着罷！』

『隨便你！』鞭子叫着，發條似的捲成一團，躺在路上了。並且想着人們的事情。詩人也走到酒店裏，要一瓶啤酒，也開始了默想——但是關於自己的事情。『鞭子什麼，廢物罷了，不過詩做得不好，卻是真的！奇怪！有些人總是做壞詩，但偶然做出好詩來的人卻也有——這世間，恐怕什麼都是不規則的罷！無聊的世間……』

他端坐着，喝起來，於是對於世間的認識，漸漸的深刻，終於達到堅固的決心了——應該將世事直白地說出來，就是：這世間的東西，毫無用處。活在這世間，倒是人類的恥辱！



他將這樣的事情，沈思了一點多鐘，這才寫了下來，是下面那樣的詩——

我們的悲痛的許多希望的斑斕的鞭子，  
把我們趕進『死蛇』的盤結裏，  
我們在深窺中彷徨。  
阿喲，打殺這自己的希望喲！

希望騙我們往遠的那邊，  
我們被在恥辱的荆棘路上拖拉，  
一路淒愴傷了我的心，  
到底怕要死的一個不剩……。

就用這樣的調子，寫好了二十八行。

『這妙極了！』詩人叫道，自己覺得非常滿意，回到家裏去了。

回家之後，就拿這詩讀給他女人聽，不料她也很中意。

『只是，』她說。『開首的四行，總好像並不這樣……』

『那里，行的很！就是普式庚，開篇也滿是謊話的。而且那韻腳又多麼那個？好像派賦

唏達（註一）罷！』

于是他和自己的男孩子們玩耍去了。把孩子抱在膝上，逗着，一面用次中音（*tenor*）唱起歌來：

飛進了，跳進了。

別人的橋上！

哼。老子要發財，

（註一）*Pankhila* 是追薦死者的祈禱會，這時用甜的食品供神，所以在這里，就

成了詩有甘美的調子的意思——譯者。

造起自己的橋來，  
誰也不准走！

他們非常高興的過了一晚。第二天，詩人就將詩稿送給編輯先生了。編輯先生說了些意思很深的話，編輯先生們原是深于思想的。所以，雜誌之類的東西，也使人看不下去。『哼，』編輯先生擦着自己的鼻子說。『當然，這不壞，要而言之，是很適合時代的心情的。適合得很！唔，是的，你現在也許發見了自己了。那麼，你還是這樣的做下去罷……一行十六戈貝克（註二）……四盧布四十八戈貝克……阿唷，恭喜恭喜。』

後來，他的詩出版了，詩人像自己的命名日一樣的喜歡，他女人是熱烈的和他接吻，並且獻媚似的說道——

『我，我的可愛的詩人！阿阿，阿阿……』

他們就這樣地高高興興的過活。

（註二）一百戈貝克爲一盧布，一戈貝克那時約值中國錢一分——譯者。

然而，有一個青年——很良善，熱烈地找尋人生的意義的青年，卻讀了這詩，自殺了。他相信，做這詩的人，當否定人生以前，是也如他的找尋一樣，苦惱得很長久，一面在人生裏面，找尋過那意義來的。他沒有知道這陰鬱的思想，是每一行賣了十六戈貝克。他太老實了。

但是，我極希望讀者不要這樣想，以為我要講的是雖是鞭子那樣的東西，有時也可以給人們用得有益的。

埃夫斯契古納·沙伐庚是久在幽靜的謙虛和小心的羨慕裏，生活下來的，但忽然之間，竟意外的出了名了。那顛末，是這樣的。

有一天，他在闊綽的宴會之後，用完了自己的最後的六格林那（註三）。次早醒來，還覺着不舒服的夙醉。乏透了他的，便去做習慣了的自己的工作去了，那就是用詩給『匿名殯儀館』擬廣告。

對着書桌，淋淋漓漓的流着汗，懷着自信，他做好了——  
您頸子和前額都被毆打着，

（註三）一格林那現在約值中國錢二角——譯者。

到底是躺在黑暗的棺中……

您，是好人，是壞人，

總之是拉到墳地去……

您，講真話，或講假話，

也都一樣，您是要死的！

這樣的寫了一阿耳申（註四）半。

他將作品拿到『殯儀館』去了，但那邊卻不收。

『對不起，這簡直不能付印。許多故人，會在棺材裏抱憾到發抖也說不定的。而且也不必用死來訓誡活人們，因為時候一到，他們自然就死掉了……』

沙伐庚迷惑了。

『呸！什麼話！給死人們擔心，豎石碑，辦超度，但活着的我——倒說是餓死也不要緊

（註四）一阿耳申約中國二尺強——譯者。

嗎……」

抱着消沈的心情，他在街上走，突然看到的，是一塊招牌。白地上寫着黑字——

「送終。」

「還有殯儀館在這里，我竟一點也不知道！」

埃夫斯契古納高興得很。

然而這不是殯儀館，卻是給青年自修用的無黨派雜誌的編輯所。

編輯兼發行人是有名的油坊和肥皂廠主戈復盧辛的兒子，名叫摩開，雖說消化不良，卻是一個很活動的青年，他對沙伐庚，給了殷勤的款待。

摩開一看他的詩，立刻稱讚道——

「您的「煙士披離純」就正是誰也沒有發表過的新詩法的言語。我也決計來搜索這樣的詩句罷，像亞爾戈艦遠征隊的赫羅斯忒拉特似的！」

他說了謊，自然是受着喜歡旅行的評論家拉賽克·希復羅忒加的影響的。他希復羅忒加這人，也就時常撒謊，因此得了偉大的名氣。

摩開用搜尋的眼光，看定着埃夫斯契古納，于是反覆地說道——

「詩材，是和我們剛剛適合的。不過要請您明白，白印詩歌，我們可辦不到。」

「所以，我想要一點稿費。」他實招了。

「給，給你麼？詩的稿費麼？你在開玩笑罷！」摩開笑道。「先生，我們是三天以前才掛招牌的，可是寄來的詩，截到現在已經有七十九薩仁（註五）了！而且全部都是署名的！」

但埃夫斯契古納不肯退讓，終於議定了每行五個戈貝克。

「然而，這是因爲您的詩做得好呀！」摩開說明道。「您還是挑一個雅號罷，要不然，

沙伐庚可不大有意思。譬如罷，澌滅而絕息根（註六）之類，怎樣呢？不很幽默嗎！」

「都可以的。我只要有稿費，就好，因爲正要喫東西……」埃夫斯契古納回答說。

他是一個質朴的青年。

不多久，詩在雜誌創刊號的第一頁上登出來了。

（註五）——薩仁約中國七尺——譯者。

（註六）Smelji 就是「死」的意思——譯者。



『永劫的真理之聲』是這詩的題目。

從這一天起，他的名聲就大起來，人們讀了他的詩，高興着——

『這好孩子講着真話。不錯，我們活着。而且不知怎的，總是這麼那麼的在使勁，但竟沒有覺到我們的生活，是什麼意義也沒有的。真了不得，澌滅而絕息根！』于是有夜會，婚禮，葬禮，還有做法事的時候，人們就來邀請他了。他的詩，也在一切新的雜誌上登出來，貴到每行五十戈貝克，在文學上的夜會裏，凸着胸脯的太太們，也恍惚的微笑着，吟起『澌滅而絕息根』的詩來了。

日日夜夜，生活呵叱着我們，

各到各處，死亡威嚇着我們。

無論用怎樣的看法，

我們總不過是腐敗的犧牲！

『好極了！』『難得難得！』大家嚷着說。

『這樣看來，也許我真是詩人罷？』埃夫斯契古納想道。于是就慢慢的自負起來，用了黑的斑紋的短襪和領結，褲子也要有白橫紋的黑地的了。還將那眼睛向各處瞟，用着矜持的調子來說話——

『唉唉，這又是多麼平常的，生活法呢！』就是這樣的調子。

看了一遍鎮靈禮拜式用的經典，談吐之間，使用些憂鬱的字眼，如『復次，』『泊夫彼時，』『枉然』之類了。

他的周圍，聚集着各方面的批評家，化用着埃夫斯契古納賺來的稿費，在向他表示鼓勵——

『埃夫斯契古納，前進呀，我們來幫忙！』

的確，當埃夫斯契古納·澌滅而絕息根的詩，幻影和希望的舊賬這一本小本子出版的時，批評家們真的特別懇切地將作者心裏的深邃的寂滅心情稱讚了一番。埃夫斯契古納歡欣鼓舞，決計要結婚了。他便去訪一個舊識的摩登女郎銀荷特拉·沙伐略

錫基娜，說道——

「阿阿，多麼難看，多麼惹厭喲。而且是多麼不成樣子的人呵！」

她早就暗暗的等候着這句話，于是挨近他的胸膛，溶化在幸福裏，溫柔的低語道——

「我，就是和你攜着手，死了也情願喲！」

「命該滅亡的你喲！」埃夫斯契古納感歎了。

爲情熱受了傷，幾乎要死的銀荷特拉，便回答道——

「總歸烏有的人呵！」

但立刻又完全復了原，約定道——

「我們倆是一定要過新式的生活的呀！」

澌滅而絕息很早已經歷過許多事，而且是熟悉了的。

「我，」他說，「是不消說，無論什麼因襲，全然超越了的。但是，如果你希望，那麼，在墳地的教堂裏去結婚也可以的！」

「問我可希望？是的，贊成！並且婚禮一完，就教僮相們馬上自殺罷！」

「要大家這樣，一定是辦不到的，但古庚卻可以，他已經想自殺了七回了。」

「還有，牧師還老的好，對不對，像是就要死了一樣的人……」

他們倆就這樣地耽着他們一派的瀟灑和空想。一直坐到月亮從埋葬着失了光輝的數千億太陽，冰結的流星們跳着死的跳舞的天界的冰冷的墳洞中——在死絕了的世界的無邊的這空曠的墳地上，淒涼地照着吞盡一切要活而且能活的東西的地面，露出昏暗的臉來。嗚呼，惟有好像朽木之光的這傷心的死了的月色，是使敏感的人的心，常常想到存在的意義，就是敗壞的。

漸滅而絕息根活潑了，已經到得做詩也並不怎麼特別的爲難的地步，而且用了陰鬱的聲音，在未來的骸骨的那愛人的耳邊低唱起來。

聽喲，死用公平的手，  
打鼓似的敲着棺蓋。

從儘敲的無聊的工作日的尋常的混雜中，  
我明明聽到死的呼聲。

生命以虛偽的宣言，和死爭鬪，  
招人們到牠的詭計裏。

但是我和你喲——

不來增添生命的奴隸和俘囚的數目！

我們是不給甘言所買收的。

我們兩個知道——

所謂生命，只是病的短促的一刹那，  
那意義，是在棺蓋的下面。

『唉唉，像是死了似的心情呀！』銀荷特拉出神了。『真像墳墓一樣呀。』她是很清楚的懂得一切這樣的玩笑的。

有了這事之後四十天，他們便在多活契加的尼古拉這地方——被滿是自足的墳墓填實的墳地所圍繞的舊的教堂裏，行了結婚式。體裁上，請了兩個掘墳洞的工人來做證婚人，出名的願意自殺的人們是債相。從新娘的朋友裏面，還挑了三個歇斯迭里病的女人。其中的一個，已曾吞過醋精，別的兩個是決心要學的人物。而且有一個還立誓在婚禮後第九天，就要和這世間告別了。

當大家走到後門的階沿的時候，一個遍身生瘡的青年，也是會用自己的身子研究過六〇六的效驗的債相，拉開馬車門，淒涼地說道——

『請，這是柩車！』

身穿綴着許多黑飄帶的白衣，罩上黑的長面紗的新娘，快活得好像要死了。但漸滅而絕息根卻用他濕漉漉的眼睛，遍看羣衆，一面問那債相道——

『新聞記者到了罷！』

「還有照相隊——」

「嘶，靜靜的，銀荷契加……」

新聞記者們因為要對詩人致敬，穿着擎火把人的服裝，照相隊是扮作劊子手模樣。至于一般的人們——在這樣的人們，只要看得有趣，什麼都是一樣的——他們大聲稱

讚道——

「好呀，好呀！」

連永遠餓着肚子的鄉下人，也附和着他們，叫道——

「入神得很！」

「是的，」新郎澌滅而絕息根在墳地對面的飯店裏，坐在晚餐的桌邊，一面說。「我們是把我們的青春和美麗葬送了！只有這，是對於生命的勝利！」

「這都是我的理想，是你抄了去的罷？」銀荷特拉溫和地問。

「說是你的真的嗎？」

「自然是的。」

『哼……誰的都一樣——』

我和你，是一心同體的！

兩人從此永久合一了。

這，是死的賢明的命令，

彼此都是死的奴隸，

死的跟丁。

『但是，總之，我的個性，是決不給你壓倒的！』她用妖媚的語調，制着機先，說。『還有那跟丁，我以爲「跟」字和「丁」字，吟起來是應該拉得長長的！但這跟丁，對於我，總似乎還不很切貼！』

澌滅而絕息，根還想征服她，再詠了她一首。



命裏該死的我的妻噲！

我們的『自我』是什麼呢？

有也好，無也好——

不是全都一樣嗎？

動的也好，靜的也好——

你的必死是不變的！

『不，這樣的詩，還是寫給別人去罷。』她穩重的說。

許多時光，疊連着這樣的衝突之後，漸滅而絕息根的家裏，不料生了孩子——女孩

子了，但銀荷特拉立該吩咐道——

『去定做一個棺材樣的搖籃來罷！』

『這不是太過了嗎？銀荷契加。』

『不，不的，定去！如果你不願意受批評家和大家的什麼騎牆呀，靠不住呀的攻擊，主

義是一定得嚴守的！』

她是一個極其家庭式的主婦，親手腌王瓜，還細心搜集起對於男人的詩的一切批評來。將攻擊的批評撕掉，只將稱讚的弄成一本，用了作者讚美家的款子，出版了。

因為東西喫得好，她成了肥胖的女人了，那眼睛，總是做夢似的蒙朧着，惹起男人們命中註定的情熱的欲望來。她招了那雄壯的，紅頭髮的熟客的批評家，和自己並肩坐下，于是將蒙朧的瞳神直射着他的胸膛。故意用鼻聲讀她丈夫的詩，然後好像要他佩服似的，問道——

『深刻罷？強烈罷？』

那人在開初還不過發吼似的點頭，到後來，對於那以莫名其妙的深刻，突入了我們可憐人所謂『死』的那暗黑的『秘密』的深淵中的澌滅而絕息根，竟每月做起火燄一般的評論來了，他並且以玲瓏如玉的純真之愛，愛上了死。他那琥珀似的靈魂，則並未爲『存在之無目的』這一種恐怖的認識所消沈，卻將那恐怖化了愉快的號召和平靜的歡喜，那就是來撲滅我們盲目的靈魂所稱爲『人生』的不絕的凡庸。

得了紅頭毛人物——他在思想上，是神祕主義者，是審美家；在職業上，是理髮匠。那姓，是卜羅哈爾調克。——的懇切的幫助，銀荷特拉還給埃夫斯契古納開了公開的詩歌朗誦會。他在高臺上出現，左右支開了兩隻腳，用羊一般的白眼，看定了人們，微微的搖動着生着許多棕皮色雜物的有稜角的頭，冷冷的讀起來——

爲人的我們，就如在向着死後的

暗黑世界去旅行的車站……

你們的行李愈是少，那麼，

爲了你們，是輕鬆，便當的！

不要思想，平凡地生活罷！

如果謙虛，那就純樸了。

從搖籃到墳地的路徑，是短的！

爲着人生，死在盡開車人的職務！

『好哇好哇，』完全滿足了的民衆叫了起來。『多謝！』

而且大家彼此說——

『做得真好，這傢伙，雖然是那麼一個瘟生！』

知道澌滅而絕息根曾經給『匿名葬儀館』做過詩的人們也有在那里，當然，至今也還以為他那些詩是全爲了『該館』的廣告而作的，但因為對於一切的事情，全都隨便便，所以只將『人要喫』這一件事緊藏在心頭不再開口了。

『但是，也許我實在是天才罷，』澌滅而絕息根聽到民衆的稱讚後的叫聲，這樣想。『所謂「天才」，』到底是什麼，不是誰也不明白麼，有些人們，卻以為天才是欠缺智力的人……但是，如果是這樣……』

他會見相識的人，並不問他健康，卻問『什麼時候死掉』了。這一件事，也從大家得了更大的賞識。

太太又將客廳佈置成墳墓模樣。安樂椅是擺着做出墳地的丘陵樣的淡綠色的，周

圍的牆壁上，掛起臨寫輝耶的畫的框子來，都是輝耶的畫，另外還有，也掛威爾支的！

她自負着，說——

『我們這裡，就是走進孩子房去，也會感到死的氣息的，孩子們睡在棺材裏，保姆是尼姑的樣子——對啦，穿着白線繡出骷髏呀，骨頭呀的黑色長背心，真是妙的很呵！埃夫斯契古納，請女客們去看看孩子房呀！男客們呢，就請到臥室去……』

她溫和的笑着，給大家去看臥室的鋪陳。石棺式的臥牀上，掛着綴有許多銀白流蘇的黑色的棺材罩。還用櫛樹彫出的骷髏，將牠勒住。裝飾呢——是微細的許多白骨，像墳地上的蛆蟲一樣，在鬧着玩。

『埃夫斯契古納是，』她說明道，『給自己的理想吸了進去，還蓋着屍衾睡覺的哩！』  
有人給嚇壞了——

『蓋屍衾睡覺？』

她憂愁地微笑了一下。

但是，埃夫斯契古納的心裏，還是質直的青年，有時也不知不覺的這樣想——

「如果我實在是天才，那麼，這是怎麼一回事呢。批評呢，說着什麼澌滅而絕息根的影響呀，詩風呀，但是，這我……我可不相信這些！」

有一回，卜羅哈爾調克運動着肌肉跑來了，凝視了他之後，低聲問道——

「做了麼？你多做一些罷，外面的事情，自有尊夫人和我會料理的……你這裏的太太真是好女人，我佩服……」

就是澌滅而絕息根自己，也早已覺到這事的了，只因爲沒有工夫和喜歡平靜的心，所以對於這事，什麼法也不想。

但卜羅哈爾調克，有一次，舒服地一屁股坐在安樂椅子上，懇懇的說道——

「兄弟，我起了多少繭，怎樣的繭，你該知道罷，就是拿破崙身上，也沒有過這樣的繭呀……」

「真可憐……」銀荷特拉漏出歎息來，但澌滅而絕息根卻在喝着咖啡，一面想。

「女子與小人，到底無大器，這句話說得真不錯！」

自然，他也如世間一般的男人一樣，對於自己的女人，是缺少正當的判斷的。她極熱

心地鼓舞着他的元氣——

『斯契古納息珂（註七），』她親愛地說。『你昨天一定也是什麼都沒有寫罷？』  
總是看不起才能的！去做詩去，那麼我就送咖啡給你……』

他走出去，坐在桌前了。而不料做成了嶄新的詩——

我寫了多少

平常事和昏話呵，銀荷特拉喲。

爲了衣裳，爲了外套，

爲了帽子，鑲條，衫腳邊！

這使他喫了一嚇，心裏想到的，是『孩子們。』

孩子有三個。他們必得穿黑的天鵝絨。每天上午十點鐘，就有華麗的柩車在大門的

（註七）就是埃夫斯契古納的親愛的稱呼——譯者。

階沿下等候。

他們坐着，到墳地上去散步，這些事情，全都是要錢的。

澌滅而絕息根消沈着，一行一行的寫下去了——

死將油膩的屍臭，

漂滿了全世界。

生卻遭了老鷹的毒喙，

像在那骨立的腳下掙扎的『母羊一樣。』

『但是，斯契古納息珂，』銀荷特拉親愛地說。『那是，也不一定的！怎麼說呢？』瑪沙（註八）怎麼說才好呢？

『埃夫斯契古納，這些事，你是不知道的，』卜羅哈爾調克低聲開導着，說。『你不是

（註八）就是卜羅哈爾調克的小名——譯者。



「死亡讚美歌」的作家嗎？所以，還是做那讚美歌罷……」

「然而，在我的殘生中，這是新階段哩！」澌滅而絕息根反駁道。

「阿呀，究竟是怎樣的殘生呢？」那太太勸諭道。「還得到耶爾達那些地方去，你倒開起玩笑來了！」

一方面，卜羅哈爾調克又用了沈痛的調子，告誡道——

「你約定過什麼的呀？對嗎，留心點罷，「母羊一樣」這句，令人不覺想起穆陽——這一個大臣的名字（註九）來。這是說不定會被看作關於政治的警句的！因為人民是愚蠢，政治是平庸的呀！」

「唔，懂了，不做了。」埃夫斯契古納說。「不做了！橫豎都是胡說八道！」

「你應該時時留心的，是你的詩近來不但只使你太太一個人懷疑了哩！」卜羅哈爾調克給了他警告。

（註九）「母羊一樣」的原語是「凱克·渥夫札」，所以那人名原是「凱可夫

札夫」——譯者。

有一天，澌滅而絕息根一面望着他那五歲的女兒麗莎在院裏玩耍，一面寫道——

幼小的女兒在院子裏走，

雪白的手胡亂的拗花……

小女兒喲，不要拗花了罷，

看哪，花就像你一樣，真好！

幼小的女兒，不說話的可憐的孩子喲！

死悄悄的跟在你後面，

你一彎腰，揚起大鏟刀的死

就露了牙齒笑嘻嘻的在等候……

小女兒喲！死和你可以說是姊妹——

恰如亂拗那清淨的花一樣，

死用了銳利的，永遠銳利的大鐮刀，

將你似的孩子們砍掉……

「但是，埃夫斯契古納，這是感情的呀。」銀荷特拉生氣了，大聲說。

「算了罷！你究竟將什麼地方當作目的，在往前走呢？你拿你自己的天才在做什麼了呀？」

「我已經不願意了。」澌滅而絕息根陰鬱地說。

「不願意什麼？」

「就是那個，死死呀——夠了！那些話，我就討厭！」

「莫怪我說，你是胡塗蟲！」

「什麼都好。天才是什麼，誰也沒有明白。我是做不來了……什麼寂滅呀，什麼呀，統統收場了。我是人……」

「阿呀，原來，是嗎？」銀荷特拉大聲譏刺道。

「你不過是一個平常的人嗎？」

「對啦，所以喜歡一切活着的東西……」

「但是，現代的批評界卻已經看破，凡是詩人，是一定應該清算了生命和一般凡俗的呵！」

「批評界？」澌滅而絕息根大喝道。「閉你的嘴，這不要臉的東西！那所謂現代的批評這傢伙，和你在衣廚後面親嘴，我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那是，卻因為給你的詩感動了的緣故呀！」

「還有，家裏的孩子們都是紅頭毛，這也是給詩感動了的緣故嗎？」

「無聊的人那是，也許，純精神底影響的結果也說不定的。」

于是忽然倒在安樂椅子裏，說道——

「阿阿，我已經不能和你在一處了！」

埃夫斯契古納高興了，但同時也喫驚。

『不能了嗎？』他懷着希望和恐怖，問着。

『那麼，孩子們呢？』

『對分開來呀！』

『對分三個嗎？』

然而，她總抱定着自己的主張。到後來，卜羅哈爾調克跑來了。猜出了怎樣的事情，他傷心了。還對埃夫斯契古納說道——

『我一向以為你是大人物的。但是，你竟不過是一個渺小的漢子！』

于是他就去準備銀荷特拉的帽子。他陰鬱地正在準備的時候，她卻向男人說起真話來——

『你已經出了氣了，真可憐，你這裡，什麼才能之類，已經一點也沒有了，懂得沒有一點也沒有了哩！』

她被真的憤懣和唾液，塞住了喉嚨，於是結束道——

『你這裡，是簡直什麼也沒有的。如果沒有我和卜羅哈爾調克，你就只好做一世廣』

告詩的。瘟生廢料！搶了我的青春和美麗的強盜！

她在興奮的一霎時中，是總歸能夠雄辯的。她就這樣的離了家。並且立刻得到卜羅哈爾調克的指導和實際的參與，掛起『巴黎細珊小姐美容院專門——皮爾的徹底的醫治』的招牌來，開店了。

卜羅哈爾調克呢，不消說，印了一篇叫作朦朧的蜃樓的激烈的文章，詳詳細細的指摘着埃夫斯契古納不但並無才智，而且連究竟有沒有這樣的詩人存在，也就可疑得很。他又指摘出，假使有這樣的詩人存在，而世間又加以容許，那是應該歸罪于輕率而胡鬧的批評界的。

埃夫斯契古納這一面，也在苦惱着。于是——俄羅斯人是立刻能夠自己安慰自己的——想到了——

『小孩子應該撫養！』

對讚美過去和死亡的一切詩法告了別，又做起先前的熟識的工作來了。是替『新葬儀館』去開導人們，寫了活潑的廣告——

永久地，快活地，而且光明地，  
我們願意在地上活着，  
然而運命之神一到，  
生命的索子就斷了！

要從各方面將這事情  
來深深的想一下，  
奉勸諸位客官們  
要用最上等的葬儀材料！

敝社的貨色，全都燦爛輝煌，  
並非磨壞了的舊貨，

敢請頻頻賜顧，

光臨我們的『新葬儀館！』

墳地街十六號門牌。

就這樣子，一切的人，都各自回到自己的路上去了。



四

有一個非常好名的作家。

倘有人誹謗他，他以為那是出乎情理之外的偏心。如果有誰稱讚他，那稱讚的又是不聰明得很——他心裏想。就這樣子，他的生活只好在連續的不滿之中，一直弄到要死的時候。作家躺在眠牀上，嗚着不平道——

『這是怎的？連兩本小說也還沒有做好……而且材料也還只夠用十年呢。什麼這樣的自然的法則呀，跟着牠的一切一切呀，真是討厭透頂了！傑作快要成功了。可是又有這樣惡作劇的一般的義務。就沒有別的辦法了麼？畜生，總是緊要關頭就來這一手——小說還沒有做成功呢……』

他在憤慨。但病魔卻一面鑽着他的骨頭，一面在耳朵邊低語着——

『你發抖了麼，唔？爲什麼發抖的？你夜裏睡不着麼，唔？爲什麼不睡的你？一悲哀，就喝酒麼，唔？但你一高興，不也就喝酒麼？』

他很裝了一個歪臉，於是死心塌地，『沒有法子！』了。和一切自己的小說告別，死掉了，雖然萬分不願意，然而死掉了。

好，于是大家把他洗個乾淨，穿好衣服，頭髮梳得精光，放在臺子上。

他像兵士一般腳跟靠攏，腳尖離開，伸得挺挺的，低下鼻子，溫順的躺着。什麼也不覺得了，然而，想起來卻很奇怪——

『真希奇，簡直什麼也不覺得了！這模樣，倒是有生以來第一遭。老婆在哭着，哼，你現在哭着，那是對的，可是先前卻老是發脾氣。兒子在哭着，將來一定是個廢料罷。作家的孩子們，總歸個個是廢料，據我所遇見的看起來……恐怕這也是一種真理。這樣的法則，究竟有多少呢！』

他躺着，並且想着，牽牽連連的想開去。但是，對於從未習慣的自己的寬心，他又詫異

起來了。

人們搬他往墳地上去了，他突然覺察了送葬的人少得很——

『阿，這多麼笑話呀！』他對自己說。『即使我是一個渺小的作家，但文學是應該尊敬的呀！』

他從棺材裏望出去。果然，親族之外，送他的只有九個人，其中還夾着兩個乞丐和一個肩着梯子的點燈夫。

這時候，他可真是氣惱了。

『豬糞！』

他忽然活轉來，不知不覺的走出棺材外面了，——以人而論，他是並不大的，——爲了侮辱，就這麼的有了勁。於是跑到理髮店，刮掉鬚髯，從主人討得一件腋下有着補釘的黑外衣，交出他自己的衣服。因爲裝着沈痛的臉相，完全像是活人了。幾乎不能分辨了。

爲了好奇和他職業本來的意識，他問店主人道——  
『這件怪事，不給您喫了一嚇麼？』

那主人卻只小心地理着自己的鬚鬚。

『請您見諒，先生，』他說，『住在俄國的我們，是什麼事情都完全弄慣了的……』

『但是，死人忽然換了衣服……』

『現在，這是時髦的事情呀！您說的是怎樣的死人呢？這也不過是外觀上的話，統統的說起來，恐怕大家都是一樣的！這年頭兒，活着的人們，身子縮得還要硬些哩！』

『但是，我也許太黃了罷？』

『也剛剛和時髦的風氣合式呀，是的，恰好！先生，俄國就正是大家黃掉了活着的地方……』

說起理髮匠來，是世界上最會講好話，也最溫和的人物，這是誰都知道的。

作家起了潑刺的希望，要對於文學來表示他最後的尊敬心，便和主人告別，飛奔着追趕棺材去了。終於也追上了。於是送葬的就有了十個人，在作家，也算是增大了榮譽。但是，來往的人們，卻在詫異着——

『來看呀，這是小說家的出喪哩！』

攀談——

然而，曉事的人們，爲了自己的事情從旁走過，卻顯出些得意模樣，一面想道——

『文學的意義，明明是已經漸漸的深起來，連這地方也懂得了！』

作家跟着自己的棺材走，恰如文學禮讚家或是故人的朋友一樣。並且和點燈夫在

『知道這位故人麼？』

『自然！還利用過他一點的哩。』

『這真也有趣……』

『是的，我們的事情，真是無聊的麻雀似的小事情，飛到落着什麼的地方去啄來喫的！』

『那麼，要怎麼解釋才是呢？』

『請你要解得淺，先生。』

『解得淺？』

『唔唔，是的。從規矩的見地看起來，自然是一種罪惡，不過要不揩油，可總是活不成

的。」

「唔？你這麼相信麼？」

「自然相信！街燈正在他家的對面。那人是每夜不睡，向着桌子，一直到天明的，我就不再去點街燈了。因為從他家窗子裏射出來的燈光，就儘夠。我纔算淨賺了一盞燈。倒是一位合用的人物哩！」

這麼東拉西扯，靜靜的談着，作家到了墳地了。他在這裏，卻陷入了非講演自己的事情不可的絕境。因為所有送葬的人，這一天全都牙齒痛——這是出在俄國的事情，在那地方，無論什麼人，是總在不知什麼地方有些痛，生着病的。

作了相當的演說，有一種報章還稱讚他——

「有人從羣衆中，——其外觀，使我們想起戲子來的那樣的人，在墓上熱心地作了令人感動的演說。他在演說中，雖然和我們的觀察不同，對於舊式作風的故人所有的一切人所厭倦的缺點——不肯努力脫出單純的「教訓主義」和有名的「公民教育」的作家的極微的功績，有誤評，有過獎，是無疑的，但要之，對於他的辭藻，以明確的愛慕的

感情，作了演說了。』

萬事都在盛況中完結之後，作家爬進棺材裏，覺得很滿足，想道——

『呵，總算完畢了，事情都做得非常好，而且又合式，又順當！』

于是他完全死掉了。

這雖然只關於文學，但是，自己的事業，可實在是應該尊敬的！

## 五

又有一個人。是已經過了中年的時候，他忽而總覺得不知道缺少了什麼——非常倉皇失措起來。

摸摸自己的身子，都好像完整，普通，肚子裏面倒是太富裕了。用鏡一照，——鼻子，眼睛，耳朵，以及別的，凡是普通的人該有的東西，也是統統齊全的。數數手上的指頭，還有腳趾，也都有十個。但是，總之，卻缺少了一點不知道什麼！

去問太太去——

『不知道究竟是怎麼的。你看怎樣，密德羅特拉，我身上都齊全麼？』

她毫不躊躇，說道——



『都全的！』

『但是，我總常常覺得……』

原是信女的她，便規勸道——

『如果覺得這樣，就心裏念念「上帝顯靈，怨敵消滅」罷！』

對着朋友，也漸漸的問起這件事情來。朋友們都含糊的回答，但總覺得他裏面，是藏着可以下一確斷的東西的，一面只是猜疑的對他看。

『到底是什麼呢？』他憂鬱地沈想着。

于是一味喜歡回憶過去的事了，——這是覺得一切無不整然的時候的事，——也會做過社會主義者，也曾爲青春所煩惱，但後來就超出了一切，而且早就用自己的腳，拚命蹂躪着自己所撒的種子了。要而言之，是也如世間一般人一樣，依着時勢和那暗示，生活下來的。

想來想去之後，忽然間，發見了——

『唉！是的，我沒國民的臉相呀！』

我走到鏡前面，臉相也實在不分明，恰如將外國語的翻譯文章，不加標點，印得一塌胡塗的書頁一樣，而翻譯者又魯莽，空疎，全不懂得這自上所講的事情，就是那樣的臉相。也就是既不希求爲了人民的自由的精神，也不明言完全承認帝制的必要。

『哼，但是，多麼亂七八糟呀！』他想，但立刻決心了，『唔，這樣的臉，要活下去是不便當的！』

每天用值錢的肥皂來擦臉。然而不見效，皮膚是發光了，那不鮮明卻還在。用舌頭在臉上到處舐了一通，——他的舌頭是很長的，而且生得很合式，他是以辦雜誌爲業的，——舌頭也不給他利益。用了日本的按摩，而不料弄出瘡來，好像是拚命打了架。但是，到底不見有明明白白的表情！

想盡方法，都不成功，僅是體重減了一磅半。但突然間，好運氣，他探聽到所轄的警察局長洪·猶覃弗列舍爾（註一〇）是精通國民問題的了，便趕緊到他那里去，陳述道——

『就爲了這緣故，局長大人，可以費您的神，幫我一下麼？』

（註一〇）這是一個德國姓，意思是「喫猶太人者」——譯者。

局長自然是快活的。因為他是有教育的人物，但最近正受了舞弊案件的嫌疑。現在卻這麼相信，竟來商量怎麼改換臉相了。署長大笑着，大樂着，說道——

「這是極簡單的，先生！美洲鑽石一般的您，試去和異種人接觸一下罷，那麼，一下子，臉就成功了，真正的您的尊臉……」

他高興極了，——肩膀也輕了！純朴地大笑着，自己埋怨着自己——

「但是，我竟沒有想到麼，唔？不是極容易的事麼？」

像知心朋友似的告過別，他就跑到大路上，站着，一看見走過他身邊的猶太人，便擋住他，突然講起來——

「如果你，」他說，「是猶太人，那就一定得成爲俄羅斯人，如果不願意的話……」

猶太人是以做各種故事裏的主角出名的，真也是神經過敏而且膽怯的人民，但那個猶太人卻是急躁的漢子，忍不住這侮辱了。他一作勢，就一掌批在他的左頰上，於是回到自己的家裏去了。

他靠着牆壁，輕輕的摸着面頰，沉思起來——

『但是，要顯出俄羅斯人的臉相，是和不太愉快的感覺相連繫的！可是不要緊！像克拉梭夫那樣無聊的詩人，也說過確切的話——』

『不付價就什麼也不給，』

運命要贖罪的犧牲！』

忽然來了一個高加索人，這也正如故事上所講那樣，是無教育，粗魯的人物。一面走，一面用高加索話，『密哈來斯，薩克來斯，敏革爾來』的，吶喝似的唱着歌。

他又向他衝過去了。

『不對』他說，『對不起！如果您是格魯怎人，那麼，您豈不也就是俄羅斯人麼？您當然應該受長官命令過的東西，不該唱高加索歌，但是，如果不怕牢監，那就即使不管命令……』

格魯怎人把他痛打了一頓，自去喝卡菲丁酒去了。

他也就這麼的躺着，沈思起來——

『但，但是呢？<sup>？</sup>這裡還有韃靼人，亞美尼亞人，巴錫吉耳人，啓爾義斯人，莫耳忒瓦人，列

忒尼亞人，——實在多得很多而且這還並不是全部……也還有和自己同種的斯拉夫人……」

這時候，又有一個烏克蘭人走來了。自然，他也在嚷嚷的唱——

『我們的祖宗了不起，

住在烏克蘭……』

『不對不對，』他一面要爬起來，一面說，『對不起，請您以後要用b（註一一）這字才好，因為如果您不用，那就傷了帝國的一統的……』

他許多工夫，還和這人講了種種事。這人一直聽到完。因為正如各種烏克蘭人談聞集所切實地證明，烏克蘭人是懶散的民族，喜歡慢慢地做的。況且他也是特別執拗的人……

好心的人們抱了他起來，問道——

『住在那里呢？』

（註一一）讀如b，俄國字母的第二十九字——譯者。

『大俄羅斯……』

他們自然是送他到警察局裏去。

送着的中途，他顯出一點得意模樣，摸一下自己的臉，雖然痛，卻覺得很大了。于是想道——

『大概，成功了。』

人們請局長洪·猶覃弗列舍爾來看他。因為他對於同胞很懇切，就給他去叫警察醫。醫生到來的時候，人們都大喫一驚，私議起來。而且也不再當作一件事，不大理睬了。

『行醫以來，這是第一回，』醫生悄悄的說。『不知道該怎麼診斷才是……』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他想着，問。

『是呀，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是先前的臉，完全失掉了的。』洪·猶覃弗列舍爾回答道。

『哦。臉相都變了麼？』

『一點不錯，但您想必知道，』那醫生安慰着說，『現在的臉，是可以穿上褲子的臉

了……』

他的臉，就這樣的過了一世。

這故事裏，什麼教訓之類，是一點也沒有的。

## 六

有一個愛用歷史來證明自己的大人先生。一到要說謊的時候，就吩咐跟丁道——

『愛戈爾加，去從歷史裏找出事實來，是要駁倒歷史並不反覆的學說的……』

愛戈爾加是伶俐的漢子，馬上找來了。他的主人用許多史實，裝飾了自己的身子，應情勢的要求，拿出他所必要的全部來，所以他不會受損。

然而他是革命家——有一時，竟至于以為所有的人都應該是革命家。並且大膽地互相指摘道——

『英國人有人身保護令，但我們是傳票！』他們很巧妙地揶揄着兩國民之間的那麼的不同。因為要消遣世間的煩悶，打起牌來了。賭輸贏直到第三回雄雞叫。第三回雄雞



叫一來報天明，大人先生就吩咐道——

『愛戈爾加，去找出和現在恰恰合式的，多到搬不動那樣的引證來！』

愛戈爾加改了儀容，翹起指頭，意義深長地記起了『雄雞在聖露西歌唱』的歌——

雄雞在聖露西歌唱——

說不久就要天明，在聖露西！

『一點不錯！』大家說，『真的，的確是白天了……』

于是就去休息。

這倒沒有什麼，但人們忽然焦躁的鬧了起來。大人先生看出來了，問道——

『愛戈爾加，民衆爲什麼這麼不平靜呢？』

那跟丁高興的稟覆說——

『民衆要活得像一個人模樣……』

但他卻驕傲的說了——

『原來？你以爲這是誰教給他們的？這是我教的！五十年間，我和我的祖宗總教給他

們：現在是應該活得像人了的時候，就是這樣的！』

而且越加熱心起來，不住的催逼着愛戈爾加，說——

『去給我從歐洲的農民運動史裏，找出事實來，還有，在福音書裏，找關於「平等」的句子……文化史裏，找關於所有權的起源——快點快點！』

愛戈爾加很高興！真是拚命，弄得汗流浹背，將書本子區別開來，只剩下書面，各種動人的事實，堆得像山一樣，拉到他主人那里去。主人稱讚他道——

『要出力！立憲政治一成功，我給你弄一個很大的自由黨報紙的編輯！』

膽子弄得很壯了的他，於是親自去宣傳那些最有智識的農民們去了——

『還有，』他說，『羅馬的革拉克錫兄弟，還有在英國，德國，法國的……這些，都是歷史上必要的事情！愛戈爾加，拿事實來！』

就這樣地馬上引用了事實，給他們知道即使上頭不願意，而一切民衆，卻都要自由。農民們自然是高興的。

他們大聲叫喊道——

「真是多謝你老。」

一切事情都由於基督教的愛和相互的信，收場了。然而，人們突然問道——

「什麼時候走呀？」

「走那里去？」

「別地方去！」

「從那里走？」

「從你這里……」

他是古怪人，一切都明白，但最簡單的事情卻不明白了，大家都笑起來。

「什麼，」他說。「如果地面是我的，叫我走那里去呢？」

但是大家都不相信他的話——

「怎麼是你的？你不是親口說過的麼？是上帝的，而且在耶穌基督還沒有降生之前，

就已經有幾位正人君子知道着這事。」

他不懂他們的話。他們也不懂他。他又催逼愛戈爾加道——

「愛戈爾加，給我從所有的歷史裏去找出來。」

但那跟丁卻毫不遲疑的回答他說——

「所有的歷史，因為剪取反對意見的證據，都用完了。」

「胡說，這奸細……」

然而，這是真的。他跑進藏書室裏去一看，剩下的只有書面和書套。爲了這意外的事，他流汗了。於是悲哀地稟告自己的祖宗道——

「誰將這歷史做得那麼偏頗的方法，教給了你們的呢！都成了這樣子……這算是什麼歷史呀？昏憤胡塗的。」

但大家堅定的主張着——

「然而，」他們說，「你早已清清楚楚的對我們證明過了的，還是快些走的好罷，要不然，就要來趕了……」

說起愛戈爾加來，又完全成了農民們的一氣，什麼事情都顯出對立的態度，連看見他的時候，也當面愚弄起來了——

「哈培亞斯·科爾普斯（註一二）怎麼了呀！自由主義怎麼了呀……」  
簡直是弄糟了。農民們唱起歌來了。而且又驚又喜，將他的乾草堆各自搬到自己的屋子裏去了。

他驀地記了起來的，是自己還有一點手頭的東西。二層樓上，曾祖母坐着在等目前的死，她老到將人話全部忘卻了，只還記得一句——

「不要給……」因為已經六十一歲，此外的話，什麼也不會說了。

他懷着激昂的感情，跑到她那里去，以骨肉之愛，伏在她的腳跟前，並且訴說道——

「媽媽的婆婆！你是活歷史呀……」

但她自然不過是喃喃的——

「不要給……」

「哦哦，爲什麼呢？」

（註一二）Habra's Corpus 是查理斯二世時，在國會通過，保障被法庭判決有罪

以前的人的一條法律。——譯者。

『不要給……』

『但是他們趕走我，偷東西，這可以麼？』

『不要給……』

『那麼，雖然並不是我的本意，還是幫同瞞着縣官的好麼？』

『不要給……』

他遵從了活歷史的聲音，並且用曾祖母的名義，發了一個悲痛の十萬火急報。自己卻走到農民們那里，發表道——

『諸位驚動了老太太，老太太去請兵了。但是，請放心罷，看來是沒有什麼的，因為我不肯放兵到你們那里去的！』

這之間，勇敢的兵丁們跨着馬跑來了。時候是冬天，馬一面跑，一面流着汗，一到就索的發抖，不久，全身蒙上了一層雪白的霜。大人先生以為馬可憐，把牠帶進自己的廐屋裏面去。帶了進去之後，便對着農民們這樣說——

『請諸位把先前聚了衆，在我這里胡亂搬去的乾草，趕快還給這馬罷。馬，豈不是動』

物麼，動物是什麼罪過也沒有的，唔對不對呢？」

兵丁們都餓着；喫掉了村子裏的雄雞。這位大人先生的府上的四近，就靜悄悄了。

愛戈爾加自然仍舊回到他家裏來。他像先前一樣，用他做着歷史的工作，從新買了新的書，囑咐他凡有可以誘進自由主義去的事實，就統統的塗掉，倘有不便塗掉的地方，則填進新的趣旨去。

愛戈爾加怎麼辦呢？對於一切事務，他是都勝任的。因為要忠實，他連淫書都研究起來了。但是，他的心裏，總還剩着燦亮的星星。

他老老實實的塗抹着歷史，也做着哀歌，要用『敗績的戰士』這一個化名來付印。

唉，報曉的美麗的雄雞！

你的榮耀的雄聲，怎麼停止了？

我知道：永不滿足的貓頭鷹，

替代了你了。

主人並不希望未來，

現在我們又都在過去裏，

唉，雄雞喲，你被燒熟，

給大家喫掉了……

叫我們到生活裏去要在什麼時候？

給我們報曉的是誰呢？

唉，倘使雄雞不來報，

怕我們真要起得太晚了！

曲——

農民們自然是平靜了下來，馴良的過着活。並且因為沒有法子想，唱着下等的小



哦哦，媽媽老實喲！

喂喂，春天來到了，

我們歎口氣，

也就餓死了！

俄羅斯的國民，是愉快的國民呢……

## 七

有一國的有一處地方，住着猶太人。他們都是用于虐殺，用于毀謗，以及用于別的國家的必要上的極普通的猶太人。

這地方，有着這樣的習慣——

原始民一顯出對於自己的現狀的不滿來，從觀察秩序的那一面，就是從上司那一面，就立刻來了用希望給他們高興的叫喚——

『人民呀，接近主權的位置去呀！』

人民被誘進去了，但他們又來騙人民——

『爲什麼鬧的？』

「老爺，沒有喫的了！」

「那麼，牙齒是還有的罷？」

「還有一點點……」

「你瞧！你們總在計劃些什麼事，並且想瞞住了上頭！」

假如上頭以為只要澈底的辦一下不平穩的模樣，就可以鎮住，那是馬上用這手段的，如果覺得這手段收拾不下了，那就用籠絡——

「唔，你們要什麼呢？」

「一點田地……」

有些人們，卻全不懂得國家的利益，還要更進一步，討人厭的懇求道——

「想請怎樣的改正一下子。就是，牙齒呀，肋骨呀，還有我們的五臟六腑呀，都要算作我們自己的東西，別人不能隨隨便便下手，就是這樣子！」

于是上司開始訓戒了——

「喂，諸位！這種空想，有什麼用呢？古人說得好，「不要單想麪包。」俗諺裏也說，一個

學者，抵得兩個粗人！」

「但他們承認麼？」

「誰呀？」

「粗人們呀！」

「胡說！當然的！三年前的聖母昇天節（註一三）之後，英國人到這里來，就這樣的請求過——把全部貴國的人民都驅逐到西伯利亞去，讓我們來罷，我們——他們說——規矩矩的納稅，燒酒是每年給每位先生喝十二桶，而且一般……不行——我們說——爲什麼呀？我們這里，本國的人民是善良的，柔和的，從順的，我們要和他們一起過下去的……就是這樣，青年們，你們去弄弄猶太人，不是比胡鬧好麼？是不是他們有什麼用？」

原始民想了一通，想到了除掉上司親手安排的事情以外，不會再有怎樣的解說，于是決定了——

「噯，好，幹罷，列位，准了的哩……」

（註一三）八月十五日——譯者。

他們破壞了大約五十家房屋，虐殺了幾個猶太人，疲于奮鬥，因希望而平靜了，秩序就這樣地奏着凱歌……

除了上司們，原始民，以及作為回避擾亂和寬解獸心之用的猶太人之外，這國度裏是還生存着善良的人們的。每有一回虐殺，他們就會合了全部的人員——十六名，用文字抗議去告訴全世界——

『縱使猶太人亦屬俄國之臣民，而悉加殲滅，吾等則確信為非至當，由諸觀點，對於生人之無法之殺戮，吾等爰于此表示其責難焉。休曼涅斯妥夫，（註一四）菲德厄陀夫，伊凡諾夫，克賽古平，德羅布庚，克里克諾夫斯基，阿息普·忒羅愛訶夫，格羅哈羅，菲戈福波夫，吉理爾·美訶藉夫，斯羅復台可夫，凱比德里娜·可倫斯凱耶，前陸軍中佐納貝比復，律師那倫，弗羅波中斯基，普力則理辛，七齡童格利沙·蒲直錫且夫。』

所以每一回虐殺，那不同之處，就只有格利沙的年紀有變化，和那倫——忽然到他同名的市上去了——換了那倫斯凱耶的署名。

（註一四）即「人道主義氏」之意——譯者。

對於這抗議，有時外省也來了反應——

『贊成，參加。』這是拉士兌爾喀也夫從特力摩夫打來的電報。沙謨林的薩陀爾干弩以也來響應了。薩木古理左夫『等』也從渥庫羅夫來響應了。但誰都知道，這『等』是他想出來嚇嚇人的。因為住在渥庫羅夫，連一個叫『等』的也沒有。

猶太人熟讀着抗議書，愈加悲泣了。但有一回，卻有一個猶太人中的非常狡猾的人提議道——

『你們知道麼？怎麼，不知道？這麼的幹一下罷，在這未來的虐殺之前，把紙張，鋼筆，還有墨水，統統藏起來。那時候，他們，連格利沙在內的那十六個，怎麼辦？——來看一看罷？』彼此都很說得來的，一說，就做，買盡了所有的紙，筆，藏起來了。墨水是倒在黑海裏。于是坐着在等候。

用不着等到怎麼久。又准了，虐殺就開頭，猶太人躺在醫院裏，人道主義者們卻在彼得堡滿街跑，找着紙張和鋼筆，然而都沒有，除了上司的辦公室以外，什麼地方也沒有，但是，辦公室卻不肯給！

『怎麼樣，諸君！』上司們說，『諸君爲什麼要這東西，我們是知道的！但是，即使沒有這些，諸君該也可以辦得的！』

于是弗羅波中斯基詢問道——

『這是怎麼的呢？』

『這是，』上司們回答說。『我們已經把抗議教夠了，自己想法子去……』

格利沙——他已經四十三歲了——在哭着。

『用話來傳進抗議去罷！』

但是，這也沒法辦！

菲戈福波夫模模胡胡的想到了——

『板壁上面，怎麼樣？』

可是彼得堡並沒有板壁，都是鐵柵。

但他們向偏僻的市外的屠牛場那一面跑去了，發現了一片陳舊的小板壁，休曼涅斯妥夫剛用粉筆寫了第一個字，忽然間——好像從天而降似的——警官走了過來，開

始了教訓——

『幹什麼呀？孩子們這樣的亂塗亂寫，是在罵走他們的，你們不是好像體體面面的紳士麼？這是怎的！』

警官當然是不懂他們的，以為是偷犯着第一千一條（註一五）的文士們的一派。於是他們紅了臉，真的走回家去了。

因為這樣子，所以在這一回的襲擊，無從抗議，人道主義者一派也沒有得到滿足就完了。

凡是懂得民族心理學的人們，是公平地講述着的。曰：『猶太人者，狡猾之人民也！』

（註一五）查禁敗壞風俗圖書條項——譯者。



八

有一處地方住着兩個無賴。一個的頭髮有些黑，別一個是紅的。但他們倆都是晦氣的人物。他們羞得去偷窮人，富人那里卻又到底近不去。所以一面想着只好進牢監去喫公家飯，一面還在苦苦的過活。

這之間，這兩個懶漢終于弄得精窮了。因為新任知府望·兌爾·百斯篤（註一六）到了任，巡閱之後，出了這樣的告示——

『從本日始，凡俄羅斯國粹之全民，應不問性別、年齡及職業，皆毫不猶豫，爲國效勞。』

（註一六）Von der Pest 意即『黑疫氏』——譯者。

黑頭髮和紅頭髮的兩個朋友，歎息着，猶豫了一番，終於大家走散了。——因為有些人進了偵緝隊，有些人變了愛國者，有些人兼做着這兩樣，把黑頭髮和紅頭髮剩在完全的孤獨中，一般的疑惑下面了。改革後大約一個禮拜的樣子，他們就窮得很，紅頭髮再也熬不下去了，便對伙伴道——

「凡尼加，我們也還是爲國效勞去罷？」

黑頭髮的臉紅了起來，順下眼睛，說——

「羞死人……」

「不要緊的！許多人比我們過得好，一句話——就因爲在效勞的緣故呀！」

「橫豎他們是快要到變成犯人的時候了的……」

「胡說！你想想看，現在不是連文學家們也在這麼教人麼——「縱心任意的生活罷，橫豎必歸于死亡」……」

也很辯論了一番，卻總歸不能一致。

「不行，」黑頭髮說。「你去就是了，我倒不如仍舊做無賴……」

他就去做自己的事，他在盤子裏偷了一個白麪包，剛剛要喫，就被捕，挨了一頓鞭子，送到地方判事那里去了。判事用了莊嚴的手續，決定給他公家飯。黑頭髮在牢監裏住了兩個多月，胃恢復了，一被釋放，就到紅頭髮那里去做客人。

「喂，怎麼樣？」

「在效勞呀。」

「做什麼呢？」

「在驅除孩子們呀。」

對於政事，黑頭髮是沒有智識的，他喫了一驚——

「爲什麼呢？」

「爲安寧呀，誰都受了命令的，說是「要安靜，」」紅頭髮解釋着，但他的眼睛裏帶着憂愁。

黑頭髮搖搖頭，仍舊去做他自己的事，又爲了給喫公家飯，送進牢監裏去了。真是清清楚楚，良心也乾淨。

釋放了，他又到伙伴那里去——他們倆是彼此相愛的。

『還在驅除麼？』

『唔，那自然……』

『不覺得可憐麼？』

『所以我就只揀些腺病質的……』

『不能沒有區別麼？』

紅頭髮不作聲，只吐着沉痛的歎息，而且紅色淡下去了，發了黃。

『你怎麼辦的呢？』

『唔，這麼辦的……我奉到的命令，是從什麼地方捉了孩子，帶到我這里，於是從他們問出實話來。但是，問不出的，因為他們橫豎是死掉的……我辦不來，恐怕那……』

『你告訴我，為什麼要這麼辦呢？』黑頭髮問。

『爲了國家的利益，在這麼辦的，』紅頭髮說，但他的聲音發着抖，兩眼裏含了眼淚了。

黑頭髮在深思——他覺得伙伴可憐相——要替他想出一種什麼獨立的事業來。忽然間，很有勁的開口道——

「喂，發了財了麼？」

「那當然，老例呀……」

「唔，那麼，來辦報罷！」

「爲什麼？」

「好登橡皮貨的廣告……」

這中了紅頭髮的意，他乾笑了。

「好給人不生孩子麼？」

「自然！不是用不着生了他們來受苦麼？」

「不錯的！但是，爲什麼要辦報呢？」

「做做買賣的掩飾呀，這豈子！」

「同事的記者們恐怕未必贊成罷？」

黑頭髮覺得太出意外了，吹一聲口哨。

『笑話！現在的記者，是把自己活活的身子當作試演，獻給女讀者的呢……』

這樣的決定了——紅頭髮就在『優秀的文藝界權威的贊助之下』動手來辦報。辦公室的旁邊，開着巴黎貨的常設展覽會。編輯室的樓上，還給愛重體面的貴人們設了休憩室。

事業做得很順手。紅頭髮過着活，發胖了。貴人們都很感激他。他的名片上印着這樣的文字——

「這邊那邊」日報編輯兼發行人  
「勞于守法羣公嘉蔭齋」齋主兼創辦人  
本齋另售並販賣衛生預防具

多  
縱  
橫

黑頭髮從牢監裏出來，到伙伴那里喝茶去，紅頭髮卻請他喝香檳酒，誇口道——

『兄弟，我現在簡直好像在用香檳酒洗臉，別的東西是不成的了，真的！』

因為感激得很，還閉了兩隻眼睛，親暱的說道——

『你教給我好法子了！這就是為國效勞呀！大家都滿足着哩！』

黑頭髮也高興。

『好，就這樣地過活下去罷！因為我們的國度，是並不麻煩的！』

紅頭髮感激了，於是勸他的朋友道——

『凡涅，還是到我這里來做個訪事員罷！』

『不行，兄弟，我總是舊式的人，我還是仍舊做無賴，照老樣子……』

這故事裏，是什麼意義也沒有的……連一點點！

## 九

有一個時候，上司頗倦于和懷異心的人們的爭鬪了，但因為希望終於得到桂冠，休息一下，便下了極嚴峻的命令——

『凡懷異心者，應即毫不猶豫，從所有隱匿之處曳出，一一勘定，然後以必要之各種相當手段，加以殲除：此令。』

執行這命令的，是撲滅男女老小的經常僱員，曾為菲戈國王陛下及『阿古濃田』的田主效過力的前大尉阿崙提·斯台爾文珂。所以對於阿崙提，付給了一萬六千個盧布。

招阿崙提來辦這件事，也並不是因為本國裏找不出相宜的人，他有異常嚇人的堂



堂的風貌，而且多毛，多到連不穿衣服也可以走路，牙齒有兩排，足有五十四個，因此得着上司的特別的信任。要而言之，就是爲了這些，招他來辦的。

他雖然具備着這些資格，卻粗鹵的想道——

『用什麼法子查出他們來呢？他們不說話！』

真的，這市裏的居民，實在也很老練了。彼此看作宣傳員，互相疑懼，就是對母親說話，也只用一定的句子或者外國話，確鑿的話是不說的。

『N'est-co pas? (是罷?)』

『Maman (媽媽) 中飯時候了罷，N'est-co pas?』

『Maman 我們今天不可以去看電影麼，N'est-co pas?』

但是，斯台爾文珂仔仔細細的想了一通之後，到底也發見了秘密思想的暴露法，他用過氧化氫洗了頭髮，修刮一下，成了一個雪白的人，於是穿上不惹人眼的衣服。這就是他，是看也看不出的！

傍晚邊，就到街上去，慌慌張張的走着，一看見順從天性之聲的市民悄悄的溜進什

麼地方去，就從左邊攔住他，引誘似的低聲的說道——

『同志，現在的生活，您一定不覺得滿足罷？』

最初，市民就像想到了什麼似的，放緩了腳步，但一望見遠遠的來了警察，便一下子現出本相來了——

『警官，抓住他……』

斯台爾文珂像猛虎一樣，跳過籬垣，逃走了，他坐在蕁麻叢裏細細的想——

『這模樣，是查不出他們來的，他們都行動得很合法，畜生！』

這之間，公款減少下去了。

換上淡色的衣服，用別樣的手法來捉了。大膽的走近市民去，問道——

『先生，您願意做宣傳員麼？』

于是市民就坦然的問道——

『薪水多少呢？』

別的一些人，卻客客氣氣的回覆——

『多謝您。我是已經受了僱的！』

『着了，』阿崙提想，『好，抓住他！』

這之間，公款自然而然的減少下去了。

也去探了一下『臭蛋的各方面利用公司，』但這是設在三個監督和一個憲兵官的高壓之下的，雖然每年開一次會議，卻又知道那是一位每回得着彼得堡的特別許可的女人。阿崙提覺得無聊起來了，因此公款也就好像生了急性肺炎一樣。

于是他氣忿了。

『好罷！』

他積極的活動了起來——一走近市民去，便簡截的問道——

『生活滿足嗎？』

『滿足得很！』

『但是，上司卻不滿足哩！再見……』

如果有誰說不滿足的，那當然——

「抓住！」

「等一等……」

「什麼事呀？」

「我所謂不滿足，不過是指生活還沒有十分堅固這一點而言的。」

「這樣的麼抓……」

他用了這樣的方法，在三禮拜裏，抓到了一萬個各式各樣的人，首先是把他們分送在各處的牢監裏，其次是吊起他們的頸子來，但因為經濟關係，也就叫市民自己來下手。

諸事都很順當。但是，有一回，上司的頭子去獵兔子了，從市上動身之後，所見的是野外的非常的熱鬧和市民的平和的活動的情景——彼此舉出犯罪的證據來，互相詰難着，吊着，埋着，一面是斯台爾文珂拿着棍子，在他們之間走來走去，激勵着——

「趕快喂，黑臉，再快活點喂，敬愛的諸君，你們發什獸呀？繩套子做好了沒有——哪，吊起來，不是用不着礙別人的手腳嗎？孩子，喂，孩子，爲什麼不比你爸爸先上去的？喂，大家！不要這麼性急，總歸來得及的……因爲希望安靜，忍耐得長久了，忍耐一下有什麼難呢！

喂，鄉下人，那里去……好不懂規矩……」

上司跨在駿馬的脊梁上，眺望着，一面想——

「他弄到了這許多，真好本領！所以市裏的窗戶，全都釘起來了……」  
但這時忽然看見的，是他的嫡親的伯母，也腳不點地的掛着。大喫了一驚。

「到底是誰在指揮呀？」

斯台爾文珂立刻走近去。

「大人，是卑職！」

于是上司說道——

「喂，兄弟，你一定是個昏蛋，像會亂用公款似的！造決算書來給我罷。」

斯台爾文珂送上決算書去，那裏面是這麼寫着的——

「爲執行關於撲滅懷異心者之命令，卑職凡揭發並拘禁男女懷異心者一〇、一〇七名口。

計開——

誅戮者……  
男女 七二九名口

絞斃者……	同	五四一名口
令衰弱至決難恢復者……	男女	九三七名口
事前死亡者……	同	三一七名口
自殺者……	同	六三名口
撲滅者，共計		一、八七六名口
費用		一六、八八四盧布
連一切費用在內，每名口所費用以七盧布計算，計		八四四盧布
不足		

長官發抖了，索索的發抖了，自言自語似的說道——

『不——足——嗎？什麼東西，這菲戈鬼！你的菲戈全島，加上了你的王，連你添進去，也值不到八百盧布呀！你去想想看——如果你這麼的揩油，那麼，比你高出十倍以上的人物的這我，那時候又怎麼樣？遇着這樣的胃口，俄國是不夠喫三年的，但是，要活下去的卻不只你一個，你懂得嗎？況且帳上的三百八十名口，是多出來的，你看，這「事前死亡者」和「自殺」者的兩項——就分明是多出來的！這賊骨頭，不是連不能上帳的，也都開進

去了嗎……？」

「大人！」阿崙提分辯說。「但是，這是因為卑職使他們不想活下去了的緣故呵。」  
「但是，這樣的也要算七盧布一個嗎？還有呢，恐怕連毫不相干的人，也不知道有多少填在這裏面呢！本市全部的居民，是有一萬二千名口的——不行，小子，我要送你到法院去！」

果然，對於菲戈人的行動，施行了最嚴密的調查。他的犯了九百十六盧布的侵吞公款罪，竟被發覺了。

阿崙提被公正的審判所判決，宣告他應做三個月的苦工，那地位，是沒有了。總而言之——菲戈人要喫三個月苦。

迎合上司的意思——這也是難得很的。

# 十

有一個好人；在仔仔細細的想着他應該做什麼。

終於決了心——

『不要再用暴力來反抗惡罷，還是用忍耐來把惡征服！』

他並不是一個沒有個性的人，所以決了心之後，就坐着忍耐了起來。

然而，偵探伊額蒙這一派一知道，卻就去報告去了——

『看管區內居民某，忽開始其不動之姿勢與無言之行動。此顯係欲使己身如無，以

圖欺誑上司也。』

伊額蒙勃然大怒道——



「什麼沒有誰呀？沒有上司嗎！帶他來！」

帶來了之後，他又命令道——

「搜身！」

檢查過身體。值錢的東西都被沒收了，就是錶和純金的結婚戒指被拿去了，鑲在牙上的金被挖去了，還有，新的褲帶也被解掉，連扣子都摘去了，這纔報告說——

「搜過了。伊額蒙！」

「唔，什麼——什麼也沒有了嗎？」

「什麼也沒有了，連不相干的東西也統統拿掉了！」

「但是，腦袋裏面呢？」

「腦袋裏面好像也並沒有什麼似的。」

「帶進來！」

居民走到伊額蒙的面前來，他用兩隻手按着褲子，伊額蒙一看見，卻當作這是他對生命的一切變故的準備了。但爲了要引起痛苦的感情來，還是威猛的大聲說——

「喂，居民，來了！」

那居民就馴良的稟告道——

「全體都在治下了。」

「你是怎麼了的呀，唔？」

「伊額蒙，我全沒有什麼！我不過要用忍耐來征服……」

伊額蒙的頭髮都豎了起來，發吼道——

「又來？又說征服嗎？」

「但這是說把惡……」

「住口！」

「但這並不是指您的……」

伊額蒙不相信——

「不指我？那麼指誰？」

「是指自己！」

伊額蒙喫了一驚——

「且慢，惡這東西，究竟是在那里的呀？」

「就在于抗惡！」

「是朦混罷？」

「真的，可以起誓……」

伊額蒙覺得自己流出冷汗來。

「這是怎麼的呢？」他看定着居民，想了一通之後，問道——

「你要什麼呀？」

「什麼也不要？」

「爲什麼什麼也不要！」

「什麼也不要！只請您許可我以身作則，教導人民。」

伊額蒙又咬着鬍子，思索起來了。他是有空想的心的，還愛洗蒸汽浴，但是淫蕩的地阿唷阿唷的叫喊，大體是偏于總在追求生活的歡樂這一面的。並且不能容忍反抗和

剛復，對於這些，時常講求着將硬漢的骨頭變成稀粥那樣的軟化法。但在追求歡樂和軟化居民的餘暇，卻喜歡幻想全世界的和平和救濟我們的靈魂。

他在凝視着居民，而且在詫異。

『一直先前就這樣的？』

于是他成了柔和的心情，歎息着問道——

『什麼又使你成了這樣的呢？』

那居民回答說——

『是進化……』

『不錯，朋友，那是我們的生命呵！有各色各樣的……一切事物，都有缺陷，搖擺着身子，但躺起來，那一邊向下好呢，我們不知道……不能挑選，是的……』

伊額蒙又歎息了。他也是人，也愛祖國，靠着牠過活。各種危險的思想，使伊額蒙動搖

了——

『將人民看作柔和的，馴良的東西，那是很愉快的——的確確！但是，如果大家都

停止了反抗，不是也省掉了曬太陽和旅行費嗎？不，居民都死完，是不至于的——在朦混呀，這匪徒！還得研究他一下。做什麼用呢？做宣傳員？臉的表情太散漫，無論用什麼假面具，也遮不住這沒表情，而且他的說話又不清楚。做絞刑吏，怎麼樣呢？力量不夠……」

到底想了出來了，他向辦公人員說——

『帶這好運道的人，做第三救火隊的馬房掃除人去罷！』

他入了隊，但是不屈不撓的掃除着馬房。這對於工作的堅忍，伊額蒙看得感動了，他的心裏發生了對這居民的相信。

『假使一切事情，都是這模樣呢？』

經過了暫時的試驗之後，就使他接近自己的身邊，叫他來騰清隨便做成的銀錢的收支報告，居民騰清了，一聲也不響。

伊額蒙越加佩服了，幾乎要流淚。

『哈哈，這個人，雖然會看書寫字，卻也有用的。』

他叫居民到自己面前來，說道——

『相信你！到外面講你的真理去罷，但是，要眼觀四向呀！』

居民就巡游着市場，市集，以及大大小小的都會，到處高聲的揚言道——

『你們在做些什麼呀？』

人們看見了不得不信的異乎尋常的溫情的人格，於是走近他去，招供出自己的罪惡來，有些人竟還發表了祕藏的空想——有一個說，他想偷，卻不受罰；第二個說，他想巧妙的誣陷人；第三個說，他想設法講誰的壞話。

要而言之，無論誰，都——恰如向來的俄羅斯人一樣——希望着逃避對於人生的所有的本分，忘卻對於人生的一切的責任。

他對這些人們說——

『你們放棄一切罷！有人說過：『一切存在，無非苦惱，人因欲望，遂成苦惱，故欲斷絕苦惱，必須消滅欲望。』所以，停止欲望罷，那麼，一切苦惱，就自然而然的消除了——真的！』

人們當然是高興的，因為這是真實，而且簡單。他們即刻躺在自己站着的地方。安穩

了。也幽靜了……

這之後，雖然程度有些參差，但總而言之，四圍卻非常平靜，靜到使伊額蒙覺得淒慘了，但他還虛張着聲勢——

『這些匪徒們，在裝腔呀！』

只有一些昆蟲，仍在遂行着自己的天職，那行爲，漸漸的放肆起來了，也非常繁殖起來了。

『但是，這是怎樣的肅靜呵！』伊額蒙縮了身子，各處搔着癢，一面想。

他從居民裏面，叫出忠勤的僕人來——

『喂，蟲豸們在攪擾我，來幫一下罷。』

但那人回答他道——

『這是不可能的。』

『什麼？』

『無論如何，是不可能的。雖說蟲豸們在攪擾，但還是因爲您是活人的緣故呀，但

是……」

「那麼，我就要叫你變死屍了！」

「隨您的便。」

無論什麼事，全是這樣子。誰都只說是『隨您的便。』他命令人執行自己的意志，就得到極利害的傷心。伊額蒙的衙門破落了，滿是老鼠，亂咬着公文，中了毒死掉。伊額蒙自己也陷入更深的無聊中，躺在沙發上，幻想着過去——那時是過得很好的！告示一出，居民們就有各種反對的行爲，有誰該處死刑，就必得有給喫東西的法律！倘在較遠的地方，居民想有什麼舉動，是一定應該前去禁止的，于是有旅費！一得到『卑職所管區域內的居民已經全滅』的報告，還得給與獎賞和新的移民！

伊額蒙耽着過去的幻想，但鄰近的別的人種的各國裏，卻像先前一樣，照着自己的老規矩在過活，那些居民，在各處地方，用各種東西，彼此在吵架，他們裏面，喧鬧和雜亂和各種的騷擾，是不斷的，然而誰也不介意，因為對於他們，這是有益的，而且也還有趣的。

伊額蒙忽然想到了——



『唔！居民們在朦蔽我！』

他跳起來，在本國裏跑了一轉，推着大家，搖着大家，命令道——

『起來，醒來，站起來！』

毫無用處！

他抓住他們的衣領，然而衣領爛掉了，抓不住。

『豬囉！』伊額蒙滿心不安帖，叫道，『你們究竟怎麼了呀？看看鄰國的人們罷！……』

哪，連那中國尙且……』

居民們緊貼着地面，一聲也不響。

『唉，上帝呵！』伊額蒙傷心起來了，『這怎麼辦纔好呢？』

他來用欺騙，他彎腰到先前那一個居民的面前，在耳朵邊悄悄的說道——

『喂，你！祖國正遭着危難哩，我起誓，真的，你瞧，我劃十字，完全真的，正嘗着深切的危難哩！起來罷，非抵抗不可……無論怎樣的自由行動都許可的……喂，怎麼樣？』

然而已經朽腐了的那居民，卻只低聲說——

『我的祖國，在上帝裏……』

別的那些是恰如死人一樣，一聲也不響。

『該死的連命論者們！』伊額蒙絕望的叫道。『起來罷！怎樣的抵抗都許可的……』  
只有一個會是爽直而愛吵架的人，微微的欠起一點身子，向周圍看了一眼——

『但是，抵抗什麼呢？什麼也沒有呀……』

『是的，還有蟲豸……』

『對於那蟲豸，我們是慣了的！』

伊額蒙的理性，完全混亂了。他站在自己的土地的中央，提高了蠻聲，大叫道——

『什麼都許可了，我的爸爸們！救救我！實行罷！什麼都許可了！大家互相咬起來呀！』  
寂靜，以及舒服的休息。

伊額蒙想：什麼都完結了！他哭了起來。他拔着給熱淚弄溼了的自己的頭髮，懇求

道——

『居民們！敬愛的人們！要怎麼辦才好呢，現在，莫非叫我自己去革命嗎？你們好好的

想想罷，想一想歷史上是必要的，民族上是難逃的事情……我一個，是不能革命的，我這里，連可用的警察也沒有了，都給蟲豸喫掉了……」

然而他們單是映映眼。就是用樹尖來刺，大約也未必開口的！

就這樣，大家都不聲不響的死掉了，失了力量的伊額蒙，也跟着他們死掉了。

因為是這模樣，所以雖在忍耐的裏面，也一定應該有中庸。

居民裏面最聰明的人們，對於這些一切，到底也想了起來了——

『這是怎麼的呀？<sup>？</sup>看來看去，都只有十六個！』

費盡了思量之後，於是決定道——

『這都因為我們這裏沒有人才的緣故。我們是必須設立一種完全超然的，居一切之上，在一切之前的中央思索機關的，恰如走在綿羊們前面的公山羊一樣……』

有誰反對了——

『朋友們，但是，許多中心人物，我們不是已經够受了嗎？<sup>？</sup>』  
不以爲然。

『那一定是帶着俗務的政治那樣的東西罷？』

先前的那人也不弱——

『是的，沒有政治，怎麼辦呢，況且這是到處都有的！我自然也在這麼想——牢監滿起來了，徒刑囚監獄也已經塞得一動都不能動，所以擴張權利，是必要的……』

但人們給他注意道——

『老爺，這是意德沃羅基呀，早是應該拋棄的時候了！必要的是新的人，別的什麼也不要……』

于是立刻遵照了聖師的遺訓裏所教的方法，開手來創造人。把口水吐在地上，捏起來，拌起來，弄得泥土一下就糟到耳朵邊。然而結果簡直不成話。爲了那惴惴然的熱心，竟把地上的一切好花踏爛，連有用的蔬菜也滅絕了。他們雖然使着勁，流着汗，要弄下去，但——因爲沒本領，所以除了互相責備和胡說八道以外，一無所得。他們的熱心終于使上蒼發了怒——起旋風，動大雷，酷熱炙着給狂雨打溼了的地面，空氣裏充滿了悶人的臭味——喘不了氣！

但是，時光一久，和上蒼的糾紛一消散，看哪，神的世界裏，竟出現了新的人！誰都大歡喜，然而——唉唉，這暫時的歡喜，一下子就變成可憐的窘急了。

爲什麼呢？因爲農民的世界裏一有新人物發生，他就忽然化爲精明的商人，開手來工作，零售故國，四十五戈貝克起碼，到後來，就全盤賣掉了，連生物和一切思索機關都在內。

在商人的世界裏，造出新人來——他就是生成的墮落漢，或者有官氣的。在貴族的領地裏——是像先前一樣，想擠淨國家全部收入的人物在抽芽；平民和中流人們的土地上呢，是像各式各樣的野薊似的，生着煽動家，虛無主義者，退嬰家之類。

『但是，這樣的東西，我們的國度裏是早就太多了的！』聰明的人們彼此談論着真的思索起來了——

『我們承認，在創造技術上，有一種錯誤。但究竟是怎樣的錯誤呢？』  
在坐着想，四面都是爛泥，跳上來像是海裏的波浪一樣，唉唉，好不怕人！  
他們這樣的辯論着——

『喂，舍列台萊·拉甫羅維支，你口水太常吐，也太亂吐了……』

『但是，尼可爾生·盧啓文，你吐口水的勇氣可還不够哩……』

新生出來的虛無主義者們，卻個個以華西加·蒲思拉耶夫（註一七）自居，蔑視一切，

嚷叫道——

『喂，你們，菜葉兒們！好好的幹呀，但我們……來幫你們的到處吐口水……』

于是吐口水，吐口水……

全盤的憂鬱，相互的憤恨，還有爛泥。

這時候，夏謨林中學的二年級生米佳·科羅替式庚逃學出來，經過這里了，他是有名的外國郵票搜集家，綽號叫作『鋼指甲。』他走過來，忽然看見許多人坐在水篋裏，吐下口水去，並且還好像正在深思着什麼事。

『年紀不小了，卻這麼憐！』少年原是不客氣的，米佳就這麼想。

他凝視了他們，看可有教育界的分子在裏面，但是看不出，于是問道——

（註一七）荷拉迪爾爾大公時代的英雄——譯者。

「叔父們，爲什麼都沒在水窪裏的呀？」

居民中的一個生了氣，開始辯論了——

「爲什麼這是水窪！這是象徵着歷史前的太古的深池的！」

「但你們在做什麼呢？」

「在要創造新的人！因爲你似的東西，我們看厭了……」

米佳覺得有趣。

「那麼，造得像誰呢？」

「這是什麼話？我們要造無可比擬的……走你的罷！」

米佳是一個還不能獻身于宇宙的神祕之中的少年，自然很高興有這機會，可以參

與這樣的重要事業，于是直爽的勸道——

「創造三隻腳的罷！」

「爲什麼呢？」

「他跑起來，樣子一定是很滑稽的……」



「走罷，小傢伙！」

「要不然，有翅子的怎麼樣？這很好！造有翅子的罷！那麼，就像格蘭特船長的孩子們裏面的老鵬一樣，他會把教師們抓去。書上面說，老鵬抓去的並不是教師，但如果是教師，那就更好了……」

「小子！你連有害的話都說出來了！想想日課前後的禱告罷……」

但米佳是喜歡幻想的少年，漸漸的熱了起來——

「教師上學校去。從背後緊緊的抓住了他的領頭飛上空中的什麼地方去了。什麼地方呢，那都一樣！教師只是蹬着兩隻腳，教科書就這樣的落下來。這樣的教科書，就永遠尋不着……」

「小子！要尊敬你的長輩！」

「教師就在上面叫他的老婆——別了，我像伊里亞和遏諾克一樣，昇天了；老婆那面，卻跪在大路中間，哭哩哭哩，我的當家人呀，教導人呀……」

他們對這少年發了怒。

「滾開！這種胡說八道，沒有你，也有人會說的，你還太早呢！」  
于是把他趕走了。米佳逃了幾步，就停下來想，詢問道——

「你們真的在做麼？」

「當然……」

「但是做不順手嗎？」

他們煩悶地歎着氣，說——

「唔，是的。不要來妨害，走罷——」

米佳就又走遠了一些，伸伸舌頭，使他們生氣。

「我知道爲什麼不順手！」

他們來追少年了，他就逃，但他們是熟練了驛站的飛腳的人物，追到了，立刻拔頭髮。

「嚇，你……爲什麼得罪長輩的……」

米佳哭着懇求說——

「叔父們……我送你們蘇丹的郵票……我有臨本的……還送你們小刀……」

但他們嚇唬着，好像校長先生一樣。

「叔父們！真的，我從此不再搗亂了。但我實在也看出了爲什麼造不成新的人……」

「說出來……」

「稍稍鬆一點……」

放鬆了，但還是捏住着兩隻手。少年對他們說道——

「叔父們！土地不像先前了！土地不中用了，真的，無論你們怎樣吐口水，也什麼都做不出來了！先前，上帝照着自己的模樣，創造亞當的時候，所謂土地，不是全不爲誰所有的嗎？但現在卻都成了誰的東西。哪，所以，人也永遠是誰的所有了……這問題，和口水是毫無關係的……」

這事情使他們茫然自失，至于將捏住的兩隻手放開。米佳趁勢逃走了。逃脫了他們之後，把拳頭當着自己的嘴，罵着——

「這發紅的科曼提人！伊羅可伊人！」

然而他們又一致走進水窪裏，坐了下來，他們中間的最聰明的一個說——

者……」

「諸位同事，自做我們的事罷！要忘記了那少年，因為他一定是化了裝的社會主義者……」

唉，米佳，可愛的人！

十二

有叫作伊凡涅支的一族，是奇怪之極的人民！無論遭了什麼事，都不會驚駭！他們生活在全不依照自然法則的『輕妄』的狹窄的包圍中。

『輕妄』對於他們，做盡了自己的隨思想到的事，隨手做去的事……從伊凡涅支族，剝了七張皮，於是嚴厲的問道——

『第八張皮在那里？』

伊凡涅支人毫不喫驚，爽利地回答『輕妄』道——

『還沒有發育哩，大人，請您稍稍的等一下……』

『輕妄』一面焦急地等候着第八張皮的發生，一面用信札，用口頭，向鄰族自負

道——

「我們這裡的人民，對於服從，是很當心的。你就是逞心縱意的做，一點也不喫驚！比起來，真不像足下那邊的……那樣……」

伊凡涅支族的生活，是這樣的——做着一點事，納着捐，送些萬不可省的賄賂，在這樣的事情的餘暇，就靜悄悄的，大家彼此鳴一點不平——

「難呵，兄弟！」

有點聰明的人們卻豫言道——

「怕還要難起來哩！」

他們裏面的誰，有時也跟着加添幾句話。他們是尊敬這樣的人物的，說道——

「他在 i 字頭上加了點了！」

伊凡涅支族租了一所帶有花園的大屋子，在這屋子裏，收留着每天練習講演，在 i 字頭上加着點的特別的人們。

這裏面大約聚集了四百個人，其中的四個，蒼蠅似的，開手來加點了，加的只是因為

警官好奇，給了許可的點，他們于是向全世界誇口道——

『看我們堂堂皇皇的創造出歷史來！』

但從警官看起來，他們的事業卻好像是尋開心，他們還沒有在別的字上加點，就斬釘截鐵的通知他們說——

『不要弄壞字母了，大家都回家去！』

把他們趕散了，但他們並不喫驚，彼此互相安慰道——

『不要緊的，』他們說：『我們要寫上歷史去，使這種有失體面的事情，全都成爲他們的污點！』

于是伊凡涅支族在自己的家裏，一回兩三個，祕密的聚起來，仍然毫不喫驚的，彼此悄悄的說道——

『從我們的選拔出來的同人們裏，又給人把辯才奪去了！』  
莽撞的，粗暴的人們，就互相告語說——

『在「輕妄」那里，是沒有什麼法律之類的！』

伊凡涅支族大概都喜歡用古諺來安慰他自己。和『輕妄』起了暫時的不一致，他們裏面的誰給關起來了，他們就靜靜的說出哲學來——

『多事之處勿往！』

如果他們裏面的誰，高興別人的得了災禍呢，那就說——

『應知自己之身分！』

伊凡涅支族就以這樣的法子過活。過活下去，終於把一切 i 字，連最末的一個也加了點了！除此以外，他們無事可做！

『輕妄』看透了這全無用處，就命令全國，發布了極嚴厲的法律——

從此禁止在 i 字上加點，並且除允准者外，凡居民所使用之一切上，皆不得有任何附點存在，如有違犯，即處以刑法上最嚴峻之條項所指定之刑。

伊凡涅支族茫然自失了！做什麼事好呢？

他們沒有受過別樣的教練，只會做一件事，然而這被禁止了！

於是兩個人一班，偷偷的聚在昏暗的角落裏，像逸話裏面的波寫訶尼亞人一樣，附



着耳朵，討論了起來——

「伊凡涅文！究竟怎麼辦呢，假如不准的話？」

「喂——什麼呀？」

「我並沒有說什麼，但總之……」

「沒有什麼也好，這够受了！沒有什麼呀！可是你還在說——真的！」

「唔，說我在怎麼？我什麼也不呀！」

除此以外，他們是什麼話也不會說的了！

國度的這一面，住着苦什密支族，那一邊呢，住着盧啓支族，其間有一條河。

這國度，是侷促的地方，人民是貪心的，又很嫉妬，因此人民之間，就爲了各種無聊事吵起架來，——只要有一點什麼不如意事，立刻嚷嚷的相打。

拚命相咬，各決輸贏，於是來計算那得失。一說到計算，可是多麼奇特呀？！  
的關了的人，利益是很少的——

苦什密支族議論道——

『那盧啓支人一個的實價，是七戈見克，（註一八）但打死他卻要化一盧布六十戈貝

（註一八）一百戈貝克爲一盧布，每一戈貝克，現在約合中國錢二分——譯者。

克，這是怎麼的呀？」

盧啓支族這一面也在想——

「估起來，一個活的苦什密支人是兩戈貝克也不值的，但打死他，卻化到九十戈貝克了！」

「什麼緣故呢？」

于是懷着恐怖心，大家這樣的決定了——

「有添造兵器的必要，那麼，仗就打得快，殺人的價錢也會便宜。」

他們那里的商人們，就撐開錢袋，大叫道——

「諸君！救祖國呀！祖國的價值是貴的呵！」

準備下無數的兵器，挑選了適宜的時期，彼此都要把別人趕出大家有份的世界去！戰鬪了，戰鬪了，決定輸贏了，掠奪了，于是又來計算那得失——多麼迷人呢！

「但是，」苦什密支族說，「好像我們這面還有什麼不合式！先前是用一盧布六十戈貝克做掉盧啓支人的，現在卻每殺一個，要化到十六盧布了！」

他們沒有元氣了！盧啓支族那一面呢，也不快活。

『弄不好！如果戰爭這樣貴，也許還是停止了的好罷！』

然而他們是強硬的人，就下了這樣的決心——

『兄弟！要使決死戰的技術，比先前更加發達起來！』

他們那里的商人們，就撐開錢袋，大吼道——

『諸君！祖國危險哩！』

而自己呢，卻悄悄的飛漲了草鞋的定價。

盧啓支族和苦什密支族，都使決死戰的技術發達了，決定輸贏了，掠奪了，計算得失

了——竟是傷心得很！

活人原是一文也不值的，但要打死他，卻愈加貴起來了！

在平時，是大家彼此鳴不平——

『這事情，是要使我們滅亡的！』盧啓支人們說。

『要完全滅亡的！』苦什密支人們也同意。

但是，有誰的一隻鴨錯在河裏一洩的時候，就又打了起來了。

他們那里的商人們，就撐開錢袋，埋怨道——

『這鈔票，是只使人喫苦的！無論抓多少，總還是沒有够！』

苦什密支族和盧啓支族打了七年仗，沒頭沒腦的相搏，毀壞市街，燒掉一切，連五歲的孩子們也用機關鎗來打殺。那結果，有些人是只剩了草鞋，別的有些人則除了領帶以外，什麼也不剩，人民竟弄得只好精赤條條的走路了。

大家決定輸贏了，掠奪了，計算得失了，于是彼此兩面，都惘惘然了。

他們眯着眼睛，喃喃的說——

『不成！諸君，不行呀，決死戰這件事，好像是我們的力量簡直還不能辦到似的！看罷！每殺一個苦什密支人，要化到一百盧布哩。不行，總得想一個別的方法才好。』

會議之後，他們成隊的跑到河邊對面的岸上，敵人也成羣的站着。

自然，他們是很小心的彼此面面相覷，彷彿是害羞。躊躇了許多工夫，但從有一邊的岸上，向着那一邊的岸上說話了——

「你們，怎麼了呀？」

「我們嗎，沒有什麼呀。」

「我們是不過到河邊來看看的……」

「我們也是的……」

他們站着，害羞的人在搔頭皮，別的人是憂鬱着在歎氣。

于是又叫了起來了——

「你們這里，有外交使者嗎？」

「有的呀。你們這里呢？」

「我們也有……」

「哦！」

「那麼，你們呢……」

「唔，我們是，自然沒有什麼的。」

「我們嗎？我們也一樣……」

彼此瞭解了，把外交使者淹在河裏之後，明明白白的說出來了——

「我們來幹什麼的，知道嗎？」

「也許知道的！」

「那麼，爲什麼呀？」

「因爲要講和罷。」

苦什密支這一族喫了一驚。

「怎麼竟會猜着的呢？」

但盧啓支族這一面，微笑着說——

「唔，我們自己，也就爲了這事呀！戰爭真太化錢了。」

「哦哦，真是的！」

「即使你們是流氓，總之，還是和和氣氣的大家過活罷，怎麼樣？」

「即使你們是賊骨頭，我們也贊成的！」

「兄弟似的過活罷，那麼，恐怕可以儉省得多了！」

『可以儉省得多的。』

誰都高興，給惡鬼迷住了似的人們，都舞蹈起來了，跳起來了，燒起篝火來了。抱住對方的姑娘，使她乏了力，還偷對方的馬匹，互相擁抱，大家都叫喊道——

『哪，兄弟們，這多麼好呀？即使你們是……譬如……』

于是苦什密支族回答說——

『同胞們！我們是一心同體的。即使你們，自然，即使是那個……也不要緊的！』

從這時候起，苦什密支族和盧啓支族就平靜地，安穩地過活了，完全放棄了武備，彼此都輕鬆地，平民的地，互相偷東西。

然而，那些商人們，卻仍然照了上帝的規矩生活着。



# 十四

馴良而執拗的凡尼加，縮着身子，睡在只有屋頂的堆房裏，是拚命的做了事情之後，休息在那里的。有一個貴族跑來了，叫道——

「凡尼加，起來罷！」

「爲什麼呢？」

「救墨斯科去呀！」

「墨斯科怎麼了？」

「波蘭人在那里放肆得很！」

「這無賴漢……」

凡尼加出去了，救着的時候，惡魔波羅忒涅珂夫吆喝他道——

「昏蛋，你爲什麼來替貴族白費氣力的！去想一想罷。」

「想嗎，我一向沒有習慣，聖修道神甫曾替我好好的想的。」凡尼加說。他救了墨斯科，回來一看，屋頂沒有了。

他歎一口氣——

「好利害的偷兒！」

因爲想做好夢，把右側向下，躺着，一睡就是二百年，但忽然間，上司跑來了——

「凡尼加，起來罷！」

「爲什麼呢？」

「救俄羅斯去呀！」

「誰把俄羅斯？」

「十二條舌頭的潘那巴拉忒呀！」

「哼，給牠看點顏色……要牠的命！」

前去救着的時候，惡魔潘那巴拉忒悄悄的對他說——

『凡涅，你爲什麼要給老爺們出力呢，凡紐式加，你不是已經到了應該脫出奴隸似的職務的時候了嗎！』

『他們自己會來解放的。』凡尼加說。于是把俄羅斯救出了。回了家，驟然一看，家裏沒有屋頂！

他歎一口氣——

『狗子們，都偷走了！』

跑到老爺那里去，問道——

『這是怎麼的，救了俄羅斯，卻什麼也不給我一點嗎？』

『如果你想要，就給你一頓鞭子罷？』

『不不，不要了！多謝你老。』

這之後，又睡了一百年，做着好的夢。但是，沒有喫的。有錢，就喝酒，沒有錢，就想——  
『唉唉，喝喝酒，多麼好呢！』

哨兵跑來了，叫道——

「凡尼加，起來罷！」

「又有什麼事了？」

「救歐羅巴去呀！」

「牠怎麼了？」

「德國人在侮辱牠哩！」

「但是，他們爲什麼誰也不放心誰呢？再靜一些的過活，豈不是好……」

他跑出去，開手施救了。然而德國人卻撕去了他的一條腿。凡尼加成了獨腳，回家來看時，孩子們餓死了，女人呢，在給鄰家汲水。

「這可怪哩！」凡尼加喫了一驚，於是舉起手來，要去搔搔後腦殼，但是，在他那里，卻並沒有頭！

## 十五

古時候，也很有名的夏謨林市裏，有一個叫作米開式加的侏儒。他不能像樣的過活，只沾在汙穢和窮苦和衰弱裏。他的周圍流着不潔，各種妖魔都來戲弄他，但他是一個頑固的沒有決斷力的懶人，所以頭髮也不梳，身子也不洗，生着蓬蓬鬆鬆的亂髮，他向上帝訴說道——

『主呵，主呵！我的生活是多麼醜，多麼髒呵！連豬也在冷笑我，主呵，您忘記了我了！』

他訴說過，暢暢快快的哭了一通，躺下了，他幻想着——

『妖魔也不要緊，只要給我一點什麼小改革，就好了，爲了我的馴良和窮苦給我能够洗一下身子，弄得漂亮些……』

然而妖魔卻更加戲弄他了。在未到『吉日良辰』之前，總把實行自然的法則延期，對於米開式加，每天就總給他下面那樣之類的簡短的指令——

『應沈默，有違反本令者，子孫七代，俱受行政上之撲滅處分。』  
或者是——

『應誠心愛戴上司，有不遵本令者，處以極刑。』

米開式加讀着指令，向周圍看了一轉，忽然記得了起來的是夏謨林市守着沈默，特力摩服市在愛上司，在服爾戈洛，是居民彼此偷着別人的草鞋。

米開式加呻吟了——

『唉唉！這又是什麼生活呢？出點什麼事才好……』

忽然間一個兵丁跑來了。

誰都知道，兵爺是什麼都不怕的。他把妖魔趕散了，還推在暗的堆房和深的井裏，趕在河的冰洞裏。他把手伸進自己的懷中，拉出約莫一百萬盧布來，而且——毫不可惜地遞給米開式加了——

「喂，拿去，窮人，到混堂裏去洗一個澡，整整身樣，做一個人罷，已經是時候了！」  
兵丁交出過一百萬盧布，就做自己的工作去了，簡直好像沒事似的！  
請讀者不要忘記這是童話。

米開式加兩隻手裏捏着一百萬盧布，剩下着——他做什麼事好呢。從一直先前起，他就遵照指令，什麼事情都不做了的，只還會一件事——鳴不平。但也到市場的衣料店裏去，買了做襯衫的紅布來，又買了褲料。把新衣服穿在髒皮膚上，無晝無夜，無年無節，在市上彷徨。擺架子，說大話。帽子是歪斜的，腦子也一樣。『咱們嗎？』他說，『要幹，是早就成功了的，不過不高興幹。咱們夏謨林市民，是大國民呀。從咱們看起來，妖魔之類，是還沒有跳蚤那麼可怕的，但如果要怕，那也就不一定。』

米開式加玩了一禮拜，玩了一個月，唱完了所有記得的歌。

『永遠的記憶』和『使長眠者和衆聖一同安息罷』也都唱過了，他厭倦了慶祝，不過也不願意作工。從不慣變了無聊。不知怎的，一切都沒有意思，一切都不像先前。沒有警官，上司也不是真貨色，是各處的雜湊，誰也不是懼，這是不好的，異樣的。

米開式加喃喃自語道——

『以前，妖魔在着的時候，秩序好得多了。路上是定時打掃的，十字路口都站着正式的警察，步行或是坐車到什麼地方去，他們就命令道，『右邊走呀！』但現在呢，要走那里就走那里，誰也不說一句什麼話。這樣子，也許會走到路的盡頭的……是的，已經有人走到着哩……』

米開式加漸漸的無聊了起來，嫌惡的意思越加利害了。他凝視着一百萬盧布，自己憤恨着自己——

『給我，一百萬盧布算什麼？別人還要多呢！如果一下子給我十萬萬，倒也罷了……現在不是只有一百萬嗎？一百萬盧布，叫我怎麼用法？現在是雞兒也在當老鴿用。所以一隻雞也要賣十六個盧布！我這里，統統就只是一百萬盧布呀……』

米開式加發見了老例的不平的原因，就很高興，于是一面在骯髒的路上走，一面叫喊道——

『給我十萬萬呀！我什麼也幹不來！這算是什麼生活呢！街路也不掃，警察也沒有，到



處亂七八遭的。給我十萬萬罷，要不然，我不高興活了！」

有了年紀的土撥鼠從地裏爬出來，對米開式加說——

「獸子，嚷什麼呀？在託誰呢？喂，不是在託自己嗎！」

但米開式加仍舊說着他的話——

「我要用十萬萬！路沒有掃，火柴漲價了，沒有秩序……」  
到這里，童話是並沒有完的，不過後文還沒有經過檢閱。

## 十六

有一個女人——姑且叫作瑪德里娜罷——爲了不相干的叔子——姑且說是爲了尼啓太罷——和他的親戚以及許多各種的僱工們在做活。

她是不舒服的。叔子尼啓太一點也不管她，但對着鄰居，卻在說大話——

『瑪德里娜是喜歡我的，我有想到的事情，都叫她做的。好像馬，是模範的馴良的動物……』

但尼啓太的不要臉的爛醉的僱工們，對於瑪德里娜，卻欺侮她，趕她，打她，或者是罵她當作消遣。然而嘴裏還是這麼說——

『喂，我們的姑娘瑪德里娜！有時簡直是可憐的人兒哪！』

雖然用言語垂憐，實際上卻總是不斷的虐待和搶奪。

這樣的有害的人們之外，也還有許多無益的人們，同情着瑪德里娜的善于忍耐，把她團團圍住。他們從第三者的地位上來觀察她，佩服了——

『喫了許多苦頭的我們的窮娃兒！』

有些人則感激得叫喊道——

『你，——他們說，『是連尺也不能量的，你就是這麼偉大！用知識，』他們說，『是不能懂得你的，只好信仰你！』』

瑪德里娜恰如母熊一樣，從這時代到那時代，每天做着各種的工作，然而全都沒意思，——無論做成了多少，男的僱工就統統霸去了。在周圍的，是醉漢，女人，放肆，還有一切的污穢——不能呼吸。

她這樣地過着活。工作，睡覺。也趁了極少的閒空，煩惱着自己的事——

『唉唉！大家都喜歡我的，都可憐我的，但沒有真實的男人！如果來了一個真實的人，用那強壯的臂膊抱了我，盡全力愛着我，我真不知道要給他生些怎樣的孩子哩，真的！』

而且哭着，這之外，什麼也不會！

鐵匠跑到她這里來了。但瑪德里娜並不喜歡他，他顯着不大可靠的模樣，全身都粗陋，性格是野的，而且說着難懂的話，簡直好像在誇口——

「瑪德里娜，」他說，「你只有靠着和我的理想的結合，這才能夠達到文化的其次的階段的……」

她回答他道——

「你在說什麼呀！我連你的話也不懂，況且我很有錢，你似的人，看不上眼的！」

就這樣的過着活。大家都以為她可憐，她也覺得自己可憐，這裏面，什麼意思也沒有。

勇士突然出現了。他到來，趕走了叔子尼啓太和僱工們，向瑪德里娜宣言道——

「從此以後，你完全自由了。我是你的救主，就如舊銅圓上的勝利者喬治似的！」

但鐵匠也聲明道——

「我也是救主！」

「這是因為他嫉妬的緣故，」瑪德里娜想，但口頭卻是這麼說——

「自然，你也是的！」

他們三個，就在愉快的滿足裏，過起活來了。天天好像婚禮或是葬禮一樣，天天喊着萬歲。叔子的僱工穆開，覺得自己是共和主義者了，萬歲！耶爾忒羅夫斯克和那崙弄在一起，宣言了自己是合衆國，也萬歲。

約莫有兩個月，他們和睦地生活着。恰如果酒勺子裏的繩子一樣，只浸在歡喜中。但是，突然間——在聖露西，事情的變化總是很快的，勇士忽而厭倦了！

他對着瑪德里娜坐下，問道——

「救了你的，究竟是誰呀？我嗎？」

「哦哦，自然是可愛的你呵！」

「是嗎？」

「那麼我呢？」鐵匠說。

「你也是……」

稍停了一會，勇士又追問道——

「誰救了你的呢——我罷，未必不是罷？」

「唉唉！」瑪德里娜說，「是你，確是你，就是這你呀！」

「好，記着！」

「那麼，我呢？」鐵匠問。

「唔唔，你也是……你們兩個一起……」

「兩個一起？」勇士翹着鬍子說。「哼……我不知道……」

於是每時訊問起瑪德里娜來——

「我救了你沒有？」

而且越來越嚴緊了——

「我是你的救主呢，還是別的誰呢？」

瑪德里娜看見——鐵匠哭喪着臉，退在一旁，做着自己的工作。偷兒們在偷東西，商

人們在做買賣，什麼事都像先前，叔子時候一樣，但勇士卻依然每天罵詈着，追問着——

「我究竟是你的什麼人呢？」

打耳刮，拔頭髮！

瑪德里娜和他接吻，稱讚他，用殷勤的話對他說——

『您是我的可愛的意大利的加里波的呀，您是我的英吉利的克靈威爾，法蘭西的拿破崙呀！』

但她自己，一到夜裏，卻就暗暗的哭——

『上帝呵，上帝呵！我真以為有什麼事情要起來了，但這事，卻竟成了這模樣了！』

.....

請不要忘記了這是童話。





# 藥用植物

日本 刈米達夫 作

# 目次

## 總說

一 藥用植物的沿革..... 五九

二 藥用植物的種類..... 七〇

## 主要藥用植物

一 管精有胚植物部..... 七二

二 無管有胚植物部..... 八〇

三 真菌植物部..... 八二

四 紅藻植物部..... 八三

## 凡例

## 藥用植物

### 總說

植物的成分，也有在一種的植物裏，平均分布于各器官的，但特殊的成分，在或一器官中，特別蓄積得多者，也頗不少。例如蓖麻 (*Ricinus communis* L.) 的莖葉裏，幾乎不含脂肪油，而種子卻含有脂肪油即蓖麻子油約 50%，又如罌粟 (*Papaver somniferum* L.) 的藥用成分的植物鹼質，因為多在乳管內的乳液中，所以以全草而言植物鹼質的含量，不過 0.1% 內外，但採取乳液，使之乾燥，則可得鹽基物的含量達到 10-25% 者（是名阿片）。爲了入藥，將這樣的藥用植物，採集調製其富于藥用成分之器官或分泌物者，謂之生藥 (Vegetable drugs; Pflanzenrogen)。英語的 drug，德語的 Drogen，現在

成了指一切藥（生藥與合成藥）的意思的言語了，然而和 dry（英）trocken（德）同其語源，帶着『乾燥』的意義的。就是採草根樹皮，而乾燥之者，是藥的起源。講究鑑識生藥，辨別真贋良否之學，曰生藥學，（pharmacognosy; Pharmakognosie—希臘語 pharmakon 藥，gnome 判斷）是藥學（pharmacy; Pharmacie）的一分科。作為應用植物學的一分科，研究藥用植物的植物學方面者，屬於藥用植物學（pharmaceutical botany; pharmazeutische Botanik），藥用成分的研究，則為植物化學（phytochemistry; Pflanzenchemie）的領域。

### 一 藥用植物的沿革

以植物為藥，早始于人智未開的時代，是專由經驗，知其藥效，因而流傳的，至于近世，加以實驗和學理，遂有今日的發達。從那應用的形式而言，最初是將生藥製為粉末，取以內服，或者至多是用水煎煮，取而飲之罷了。二世紀頃，羅馬的醫師喀萊努斯（Galenus）始用酒精浸漬生藥，以作丁幾（tincture; Tinktur），或蒸發其水浸液，作越幾斯（extract;

Extrakt) 要之，是發明了除去生藥中的纖維等類無用的部分，濃縮其有效成分，以供藥用了。這是藥學上非常的進步，而更上一層的進步，則在一八〇四年，成于德國的藥劑師舍調納爾 (Sertürner) 的。那就是將生藥中的有效成分本身，純粹分離開來，以供藥用，他始從阿片抽出其麻醉性有效成分，成爲純粹的結晶，而名之曰嗎啡。爲此事所刺戟，一八〇九年則從規那皮得規寧，一八二一年從茶葉得咖啡英，就這樣地順次發見了藥用植物的有效成分，到了現在，大抵的重要藥用植物的有效成分，都已明白了。不消說，生藥的藥效，是和有效成分含量的高低成比例的，然而成分的含量，並非常常一定，例如阿片中嗎啡含量，據向來的記錄是從1%以下起，最高至24%。所知的規那皮中的規寧含量，也從1%以下起，最高至14%。所以使用生藥，藥效是不定的，但作爲精製的成分，以供藥用，則有使藥效一定的利益，而且便于使用，故在近年，精製藥極其全盛。但在別一面，又如後文所述，使用生藥那樣的粗製藥，卻也有特殊的意義，所以在最近，又有些從精製藥時代復歸于生藥時代的傾向了。

以上是略述了現代醫藥的變遷的，但在日本及中國，則別有古昔以來，到了特殊的

發達的漢方醫法在。這在今日，是非常衰微了，但所用的所謂和漢藥，則現在尚以賣藥的形式，盛行應用。漢方的起原在中國，允恭天皇之世（西紀四一四年），這纔傳入日本，那始祖，是君臨遠古的中國的神農（西紀前約三千年），相傳自嘗百草，知其藥效，教庶民以療病之道。梁武帝（西紀五〇二至五四九年）之世，陶弘景著神農本草經，始詳述了漢藥。此後有許多本草書出世，但流傳至今而最著名者，是西紀一五九六年，即明的李時珍所著的本草綱目。

## 二 藥用植物的種類

將藥用植物，依其用途而加以大別，大概可分類為下列的三種：——

- A. 醫藥
- B. 漢方藥
- C. 民間藥

A 是用于現代的醫術的醫藥，許多是收載在日本藥局方裏的。其未經收載者，也作

爲新藥，在被應用。

B是用于漢方醫術的藥，在現下，漢方衰微了，而賣藥之內，漢方藥還很多，那消費量也很大。在日本，賣藥的年產額爲二億圓內外，其中約五成是用漢方藥的。近年由藥學及醫學兩方面，漢方藥之研究非常盛行，從漢方藥中陸續發見有價值的醫藥，爲現代的醫術所採用者，也已經不少。所以A與B的區別，漸次有了撒廢的可能性了。

C是包含着自古相傳，俗間用以爲藥的植物的，然而凡所謂藥，幾乎全是靠了俗間的經驗，這纔知道藥效的，所以C和A以及和B之間，也難于加以劃然的區別。在這里，所取的意義，是民間所用的藥草中，那藥效成分等，未經學術底研究的東西。

# 主要藥用植物

## 一 管精有胚植物部 *Embryophyta* *Siphonogama*

被子植物亞部 *Angiospermae*

雙子葉門 *Dicotyledoneae*

後生花被亞門 *Metachlamydeae*

菊科 *Compositae*

希那 *Ariemisia Cina* *Berç.* 灌木狀的多年草，自生於俄國的土耳其斯坦地方的沼澤地，也被栽培。那花蕾稱爲希那花 (*santonica*; *Wurmsamen*)，即用生藥或由此製



造山多寧，以作蛔蟲驅除藥（0.05-0.1克，一日三回）。山多寧（santonin,  $C_{15}H_{13}O_3$ ）是無色柱狀的結晶，希那花中約含2%內外。

這植物是俄國的特產，那栽培及山多寧的製造，是作為同國政府的專賣事業，握世界的山多寧供給的獨占權，在得莫大的收益的。因此于那種子的傳播海外，力加防遏，但傳聞近年在德國南部，栽培已經成功。得到這種子者，日本也有幾人，雖或發芽生育，然而未達成功之域。

代山多寧以作蛔蟲驅除藥者，近來漢藥的海人草頗被使用了。但山多寧之用尚不衰。山多寧以少量而驅蟲之效確實之點勝。海人草以沒有副害之點勝。

蒼朮 *Attractylis ovata* Thunb. 多野生于各地，秋季開白色的管狀花。秋季掘根而乾燥之者，稱為蒼朮，又去其枹皮而乾燥之者，稱為白朮，在漢方中，為重要的健胃劑。正月的屠蘇，即成于白朮，桔梗，山椒，防風，肉桂，大黃這六味，用現今的說法來說，是屬於芳香性健胃劑的。蒼朮含約1.5%的揮發油，那揮發油中的阿德拉克諦隆（*Attractylon*,  $C_{14}H_{18}O$ ）（註一）是含着根所特有的香氣的油狀物質。又俗間以為用蒼朮燻蒸室內，有除

溼之效，當梅雨時，衣莊至今尚頗用之于衣服的防黴。推想起來，也許是由于揮發油的殺菌的作用罷。

艾納 *Blumea balsamifera* DC. 自生于中國及臺灣的多年草，由那水蒸氣蒸溜而得的揮發油的腦分，稱為艾片，或艾納香 (*naigicamphor*)，與龍腦同為漢方的高貴藥，用作發汗祛痰藥及線香的香料，多從中國南部輸出。蘇門答臘，婆羅洲等所產的龍腦（採自龍腦香科的植物 *Dryobalanops camphora* Coleb.）是光學底右旋性的，艾片則相反，由左旋龍腦 (*L-Borneol*) 所成。（註二）現今龍腦已能由樟腦的還元，廉價製造。

紅花 *Carthamus tinctorius* L. 是埃及原產的多年草，採集其紅黃色的管狀花者，曰紅花，加以壓搾者，曰板紅花，專從中國輸入（于日本）。含有一種稱為卡爾泰明 (*carthamin*,  $C_{21}H_{22}O_{10}$ )（註三）的，由煆醇配糖體而成的色素，作為婦人病，尤其是通經

（註一）高木誠司，本鄉銀作。藥學雜誌，五〇九五三九（一九二四年）。

（註二）Schimmel & Co., 1895 Apr. 74.

（註三）黑田近子，日本藥學會例會講演（一九二九年一月）。

藥，昔時曾被重用，現在則但以供化裝用或食品著色用紅的製造原料。紅的製造，（註四）先將紅花浸漬水中一晝夜，溶出除去其稱為薩弗羅黃（safrorogelb,  $C_{21}H_{30}O_{15}$ ）的黃色素，次用灰汁溶出卡爾泰明，將梅醋加入這浸液中，使成酸性，用絹布濾取已經游離的卡爾泰明而乾燥之。（日本）京都的紅清，東京的羽根田等專門的紅製造所，至今尙在大舉製造。

除蟲菊 *Chrysanthemum cinerariifolium* Boec. 是南歐原產的廣行栽培于各地的多年草，初夏採集，乾燥其頭狀花，即為除蟲菊花（insect flower; Insektenblumen），以供製造驅蚤粉，除蚊香，或農業用殺蟲劑之用。殺蟲成分是稱為披列式林第一（Pyrethrin I,  $C_{21}H_{30}O_3$ ）及披列式林第二（Pyrethrin II,  $C_{22}H_{30}O_5$ ）（註五）的液狀物質，合兩種含量共約 0.3%。這成分，近年已由斯滔定該爾（Staudinger）慮志加（Ruzica）

（註四）羽根田作夫，植物研究雜誌，四，一四二（一九二七年）。

（註五）Staudinger, H. L. Ruzica; Helvetica Chimica Acta 7, 177; 101

（一九二四年）藥誌，五〇八，五二二五—一〇六七〇（一九二四年）。

兩人考得其化學底構造，可以用類似的物質來合成了。

除蟲菊是在明治十八年（西紀一八八五年），那種子纔始渡到日本的，到了經過四十餘年的今日，已經達到年產額四百萬圓內外，輸出額六百萬斤，其價格三百萬圓，爲藥用植物輸出品中占第一位的重要的東西了。在日本的栽培地，以北海道爲首，廣島，岡山，香川諸縣次之。紅花除蟲菊（*C. roseum* Web. et Mohr.）雖也有殺蟲之效，但比起白花種來，則殺蟲力弱，收花量少，故在日本，未嘗栽培。

土木香 *Inula Heleniun* L. 歐洲原產的多年草，秋期採集乾燥其二年至三年生的宿根，即稱爲土木香（*elecampane*; *Alantwurzel*），用于健胃祛痰劑。在日本，賣藥中往往用之，而在歐洲也視爲重要的民間藥，根含多量的衣奴林（*inulin*）及1-2%的揮發油，揮發油中，含有稱爲阿蘭安拉克敦（*Alantolaktone*,  $C_{15}H_{20}O_2$ ）（註六）的結晶性成分。

木香 *Saussurea Lappa* Clarke, (*Aucklandia Costus* Falk.) 自生于印度北部的多年草，根以供芳香性健胃藥，亦作燻香料，或夾衣服之間，防蟲有效。

（註六）Bredt, Posth; Liebigs Annalen der Chemie 285, 349 (1895)。

桔梗科 Campanulaceae

羅培利亞 *Lobelia inflata* L. 原是自生于北美的一年草，在日本栽培起來，也很能生育。向來是作羅培利亞丁幾，用于喘息藥的，因有副害，一時幾乎不用。但自數年前，威蘭特（註七）成功了由此純粹地抽出羅培林（Lobelin,  $C_{23}H_{20}NO_2$ ）這一種鹽基物以來，遂成爲不可缺的呼吸興奮藥了。日本野生的『澤桔梗』（*L. sessilifolia* Lamb. — 水葱）中，也含有羅培林。（註八）

桔梗 *Platycodon grandiflorum* DC. 栽培以供觀賞的本植物的根，亦爲重要的生藥之一。即秋期掘根而乾燥之，稱爲桔梗根，煎服以作鎮咳祛痰藥（一日量五克）。較之北美所輸入的綏內喀根，（見後文遠志科——譯者）藥效有優而無劣。（註九）成分

（註七）Wieland: Berichte der deutschen chemischen Gesellschaft, 54, 1784 (1921)

（註八）久保田晴光，中島清吉，尹藤亮一，日本藥物學雜誌，九，二三（一九二九年）。

稱爲桔梗類皂質 (kikyo-saponin,  $C_{29}H_{43}O_{11}$ )。桔梗根本是用爲漢藥的，但近來則以供醫用。而且發賣着用這爲原料的『弗拉契科丁』、『呼斯妥爾』、『埃巴寧』等的新藥。

胡瓜科 Cucurbitaceae

科羅辛忒 *Citrullus Colocynthis* (L.) Schrader. 栽培于歐洲的蔓性多年草，概

(註九) 松南千壽，磯義雄，軍醫團雜誌，一九四，四〇一(一九二九年)。



第一圖 羅培利亞

形類似西瓜，但甚小，果實直徑三四寸，球形。乾燥其果肉，則成燒麩樣的粗鬆的東西，但用其0.2克即有起劇烈的下痢的作用。

倭瓜 *Cucurbita moschata* Duch. var. *Zoomas* Makino. 與其同屬的南瓜 (*C. moschata* Duch. var. *melanociformis* Makino) 一同，種子皆稱南瓜仁，為條蟲驅除藥之用。驅蟲作用雖不及石榴根皮之確實，但並無副害之點，是其特長。用種子30克，加水研爛，除去種皮，空腹時服之。合衆國收載于藥局方中，以供醫用。多食南瓜或柑橘，往往將眼球，皮膚等染成黃色，呈黃疸一樣的外觀。是名柑皮症 (Aurantiosis, Carotinosia)。這是因為南瓜或柑橘的稱為卡羅丁 (Carotin,  $C_{40}H_{56}$ ) 的黃色素，一旦被人體所吸收，後從汗腺排出，將皮膚角質層的脂肪黃染了緣故。于健康是毫無害處的。(註一〇)

栝樓 *Trichosanthes japonica* Regel. 是自生于暖地的宿根性蔓草，其種子稱栝樓仁，根稱栝樓根，以作鎮咳祛痰藥。又，由根製出的澱粉，稱天花粉，外用于溼疹及其他皮膚病。

(註一〇) 安齊真篤，北海道醫學雜誌，四，二五三—二五五 (一九二六年)。

敗醬科 Valerianaceae

甘松香 *Nardostachys Jatamansi* Royle. 是自生于印度山地的多年草，其根有特異的佳香，稱為甘松香，以作芳香性健胃藥，也用于燻香料，尤其是線香的香料。在印度，是古來就以此為非常貴重的香料的。含有約2%的揮發油。(註一一)

纈草 *Valeriana officinalis* L. var. *latifolia* Miq. 自生于山地，或被栽培的多年草，初夏時，頂生美麗的淡紅色的繖形花序。根稱纈草根 (Valerian root; Baldrianwurzel)，作為鎮靜藥，用于神經衰弱，精神不安等，而于婦人的歇斯迭里病，尤所賞用。一日量10克，通常作浸劑而用之。含有約6%揮發油，那固有的臭氣，則大抵由于纈草酸 (Valerian-säure  $C_4H_9COOH$ ) 的酯類。

茜草科 Rubiaceae

(註一一) 朝比奈泰彥，藥誌，三〇二、三五五 (一九〇七年)。



規那 *Cinchona* spp. 是南美原產的喬木，現在大抵栽培于爪哇，臺灣也有移植栽培的，但很少。那樹皮稱規那皮 (*cinchona bark*; *Chinurinde*)，以作健胃強壯藥（一日量 5-10 克，煎劑），又由此製造鹽酸規那 (*Chininhydrochlorid*— $C_{20}H_{24}N_2O_8 \cdot HCl$ )，作解熱藥（一回量 0.5-1.0 克），而對於瘧疾，尤為不可缺少的特效藥。本屬之中，供藥用者有四、五種，但作為規那皮，則用 *C. succinbura* Pav.，作為規那製造原料，則以 *C. Ledgeriana* Moench 為宜。因為前者的規那的含量，大抵有定 (3-4%) 後者的含量雖不定，然而多量 (6-14%) 的緣故。現今世界的規那皮需要額的九成，皆由爪哇供給，爪哇是在一八五四年，始從南美移種的，當時哈思卡勒 (*Haskell*) 受荷蘭政府之命，入南美腹地，苦心搜集了種子和樹苗，用政府所特派的軍艦，運到爪哇。就靠了這樣的荷蘭政府的非常的努力，纔得見今日的成功。

咖啡 *Coffea* spp. 本是東阿非利加的原產，現在則為熱帶各地所栽培，是常綠灌木，熱焦其種子，以供嗜好性飲料，是大家都知道。含有咖啡英約 2%。咖啡英 (*caffein*,  $C_8H_{10}N_4O_2$ ) 是用作興奮劑，強心利尿藥（一日量 0.6 克）的。咖啡屬之中，現今被栽培

最多者，爲下列的三種：*C. arabica* L., *C. excelsa* Chev., *C. liberica* Bull.

剛皮爾 *Ouroupaia Gambir* Bull. 產于馬刺加海峽沿岸地方及其附近諸島的喬木，乾燥其心材的水製越幾斯者，名剛皮爾阿仙藥 (*Gambir-Catechu*)。用途參照

豆科 (*Acacia Catechu* Willd.)

育亨培 *Pausiny-*

*stalia Yohimba* Pier-

re. 是在阿非利加的

卡美隆 (Cameroon),

尼該利亞 (*Nigeria*)

等處，野生的喬木。同地

方的土人，古來就稱這

樹的皮爲育亨培 (*Yoh-*



培 亨 育 第 二 圖

himbe), 用作催淫藥的。一八九六年, 德國人斯比該勒 (註一二) 始從此發見了稱爲育亨賓 (Yohimbin,  $C_{22}H_{33}N_2O_3$ ) 的有效成分, 那鹽酸鹽, 即鹽酸育亨賓, 現今用于醫療上。就是, 對於性慾衰弱, 陰萎症等, 注射一日量 0.01 克, 則有使生殖部的血管, 特別擴大的作用。大量是有劇毒的。(註一三) 非洲所產同屬植物, 此外尚有 *P. Trillesii* Boille, *P.*

*Talbotii* Worham, *P. macrocaru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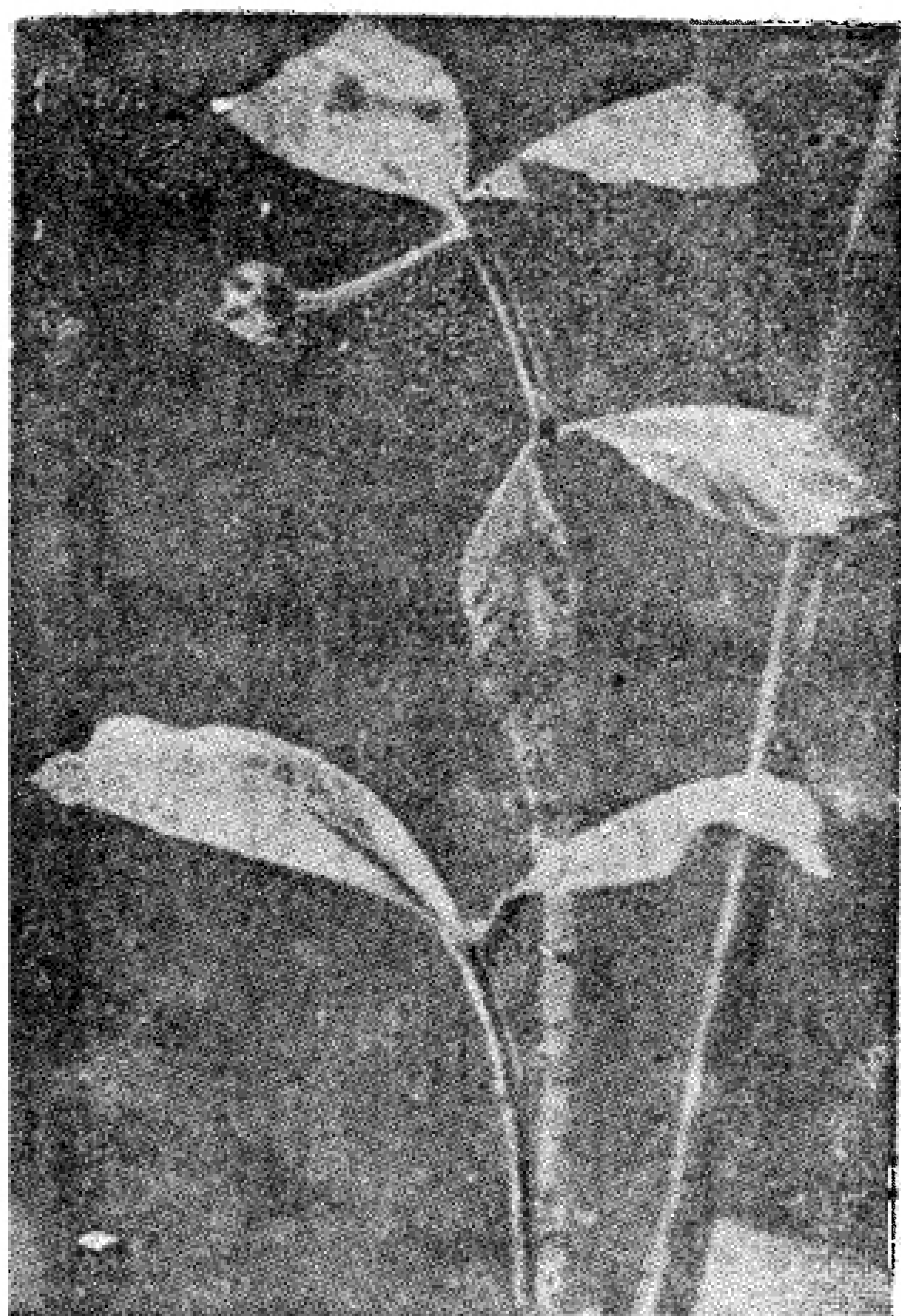
Pierre. 等。 *P. Trillesii* Boille 也以供

製藥原料, 和育亨培皮同。 *P. macrocarus*

含有和育亨賓不同的鹽基物, 往往作爲

偽品, 溫和于育亨培樹皮內。(註一四)

吐根 *Uragoga Ipeacuanha* Baill.



第三圖 吐 根

(註一一) Spiegel: Chemiker Zeitung, 1896, 97.

(註一三) 刈米達夫, 植物研究雜誌, 三三四, (一九二六年)。

(註一四) 刈米達夫, 藥誌, 四九二, 一一〇 (一九二三年)。

(*Psychotria Ipecacuanha* Mull., *Cephaelis Ipecacuanha* Willd.) 產于南美巴西的半灌木，根稱吐根 (Ipecac; Brechwurzel)，用其少量 (0.01-0.05克) 為祛痰藥，中量 (0.2-0.5克) 為催吐藥，大量有劇毒。又，由此製造鹽酸藹美丁 (Emetinhydrochlorid,  $C_{29}H_{40}N_2O_4 \cdot 2HCl$ )，為變形蟲赤痢的特效藥。鹽酸藹美丁雖在十萬倍的水溶液中，也有殲滅赤痢變形蟲的強有力的作用。

吐根近年雖已移植于錫蘭島或馬刺加半島，但還很微微，大量地輸出者，幾乎只有巴西而已。同國的輸出年額達五萬啓羅格蘭，三十萬圓內外。

車前科 Plantaginaceae

車前 *Plantago major* L. var. *asiatica* DC. 種子曰車前子，全草曰車前草，用作鎮咳藥，呼斯泰庚，希代英等新藥，就都是用本植物為原料的。

紫葳科 Bignoniaceae

木角豆 *Catalpa*

*coata* G. Don. (*C.*

*Kaempferi* Sib. et

*Zucc.*) 自生于中國及

日本各地的喬木，果實

稱爲梓實，用作利尿藥

(一日量七克煎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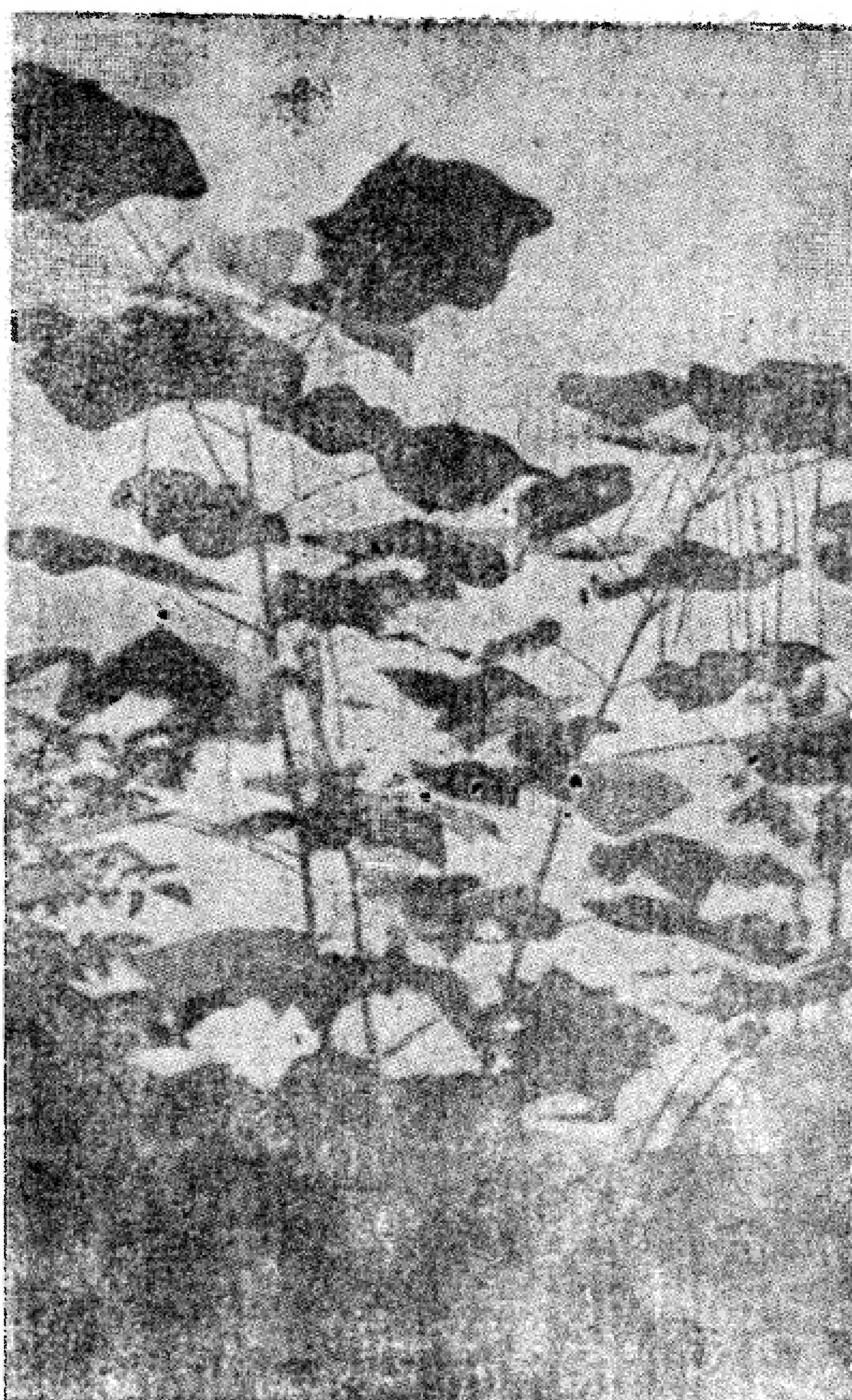
果實作線狀，恰如角豆

的莢的樣子，所以謂之木角豆。通常也寫木角豆爲『梓』，但真正的梓，是產于中國約同

屬植物 *C. Bungei* C. A. Mey.

玄參科 *Scrophulariacea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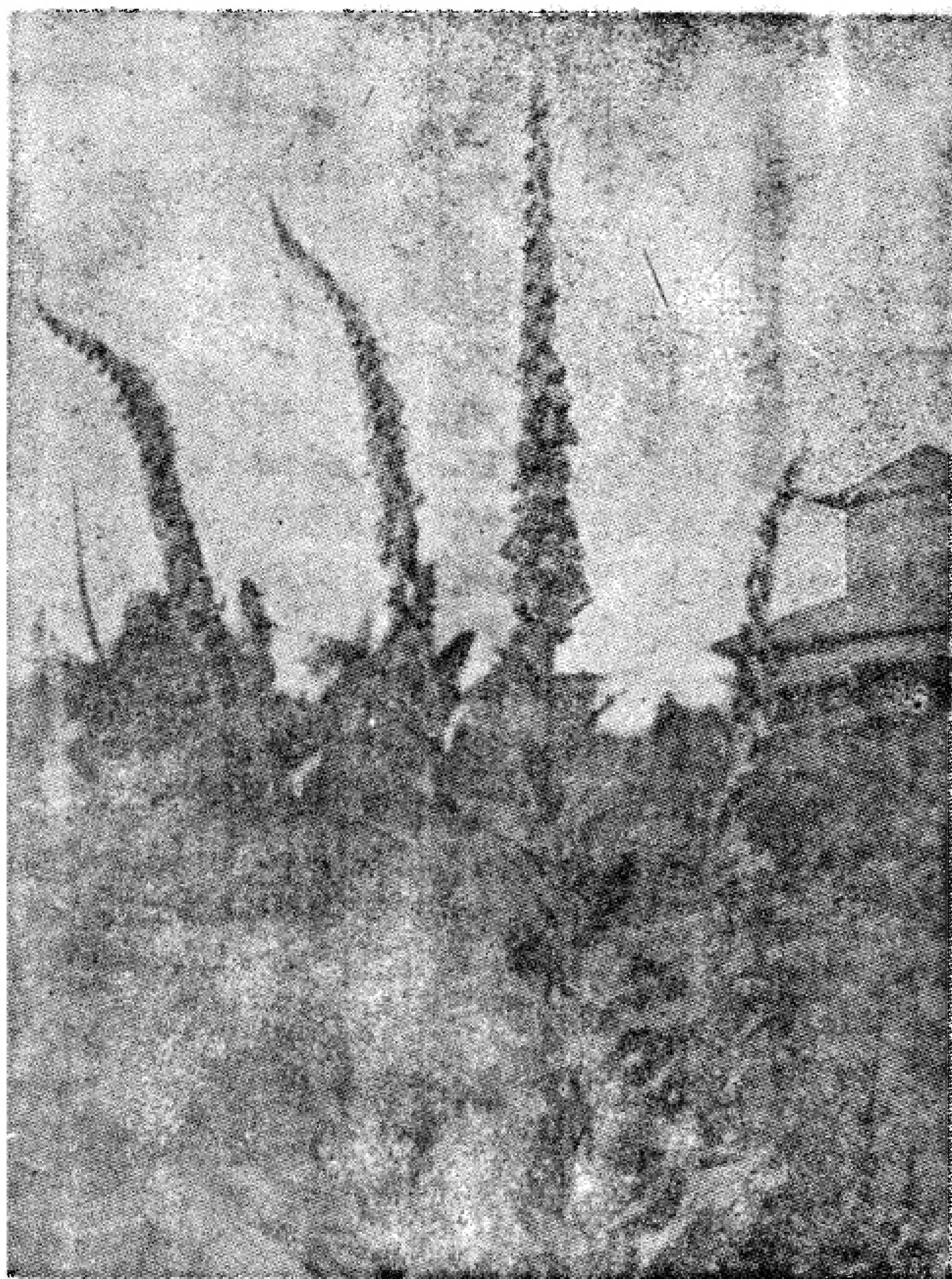
實莖答里斯 *Digitalis purpurea* L. 是歐洲原產的多年草，初夏開美麗之紫紅



第 四 圖 木 角 豆

色鐘狀花，往往栽培于庭園等，以供觀賞。英語爲 foxgloves (狐的手套)，德語爲 Fingerhut (指套)。花恰作套在指上模樣，故學名也出于拉丁語的 digitus (指)。其葉爲最重要的醫藥之一，用作

強心利尿劑（一日量 0.5 克，浸劑），是醫療上不可缺少的東西。有效成分是實麥篤克辛 (Digitoxin,  $C_{41}H_{64}O_{13}$ ) 以及別的兩三種結晶性配糖體。從葉製造班麥答爾，實麥答明，麥喀倫，實麥福林等注射藥。可作強心劑的植物，本生藥之外，還有斯篤羅訪圖斯，鈴蘭，福壽草等，但斯篤羅訪圖斯（同項參照）和實麥答里斯的成分，化學底地極爲相近。



斯 里 答 麥 實 圖 五 第

的事，已在近年發見了。(註一五)

地黃 *Rehmannia glutinosa* Libosch. var. *purpurea* Makino. 本是中國的原產，但早已傳至日本，現在奈良縣下，盛行栽培。初夏開紫紅色的唇形花。根曰地黃，漢方以爲補血強壯藥，又于咯血，子宮出血時服之，云有止血之效。又將生根的榨汁，塗于創傷，以作止血藥。

茄科 Solanaceae

顛茄 *Atropa belladonna* L. 是歐美廣行栽培的多年草，但在日本，則因爲產莨菪(同項參照)甚多，故未栽種。應用大抵和莨菪相同，歐美則用本植物于亞忒羅賓的製造原料。古時意大利的婦女，爲要令人見得眼美，曾將水麝淡了本植物的榨汁，用以點眼云。或謂果實的榨汁作紅色，故嘗用于顏面的化粧。要之，*belladonna* (*bella donna*, 美

(註一五) Windans, A., *Reverey*, G. U. Schrieger, A.: *B richte der*

*deut ehen chemischen Gesellschaft*, 58, 1503 (1925)。

女之意)之名,即由此而起的。

番椒 (*capsicum annuum* L. 是熱帶亞美利加的原產,而日本亦廣行栽植的一年草。那成熟的果實,用于烹調,以作辛味料,是人所共知的。入藥則以爲苛辣性健胃劑;又以作皮膚引赤劑,和于軟膏中,以敷凍傷,關節痛風等。古來相傳,步行雪中,當于襪中著番椒實,或云用番椒煎汁,時時浸手,可防凍傷者,即在利用其刺戟性成分的作用,使在皮膚上引赤,以散鬱血,現在已有各種便當的製劑了。辛味成分曰加普賽辛 (*capsaicin*,  $C_{18}H_{27}NO_3$ ), 紅色素曰加普山丁 (*Capsanthin*,  $C_{34}H_{48}O_3$ ) 是加羅丁樣的物質。

曼陀羅華 *Datura alba* Nees, 番曼陀羅 *D. Tatula* L., 佛茄兒 *D. Stramonium* L. 前者野生于琉球及臺灣,後二種從外國來,遍生于日本內地。葉以作鎮痙藥,而于喘息尤所常用。有稱爲『喘息煙草』者,即由此製造的,但因爲在葉,果實,及其他全草中,含有稱爲亞忒羅賓 (*Atropin*,  $C_{17}H_{23}NO_3$ ) 及峻斯卡明 (*Hyoscyamin*,  $C_{17}H_{23}NO_3$ ) 的有劇烈的作用的鹽基物,所以如果濫用,是極爲危險的。在實際上,也每年有幾個中毒者。

非沃斯 *Hyoscyamus niger* L. 爲歐洲原產,在日本,大阪府三島郡亦栽培之。葉爲



鎮咳，鎮痛藥，也由此製造峻斯越幾斯。有效成分是峻斯卡明，與曼陀羅華一樣。

煙草 *Nicotiana Tabacum* L. 本為南美洲的原產，與哥倫布的發見新大陸一同傳入歐洲，現已被栽培于世界各地了。其葉含有稱為尼可丁 ( $\text{Nicotin, C}_{10}\text{H}_{14}\text{N}_2$ ) 的

猛毒性的液狀揮發性鹽基物，用為吸煙嗜好料，以及由此造出粗製硫酸尼可丁來，以供農業上殺蟲劑之用。葦含多量之鉀鹽，故燒之以作肥料。

莨菪 *Scopolia*

*japonica* Maxim. 是

自生于山間陰地的日



第六圖 莨菪

本特產的多年草，早春之際，先于別的植物而發芽，開帶紫黃色的鐘狀花。根稱莨菪根。以供硫酸亞忒羅賓的製造原料，又由此製造莨菪越幾斯，內用于喘息，神經痛，胃痛等，以作鎮痙，鎮痛劑，也外用于痔疾，為坐藥。成分是峻斯卡明，亞忒羅賓，斯可波拉明（Scopolamine,  $C_{17}H_{21}NO_4$ ）等的鹽基物。亞忒羅賓如為少量，則如前文所述，有鎮痙，鎮痛作用，但大量則有劇毒，那中毒者一時呈狂騷狀態，叫喚狂走。又因亞忒羅賓對於眼有特殊的作  
用，故在眼科醫術上為不可缺少之藥。即亞忒羅賓約0.0005克，即能使眼的瞳孔散大，倘將較濃的溶液，注入眼中，即很覺羞明，或暫時喪失視力。瞳孔是具有和照相機的虹彩光圈一樣的作用的，能順着明暗，自行開閉，但一遇亞忒羅賓，則散而不收，光線的流入太多，不能見物了。又植物的成分中，也有和亞忒羅賓正相反，具有使瞳孔縮小的作用的。如凱拉巴爾豆（同項參照）中的菲梭斯替明，或檳榔子（同項參照）中的亞烈可林這些鹽基物，就是。

唇形科 Labiatae

夏枯草 *Brunella vulgaris* L. 是自生于山野的多年草，初夏開紫色的唇形花，花穗于開花之後，變爲暗褐色，作宛如枯死之觀，故有此名。採集花穗而乾燥之，民間用于淋病，以作利尿藥，藥店也有販賣。含有多量的鉀鹽。

薄荷 *Mentha arvensis* L. var. *peperascens* Holmes, 日本特產的多年草，現在北海道，廣島，岡山等縣，皆盛行栽培。在山陽地方，則于六、八、十月，各刈一回，即行水蒸汽蒸溜，以造薄荷卸取油。這卸油入製造業者之手，則用作薄荷腦 (Menthol,  $C_{10}H_{20}O$ ) 的製造原料。薄荷腦雖作爲矯味，矯臭藥，供醫療之用，其大部分則消費于點心製造原料，日本的薄荷，較之下文所記的歐美種，薄荷腦的含量雖遠過之，而薄荷油的香味之點卻劣，故日本種專用爲薄荷腦的原料。薄荷腦爲日本重要輸出品之一，輸出年額達約一千二萬圓。近年發明了從澳洲產的有加里樹的一種 *Eucalyptus dives* Schau. 的揮發油中所含有的辟沛里敦 (Piperiton,  $C_{10}H_{16}O$ )，來合成薄荷腦，而日本產薄荷腦的販路，漸受威脅了。

洋薄荷 *Mentha piperita* L. 概形雖和前種相類，而花穗則頂生 (薄荷是腋生的)，

薄荷腦的含量也遠不及，專用作薄荷油的原料。英吉利的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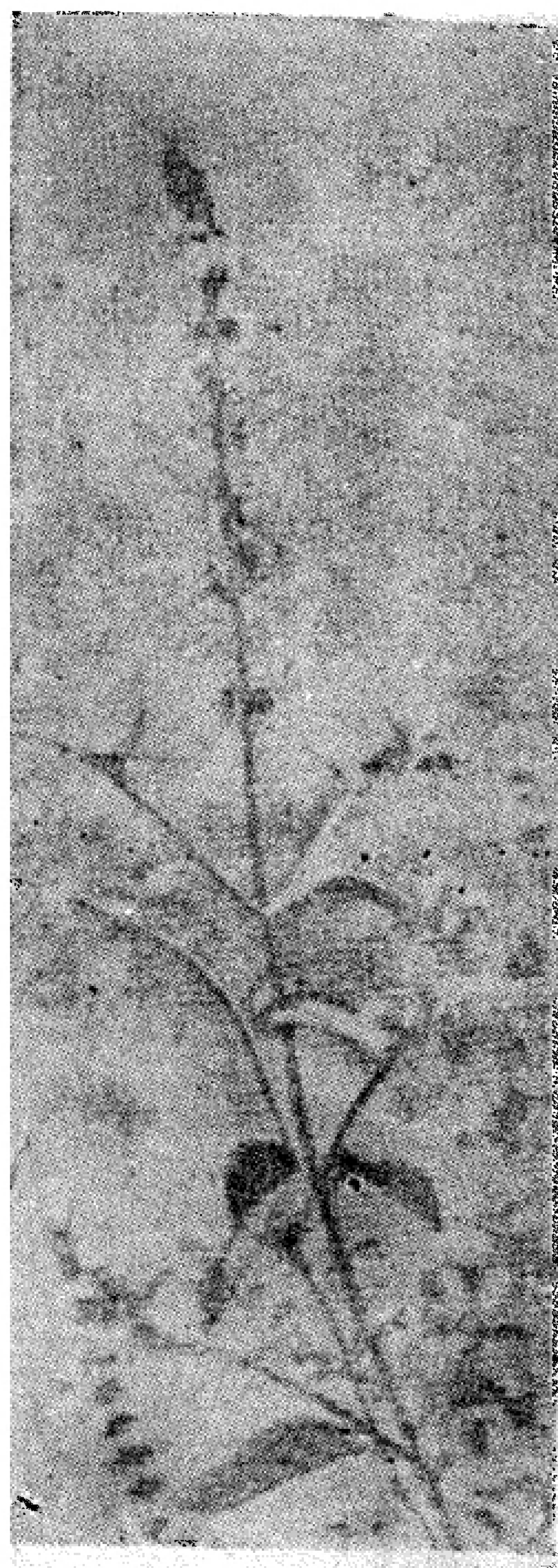
卡謨 (Mitcham) 地

方產，香氣最佳，以此

為世所重。此外，美國又栽培着綠薄荷 (*M. viridis* L.)，此種薄荷，不含薄荷腦，而含有稱為凱爾豐 (Carvon,  $C_{10}H_{14}O$ ) 的物質。其油曰斯沛明油 (spearmint oil) 以別于薄荷油 (peppermint oil)。

山紫蘇 *Mosla japonica* Maxim (*M. Orthocn* Nakai) 為日本特產的一年草，含有 1-2% 的揮發油，此油中含有約 50% 的諦摩勒 (Thymol,  $C_{10}H_{14}O$ )。曾在埼玉縣下，與白花山紫蘇 (*M. leucantha* Nakai) 一同大加栽培，以作諦摩勒製造原料。(註一六) 現因諦摩勒價值便宜，栽培也中止了。諦摩勒以十二指腸蟲驅除 (一日量 4-5 克)，腸

(註一六) 刈米達夫，渥美險次郎，藥誌，四六二，七〇七 (一九二〇年)。



第 七 圖 洋 薄 荷

內異常發酵制止等的目的，用于內服，又用于牙粉及其他，以作殺菌劑。碘化諦摩勒 (Iodoymoliodid) 一名亞理士多勒 (Aristol) 可作殺菌藥，以代碘仿。(註一七) 同屬的大山紫蘇 (*M. Hadai* Nakai) 不含諦摩勒，而含有異性體的凱爾伐克羅勒。(註一八)

撒爾維亞 *Salvia officinalis* L. 爲歐洲原產的多年草，日本則在橫濱市附近栽培之。葉中含有 2% 內外的揮發油，葉的浸劑也偶或用于咽喉炎，爲含漱劑。作醬油的賦香料，所用甚多。

麝香草 *Thymus vulgaris* L. 爲歐洲原產的多年草，日本也和前種一同，栽培于橫濱市附近。全草皆有芳香，稱爲秦謨或諦明 (thyme; Thymian) 以作鎮咳藥，也用于火腿，醬油等，爲防腐性賦香料。含有揮發油，其主要成分，是諦摩勒。諦密辛，沛爾特辛等新藥，即以本植物爲原料，用于百日咳，以作鎮咳劑的。

(註一七) 刈米達夫，渥美險次郎，藥誌，四七六，九一五 (一九二二年)。

(註一八) 村山義淵，藥誌，三三三，一一八 (一九二九年)。

紫草科 Boraginaceae

紫草 *Lithospermum officinale* L. var. *erythrorhizon* Maxim. (*I. erythrorhizon* Sieb. et Zucc.) 是自生于山野的多年草，初夏開白色小花。根曰紫根，向來在漢方上，以爲刀傷，火傷的妙藥；又以作紫色的染料，但在現在，作爲染料的用途幾乎斷絕了。根中含有稱爲亞綏諦勒息可寧 (Acetylschikonin,  $C_{18}H_{18}O_6$ ) 的結晶性紫色素。(註一九)

旋花科 Convolvulaceae

耶拉普 *Ecogonium purga* Benth. (*Ipomoea purga* Haene) 生于墨西哥的多年生蔓草，其塊根曰耶拉普根 (jalap; Jalapenknollen)，用那粉末，或用酒精浸出之，以製造耶拉普脂，作瀉下藥。有效成分是稱爲康伏勒孚林 (Convolutin) 的樹脂配糖體。

牽牛花 *Platylotis* Nöl. Chois. 是廣行栽培，以供觀賞的一年生蔓草，其種子名牽

(註一九) 黑田近子，化誌，三〇，一〇五一 (一九一八年)。

牛子漢方屬于峻下藥（一回量1.3克），可以代耶拉普根（前項參照）。雖在現在，賣藥中往往用之，但因爲是作用劇烈的下劑，故濫用頗屬危險。瀉下成分是稱爲法爾皮丁（Pharbitin）的樹脂配糖體。這成分，和耶拉普根的成分，是化學底地極爲親近的（註二〇）耶拉普根及其製品，輸入日本者年額一萬數千圓，故若用幾乎每家無不栽培的牽牛花的種子，卽可以防遏輸入。在英國，是早已將牽牛花的種子，收載于藥局方裏了的。

蘿摩科 *Asclepiadaceae*

康杜蘭戈 *Marsdenia Conularango* Nichols. 產于南美洲亞圭陀爾地方的灌木。樹皮爲胃腸的強壯收斂藥，對於慢性胃加答兒，腸窒扶斯的恢復期，或胃癌等，醫師往往用之（一日量3-5克）。

（註二〇）朝比奈泰彥，中西莊吉，藥誌，五二〇，五一五（一九二五年）。

朝比奈泰彥，清水寅次，藥誌，四七九，一（一九二二年）。

夾竹桃科 Apocynaceae

斯篤羅仿圖斯 *Strophanthus pispidus* DC., *S. Kombé* Oliv. 前者產于亞非利加西部，後者則于東部的灌木，從那種子製成斯篤羅仿圖斯丁幾，與實艾答里斯葉同為重要的強心利尿藥。有效成分是稱為斯篤羅仿丁 (*Strophanthin*) 的配糖體。這的種子，原是土人以塗毒箭的，後由醫學上的研究，遂用為重要的醫藥了。

龍膽科 Gentianaceae

閃滔留謨 *Erythraea Centaureium* L. 自生于歐洲的多年草，花時採集全草，為健胃苦味藥。是和日本的當藥（本項參照）相當的生藥，德國用此作苦味丁幾的原料。苦味成分是稱為遏里滔林 (*Erythraeanin*) 的苦味配糖體。

敢卡那 *Gentiana lutea* L. 生于歐洲山地上的宿根草，其根用為苦味健胃藥。主成分是稱為敢卡辟克林 (*Gentiopikrin*,  $C_{16}H_{25}O_9$ ) 的苦味配糖體。



龍膽 *Gentiana scabra* Bunge. var. *Buergeri* Maxim. 產于日本各地的多年草。秋日開碧色鐘狀花。根曰龍膽根，以供苦味健胃藥。常常配伍于水藥之中，作為健胃劑的苦味丁幾，即將龍膽根，橙皮，小豆蔻三種，用酒精浸出的東西。苦味成分與敢卡那根同，是敢卡辟克林。

睡菜 *Menyanthes trifoliata* L. 自生于沼澤中的多年草，其葉曰睡菜葉，用作苦味性健胃藥。苦味成分是稱為美略丁 (*melitin*,  $C_1H_{22}O_9$ ) 的苦味配糖體。

當藥 *Swertia japonica* Makino. 是自生于山野的多年草，秋日頂生或腋生白色花，在開花期，採集其全草者，名曰當藥，用為苦味健胃藥（一日量 3.0-10 克，粉末，或煎劑）。苦味成分為斯惠爾糖瑪 (Swertiamarin,  $C_{16}H_{22}O_{10}$ ) 的結晶配性糖體。（註二）這物質，較之



第 八 圖 當 藥

龍膽的苦味成分，苦味強得遠甚，雖用三十萬倍的水溶液，也仍覺得苦味。紫花當藥 (*S. chinensis* Hemel. et Forbes.) 的成分，藥效，並與當藥同。如 *S. bimaculata* Hook. et Thoms 雖是同屬植物，卻全然不苦。這正和龍膽，山龍膽等雖苦，而蔓龍膽，筆龍膽等則完全無苦，是一樣的。印度所產的支拉答 (*Suaeda Chirata* Buch.)，苦味亦強，以入藥。

馬錢科 Loganiaceae

馬錢 *Strychnos Nux vomica* L. 是產于英領東印度的小喬木，其扁圓形，銅幣大的種子，曰馬錢子，或番木鱉 (*Nux vomica*; *Brechnüsse*)，含有稱為斯篤里希寧) *Stry. chinin*,  $C_{21}H_{22}N_2O_2$ ) 和勃魯辛 (*Brucin*,  $C_{23}H_{26}N_2O_4$ ) 的峻毒性的鹽基物。由此製出丁幾或越幾斯，或製成硝酸斯篤里希寧，用之為神經系統的興奮藥。斯篤里希寧是最可怕的毒藥之一，其 0.1 克，即有在二十分間，將成人一人致死的作用。日本往往用以毒殺野狗。

(註二一) 刈米達夫，松島義一，藥誌，五四〇，一三三三 (一九二七年)。

木犀科 Oleaceae

阿列孚 *Olea europaea* L. 是常綠喬木，在歐洲地中海岸地方，北美西南部諸州，廣被栽培，日本則在香川縣下的小豆島略有栽植。從其果實搾取阿列孚油，以拌生菜，供食用；又作為肥皂原料，消費甚多；在藥用，則應用于注射藥的溶劑，軟膏等。有譯本植物為橄欖者，是錯誤的，橄欖乃產于熱帶的 *Canarium alatum* Raensch., 完全兩樣。



第九圖 阿列孚

赤鐵科 Sapotaceae

古答貝加樹 *Palagium Gutta* Burck. 是產于馬來羣島的喬木植物，在幹、葉中，含有多量的乳液。從幹採集乳液而乾燥之者，稱為古答貝加 (*Guttapercha*)，在醫療上，以為齒腔充填料，或古答貝加紙；在工業上，則用作電氣的絕緣材料，海底電線被覆材料，尚無物可以代用，故消費甚多。主產地為爪哇、婆羅洲、蘇門答臘諸島，本種之外，也栽培着同屬的 *P. borneense* Burck., *P. oblongifolium* Burck. 等。古答貝加的本質，是高級的炭化氫累重物。

石南科 Ericaceae

烏伐烏爾希 *Arctostaphylos Uva ursi* L. 是自生于歐洲北部的原野，中部的山嶺的伏臥性常綠小灌木，概形酷似越橘，將其葉作煎劑（一日量一—六克），以供治淋藥。有效成分是稱為亞爾蒲丁 (*Arbutin*,  $C_{12}H_{16}O_7$ ) 的配糖體。

越橘 *Vaccinium Vitis-Idaea* L. 是常綠伏臥性小灌木，濕地自生于高山處所，寒地則在平原。其葉可代烏伐烏爾希葉（前項參照），為治淋藥。有效成分也和烏伐烏爾希葉一樣，是亞爾蒲丁。（註二二）

古生花被亞門 Archichlamydeae

繖形科 Umbelliferae

柴胡 *Bupleurum falcatum*, L. 為自生于山野的多年草，採集其根而乾燥之者，稱為柴胡，在漢方中，屬於重要的解熱藥。本植物果有解熱之效與否，向來雖然曾有二三醫學底研究發表，但尚未確實。市場售品，是以本植物和中國產細葉柴胡（*B. falcatum* L. var. *Scorzonerifolium* Willd）為母植物的。

亞育王 *Carum ajowan* Bth. et Hook. 是自生于東印度的多年草，在日本亦很能生長。其果實中含有 3-4% 的揮發油，為製造諦摩勒（thymol）的最重要原料。

（註二二）刈米達夫，渥美驗次郎，藥誌，四六二，六三九（一九二〇年）。

川芎 *Onethium officinale* Makino. 爲中國原產而栽培于各地的多年草，其根稱爲芎藭，或曰川芎，古來在漢方中，爲治頭痛，開氣鬱的要藥，而用作鎮靜，鎮痙劑。含有 1-2% 的揮發油，揮發油中，含有稱爲芎藭拉克敦 (*Onethiumlacton*,  $C_{12}H_{18}O_2$ ) 的結晶性成分。在日本北海道，現今栽培甚多，年產額達二十萬貫，悉用于賣藥原料。

茴香 *Foeniculum vulgare* L. 爲歐洲原產的多年草，夏日開黃色小花，秋期收穫其果實。日本則大抵栽培于長野縣地方。用水

蒸汽蒸溜，製茴香油，以作香料，又製亞摩尼亞茴香精，爲驅風祛痰藥。茴香油的主成分，是稱爲亞內多勒 (*Anethol*,  $C_{10}H_{12}O$ ) 的結晶性



第 十 圖 . 當 歸

物質。

當歸 *Ligusticum scutellorum* Sib. et Zucc. 是多年草，自生及栽培于日本各地，初夏開白色的小花。全草有特異的香氣。根曰當歸，漢方屬于婦人病的要藥，用爲產後之補血藥，或鎮靜，通經藥。有效成分是揮發油。現今用于賣藥原料之量甚多；德國美爾克公司發售的新藥『阿美諾爾』即是以本植物爲原料的鎮靜，通經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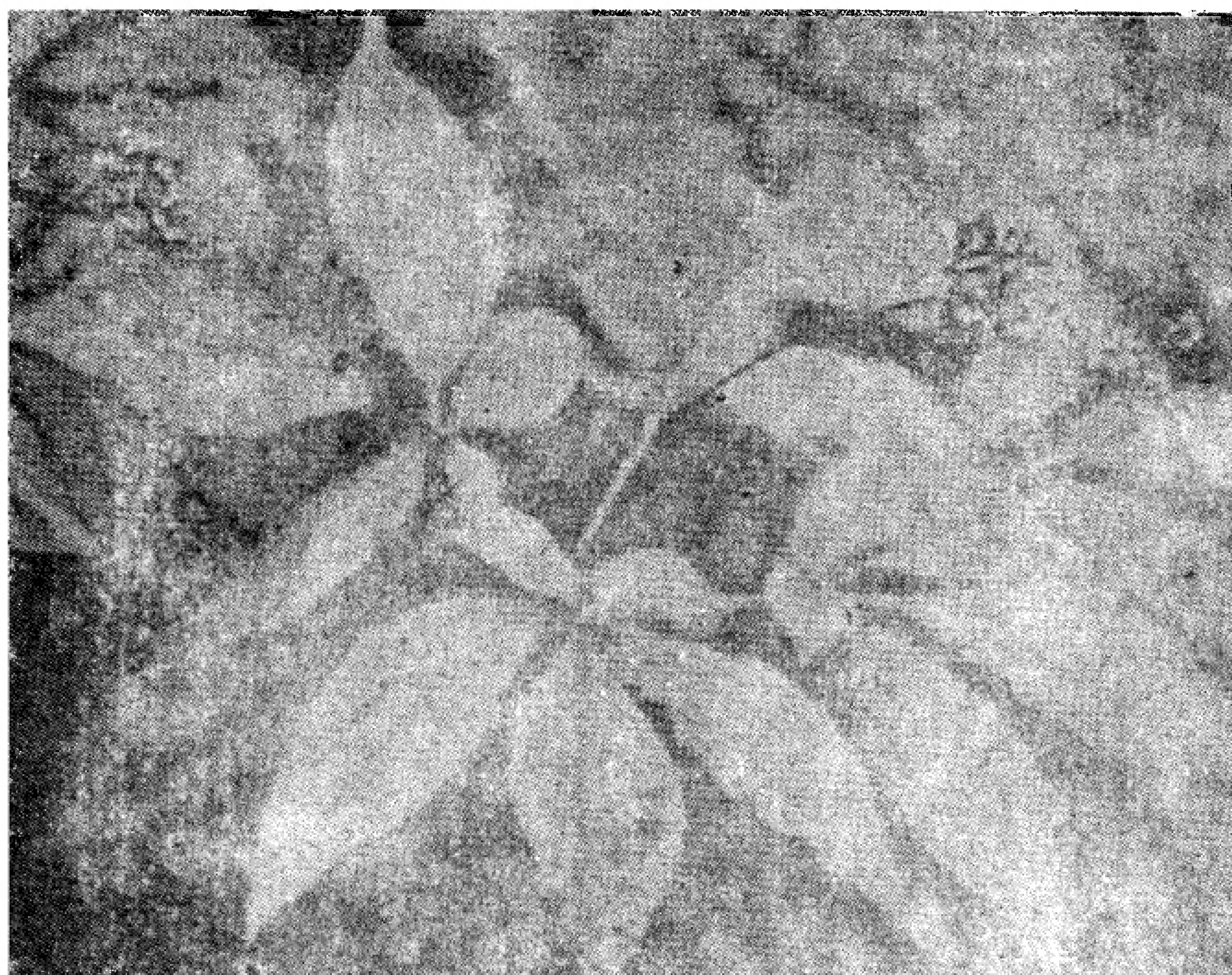
五加科 *Araliaceae*

八角金盤 *Fatsia japonica* Decne. et Planch. 是栽培以供觀賞之用的常綠灌木，葉中含有薩波寧，用作祛痰藥。(註二三)作爲鎮咳祛痰劑的稱爲『法忒辛』的新藥，即以本植物爲原料的。

人參 *Panax Ginseng* O. A. Mey. 爲朝鮮及滿洲的原產，在日本，則栽培于長野，福島，島根等地方。栽培人參，極爲費事，須完全遮蔽陽光，掩蓋東西南及上方的四面。而

(註二三)太田賢一郎，慶應醫學，二二、一二四、三四。(一九二四、二五年。)

只開北方這一面。到播種後四年至六年，這纔收穫其根，即使之乾燥者曰白參，蒸熟後始加以乾燥者曰紅參。自古以來，人參一向被尊為萬病的靈藥，但果有此等效驗與否，卻是可疑的。在近時，從醫學底方面及藥學底方面都頗經研究了。（註二四）作為成分，是巴那吉倫（Panacolon,  $C_{32}H_{66}O_{14}$ ）及巴那克薩波干諾爾（Panaxapogonol,  $C_{27}H_{48}O_3$ ）等，而人參的特有的香氣，則因于稱為巴那專（Panacem,  $C_{15}H_{24}$ ）的揮



參 人 圖 十 一 第



發油。在北美，栽培着近緣種 *P. quinquefolium* L.，輸出于中國。

竹節人參 *Panax repens* Maxim. 爲自生于山林的陰地的多年草，概形類似人參，而根莖作結節狀，卻全不相同。根中含有稱爲巴那克薩波寧（Panaxsaponin）的一種薩波寧，用作祛痰藥。

桃金娘科 Myrtaceae

有加里樹 *Eucalyptus globulus* Labill. 爲澳洲原產的喬木，高度往往有至一百五十密達者。生長迅速，且有吸收溼氣的作用，故和多溼氣的不健康地相宜。葉中含有1% 弱的揮發油即有加里油。有加里油用于鼻加答兒，爲吸入藥。

丁香 *Eugenia caryophyllata* Bail. 是栽培于東印度諸島及阿非利加東岸的喬木，採

（註二四）近藤平三郎，天野梅太郎，藥誌，四六六，一〇二七（一九二〇年）。阿部勝

馬，齊藤系平，慶應醫學，二二六三（一九二二年）。酒井利太郎，東京醫學會誌，三一（一九一七年）。

集其花蕾，謂之丁香 (clovers; Gewürznelken) 爲芳香性的調味料之用。含有 15% 內外的揮發油，由此製造歐干諾爾 (Eugenol,  $C_{10}H_{12}O_2$ )。歐干諾爾爲凡尼林 (Vanillin) 的製造原料，消費之量甚多。

石榴科 Punicaceae

石榴 *Punica Granatum* L. 是小亞細亞原產的落葉灌木，梅雨之際，開鮮赤色花。幹、枝，以及根的皮，曰石榴皮 (Pomegranate; Granaterinde)，爲繼蟲驅除藥。含有丕列企林 (Pelletierin,  $C_8H_{16}NO$ ) 和別的鹽基二三種。

蕃瓜樹科 Caricaceae

蕃瓜樹 *Carica Papaya* L. 是作爲果樹，而栽植于熱帶各地，及臺灣，小笠原島等處的喬木。因爲在本植物的莖、葉、果實中，尤其是未熟果實的乳汁中，含有多量的蛋白質分解酵素派派英 (Papain)，故乳汁的乾燥品，用作蛋白質消化劑，也用于食肉軟化

的目的。或一熱帶地的土人，深知道這作用，當燒灸獸肉之前，有包以本植物的葉的習慣。凡酵素，大抵以室溫，至高也以30-40度為酵素作用的最適溫度，但派派英則以80度為最適。故當煮牛肉時，加派派英極少量，則使堅硬的肉十分軟化。也可以用作麥酒，清酒，醬油等的澄清劑。(註二五)葉及種子內，含有稱為凱爾派英 (Carpain,  $C_{14}H_{25}NO_2$ ) 的鹽基。

椅科 Flacourtiaceae

大楓子樹 *Taractogenos Kurzii* King. 是產于英領印度，高至十餘密達的喬木。壓搾種子而得的大楓子油，在現今尚為惟一的癩病治療藥，每回將其0.1-0.2 C. C. 注射于皮下。有效成分是哨勒摩格拉酸 (chaumougric acid; Chaulmougrasäure,  $C_{17}H_{31}COOH$ ) 和希特諾卡爾普斯酸 (hydnoearpic acid; Hydnoearpussäure,  $C_{15}H_{27}COOH$ )。這兩種酸的格里舍林伊的爾 (Gstc)。這兩種酸，和普通的動植物油的

(註二五) 萩原昌二，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報告，五七(一九二四年)。

脂肪酸，在化學上大異其趣，是一種環狀化合物，近年美國的有機化學者亞當斯，合成了和這相類的化合物甚多，並且證明了和這相類的化合物，對於癩菌，皆有相當的殺菌力。(註二六)

山茶科 Theaceae

茶 *Thea sinensis* L. 爲東洋原產，而廣被栽培于溫暖地方的常綠灌木。茶葉中含有2%內外的咖啡英(Caffein,  $C_8H_{10}N_4O_2$ )，用以爲飲料。茶末則爲咖啡英的製造原料。咖啡英者，作爲強心利尿藥，乃重要的醫藥。

古來用爲興奮性飲料的下列各種植物，其產地及分類上的位置，雖不相同，但無不



第十二圖 大楓子樹

(註二六) R. Adams: Journal of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47, 2727,

710927

以咖啡英爲主要成分，卻是極有興味的事實。

植物		科名產地
茶樹	<i>Thea sinensis</i> L.	山茶科 東洋各地
咖啡	<i>Coffea arabica</i> L.	茜草科 熱帶各地
巴拉圭茶	<i>Ilex paraguayensis</i> , St. Hil.	冬青科 巴西
苦派那	<i>Paullinia Cupana</i> , H. B. K.	無患子科 巴西
亞古明	<i>Stereulia auminaia</i> , Pal.	梧桐科 阿非利加

梧桐科 Sterculiaceae

科科樹 *Theobroma cacao* L. 爲熱帶各地盛行栽培的喬木，其種子以作稱爲茶勃羅明 (Theobromin,  $C_7H_9N_4O_2$ ) 的鹽基的製造原料。茶勃羅明是咖啡英的同族體，同

以作強心利尿藥。又，種子中的脂肪，稱爲科科脂，因其融化點略等于人體的體溫，故用爲坐藥的基礎劑。點心上所用的支古力，即壓榨種子，除去脂肪之後，磨碎，再加適當的糖和科科脂而成的東西。

錦葵科 *Malvaceae*

亞勒綏亞 *Athaea officinalis* L. 爲栽培于中歐諸國的多年草，根中含有多量的黏液質，與黃蜀葵的根同以供黏滑藥之用。

黃蜀葵 *Hibiscus Manihot* L. 是中國原產的多年草，夏日開黃色花，至秋收穫其根。在日本，則廣島，神奈川，靜岡等處皆盛行培植。根含多量的黏液質，日本藥局方上亦已收載，替代歐洲產的亞勒綏亞，作黏滑藥，用于腸加答兒，也用爲錠劑及丸劑的賦形藥，但大部分，是消費于製紙用糊料的。(註二七)

(註二七)小澤武，工業化學會雜誌，二五、三八九(一九二九年)；刈米達夫，植研，五、九八(一九二八年)；藥誌，五五二、一五二(一九二八年)。

鼠李科 Rhamnaceæ

鼠李 *Rhamnus japonica* Maxim. 是自生于山地的落葉灌木，其果實即鼠李子，含有稱爲侃弗羅爾 (Kämpferol,  $C_{15}H_{10}O_6$ ) 的黃色結晶性物質，以作緩下劑。(註二八) 新鮮品能催嘔吐，故採集後至少經過一年，然後用之。

漆樹科 Anacardiaceæ

鹽膚木 *Rhus javanica* L. 是落葉喬木，自生于日本各地方。五倍子蟲 (*Schleisia tentalia chinensis* J. Bell.) 來刺傷其嫩芽或葉柄時，則因其刺戟，而生瘤狀突起。是名五倍子 (Chinese galls; chinesische Galläpfel)，因爲多含單寧，故用于醫藥，爲收斂藥，也供染織，鞣皮等工業之用，又作爲墨水製造原料，消費頗多。也以作沒食子酸及畢洛

(註二八) 椎名泰三，*千葉醫學會雜誌*，二二三三(一九二五年)；五四八、七二(一九二七年)。

額羅爾（照相現像藥）的製造原料。

大戟科 Euphorbiaceae

巴豆 *Croton tiglium* L. 是東印度原產的灌木，壓搾其種子，以製巴豆油。巴豆油屬於峻下劑，雖服用其四分之一滴，亦起猛烈的下痢，其作用之強至于如此，故現今不甚用之。又于外用，則以作皮膚引赤藥。

樟葉柏 *Mallotus philippinensis* Müll. Arg. 爲產于東半球的熱帶地方的常綠灌木，也野生于臺灣。與赤芽柏 (*M. japonicus* Müll. Arg.) 同屬。生在那果實上的腺毛，稱爲卡瑪拉 (Kamala)，以作繲蟲驅除藥（一回量 7.5-12.0 克，卽用粉末）。有效成分是名曰洛忒來林 (Rotlerin) 的結晶性物質。因爲副害殊少，故每用于小兒。

蓖麻 *Ricinus communis* L. 爲熱帶印度原產的多年草，在日本則是一年草。其種子曰蓖麻子 (castor bean; Ricinussamen)，加以壓搾而得的蓖麻子油，是重要的下劑（一回量 20-30 克）。在工業方面，則用于飛機減摩油，印刷用油墨，化裝用潤髮油等，



而用以製造作為亞理

薩林染料的媒染劑所

必須的羅特油的原料

者，其消費之量尤多。在

工業上，溫壓油與冷壓

油並用，但入藥，則只用

冷壓油。在種子中，含有

稱為里辛 (Ricin) 的

毒性蛋白質，故若服蓖

麻子以代蓖麻子油，是

甚為危險的。蓖麻子油的主成分，是里企諾爾酸 (Ricinolsäure,  $C_{18}H_{24}O_3$ ) 的格里舍

林伊的爾，日本僅在千葉縣下略有栽培，每年從滿洲及美國輸入蓖麻子及蓖麻子油至

一百五十萬圓內外。



第 十 三 圖 蓖 麻

遠志科 Polygalaceae

舍內喀 *Polygala Senega* L. 是北美原產的多年草，但于日本的風土，也很相宜。根中含有稱爲舍內庚

(senegin,  $C_{15}H_{23}O_{10}$ ) 的一種薩波寧，是重要的祛痰藥（一日量 10 克）。

遠志 *Polygala*

*ternatifolia* Willd. 是

產于滿洲的多年草，根曰遠志，與舍內喀根同用爲祛痰藥。含有薩波



第 14 圖 舍 內 喀

寧的一種。

黃棟樹科 Simarubaceae

黃棟樹 *Picrasma quassioides*, Benn. 爲日本特產的落葉喬木，木質部含有稱爲括辛 (Quassin,  $C_{31}H_{42}O_9$ ) 的結晶性苦味質，用作健胃苦味藥，又其煎汁，則爲家畜及農作物的殺蟲，殺蠅劑。茄買卡地方所產的同屬植物 *P. excelsa* Lindl.，在歐美用于同一的目的。

芸香科 Rutaceae

夏蜜柑 *Citrus aurantium* L. subsp. *Natsudaoides* Hayata. 爲栽培于暖地的常綠灌木，果皮之乾燥者，謂之夏皮，往往用于浴劑，以作芳香料。在成熟之前自然落下者，和歌山及山口縣地方皆利用之以爲枸橼酸及密柑油的製造原料。枸橼酸能使汽水有酸味，每年皆消費頗多；在西洋，是由檸檬的果實製造出來的。

吳茱萸 *Evodia rutaecarpa* Hook. Fil. et Thoms. 爲中國原產的落葉小喬木，也早已傳入日本，栽培于各地方。夏日開綠色小花；初秋採收果實，作香辛性健胃藥，又用于浴湯，有溫暖身體之效。有效成分，是稱爲厄伏迭明 (Evodiamin,  $C_{19}H_{17}N_3O$ ) 及路忒卡爾賓 (Rotaecarpin,  $C_{13}H_{13}N_3O$ ) 這兩種的鹽基和揮發油。(註一九)

黃蘗 *Phellodendron amurense* Rupr. 是自生于山地的落葉喬木，其樹皮曰黃蘗。含有稱爲培爾培林 (Berberin,  $C_{20}H_{17}NO_4$ ) 及巴勒瑪丁 (Palmatin,  $C_{21}H_{21}NO_4$ ) 的黃色的苦味性鹽基，(註二〇) 在漢方中，屬于重要的苦味健胃藥。又，用水和黃蘗的粉末，以貼打傷，挫傷等，皆有效。

山椒 *Xanthoxylum piperitum* D. C. 爲落葉灌木，自生于山地，也被栽培。那果實，漢方以作蛔蟲驅除藥 (一回量 5 克)。山椒中含有 3-4% 的揮發油，其主要成分，是稱爲

(註一九) Y. Asahina: Acta Phytochimica (Tokyo), 1, 67 (1924)

(註二〇) 村山義溫，篠崎好三，高田仁一，藥誌，五三〇，二九九 (一九二六年)；五五〇，一〇三五 (一九二七年)。

菲蘭特倫 (Phellandren) 及息忒羅內拉爾 (Citronellal) 的芳香強烈的物質。那辛味，是由于名曰山椒爾 (Sanshol) 的物質的。

古加科 Erythroxylaceae

古加 *Erythroxylon coca* Lam., *E. novogranatense* Hieron 爲南美洲的灌木，祕魯所栽培者，大抵是前一種，爪哇，臺灣等之所植，則爲後一種。其葉，以供鹽酸古加英 (Cocainhydrochlorid,  $C_{17}H_{21}NO_4 \cdot HCl$ ) 及鹽酸忒羅巴古加英 (Tropacocainhydrochlorid,  $C_{15}H_{19}NO_2 \cdot HCl$ ) 的製造原料之用。古加英可作局所麻醉劑，是重要的醫藥品。古加葉原是祕魯土人所常用，當作嗜好品的，一八八四年奧國的學者珂萊爾 (Koller) 始由此分離其有效成分 (古加英)，此後遂成爲不可缺少的醫藥品。古加英也如阿片及嗎啡一樣，近時濫用于享樂，衛生流了分明的毒害，故于古加的栽培，古加英的製造及輸出入，世界各國已協力而加以嚴重的干涉了。

亞麻科 *Linaceae*

亞麻 *Linum usitatissimum* L. 是歐洲原產的一年草，中歐諸國皆盛行栽培，在日本則培植于北海道。栽培的目的，大概是在採纖維以織亞麻布，但作為副產物，則採其種子，製造亞麻仁油，以供軟膏等的基礎劑。又在工業上，也可作塗料，印刷用油墨，膠版等的製造原料。

牻牛兒科 *Geraniaceae*

牻牛兒 *Geranium nepurense* Sweet. 為自生于山野路旁的多年草，夏秋之候，開淡紅色或白色花。莖葉用作止瀉藥（一日量0.17克），先前只為民間所用，近年卻已承認其作為醫藥的真價了，以此為原料的新藥，在市場上販賣者也有兩三種。成分大抵是單寧。

豆科 *Leguminosae*

阿卡細亞樹 *Acacia Catechu* Willd., *A. Suma* Kurz. 爲生于東印度的喬木，將那心材的水製成幾塊，使之乾燥者，名曰丕梧阿仙藥 (Pegu-Catechu)，含有多量的卡台辛 (Catechin,  $C_{15}H_{14}O_6$ ) 及鞣酸。作爲收斂藥，以供醫藥；又于鞣皮及染色工業上，使用甚多。日本所流行的仁丹、清快丸那樣的口中藥的澀味，即全由于阿仙藥的。

阿刺伯橡皮樹 *Acacia Senegal* Willd. 爲自生于阿非利加的喬木，採集其幹的分泌物，謂之阿刺伯橡皮 (gum arabic; arabisches Gummi)，作爲黏滑藥，用于緩和刺戟的目的。也以作乳劑、丸劑、錠劑等的賦形藥。又于製橡皮糊，消費甚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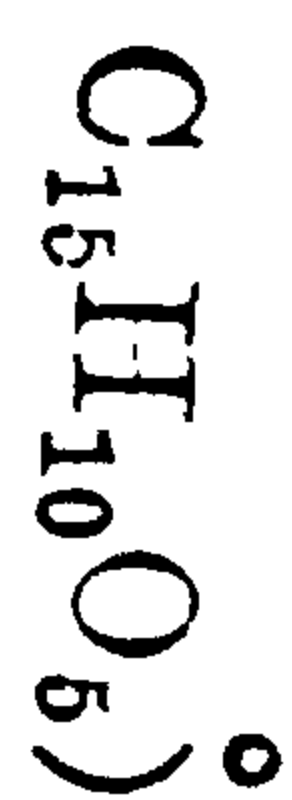
忒拉額亢德 *Astragalus ascendens* Boiss. et Hemsl., *A. leicladus* Boiss., *A. brachycalyx* Fisch. 是產于自小亞細亞至波斯一帶地方的灌木，由幹所分泌的黏液之乾燥結固者，名忒拉額亢泰 (Traga cantha)，用作黏滑液，或丸劑、錠劑等的賦形藥。又于化妝品的製造上，所用甚多。

仙那 *Cassia acutifolia* Delile., *C. angustifolia* Vahl. 兩種都是高一密達餘的灌木，前者生于埃及，後者生于印度，葉名仙那葉，作爲瀉下藥 (一日量 1-3 克，浸劑)。

往往用之。有效成分是養化一炭矯基安脫拉啓農配糖體。

決明 *Cassia Toria* L. 爲南亞細亞原產的一年草，夏日開黃色花，初秋結長線狀的莢果。其種子曰決明子，漢方以爲緩下強壯藥，又謂有增進視力之效。決明者，令人目明也。含有養化一炭矯基安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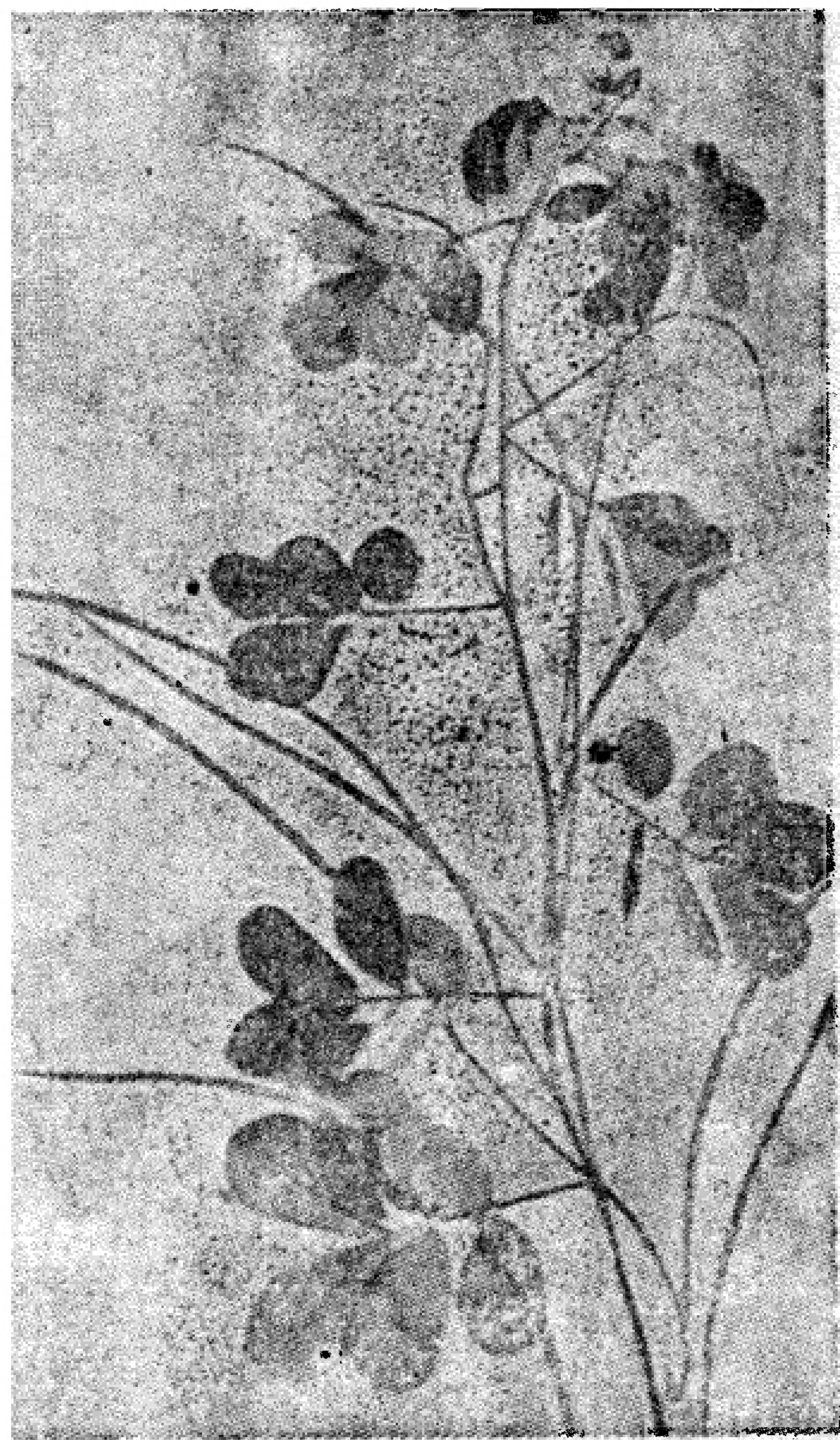
拉啓農曰遏摩亭(Emodin,



可派瓦巴爾山樹 *Cop-*

*paifera officinalis* L. 爲

產于南美洲北部的喬木，從其樹幹所溢出的樹脂，稱可



第十五圖 決 明

派瓦巴爾山 (*Copaiwabalsam*) 爲淋病及其他泌尿器疾患的內用藥 (一日量 1.5-6 克)。從別的兩三種同屬植物，也可以採集可派瓦巴爾山。

台里斯 *Deris elliptica* Benth. 野生于馬來羣島及滿刺加半島，近年也大在栽



培。形態類似魚藤（同項參照），是蔓性灌木。原產地的土人將根的榨汁投入河流，使魚麻痺，以作捕魚之用。又，根的榨汁也用于驅除蔬菜類的害蟲。有毒成分是稱爲洛台農

(Rotenon,  $C_{23}H_{22}O_6$ )

（註三一）的結晶成分。近時作爲農業用殺蟲劑，盛被使用的名曰『納阿敦』及『台里斯肥皂』的製劑，就是以本植物爲原料的。洛台農是殺蟲力極強的成分，故于驅除動物的



第十六圖 台里斯

（註三一）刘米達夫，渥美驗次郎，藥誌，四九一、一〇（一九二三年）；藥誌，五五七、六、

七四（一九二八年）；武居三吉，化誌，四四、八四一（一九二三年）；理化

學研究所彙報，八、五一〇（一九二九年）。

外部寄生蟲，例如人類的陰蝨，疥癬蟲，狗的毛蝨等，(註三二)也非常有效，但因爲毒性頗大，故使用時務須小心。對於動物的腸內寄生蟲，例如蛔蟲，繚蟲等，也頗有強大的殺蟲力，然而同時對於寄生動物也是劇毒，故不用以作內服藥。

皂莢 *Gleditsia horrida* Nakino 爲自生于山野間的落葉喬木，夏日開淡黃綠色的蝶形花。其莢果稱爲皂莢，種子則曰皂角子，在漢方上，用爲祛痰藥或利尿藥。含有多量的薩波寧 (*Gleditsiasaponin*,  $C_{59}H_{100}O_{20}$ )，(註三三)浸漬其細片的水，即生微細的泡沫，與肥皂同，故古來已用以作洗滌料。

甘草 *Glycyrrhiza glabra* L. var. *glaberrima* Regel. et Herder. 爲自生于中國北部的多年草，根有特異的甘味，故用爲矯味藥，及丸劑的賦形藥。在漢方上則賞用于咽喉諸病，爲鎮咳藥。那甘味，是因于稱爲格里契列丁 (*Glycyrrhizin*,  $C_{44}H_{64}O_{19}$ ) 的甘味質的。甘草之輸入日本者，年額約七十萬圓內外，那主要的用途，是由此製造甘草越

(註三二)前田安之助，皮膚科及泌尿器科雜誌，二五，一(一九二五年)。

(註三三)松島義一，久保田實，藥誌，五五二，一四六(一九二八年)。

幾斯或粗製格里契列丁，用于醬油，使有甜味。上等的醬油自有甜味，故無加入這樣的甜味劑的必要，但二三流以下之品，則必須加此劑以補之。在歐洲，于雪茄煙的加味及點心上，所消費也不少。甘草的原植物，本種以外，尚有 *Q. echinata* L. 及 *Q. glabra* L. 兩種，前者生于俄國，後者生于西班牙及法蘭西。

魚藤 *Millettia taiwaniana* Hayata. 為自生于臺灣的蔓性灌木，臺灣人將根的搾汁投入河流，使魚麻痺，以供捕魚之用，也用于蔬菜類的害蟲驅除。有毒成分也和兌里斯（同項參照）一樣，是洛台農。（註三四）

祕魯巴爾山樹 *Myrcaylon pereirae* Klotsch. 是產于南美的喬木，其幹所分泌的巴爾山，曰祕魯巴爾山（Ponibalsam），于疥癬用為外用藥。含有多量的樹脂。

凱拉巴爾豆 *Physostigma venenosum* Balf. 是產于阿非利加的蔓性植物，種子曰凱拉巴爾豆（calabar-bean; Kalabarbohnen），以供菲梭斯替明（Physostigmin，

（註三四）永井一雄，化誌，二三，七四四（一九〇二年）。刈米達夫，渥美險次郎，島田美知武，藥誌，五〇〇，七三九（一九二四年）。

$C_{15}H_{21}N_3O_2$ ) 的製造原料。非梭斯替明 (一名厄什林 Esorin) 乃猛烈性的鹽基物, 有使瞳孔收縮的作用, 即有和莨菪的含有成分亞忒羅賓正相反對的作用的。是用于眼科的藥品。

葛 *Pueraria hirsuta* Maxim. 爲自生于山野的落葉藤本, 夏秋之候, 開紫紅色的蝶形花。秋季掘根而乾燥之, 謂之葛根, 漢方以爲發汗解熱的要藥。古來以感冒藥著名的葛根湯, 就是混合葛根、麻黃、生薑、大棗、桂枝、芍藥、甘草這七味的。關於那藥效, 可參照麻黃條。葛根又以供葛澱粉的製造原料。葛澱粉雖風味佳良, 但因價貴, 故現今出產殊少, 市場上所販賣的稱爲葛澱粉者, 乃是馬鈴薯澱粉也。

薔薇科 Rosaceae

珂蘇樹 *Hagenia abyssinica* Willd. 是產于阿非利加的喬木, 其雌花曰珂蘇花 (cunso; Kosobliten), 用爲繸蟲驅除藥。有效成分是稱爲珂辛 (Kossin) 的黃色結晶性的物質。

杏 *Prunus Armeniaca* L. var. *Ansu* Maxim. 爲中國原產，而亦大被栽培于日本的落葉喬木，春期開白色或淡紅色花。其種子稱爲杏仁，壓搾之以製杏仁油，又加水于其殘渣，蒸溜之以造杏仁水。杏仁水中含有青酸及并載爾兌希特 (Benzaldehyd,  $C_7H_5 \cdot CHO$ )，用爲鎮咳藥。

博打樹 *Prunus macrophylla* Sieb et Zucc. 爲自生于日本暖地的常綠喬木，將那新鮮的葉片，用水蒸汽蒸溜以製造博打水。(註三五)博打水也如杏仁水，含有青酸及并載爾兌希特，用作鎮咳藥，與杏仁水同。價則廉于杏仁水遠甚。博打水及杏仁水中，含有對于人體是猛毒性的青酸約 0.1%，所以濫用是危險的。這青酸和并載爾兌希特，在博打樹，是由普路那辛 (Prunassin,  $C_{14}H_{17}NO_6$ ) (註三六) 在杏仁，則由阿密達林 (Amygdalin,  $C_{20}H_{27}NO_{11}$ ) 這配糖體的加水分解而生，凡薔薇科植物的葉及種子裏，是往往含有這種的配糖體的。

(註三五) 博打，日本語，語如 Baechi——譯者。

(註三六) 刈米達夫，松島義一，藥誌，五一四，一〇六〇 (一九二四年)。

桃 *Prunus persica* Sieb. et Zucc., *P. Persica* Sieb. et Zucc. var. *vulgaris* Maxim. 爲中國原產的落葉喬木，在日本培養亦甚多。春日開白色或淡紅色花。採集其白花而乾燥之，稱白桃花，以作下劑（一日量一克，煎劑）。有效成分是名爲侃弗羅爾（Kämpferol,  $C_{15}H_{10}O_6$ ）的黃色結晶性的物質。紅色花較之白花成分的含量少，藥效也不及。種子謂之桃仁，在漢方上，與杏仁同爲鎮咳藥。桃葉中含有單寧質，夏期浸于浴湯中，有治汗泡之效。在漢藥中，鼠李子，營實（野薔薇的果實），白桃花三種，都是重要的下劑，而從這三種中，都檢出侃弗羅爾爲瀉下成分，也是極有興味的事實也。（註三七）

吉拉耶 *Quillaja saponaria* Molina 爲產于南美智利及祕魯的常綠喬木，其樹皮吉拉耶皮（soap bark; Seifenrinde）含有多量的薩波寧，偶亦以作祛痰藥，但主要的用途，則在化妝品，例如加于培蘭謨中，爲起泡劑，或者以作怕被肥皂損其質地的絹布之類的洗滌料。

野薔薇 *Rosa multiflora* Thunb. 爲自生于山野上的落葉灌木，初夏開白色的五

（註三七）刈米達夫，高田仁，吉田芳信，藥誌，五七二、九三七（一九二九年）。

瓣花。其種子名曰營實，在漢方爲峻下及利尿藥，約二克即奏瀉下之效，服用多量，則起赤痢似的劇烈的下痢，故須留心。市場所賣之品，也混有 *R. luciae* Franch. et Roch 的種子，但藥效則同。含有稱爲謨勒契弗羅林 (Multihorin) 的配糖體，這物質由加水分解而生汎弗羅爾。(註三八)

虎耳草科 Saxifragaceae

土常山 *Hydrangea cuneoides* Steud. var. *Thumbergia* Makino. 是自生深山中，或被栽培的落葉灌木，夏日開青紫紅色花。初秋之候，採集其葉，用手掌揉熟而乾燥之者，曰甘茶，亦稱土常山，有甜味，漢方以爲矯味藥。其甜味成分，是名爲菲羅度勒辛 (Phyllodulcin,  $C_{16}H_{14}O_5$ ) 的結晶性物質。(註三九)

(註三八) 近藤平三郎，岩本薰，口羽與三郎，藥誌，五六五、二二二(一九二九年)。近

藤平三郎，遠藤勝，藥誌，五七四、二六二(一九二九年)。

十字花科 Cruciferae

芥 *Brassica cerifera* Thunb. 是中國原產的越年草，也大被栽培于日本，春日開黃色的十字花。那種子稱爲芥子，含有配糖體曰希尼格林 (Sinigrin,  $C_{10}H_{16}KNO_9S_2$ )，加水分解酵素曰米羅辛 (Myrosin) 以及多量的脂肪油。在其粉末上，加微溫湯，則希尼格林因米羅辛的作用，分解而生一種揮發油曰揮發芥子油 (Allylsenfol,  $C_4H_7SN$ )，有強烈的刺戟臭。故芥子粉末可作巴布劑，爲皮膚刺戟引赤藥，以貼于神經痛，關節痛風，肺炎，氣管枝炎等。又用于芥子漬，加里粉等，爲調味料。揮發芥子油于虛脫，失神等，使之吸入，爲刺戟藥；作爲醬油的防腐劑，所用也很多。爲醬油的防腐劑，衛生上無害而比較地有效者，以此爲第一。在歐美，栽培着 *B. nigra* (L.) Koch. 和 *Sinapis alba* L. 兩種，爲芥

(註三九) 朝比奈泰彥，上野周，藥誌，四〇八，一四六 (一九一六年)；朝比奈泰彥，淺

野順太郎，藥誌，五六四，一一七 (一九二九年)；間庭秀夫，藥誌，五〇七、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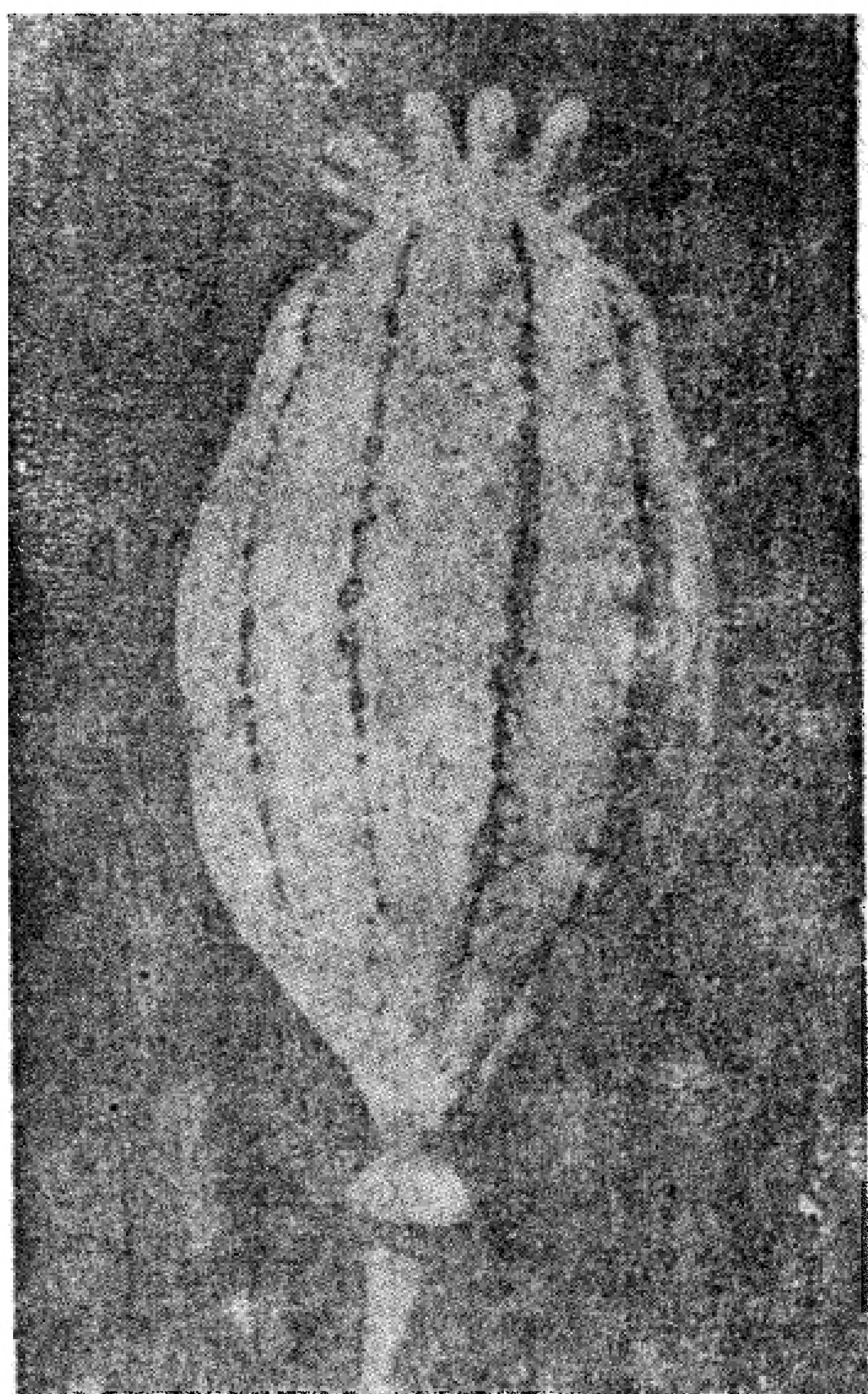
四八 (一九二四年)。



子原料。

罌粟科 Papaveraceae

延胡索 *Corydalis decumbens* Pers. 是自生于各地的多年草，其塊莖曰延胡索，漢方作為婦人病的要藥，對於子宮諸病及月經痛用為鎮靜藥。成分是名為卜羅妥賓 (Protopin,  $C_{20}H_{19}NO_5$ ) 及蒲勒喃卡普寧 (Bulbocapnin,  $C_{19}H_{19}NO_4$ ) 等的鹽基。本種之外，*C. remota* Maxim. 及 *Var. genuina* Maxim. 及中國產的 *C. ternata* Nakai, *C. bulbosa* DC. var. *typica* Regel. 的塊莖，也一樣入藥。(註四〇) 卜羅妥賓和蒲勒喃卡普寧，是有鎮痛，麻醉之效的鹽



第十七圖 罌粟的果實分泌出阿片之狀

基，延胡索之被賞用于月經痛等，是不爲無因的。

駒草 *Dicentra pusilla* Sieb. et Zucc. 爲自生于高山的多年草，夏日開紫紅色的美花。在民間，向來即賞用其全草爲腹痛藥。有效成分是名爲迭閃忒林（*Dicentrin*,  $C_{20}H_{21}NO_4$ ）及卜羅妥賓這兩種具有麻醉作用的鹽基。

罌粟 *Papaver somniferum* L. 爲小亞細亞原產的越年草，初夏開白，紅，暗紫色等的美花。傷其未熟的果實，取所分泌的乳液而乾燥之者，曰阿片（*Opium*）。阿片的世界底產地，是土耳其、印度、波斯、中國等，但在日本，則以大阪府三島郡，和歌山縣有田郡的二郡爲主產地，年產一千貫內外，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年）遂越過從來的記錄，達三千四百貫，值九十萬圓。阿片含有嗎啡（*Morphin*,  $C_{17}H_{19}NO_3$ ）及其他的鹽基，作爲鎮靜，鎮痛劑，殊爲重要。阿片及嗎啡在中國濫用于享樂，其害實甚，故世界各國，在協力取締其生產，輸出及輸入；在日本，欲栽培罌粟，收採阿片者，也必須經地方長官許可。許可栽培者所

（註四〇）朝比奈泰彦，用瀨盛三，藥誌，四六三、七六六（一九二〇年）。長田捷三，藥誌，五四七、七一（一九二七年）。

收穫的阿片，則在內務省的衛生試驗所加以分析，依嗎啡含量而定價格，由政府買收。罌粟的種子，大抵用于點心原料。此外，栽培以供觀賞的 *P. Rhoeas* L. 及 *P. orientale* L. 等，也含有有毒的鹽基物，故須小心。

樟科 Lauraceae

樟 *Cinnamomum Camphora* Nees. et Eberm. 爲自生于日本中部以南，或被栽培的常綠喬木。在產出地，將那木材的切片，加水蒸汽蒸溜，先得樟腦油，由此分離其腦分，以造成粗製樟腦。樟腦 ( $C_{10}H_{16}O$ ) 爲重要的醫藥品之一，用作注射藥，爲強心及興奮劑；又，樟腦油的高溫溜分，則作爲治淋藥，以替代白檀油。樟腦的主要用途，在假象牙工業，產額的大部分，都被消費于這方面。也以供書畫衣服等的防蟲，及龍腦的製造原料。樟腦屬于日本的重要輸出品（年額六百萬圓內外）之一，爲政府的專賣品。

桂 *Cinnamomum Cassia* Blume. 是常綠喬木，被栽培于中國廣東及廣西地方。那樹皮曰桂皮 (*cassia bark*; *Chinesischer Zimt*)，用作藥品，以爲芳香性健胃劑，矯味，

矯臭藥。含有約 1.5% 的揮發油。揮發油中的主成分，是檉謨忒阿爾兌希特 (Zimmetaldehyd,  $C_6H_5 \cdot CH = CH \cdot CHO$ )，桂皮所有的特異的氣味，就爲此。錫蘭桂皮取自錫蘭島所培植的同屬植物 *C. zeylanicum* Breyn.，較之中國產桂皮，氣味更爲佳良，故宜于用作香味料。在成分應用上，卻相同。

肉桂 *Cinnamomum Loureirii* Nees. 是自生于日本暖地的常綠喬木，採集其根皮及幹皮而乾燥之者，曰肉桂，出高知和歌山，鹿兒島諸縣，而尤以土佐產的『千利千利』桂皮爲最良。入藥，爲芳香性健胃藥，矯味，矯臭劑；也用于點心製造，爲香味料。肉桂中含有揮發油，以檉謨忒阿爾兌希特爲主成分。

### 肉豆蔻科 Myristicaceae

肉豆蔻 *Myristica fragrans* Houttyn. 是產于荷屬東印度及馬來羣島的喬木，其種子曰肉豆蔻 (nutmeg; Muskatnuss)，子衣稱爲肉豆蔻花 (mace; Muskatblüten)，用作芳香性健胃藥，矯味，矯臭藥。在歐洲，也作爲香味料，用于烹飪。含有多量的揮發油。

木蘭科 Magnoliaceae

大茴香 *Mlicium verum* Hook. 是產于中國南部的喬木，與日本的檫同屬。其果實

稱大茴香，曾經以供

醫藥，但今則惟以作

香料。含有約5%的

揮發油，以阿內妥爾

(Anethol,  $C_{10}H_{12}O$ ),

薩夫羅爾 (Safrol,

$C_{10}H_{10}O_2$ ) 等為主

成分。日本的檫，果實的形狀雖然酷似大茴香，但含有劇烈的有毒成分。



第十八圖 肉豆蔻

防己科 Menispermaceae

哥崙巴 *Jatropha palmata* N. R. S. 是產于阿非利加的東海岸的多年性蔓草，根曰哥崙巴根 (columba root; Kolumbowurzel)，用作苦味健胃藥。含有派爾瑪丁 (Palmatin,  $C_{21}H_{21}NO_4$ ) 及其二三種鹽基物。

漢防已 *Sinomenium acutum* Rehd. et Wilson. (*S. diversifolium* Diels, *Cuculus diversifolium* Miq.) 為自生于暖地的落葉藤本，根曰漢防已，云于關節痛風，神經痛有效 (一日量 5-7 克，煎劑)。有效成分乃稱為希那美寧 (Sinomenin,  $C_{19}H_{23}NO_4$ ) (註四一) 的鹽基，近年提出之，用作注射藥。

小蘗科 Berberidaceae

南天燭 *Nandina domestica* Thunb. 為自生于山野，或被栽植于庭園的常綠灌木，初夏開白色的六瓣花，秋期結白色或紅色的漿果。白色的果實稱白南天，漢方以為鎮

(註四一) 近藤平三郎，落合英二，藥誌，五四九，九一三 (一九二七年)。後藤格二，鈴木

英雄，化誌，五〇，五五六 (一九二九年)。

咳藥，用于喘息，百日咳等。含有著名日陀美司諦辛·美細勒以脫（Domesticin-math. yllather,  $C_{20}H_{41}NO_4$ ）（註四二）的結晶性鹽基。這物質具有強烈的麻痺作用，顯鎮咳之效，向來僅由經驗而知的藥效，用今日之學術也很可以說明了。

毛茛科 Ranunculaceae

烏頭 *Aconitum japonicum* Thunb. 是自生于山野的多年草，秋季開紫色兜狀花。根稱草烏頭，含有亞科尼丁（Aconitin,  $C_{34}H_{47}NO_{11}$ ）及別的兩三種鹽基物。有時也作為鎮痙藥，用于神經痛，關節痛風等，但因其有猛毒性，殊為危險，故今日幾乎不復用。

亞科尼忒 *Aconitum Napellus* L. 為產于歐美的多年草，根含亞科尼丁，像烏頭一樣，內服以治神經痛，關節痛風等，作為鎮痙藥。亞科尼忒根的毒性較弱于烏頭。

黃連 *Coptis japonica* Makino. 是自生于山地的樹陰，或被栽培于各地的多年草。根莖作為苦味性健胃藥（一日量 1.5 克，煎劑），為日本藥局方所收載，而于賣藥所

（註四二）此里善次郎，藥誌，五三六，八四三（一九二六年）。

用之量也很多。根莖除多量的培爾培林，派爾瑪丁 (Palmitin,  $C_{21}H_{41}NO_4$ ) (註四二) 之外，并含有本植物特有的鹽基物黃連寧 (Worenin,  $C_{20}H_{15}NO_4$ ) (註四四)，科卜替辛 (Coptisin,  $C_{19}H_{15}NO_5$ ) (註四五) 等。從成分看起來，這生藥是和非洲產的哥崙巴根 (同項參照) 相當，可以代用的。

希特拉司忒 *Hydrastis canadensis* L. 是產于北美的多年草，根莖含有培爾培林，希特拉司丁 (Hydrastin,  $C_{21}H_{21}NO_6$ ) 等的



第十九圖 希 特 拉 司 忒



鹽基。其越幾斯有時也用于子宮出血等，爲止血藥，但現今則大抵只從中提出希特拉司丁來酸化之，以製造希特拉司諦寧 (Hydrastinin,  $C_{11}H_{13}NO_3$ )。希特拉司諦寧是有力  
的止血藥。

芍藥 *Paeonia albiflora* Pall. 爲東部亞細亞的原產，而廣被培養的多年草，初夏開紅色或白色的美花。漢方以根爲鎮痙藥，用于腹痛及婦人諸病。

牡丹 *Paeonia Moutan* Sims. 爲中國原產的落葉灌木，栽植于庭園等處以供觀賞之用。初夏開大形的美花。藥用的牡丹皮，便是採集其根皮，而加以乾燥的。牡丹皮的佳香，由于一種石炭酸性酮類曰丕渥諾爾 (Peonol,  $C_9H_{10}O_3$ )，經過數年之品，往往在那斷口上，看見析出着微細的結晶。對於頭痛，腹痛，以及婦人諸病，作爲鎮痙藥，與芍藥同爲漢方醫流所賞用。用于賣藥者也很多。

(註四三) 村山義溫，篠崎好三，藥誌，五二〇，二九九 (一九二六年)。

(註四四) 北里善次郎，藥誌，五四二，三二五 (一九二七年)。

(註四五) 北里善次郎，Proc. Imp. Acad. Japan, 2, 124 (1926)。

商陸科 *Phytolaceae*

商陸 *Phytolacca asinosa* Roxb. var. *esculenta* Makino, (*P. acinosa* Roxb. var. *Kämpferii* Makino.) 爲自生于山地,或被栽培的多年草,根以供利尿藥。有效成分雖未詳,但因爲含有多量的硝酸加里,也許就爲了那作用罷。

莧科 *Amarantaceae*

牛膝 *Achyranthes bidentata* Plume. 爲自生于原野及路旁的多年草,根稱牛膝,漢方以作利尿通經藥,也用于賣藥。日本在奈良縣下,栽培甚多,也從中國輸入。

藜科 *Chenopodiaceae*

海諾波亭草 *Chenopodium ambrosioides* L. var. *anthelminticum* A. Gray. 是北美原產的多年草,夏日著綠色的小花。全草有特異的香氣,加以水蒸汽蒸溜,則得

0.5%內外的海諾波亭

油 (American worm-

seed oil; Chenopo-

dium oil)。此油對於蛔

蟲，十二指腸蟲等，是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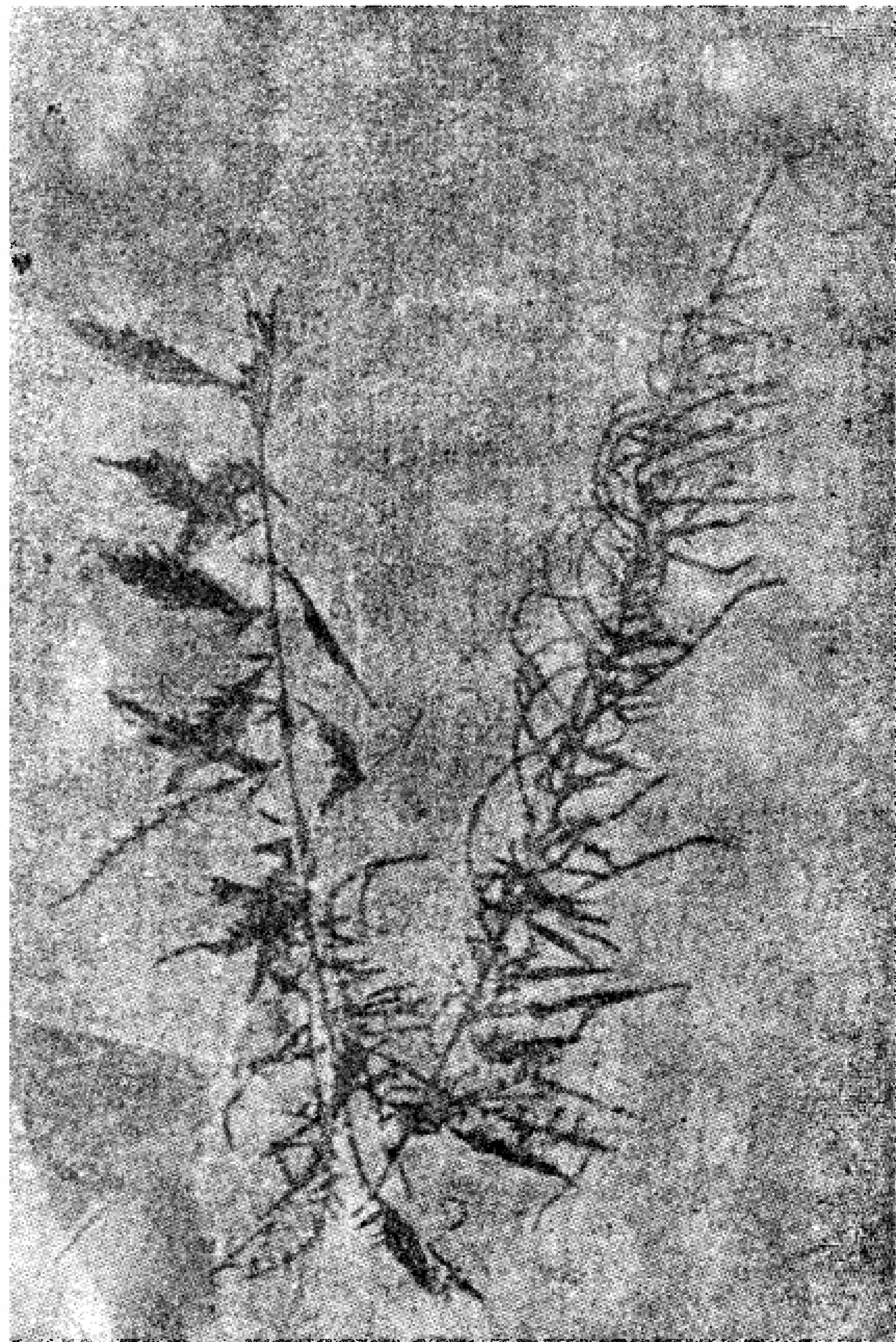
有力的驅蟲劑。大人量

一日0.2-1.0克，服後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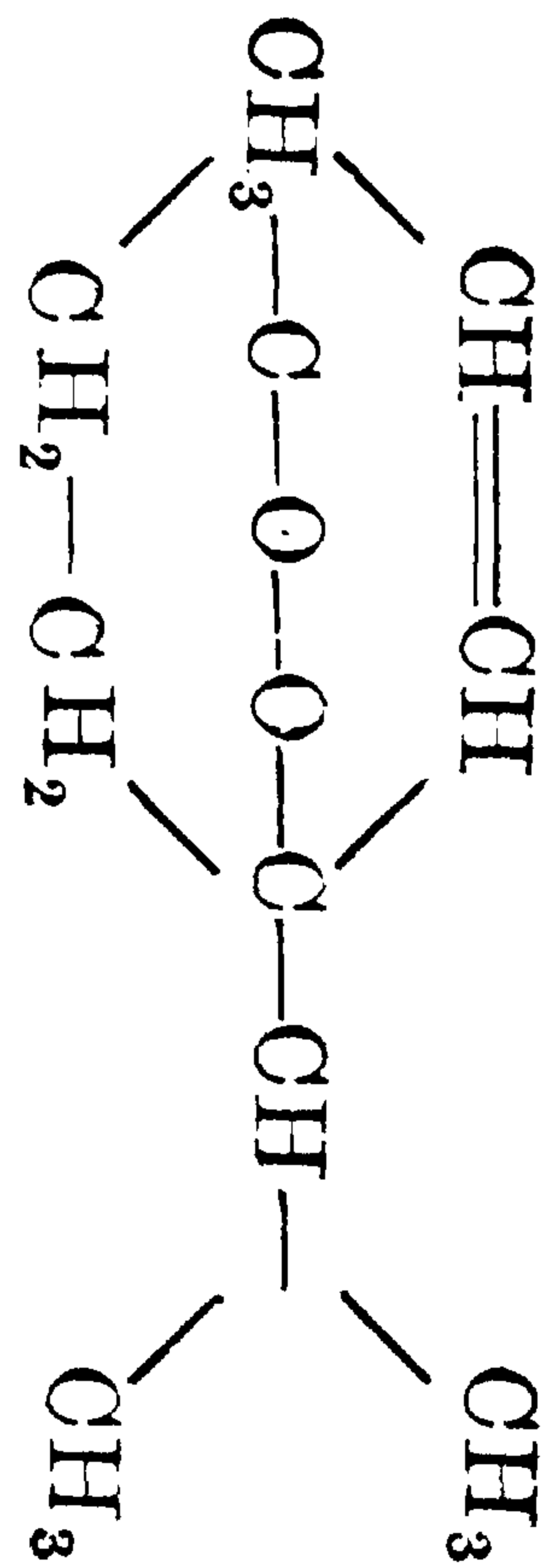
一點鐘，須用下劑（蓖

麻子油或仙那浸）。倘

若下劑的奏效不良而被吸收，則呈不快的副作用，偶或竟至于成爲聾子。海諾波亭油的有效成分，是稱爲亞斯卡力陀爾 (Ascarinol,  $C_{10}H_{16}O_2$ ) 的油狀物質，乃構造式如下的一種過酸化物質，在植物化學上，屬於稀有的例子。



第二十圖 海諾波亭草



亞斯卡力陀爾在南美產 *Monimiaceae* 科的喬木植物 (*Peumus boldus* Bill.) 的葉中，也被含有。在日本，則以三共製藥會社發賣的『內瑪妥爾』之名，為世所知。

海諾波亭草之栽培，現在以北美合衆國的巴爾的摩爾市附近為中心，也輸入于日本，但在內務省衛生試驗所藥用植物圃場的試驗的結果，則也很能生育，含油率亦多。

蓼科 *Polygonacea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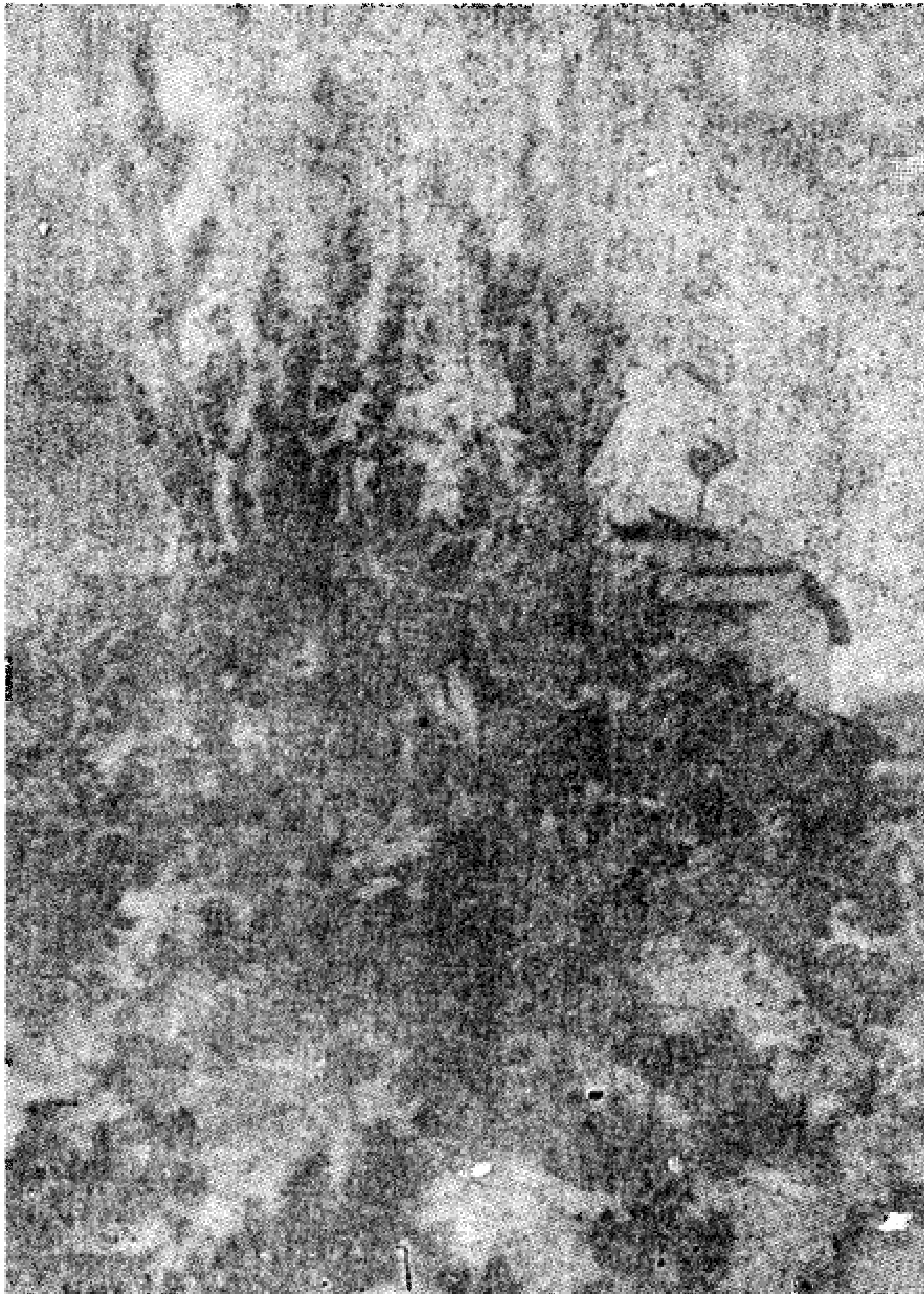
何首烏 *Polygonum multiflorum* Thunb. 是自生于中國及日本各地的多年性蔓草，根稱何首烏，漢方以為強壯藥，謂有長生不老之效。約十年以前，在日本也非常流行。何首烏者，令何氏的髮變黑之意，是起于『昔何公服之，白髮變黑，故號何首烏』的故事的。

大黃 *Rheum tanguticum* Tschirch. 為生于中國西部的山岳地方的多年草，將根

莖乾燥而法製之者，曰大黃(Rhubarb; Rhabarber)為各國藥局方所收載，是重要的醫藥品，用作健胃(一日量0.05-0.25克)及緩下劑(一日量0.5-2.0克)有效成分是克列梭方酸(Chrysophansäure,  $C_{15}H_{10}O_4$ )亞摩亭(Emodin,  $C_{15}H_{10}O_6$ )等的養化一炭矯基安脫拉啓農(Oxymethylantrachinon)。

唐大黃 *Rhazum*

*undulatum* L. 是中國及西伯利亞原產的多年草，在日本亦有栽培。根莖曰和大黃，以代中國產的真正大黃，作健胃及緩下劑，又很用于賣藥的原料。其緩下作用，比大黃更為緩。



第二十一圖 唐大黃

和。有效成分也是養化一炭矯基安脫拉啓農與大黃同。和大黃的主產地，是奈良縣。

### 白檀科 Santalaceae

白檀 *Santalum album* L. 是栽培于英屬印度的小喬木，其木部用作薰香料，或加以水蒸汽蒸溜，製白檀油 (santal oil) 是印度瑪淑亞 (Ma. sore) 政府的專賣品，以『瑪淑亞產白檀油』之名，爲世所知。這是重要的治淋藥，主成分乃稱爲珊泰羅爾 (Santalol,  $C_{15}H_{24}O$ ) 的油狀物質 (含量90%內外)。白檀油又用于肥皂等的原料。近年在市場上，出現了在西部澳大利亞由同科植物 *Tussockia spicatus* R. Br. 所得的所謂『西澳洲產白檀油』甚多，但在醫療上，是否和瑪淑亞產白檀油功用相同，卻還是一個疑問。油中含有珊泰羅爾及和這爲異性體的孚賽諾爾 (Fusanol)。

### 桑科 Maraceae

大麻 *Cannabis sativa* L. 是栽培于東印度的一年草，採其未熟的果實，以供藥用。

在日本，也以採其纖維（麻）爲目的，而栽植之，但並不含有藥用成分。在形態上雖然和栽培于東印度者毫無差異，但也許是因了風土的關係，或者生理底變種之故罷。其中含有着具有催眠麻醉性的樹脂，以作鎮靜催眠劑。因爲和阿片一樣，用爲麻醉性喫煙料，故在國際間也管理其輸出入，與阿片同。

霍布草 *Humulus Lupulus* L. 是栽培于歐美諸國的宿根性蔓草，雌雄異株，夏時開花。將雌花穗在成熟的初期採集而乾燥之，謂之霍布（Hops; Hopfen），爲釀造麥酒所必不可缺之品。除將特有的苦味與芳香，給與麥酒之外，還有幫助酵母作用，且使製品清澄之效。又，採集其附在雌花穗的苞上的腺體，則謂之霍布腺，偶亦用爲健胃及鎮靜藥。

殼斗科 *Fagaceae*

藥沒食子樹 *Quercus lusitanica* Lamarck. (*Q. infectoria* Olivier) 是產于小亞細亞的落葉喬木，春季，沒食子蜂（*Cynips tinctoria* Olivier.）來刺傷本植物的嫩葉而產卵的時候，則和卵的孵化而稚蜂發育起來同時，也生出球狀的蟲癭。稱這爲沒食子

(galls; Aleppo Gall) 因其含有多量的沒食子鞣酸 (Gallus-gelbäure) 故盛用于鞣皮工業，染織工業等。間亦以供藥用，為收斂藥。是和五倍子（參照鹽膚木條）相當的生藥。

胡椒科 Piperaceae

畢澄茄 *Piper Cubeba* L. 是自生，或被栽培于印度，爪哇等處的雌雄異株的蔓性灌木，採集其未熟的果實而乾燥之，即曰畢澄茄，以作治淋藥（一日量 15 克，舐劑）。含有 15% 內外的揮發油。

卡瓦卡瓦 *Piper methysticum* Forst. 是自生，或被栽培于坡里內西亞 (Polynesia) 的多年草，作為製藥原料，則大抵出于夏威夷。根含樹脂，有麻醉性，又有利尿之效。將本樹脂溶解于白檀油中的新藥，以『戈諾山』、『卡瓦珊泰爾』等之名在出售。坡里內西亞人以根為麻醉性的嗜好料，恰如酒和阿片；其喫法有種種，斐支，薩木亞羣島，是使未婚的處女嚙碎其根，村人相聚而遍飲其混和了唾液的液汁。在坡那胚島，則用石將根敲碎，而



飲其搾汁。少頃覺醉，  
卽或唱或跳，盡歡樂  
之極致，然後乃入甜  
夢。在那常習的人們，  
也起中毒症，與阿片  
同，是名卡瓦中毒症。  
這麻醉性成分是一  
種樹脂，和阿片之爲  
鹽基物者不同。

三白草科 Saururaceae

蕞菜 *Thoungnia cordata* Thunb. 爲自生于路旁的多年草，初夏開花。民間採其  
鮮葉，揉之，用火略焙，以貼化膿，瘡癤等；又謂有下毒之效，煎服以治淋病。本植物有特異的



第二十二圖 卡瓦卡瓦

強烈的惡臭，但那臭氣的本體，則未詳。將這加以水蒸汽蒸溜，使得臭氣全不相同的揮發油。

單子葉門 Monocotyledoneae

蘭科 Orchidaceae

采配蘭 *Cremastera appendiculata* Makino. 爲自生于樹陰的多年草，因其根莖含有大量的黏液，故以代歐洲所產的薩力普根（原植物 *Orchis Morio* L., *O. mascula*, L. 等），爲黏滑藥。

薑科 Zingiberaceae

鬱金 *Curcuma longa* L. 爲自生，或被栽培于臺灣及別的熱帶地方的多年草，根莖呈鮮黃色。這稱爲薑黃 (turmeric; Kurkuma)，曾以供藥用及染料，但現今則大抵僅用爲食料品的著色料。即混和于加里粉，或加入于澤庵漬（譯者按：日本的一種鹽漬蘿

葡)。用作化學上試驗紙的薑黃紙，便是將紙浸在薑黃的酒精浸出液裏而成的。那黃色素，是稱爲庫爾庫明 (Curcumin,  $C_{21}H_{20}O_6$ ) 的成分。

同屬中還有名爲

『薑黃』(*C. aromatica* Salisb.) 的植物，但其根莖，與鬱金的根莖（也名薑黃）異，黃色淡，而芳香卻強。

莖菹 *Curcuma Zedoaria* Rosc. 是廣被栽培于熱帶地的多年草，日本則栽植于鹿兒島及沖繩縣下。根莖作爲芳香性健胃藥，大抵用于賣藥。含有約 1% 的揮發油。

生薑 *Zingiber officinale* Rosc. 爲熱帶亞細亞的原產，而廣被栽培于各地的多年



第二十三圖 鬱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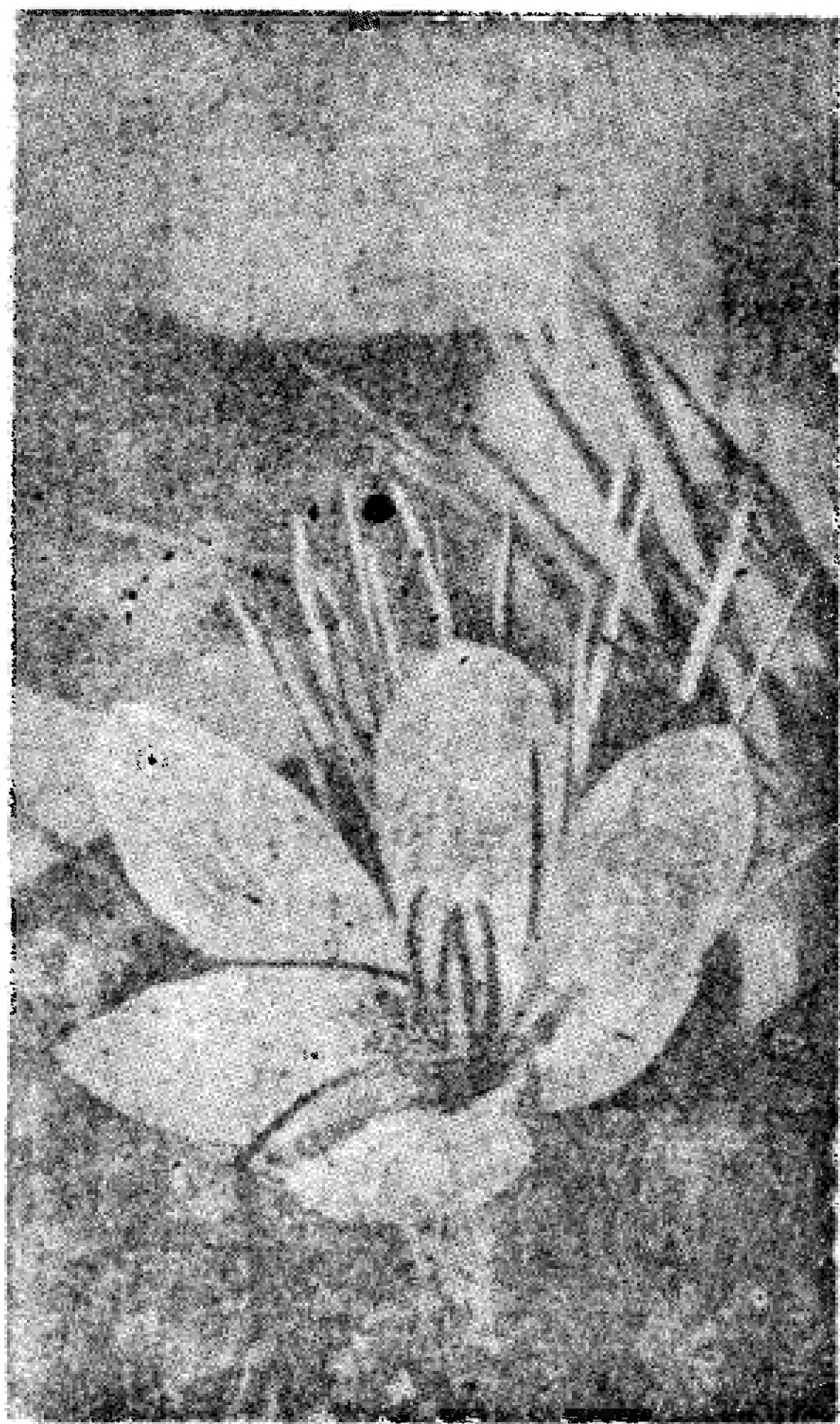
草。其根氣辛烈，有特異的芳香。辛味成分是稱爲精該倫 (*Zingiberon*,  $C_{11}H_{14}O_3$ ) 的結晶性物質。生薑用爲香辛性健胃藥，也以作調味料。

小豆蔻 *Eleteria Curianum* Whit. et Maxton. 爲栽培于英屬印度的多年草，其果實曰小豆蔻 (*cardamoms*; *Cardamomen*)，種子有佳快的芳香。用作芳香性健胃藥，以供芳香散，苦味丁幾等的製劑原料。和漢藥中，雖有縮砂 (*Amomum acanthoides* Wall.)，伊豆縮砂 (*Alpinia japonica* Mip.)，益智 (*Zingiber nigrum* Gaertner.) 等可以替代小豆蔻，但于氣味芳香之點，皆遠不如。小豆蔻含有約 5% 的揮發油，其主要成分，是醋酸台爾比內阿爾 (*Terpineolacetat*,  $C_{10}H_{16}O \cdot COOCH_3$ ) 及契內阿爾 (*Cineol*,  $C_{10}H_{18}O$ ) 等。

鳶尾科 *Iridaceae*

泊夫蘭 *Orchis sativus* L. 爲栽培于各地的多年草，晚秋之候，開淡紫色的美花。雌蕊入藥，作爲鎮痙，通經劑 (一日量 0.5 克)，爲民間所用，又于賣藥原料，所消費也很多。

主成分是亞法—克羅辛 ( $\alpha$ -Crocin,  $C_{43}H_{68}O_{25}$ )，培泰—克羅辛 ( $\beta$ -Crocin)，岡瑪—克羅辛 ( $\gamma$ -Crocin  $C_{26}H_{32}O_5$ ) 這三種黃色素。這色素，和胡蘿蔔（根），梔子，酸漿，西紅柿（果實）等的色素屬於同類，通常稱之為卡羅企諾易特色素。泊夫蘭是明治十八年（譯者按：一八八五年）纔始傳入日本的植物，但在經過了四十餘年的今日，則年產額已達四十萬圓，完全將輸入品防遏了。泊夫蘭是九月種植，十一月收穫的，也可以種在桑圃的隙地裏。一反步（譯者按：約中國一畝二分弱）的收量約二斤半，一斤的賣價為三十圓（每年不同），現在在兵庫，廣島，左佐賀這三縣，栽培得最廣。



第二十四圖 泊夫蘭

石蒜科 *Amaryllidaceae*

石蒜 *Lycoris radiata* Herb. 爲自生于各地的宿根草，秋分前後，開紅色花。鱗莖中含有着稱爲里珂林 (Lycorin,  $C_{16}H_{17}NO_4$ ) 的劇毒性鹽基物，是可怕的有毒植物之一，但近年由森島教授的研究，發見了里珂林的藥理底作用，與吐根（同項參照）的有效成分藹美丁相類似（註四六），從本植物的鱗莖製造了祛痰藥在發賣了。但吐根和本植物，都是劇藥，所以倘不是醫生，來用是危險的事。凡有毒植物，若少許，大抵入藥，而相反，雖是藥，過量就一定成爲毒物的。

百合科 Liliaceae

蘆薈 *Aloë africana* Mill., *A. ferox* Mill., *A. succotrina* Lam. 這些植物，都產于阿非利加及西印度羣島，葉片肥厚，含蓄着多量的汁液。入藥的蘆薈 (Aloë) 是將那葉的汁液加以蒸發濃縮，作爲越幾斯，以爲瀉下藥（一日量 0.1-1.0 克）。倘用至 0.5 克以上，則有峻下作用，同時也是通經藥。瀉下成分是稱爲蘆薈英 (Aloin) 的養化一炭矯

（註四六）森島庫太，東京醫事新誌，二四〇二（一九二五年）。

基安脫拉啓農的一種。

鈴蘭 *Convallaria*

*majalis* L. 是自生于

歐洲及日本北部的多年草，初夏開鐘狀的白色小花，也被培栽以供觀賞。將全草作煎劑，或作丁幾，以爲強心利尿藥。有效成分是稱爲康

伐拉妥克辛 (*Convallatoxin*) 的結晶性的配糖體。這成分，在花中含得最多。

車前葉山慈姑 *Erythronium japonicum* Makino. 是自生于山地的多年草，早春開紫色的美花。其根含有多量的澱粉，用以供『片栗粉』的製造原料。片栗粉品質佳良，但因價貴，故現今市販品之稱爲片栗粉者，大抵是馬鈴薯澱粉。片栗粉也被收載于日



第二十五圖 鈴 蘭

本藥局方，以爲鉍華澱粉的原料。

貝母 *Fritillaria verticillata* Willd. var. *Thunbergii* Baker. 爲中國原產的多年草，在日本則培植于奈良縣吉野郡等地方。春日開碧綠色的鐘狀花。鱗莖稱爲貝母，漢方以爲鎮咳，解熱藥，又謂有催乳止血之效。含有菲里諦林 (Fritillin,  $C_{26}H_{41}NO_2$ ) 及其他兩三種鹽基物。(註四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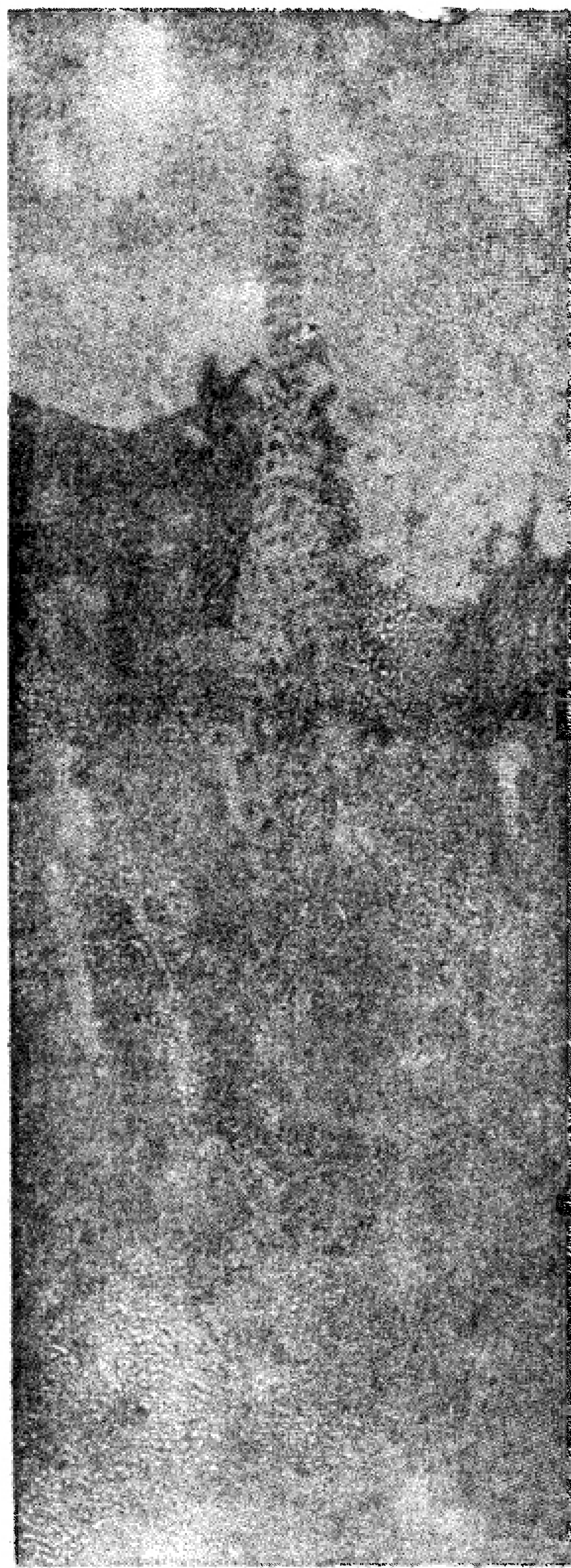
小葉麥門冬 *Ophiopogon japonicus* Ker. Gawl. 是往往栽植于庭園的多年草，初夏開紫色的小花。採鬚根的瘤起部而乾燥之者，曰麥門冬，或曰小葉麥門冬，漢方中用爲鎮咳，解熱，強壯藥；雖現在，賣藥中亦頗用之。大阪府三日月町，是著名的產地。 *Lisiope graminifolia* Baker. 的根，也用于同樣的目的，爲區別起見，稱爲大葉麥門冬。

海葱 *Scilla maritima* L. (*Urginea maritima* Baker.) 是自生于地中海沿岸的多年草，將那地下莖的鱗葉，稱爲海葱 (squill; Meerzwiebel)，由此作海葱丁幾，以爲強心利尿藥。也用以作對於人體少有危害的殺鼠劑。有效成分是斯替林 (scilline)。斯替

(註四七) 福田昌雄，化誌，五〇，七四六 (一九二九年)。



來英 (Scilloin) 等物質。



第二十六圖 海 葱

天南星科 Araceae

半夏 *Pinellia ternata* Proit. 是自生于路旁，田圃上的多年草，初夏抽肉穗花序，包以黃綠的佛焰苞，在漢方上，根莖名曰半夏，為鎮咳的要藥，而尤賞用于妊娠嘔吐（惡阻）。在近時，醫師的處方也頗應用了。有效成分未詳。

椶櫚科 Palmae

檳榔 *Areca catechu* L. 是馬來地方的原產，而廣被栽培于熱帶地方的常綠喬木。種子即檳榔子 (areca nut; Arekanuss)，含有亞利可林 (Arecolin) 及其他數種的鹽基，用作條蟲驅除藥（一回量 15 克）。熱帶地方的土人，有將石灰加于檳榔子，包以蒚醬 (*Piper Betle* L.) 的葉而咀嚼之的風習，在這些人，說是腸寄生蟲少，下痢也少有的，這是由于亞利可林和單寧的作用。

莎草科 Cyperaceae

香附子 *Cyperus rotundus* L. 是自生于海濱沙地的多年草，生在根莖上的瘤塊，曰香附子，漢方以為婦人病的要藥，用作通經及鎮痙藥。含有約 1% 的揮發油。

禾本科 Gramineae

薏苡 *Coinc Lacryma-Jobi* L. var. *frumentacea* Makino. 為田圃中所栽植的一年草，從種子除其子殼，謂之薏苡仁，漢方賞用為利尿及營養強壯藥，薏苡仁是適宜地含

有着蛋白質，脂肪，澱粉等的良好的營養品。在民間，也煎用之，謂有除疣之效云。

裸子植物亞部 *Gymnosperma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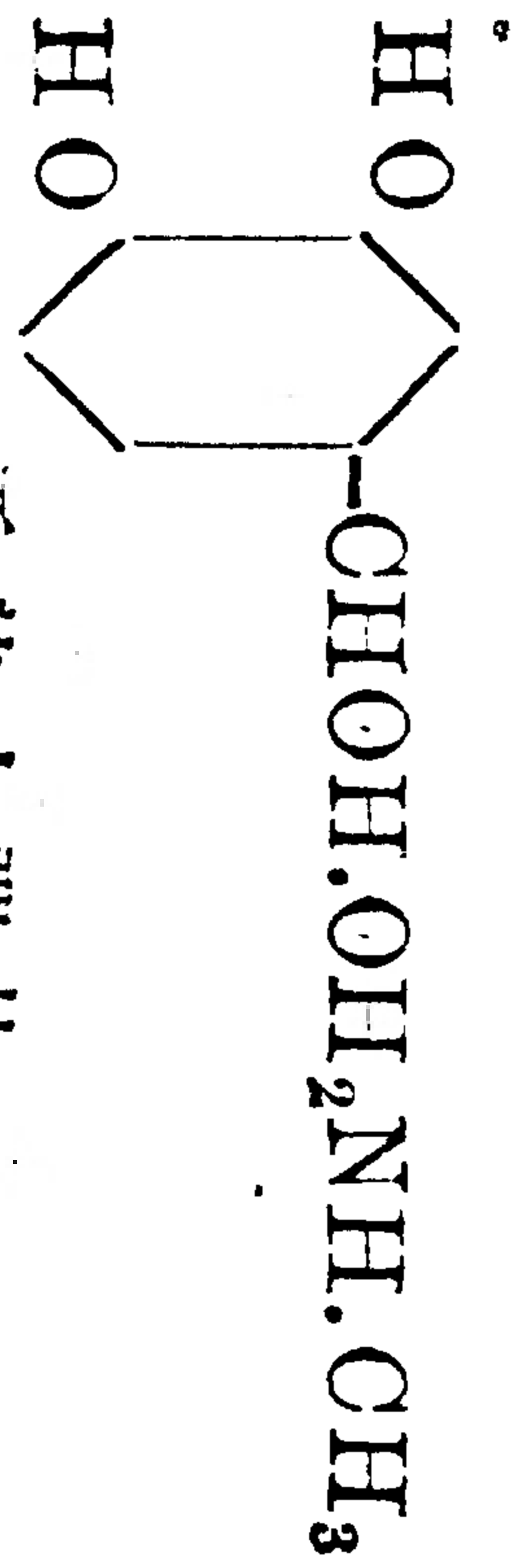
麻黃門 *Gnetales*

麻黃科 *Gnetacea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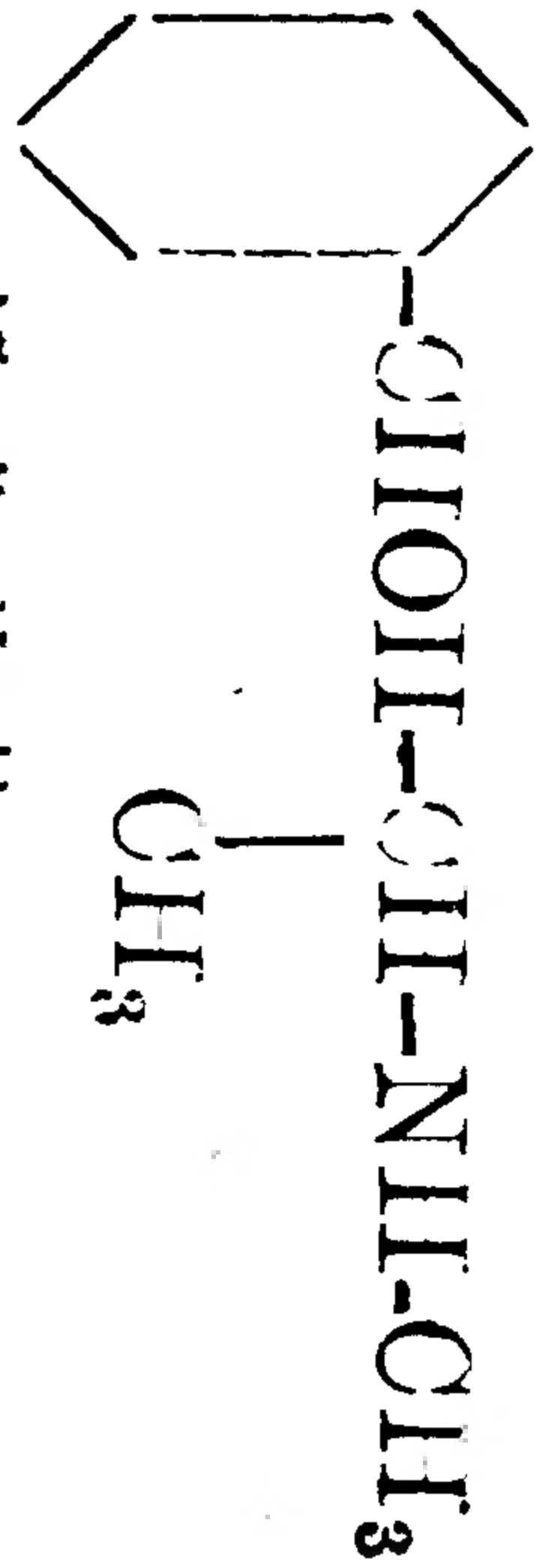
麻黃 *Ephedra sinica* Stapf. 是生于中國腹地的雌雄異株的多年草，全形略似天花菜，葉很退化，作小鱗狀，對生節上。初夏開小花。在漢方，麻黃乃發汗，鎮咳的要藥，古來賞用爲感冒藥的葛根湯，便是配合了葛根、麻黃、桂枝、芍藥、甘草、大棗的六味的。麻黃的有效成分是厄弗特林，又稱麻黃精 (*Ephedrin*,  $C_{10}H_{15}NO$ )，這一種鹽基物，爲明治二十五年（一九〇二年）故藥學博士，理學博士長井長義氏所發見（註四八）。此後直到近年，鹽酸厄弗特林不過用以爲散瞳藥，但自一九二四年 *Chen, Schmidt* 兩氏（註四九）的藥

（註四八）長井長義，藥誌，一二〇，一〇九（一八九二年）；一三〇，一一八六；一三九，九〇一（一八九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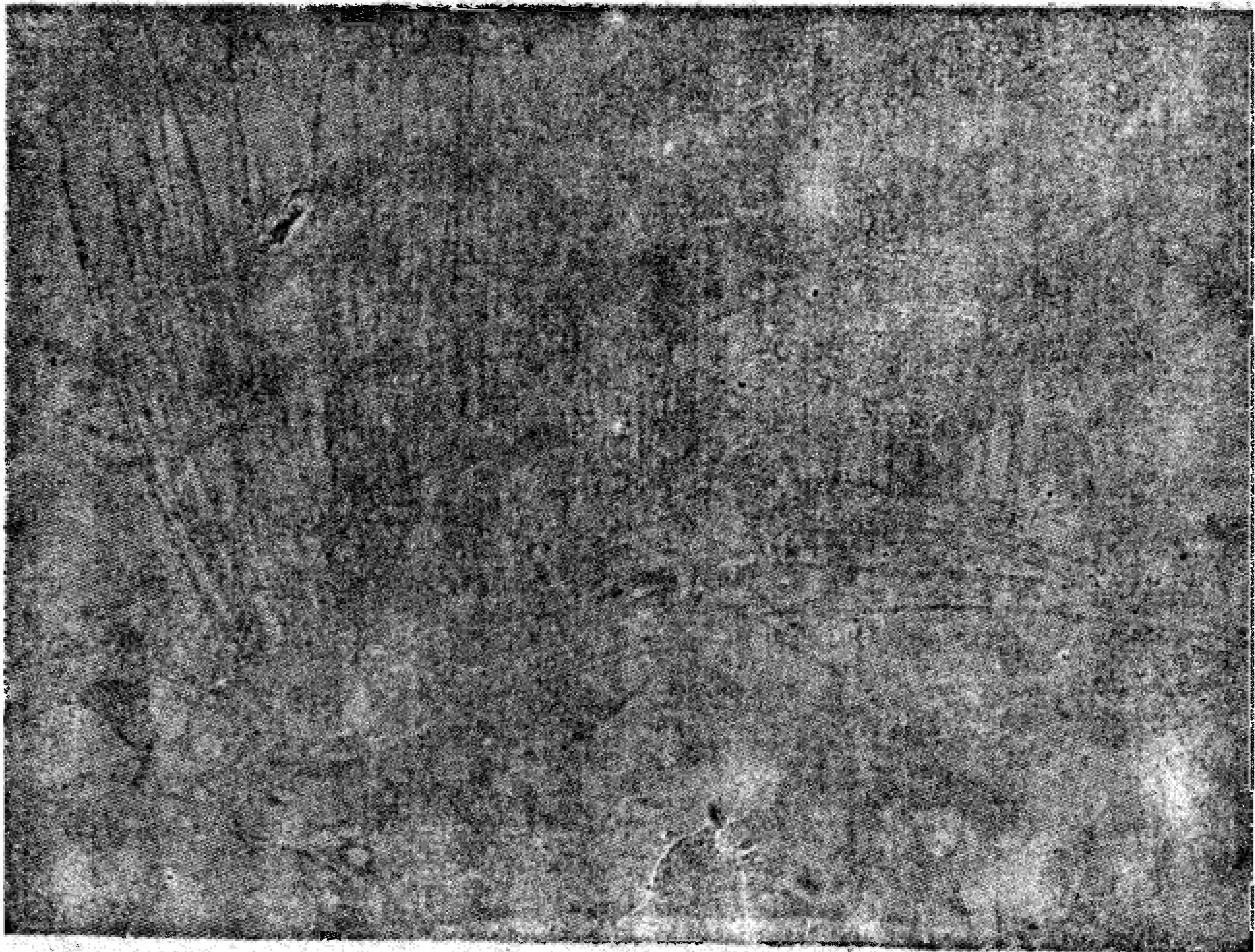
理學底研究發其端，而作為呼吸鎮靜藥的用途大開，尤其賞用于氣管支喘息等，為內服（0.025-0.05克）或注射藥。厄菲特林的化學底構造，和從牛的副腎製出的亞特力那林（Adrenalin,  $C_9H_{13}NO_3$ ）這一種高貴藥相類似，那藥理作用也相類似。



亞特力那林



厄菲特林



第二十七圖 麻 黃

亞特力那林不但價很貴，且是化學上極不安定的物質，水溶液一觸空氣，很容易便被養化，而且不適于內服，僅僅用作注射藥（偶或用作吸入藥）而已。而厄弗特林則是安定得多的物質，其長處在也宜于內服。于是三十年前由長井博士所發見的厄弗特林，現在已成爲世界底的醫藥，從中國輸出于英美德各國的麻黃之量，每年至數十噸了。

如上所述，在漢方，麻黃的莖葉是用爲發汗，鎮咳藥的，但同時，那地下莖，則作爲制汗藥，而用于結核患者的盜汗等。就是地上部和地下部的作用，是發汗和制汗，恰相反對，本草綱目亦云，『麻黃發汗之氣，駛不能禦，而根節止汗，效如應響，物理之妙，不可測度。』近年醫學博士藤井美知男氏于麻黃地上部和地下部的生理作用的相反，已由動物試驗給以證明了。（註五〇）

麻黃的原植物，久用了 *E. vulgaris* Rich. var. *helvetica* Hook. et Thompson 這學名，但據近年 O. Staff 氏的研究，判明了漢藥的麻黃，是和歐洲及印度產麻黃不同

（註四九）Chen and Schmidt: J. exp. Pharmacol. 24, 337 (1924)。

（註五〇）藤井美知男，滿洲醫學雜誌，四，五六（一九二六年）。

的新種，同氏已立了 *B. sinica* Stapf. (註五一) 的新名。由中國所輸出的麻黃是同種之外，也混有 *B. equisetina* Bunge 的 (註五二) 據 B. F. Read 及劉汝強兩氏 (註五三) 則在原產地，稱前者為草本麻黃，後者為木本麻黃，以為區別云。

毬果門 Coniferae

松柏科 Pinaceae

檜 *Chamaecyparis obtusa* Sieb. et. Zucc. 樹幹，根葉，皆含有 1% 內外的揮發油，其主成分，是稱為卡地南 (Cadinen,  $C_{15}H_{24}$ ) 的三二松油精。『滋育爾』、『渥勃泰爾』等新藥，便是用本植物為原料的治淋藥。

(註五一) O. Stapf: New Bulletin, 1927, 133.

(註五二) 刘米達夫，植物研究雜誌，五三二五 (一九二八年)。

(註五三) B. F. Read, J. C. Liu: Journal of American Pharmaceutical

Association, 1928, 339.

赤松 *Pinus densiflora* Sieb. et Zucc. 黑松 *P. Thunbergii* Parl. 在樹幹上加以割傷，採集其滲出的黏稠液者，曰台列賓替那 (terpentina; Terpentin) 成于 60-80% 的松脂，與 20-30% 的揮發油即台列賓油，將這和水而蒸溜之，則從溜液得台列賓油 (譯者按：或譯作松節油)，將殘滓加熱脫水者，曰珂羅孚紐謨 (colophony; Geigenharz)。台列賓替那在樹上自然乾燥，失其揮發分者，便是松脂。台列賓替那及松脂，作為硬膏的基礎劑，用途殊廣；台列賓油于氣管支炎，黃磷中毒者，為內服藥，于肺壞疽，為吸入藥。台列賓油有從空氣中吸收酸素，而生過酸化物的性質，這過酸化物將黃磷酸化，成為無害的酸化物，便達了解毒的目的了。用于此種目的的台列賓油，愈舊愈佳者，即因為油愈陳年，含有過酸化物也愈多量的緣故。古來相傳，松林能將空氣淨化，但從松樹發散于空中的台列賓油，其量極微，不能視為能行這樣的淨化作用，但要之，台列賓油是具有這樣的和別的揮發油有些不同的性質的。

高麗松 *Pinus koraiensis* Sieb. et Zucc. 是自生于朝鮮的常綠喬木。種子稱海松子，以作滋養強壯藥。含有 50% 內外的脂肪油。

一位科 Taxaceae

榧 *Torreya nucifera* Sieb. et Zucc. 是自生于山地的常綠喬木，其種子謂有驅除十二指腸蟲之效云。含有多量的脂肪油，又，葉中含有揮發油，用于燻以驅遣蚊子。

二 無管有胚植物部 Embryophyta Asiphonogama

石松門 Lycopodiales

石松 *Lycopodium clavatum* L. 是自生于山地的常綠多年草，夏日生子囊穗。石松子便是採集了本種及同屬諸種的孢子的東西；含有多量的脂肪油，具不吸收濕氣之性質，專用以作丸藥的衣。

羊門齒 Filicales



小齒朶 *Dryopteris crassirhizoma* Nakai. 是生于日本北海道及本州的山地的多年草，根莖用作綿馬越幾斯原料，爲條蟲驅除藥，以代歐洲產綿馬根（*D. filix ma* Schott.）。有效成分是非里辛（Filicin），菲勒瑪倫（Filmaron）等。

### 三 真菌植物部 *Fumyces*

擔子菌門 *Basidiomycetes*

落葉松茸 *Polyporus officinalis* Fries. 是寄生于落葉松屬（*Larix*）諸種的樹幹的菌體，含有亞咯里辛酸（Agaricinsäure,  $C_{22}H_{40}O_7$ ），專以供那製造原料。亞咯里辛酸是用于結核患者的盜汗（一回量0.005-0.01克），作爲制汗藥的。

子囊菌門 *Ascomycetes*

麥角 *Claviceps purpurea* Tulasne. 世界各地無不廣布，寄生于禾本科植物。那

宿主，在歐洲是來麥 (*Secale cereale* L.)，在日本則大抵是鵝觀草 (*Agropyrum semicostatum* Nees.)。麥角 (ergot; Mutterkorn) 便是將發生于這些宿主的本植物的菌核 (Sclerotium)，加以乾燥的東西，有子宮收縮，止血等的作用，作為陣痛促進劑，或于宮出血等婦人科領域，是甚為重要的醫藥。陣痛促進劑者，倘若多量，即起流產及其他劇烈的中毒，所以在北海道的一部，曾經有因麥角繁殖于牧草上，而牛馬流產甚多，蒙了損害的事。有效成分是亞戈妥克辛 (Ergotoxin,  $C_{36}H_{41}N_5O_6$ )，亞戈泰明 (Ergotamin,  $C_{33}H_{35}N_5O_5$ ) 等鹽基物及其他的亞明鹽基。因為麥角有經過一年，則成分分解，而不能使用之類的不便，故近來也製出了種種的代用藥，但還因麥角有優于他物的特長，所以至今也還在使用。

麥角在日本，也到處自然地發生着的，然而所產不多，故從歐洲，尤其是從俄國輸入。在歐洲，也大抵是採集着自生品，但人工培養，亦屬可能，前年，維也納的高等農業學校植物病理學教室的赫開教授 (Prof. Hecke)，曾將麥角的孢子，施行麥芽汁膠質的固形培養，開始從同教室供給頒布于大家了。(註五四) 在日本，大谷藥學士也在試行麥角的人

工底培養。(註五五)

不完全菌門 Fungi Imperfecti

茯苓 *Pachyma Hoelen* Rumph. 是松樹採伐後，經三四年，發生于土中的松根周圍的不定形的菌體，大者直徑至一尺，是名茯苓。漢方以爲利尿藥，又多用于賣藥中。

四 紅藻植物部 Rhodophyceae

鷓鴣菜 *Digenia simplex* Ag. 爲沿着黑海流域，生于從臺灣到九洲南部，土佐等的近海的紅藻的一種，名鷓鴣菜，或曰海人草，可作蛔蟲驅除藥（一日量10克，煎劑）。這是並無副害，而卻還確實的驅蟲藥，故尤宜于小兒。以此爲原料，在日本發賣的製劑，有

(註五四)L. Hecke: Wiener Landw. Zeitg. 75, 3 (1923); Bot Sbstr.

13,57(1924).

(註五五)大谷文昭,藥誌,五五四,三七六(一九二八年)。

『瑪克寧』、『提改寧』、『提改爾明』、『提改拉克辛』等，德國的有名的製藥公司美爾克，則早就特地從日本運去了本植物，製造發賣着名曰『海爾米那爾』的驅蟲藥。

石花菜 *Gelidium Amansii* Lamx. 爲生于日本本洲沿海的海底岩石上的紅藻的一種，由此以製造『寒天』(Agar Agar)于寒天的製造，此外通常也混用 (*Campylodictyon* *lypnooides* J. Ag., *Ceramium Boydianii*, Gepp. 及其他的紅藻。法將原藻和略加硫酸或醋酸的水一同煮沸，取濾過而得的黏漿，使之凝固，切作四角柱狀(角寒天)，或用寒天篩漉作絲狀(細寒天)，冬季置屋外，令凍結，然後藉日中的暖氣，使水分融解滴下，乾燥起來。就是，寒天的製法，實不過是從黏漿分離其黏質物和水分的工程。日本所通行的凍製食品中，冰豆腐，冰蒟蒻，冰餅等，後來雖與水同煮，也不再成爲原來的豆腐或蒟蒻，而惟獨寒天，卻具有可逆性。寒天的成分，以稱爲該羅什(Gelose,  $C_6H_{10}O_5$ )的炭水化合物爲主，因加水分解，而生糖曰格拉克安什。寒天之于藥用，有時以作緩下劑。『亞喀羅爾』、『沛忒羅爾亞喀』等新藥，大抵是美國的製品，但也就是在寒天漿裏，含有流動巴拉芬，菲諾爾孚泰列英等的下劑，而且利用了寒天本身，也有緩下作用的東

西。又于細菌培養基，也為必不可缺之品。包服散藥的薄衣，大概是由澱粉質所製的，但重縣下所出的稱為「小林藥衣」之品，則以澱粉和寒天為原料。此外，在食品方面，如點心，甜醬，牛肉大和煮的罐頭等，所用之量也很多。



# 凡 例

(1——2) (略。)

(3) 凡生藥之名，皆力舉英德兩國語，但化學底成分的名稱，則因為英德兩語，並無大差，所以大抵只舉德國語，那讀法也照德語的發音。

(4) 文獻則力舉日文的最近之作一二種，因為倘有必要，便可以查考的緣故。

關於文獻，所用的略字如下：——

藥誌——藥學雜誌。化誌——日本化學會誌。植研——植物研究雜誌。

(5) 讀過本書後，倘欲調查其詳細，則有下列的參考書：——

下山順一郎著，朝比奈泰彥，藤田直市增補，生藥學。

下山順一郎著，柴田桂太增訂，藥用植物學。

刈米達夫，木村雄四郎共著，邦產藥用植物。

近藤平三郎，朝比奈泰彥，安本義久合編，第四改正日本藥局方註解。

Gilg: Pharmakognosie.

Tschirch: Handbuch der Pharmakognosie.

Köhler: Die medizinische Pflanzen.

Kraemer: The Scientific and Applied Pharmacognos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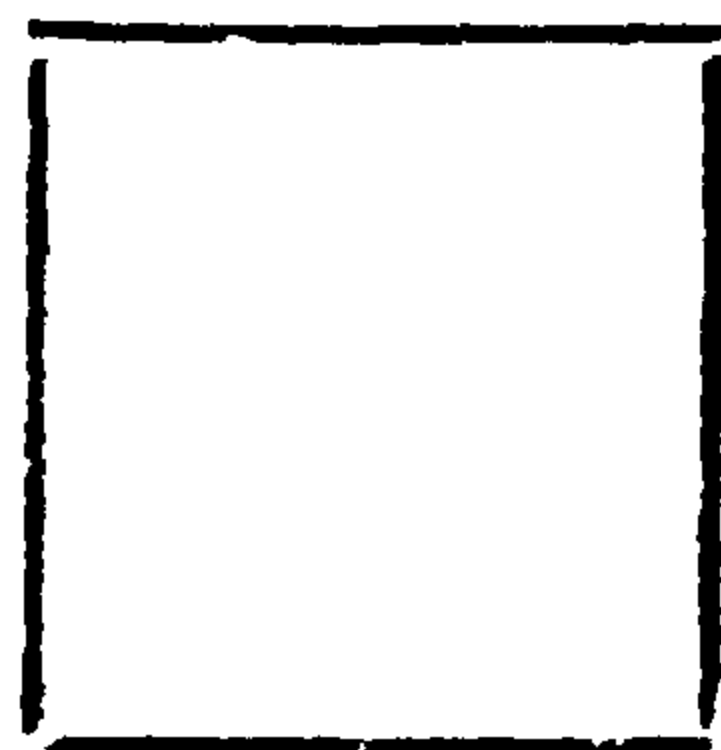
日本刈米達夫原著

樂文摘譯



# 魯迅全集

## 第十四卷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六月十五月初版  
編纂者 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  
出版者 魯迅全集出版社  
發行者 魯迅全集出版社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三版

總經售兼印刷者：**作家書屋**

上海中正中路六一〇號

封底

封底